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林之薛选

马茂元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楚辭選

马茂元选注

楚 辭 選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29,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1958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0 年 7 月 湖 北 第 4 次 印 刷

印 数 84,001—134,000

书 号 10019·747

定 价 0.80 元

前言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騷』（『楚辭』的代稱）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繼『詩經』而后，公元前四世紀『楚辭』的出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確實又跨進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它的光彩象晴空的麗日一樣，照耀着從周末到漢初的詩壇。風靡一時，衣被百世。王國維說：

凡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

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①。

在廣續不断的文学發展过程中，万紫千紅，丰富多采的艺术园地里，它必然有一种能够放射季节光輝的花朵，特出地标志着这一时代断限内的最高成就。在这一意义上說，王国維所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有一定的見地的。其中除「汉賦」和「六朝駢語」的評價还值得商榷而外，其余都是大家所一致公認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唐詩」「宋詞」「元曲」都以时代标名，表示是时代的艺术成果，而不是某一地区的产物。可是「書楚語，作楚声，紀楚地，名楚物」②的「楚辞」，則独以地区标名，足見楚国自有其不同于当时中原各国的独特的民族傳統。但「楚辞」始則結根南国，繼則蕃衍中原，終于成为古典诗歌的冠冕，这就不得不使刘勰惊嘆于「楚人之多才」了。

「楚人多才」，集中表現在一部「楚辞」里。这是不是由于「去聖未远」，聖人「詩教」的流風余韵之所被呢？我想，「楚辞」的出現，是在楚国本身詩歌艺术的發展基础

① 見「宋元戏曲史序」。

② 見黃伯思「黃州序」。

上同北方文化接触后所醞釀而成的一種現象。它有着自己的源泉和歷史。

『詩經』的十五國『國風』，所收集的基本上是北方的民歌。它的地域分布，以渭河流域為起點，黃河流域為中心，而它的邊緣也曾觸及漢水和長江。江、漢都是楚國的領地。『國風』里沒有楚風，可以肯定為楚地民歌見于『二南』的僅有『漢廣』和『江有汜』。其餘象『芣苢』、『草蟲』、『行露』、『野有死麋』等篇，也可能是同一地區的產物。就其風格而言，它們都有別于北方的詩歌，而獨標逸韻。『二南』的時代是西周初期，當時楚國還處於草萊未辟的狀態。從這，我們就可以看出楚詩的一個光輝起點。

一切文學藝術產生于勞動，詩歌尤其是勞動的最初的產兒。人民生活中勞動不會有一天停止，勞動人民的歌唱也不會一天停止過。由于不同的生活條件的反映，南方和北方的詩歌是各自有其獨立的風貌和體系的。但流傳在人民口頭的創作，它必須依靠人們的收集和文字紀錄才能保存下來。孟軻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①。所謂『王者之迹』，當然是指周朝的采詩制度而言的。春秋中期以後，隨着兼并戰爭的劇烈，文化整

① 西周時期，江、漢地區的『蠻夷』小國很多，但都屬於同一系統，後來都并入楚國。
② 見『孟子·萬章下』。

理工作自然無暇顧及，所以『詩經』迄于前六世紀。可是前六世紀以前北方詩歌的一部分究竟還系統地收录在『詩經』里；而南方的楚國民歌是不是也曾經過一部象『詩經』那樣的詩歌總集呢？這很難說。就現存足資研究的材料而言，散篇單什，雜見古籍中的，除上引『二南』里的几篇而外，如『論語·微子』所載的『接輿歌』，『孟子·離婁』所載『滄浪歌』，『史記·滑稽列傳』所載『優孟歌』，『說苑·至公篇』所載『子文歌』，『正諫篇』所載『楚人歌』等，這些歌辭的產生，約略相當于『詩經』的后期；可是和『詩經』里所紀錄的北方詩歌不同，只殘存了這一點點。

尽管如此，它們還是象天矯的神龍在云海中所显露的一鱗一爪，象划破長空往來倏忽的流星的飛光耀彩一樣，給予我們的美感，是深刻而雋永的。

春秋以後，楚國的詩歌就更加活躍起來了。『招魂』里有這樣的記載：

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陽荷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據『文選』李善注，『陽荷』當作『陽阿』；『陽阿』和『涉江』，『采菱』都是楚國的歌名。『結』，王夫之解釋為歌曲的尾聲●，『秀先』就是優異的意思。又『大招』里有『伏羲駕辯，楚勞商只』的話，『勞商』，據王逸說也是楚國歌曲之名●。這裡所說的

『涉江』、『采菱』、『陽阿』以及『激楚之結』和『勞商』的具體內容，當然我們無從得悉；但單從標題，從詩人贊美的語氣里，可以知道它們都是當時楚國民間最為流行的新聲，而歌辭和曲調的優美，也是大致可以推想到的。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說：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薳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對楚王問』雖然是偽作^①，所描寫的也不免有夸大之辭；但這裡所稱引的，必然是摭拾舊聞，而不可能毫無依據。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楚國的民歌內容和種類是如此的豐富！它在社會上流傳之廣泛，正和作為『樂府·相和歌』的漢代『街陌謠謳』^②相類似。楚

● 見『楚辭通釋』。

● 見『楚辭章句』。

● 參看本書『九歌』解題。

● 見『宋書·樂志』。

国簡直是一个詩的国度！所以到了汉朝，「相和歌」里的各地民歌俗曲，仍然是以楚声为主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直接作为屈原「九歌」創作范本的楚国南部的民間祀神乐歌。歌辞虽已不存，但从屈原的「九歌」里不难看出一个輪廓。吸引了詩人对它如此的爱好和向往，为之加工改写^①，則它本身所达到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楚歌一直沒有消沈过。秦汉之际，楚人的歌声随着义軍旌旗而傳播得更为遙远。垓下四面的歌声，引起了項羽「拔山盖世」的悲唱^②；英雄身后的感慨，触發了刘邦「大风」、「鴻鵠」的哀吟^③。一个是「学書不成」的霸王，一个是「馬上得之」的天子；但他們都有絕妙好詞，这就可以看出楚国民歌影响之深，流傳之广。到南北朝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吴声」、「神弦」、「西曲」，以柔和的情調，歌唱水国的風光，更为人們所爱好。由此可見，南方民歌，在發展变化中一脉相承；而楚人在詩歌方面的「多才」，則是一貫的。

① 参看本書「九歌」解題。

② 見「史記·項羽本紀」。

③ 見「史記·高祖本紀」及「留侯世家」。

二

『楚辞』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但『楚辞』并不等于楚歌。刘勰说：『不有屈原，豈見「离骚」？』●这话是完全正确的。

『楚辞』的性质不同于『诗经』。『诗经』的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閭巷歌謠。它虽然经过加工写定，但大体仍保存原来面目。从『诗经』里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精神，群众创作的智慧。『楚辞』则基本上是一个伟大作家屈原所创造，有的是把原有的楚国民歌从内容到形式提高了一步。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沿用民间文学的原来形式；另一种则是从民间文学吸收丰富营养而变化出来的震铄古今的巨制鸿篇。但无论是属于前者或后者，屈原都是把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天才扎根在自己所生活的土壤里，滋培灌溉，让它开花结果；都是通过地区性的特征而表现出来的。了解了这点，就会认识到在屈原的全部作品里，不仅反

映了屈原个人的政治遭遇、人格与风格等等；而且把楚国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总和更深刻、更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混合组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情况是曲折而复杂的。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局面出现以前，各个地区的特殊性表现得尤为显著。楚国僻处南方，当西周政权建立之初，熊绎虽曾一度接受周成王的封爵[●]；但实际上，周朝的统治力量又何曾到达南方。楚国人民一直走着自己的一条历史发展道路，它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中原诸夏混同起来；中原国家也把楚国看成『蛮夷』，甚至战国时代的孟軻，还说楚国是『南蛮鴟舌之人』，把它划在『中国』的范围以外[●]。事实很显然，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楚国是有其独特的民族传统的。

屈原作品题材的广阔，无异于给楚国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他也吸收了北方中原文化一部分的精华。

由于具体生活条件的不同，楚国人民有它自己一套完整的历史文献。孟軻曾经说

● 见『史记·楚世家』。

● 见『孟子·滕文公上』。

过：『晋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所謂『一』，指它們的性質相同。『檮杌』当然和『春秋』一样，是楚史的旧名。『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書的性質是怎样呢？我們同意胡小石的看法：『一定是保存在南方蛮国中的古代典籍，而不是如汉儒所解的●三皇、五帝、八卦、九州的书。』●这些历史文献材料，現均不存，而在屈原的作品『离骚』、『九歌』、『天問』、『招魂』里却被純熟地运用着。無論是屬於自然現象或古史傳說以及楚地的社会風俗生活習慣等等，其中無不罗列紛陈着許多美丽动人的神話故事。这和同时代淮河流域所产生的『庄子』，以及后来在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由淮南王刘安門客所集体編著的『淮南子』，該是同一来源。而这些材料，在北方的典籍里是不容易看到的。

在上古时代，人神不分，历史和神話的概念总是混淆在一起。人們在征服自然、反抗强暴斗争过程中的坚强意志，和他們所遭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难，或無法解釋的現

● 見『孟子·离婁下』。

● 指『左傳注疏』中所引用的孔安国、賈逵等人的說法。

● 見『屈原与古神話』，載『雨花杂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 今安徽寿县，楚孝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二年）迁都于此。

象，以及生活中的理想和想象等等，往往通过神话形象地表现出来。我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本来也是一个富于神话的国家。可是到了周朝，代表北方文化的正统经典却把古代遗留下来丰富多采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高度的『历史化』。北方是儒学盛行的地带，『六经』是经儒家整理出来的书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不語怪、力、乱、神』●，他有意把神话变成他理想中的历史，从而扩大了他的宣传说教作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保存在南方楚国的典籍，它的面貌当截然和北方不同，这在屈原作品里就可以看出。例如平治洪水的鲧和禹的灵异事迹，见于『天问』，而在中原文献的记载里，就把它『历史化』了。

屈原出身王族。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毫无疑问，他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也是一位『能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只要看他在『天问』里所提出的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就会惊讶于他知识的渊博，真无异于打开了楚国历史文献的宝库。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幸而能够从『山海经』、『吕氏春

● 见『论语·述而』。

●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秋』、『淮南子』等書里互相印証●，找出一点線索；其得不到印証的，到現在還無法索解。『離騷』、『九歌』、『招魂』等篇也有这样的情况。

作为屈原作品的基本特征之一，那就是大量地运用神話故事，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屈原是一位神道主义者。相反的，我們倒可以看出屈原的头脑是理智的、科学的。他在『離騷』里对于天国的嘲諷；在『招魂』里对于天上的險惡的描繪；在『天問』里对于神話性的自然觀和社会觀的怀疑与否定，正說明了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这是一个方面。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楚国民間的现实生活 and 这些远古流傳下来的神話故事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我們試从『九歌』中就可以看出沅、湘之間的風俗是如何富有神話的意味和色彩。象人神恋爱等等即其显著的例子。这不仅給屈原在創作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丰富了他創作的構思和幻想，来塑造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使这一帶有特征性的生活面貌以及处于这种生活环境中的美的感受永远活在他的笔底。这是另一方面。二者看来相反而实际相成，表現于屈原的作品里的，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

●『山海經』以『南山經』为起首，由南而西，而北，而东。当是南方人的著作。至『大荒經』則从东方起，是后出的。『呂氏春秋』是呂不韋門客集体編著的，其中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这两部書里所纪录的材料，和『淮南子』一样，多可与屈原作品相印証。

幻想相結合。

汉代的楚辞研究者，有的推崇屈原，說他的作品『依托五經以立义』●；有的則指斥它与經傳不合●。或褒或貶，或抑或揚，看法極不一致。刘勰在『辨騷』里曾作了他自己認為持平的結論。他說：

將覈其論，必征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体也；譏桀紂之猖披，伤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說迂怪，丰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辞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从子胥以自适，狷狹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娛酒不廢，沈湎日夜，举以为權，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經典者也。

屈原作品，代表南方文学的特色；仅仅用北方的『風』、『雅』、『典』、『誥』为标

● 見王逸『楚辭章句序』。

● 見班固『离騷序』。

● 宋玉『九辯』有『君之門以九重』的話。但这里是論述屈原的作品，当系指『离騷』『吾令帝閭开关』一节。

准来衡量它，那自然是不对头的。『异』和『同』，都不能贬低或抬高它的声价。但这一具体的全面比较，却另外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屈原作品和北方的经典确实有『异』『同』之处。『异』，是楚国传统的精神面貌在屈原作品里的反映；『同』，是北方文化给予南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只要读过屈原作品的人，就会体味到他是如何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一切；但他在思想上确实接受了外来的东西。

上述一切，在屈原作品里，还是一些较易理解的表象。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屈原作品的精神实质加以探讨，那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个性的问题。

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里认为屈原『艺术性方面的贡献，首先在于第一次创造了十分富于个性的诗歌，并且大大地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能力』。他说：

『诗经』中也有许多的优秀动人的作品，不能说那些作品没有作者的个性的闪耀。然而，象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是的，屈原的作品是最富于个性的，在屈原作品里，他的个性的表现有它的特点：它是

● 见『人民文学』一九五三年六月号。

被安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之中，通过复杂的、剧烈的矛盾和冲突而呈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实现这种理想和远离故国的矛盾，使得他陷入重重纠缠之中，无法解脱；使他表现得是那样的悱恻缠绵，而又是那样的坚毅执着。在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完成了屈原的个性；也就在个性的燃烧里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第一次富于个性的诗篇。归纳起来，不外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的顽强斗争精神两个方面。而这都有其深长的历史根源，包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意义的。

如前所述，楚国僻处南方。种族民族的类别，生活、语言的傳統，它和中原各国之間的关系，較之中原各国相互之間的关系，是有着性質上的差异的。这就使得他們的人民从思想上强固了国家的意念。『左傳』成公九年有这样一段記載：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忘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从这我們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楚国人，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心情和祖国結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尽管在任何艰苦环境的考驗下，他仍然不变其初，以至使敌国的統治者也不

得不为之感嘆。理解了鍾儀的「南冠」和「南音」，就会理解到屈原为什么在創作上始終是「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道理。

从地区的特征来看，楚国是特別值得它的人民的热爱的。「史記·貨殖列傳」說：

楚国之地，地广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

「漢書·地理志」也有相类似的記載。至于「左傳」、「國語」說到楚国的物产丰饒，更数見不鮮。基于这样富裕的自然条件，楚国人民对自己的乡土和国家的情感，在長期培育中当然是特別显得根深而蒂固了。「史記·貨殖列傳」說楚地「無冻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这在中原地帶是不多見的。楚国从建国以来，內部的人民生活，一直比較安定。即使是極端动乱的战国时代，北方各国普遍的情况是：「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腐朽的楚国統治者，虽然也「竞进貪婪，不厭求索」，可是長江兩岸，仍然有「平乐」的「州土」；象孟軻所說的，「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①的情形，还未曾出現过。如果我們从这一点加以考察，則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暴風雨中，为什么楚国人民的爱

① 参看本書「九章·哀郢」注文。

② 見「孟子·梁惠王下」。

国主义精神表现得特别高昂，也就不难探本穷源了。

『离骚』首句自叙系出高阳。王逸认为：『屈原自道与君共祖，是恩深而义厚也。』●后人演繹其說，謂同姓之臣，义無可去，死国之志，已定于此。假如仅仅从『同姓之臣，义無可去』去理解屈原，那未免把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看得太狹隘了。我們并不否認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宗族情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是这作为社会意識形态來說，它也是反映了楚国这一地区的历史特征，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情况去理解。事实上，从春秋以来，各国沒落的貴族，都是散处四方，游說諸侯，又何尝『义無可去』？韓非不也是韓國的諸公子嗎？为什么当他的理想在本国不能实现的时候，就要西行入秦，而毫無顧恋呢？

关于我国古代社会性質分期問題，历史学研究者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一般認為战国是由初期封建社会轉向于中央集权的專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时期。但我国幅員如此辽阔，在同一時間内，不同空間的發展情况不可能是平衡的。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者指出：今天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不少是从長江流域轉迁过去的。即在今天四川和湖南

边境也还有些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还有不少停留于前封建社会的组织形态。以今例昔，则当时楚国虽以楚族为核心而发展起来成为部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它的社会基层，必还包摄着不少的原始氏族社会。这样的民族国家又处在优越的自然条件的环境里，必然蒸蒸日上，富有民族活力，社会的阶级分化也还没有达到象中原诸国的那样激烈的程度；相反的，由于中原诸国，一向把楚国当作异族，当作「蛮貊」之邦看待，既被歧视，又被压迫。这就使楚国和中原各国有个显著不同之点：民族的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所谓「荆蛮」之地的楚国人民的民族观念是特别显得浓厚的。本来，在七雄并峙的局面下，北方韩、赵、魏和齐都是新兴的国家，不是西周时代的旧国。孟轲曾经告诉齐宣王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秦国虽然僻在西戎，但通过商鞅变法，世卿制度，亦已崩溃。观李斯「谏逐客书」●可

● 见「孟子·梁惠王下」。

● 见「史记·李斯列传」。

見。而世卿制度的崩潰，實即社會階級分化激烈的特征。可是楚國自從開國以來，歷時將近千年，芊姓王族始終以楚民族為核心而巩固其民族國家的統治。根蟠節錯，枝蔓綿延，他們的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是一致的。

屈原在『橘頌』里說：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显然是以橘喻人。『離騷』的首叙世系，應該也是這種心情的表現。我們不妨說，屈原熱愛祖國是和他『深固難徙』的民族觀念相糾結的。但他看到自己的民族國家一與中原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相接觸而加深其相互的關係之後，就顯出它走向沒落的道路的腐朽的一面，因而他積極地提出改革的理想和主張，希望挽救祖國和民族危亡的命運；同時，也正因为政治鬥爭的實踐，使他認識到『民生多艱』，而為之『長太息以掩涕』。這樣，對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對祖國的熱愛，在屈原身上就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愛國主義情感更發展到一個完滿的高度了。當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排擠與打擊時，他也曾考慮到個人的去留問題。但為什麼寧願『葬身江魚之腹中』，而不忍『遠

逝以自疏』呢？归根結底，还是为了人民。他在『抽思』里說：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這句話正說明了屈原热爱祖国的情感的事實。

在先秦列国分裂的局面下，各国的社会阶级正起着剧烈的分化，人们的国家观念也因之比較淡薄。『朝秦暮楚』的策士之流，固不必說；即使儒家典范人物孔子，当他离开父母之邦的魯国，也不过『迟迟吾行』[●]而已。时代略先于屈原的孟軻，更是『后車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傳食于諸侯』[●]。象屈原那样忍死不去，眷恋故国的情感，实不多見。这难道是偶然的嗎？我以为在屈原作品里，他的个性中所放射出来的万丈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辉，也就是全楚人民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一种最深的民族情感更集中、更提高的表现。

不仅如此，屈原作品里所表现的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的坚强意志，也体现了楚国历史上战斗傳統的特征。

● 見『孟子·万章下』。

● 見『孟子·滕文公下』。

在历史發展过程中，楚国人民有着自己的一条道路，它始終是在战斗的鍛煉中不断地成長和壯大起来的。

当西周初期，楚国建国于江汉之間，这时广闊肥饒的南方地区还是一片荒蕪未开垦的处女地。『左傳』昭公十二年令尹子革告訴楚灵王說：

昔我先王熊繹，辟（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又，宣公十二年，晉欒書說：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从这些記載里，可以看出楚国人民是怎样一代一代地團結在羣姓王族的周圍，以勤劳勇敢克服困难的精神来建立『商农工賈，不敗其業』●的安定富裕生活。楚国地区經濟力的高度發展，是从長期艰苦斗争中得来的。

同样，在民族和列国之間关系上，楚国也是長期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視和敌視的。

『国語·晉語八』說：

●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为荆蛮，置茆蒹，設望表，故不与盟。

熊繹虽然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这仅仅是周王朝对南方的一种羁縻政策。事实上，中原各国都把楚国当作一种沒有开化的「披髮左衽」的异族来看待。不但在冠裳盛会的场合，这「荦姓之蛮」●不齿于上国之林，而且「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它始終是中原諸夏的討伐对象。正由于它处于这样一个被侮辱、被压抑的地位，因而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就培养了楚国人民一种力爭上流、艰苦卓絕的反抗精神。事实告訴我們，楚国就是以这种精神作为它的社会发展的动力的。

楚国处于群「蛮」之中。当它对內开发资源，充实力量，完成了对江汉地区的兼并和支配以后，它的势力就逐漸向北伸張。春秋二百多年大国爭霸的局面，基本上是楚、齊和齊、晉爭夺中原领导权的問題。在历次战争中，楚国始終处于主动的地位，南方的战馬，不止一次飲了黃河的河水。其間虽然受到許多挫折，但楚国的人民并没有因为战敗而气馁；相反的，他們却在战火的鍛煉中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頑强斗志，終於統一長

●「國語·鄭語」韋昭注說「荆蛮」是荦姓之蛮，鬻熊之后。

●見「詩經·魯頌·閟宮」。

江流域，吞并吳、越，抗衡中原，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国家。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楚国贵族统治集团对外的屈辱求全，对内的倒行逆施，使得爱国主义者屈原感到无比的愤慨。于是历史上传统的战斗精神表现在屈原作品里的就自然集中在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对改革理想的坚持。他那种纏綿悱惻的憂國心情和堅毅執著的鬥爭意志，正是屈原性格中一個問題的兩面。

文學作品的內容，是通過作者所認識的客觀現實生活的形象概括，它不可能不表現作家的個性。但為什麼在屈原以前沒有這樣富於個性的詩篇呢？又為什麼在『楚辭』里屈原的個性是表現得如此的突出、鮮明而完整呢？『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①，我們必須從作家生活環境中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以及作家的生活實踐和他的藝術表現能力幾個方面加以綜合的考察，才能得出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韓愈『送孟東野序』說：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① 韓愈『答李翊書』里的話，見『韓昌黎集』卷十六。

② 見『韓昌黎集』卷十九。

在过去的时代里，有些偉大的作家是出現在政治上最黑暗，特別是國家、民族受到外來侵略，瀕于危亡的时代。惊心动魄的現實，使得他對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因而這一國家、民族一切具有特征性的傳統意識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也就更為集中。象屈原那樣氣魄雄偉，包孕深闊的鴻篇巨制，它不僅表現了作者完整的性格，而且也概括了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大國』的精神面貌。韓愈從客觀社會歷史條件來闡明屈原作品的精神實質，是有見地的。這是問題的一面。

問題的另一面是：屈原的詩歌為什麼能夠表達在深度和廣度上前所未有的內容呢？對這，我們決不能忽視他個人在創作勞動上的成果。韓愈說：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一個偉大的作家之所以能夠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不僅由於他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與人民、祖國血肉相聯，而且也必須具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學修養和藝術天才，才能顯示出驚人的業績。『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正說明了『不有屈原，豈見『離騷』』的道理。

屈原不仅是偉大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思想家。在他的作品里，不但強烈地表現了他對生活和政治的豐富情感，而且还表現了他政治理想的具体內容和願為這理想而殉身的堅持精神。

在城市工商業日益活躍，貴族領主經濟瀕于解体，階級矛盾劇烈化的戰國時代里，垂死的貴族階級的沒落意識反映在他們的世界觀里，這就形成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其一是言必稱堯舜，尊王攘夷，企圖緩和各國間的矛盾和階級矛盾，以周室為中心，來維護封建貴族統治的權力；儒家的思想就是這一種世界觀的集中表現。另一是形成了一種『和光同塵』，明哲保身的消極的對待現實的政治態度。當時盛行于南方的老、莊的哲學思想就是如此，這是一種驚駭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而追念『小國寡民』的那種原始社會形態的思想的反映，而屈原與前一種思想有些因緣，與這後一種思想却是完全絕緣的。他從來沒有希圖過逃避現實，而是以積極的鬥爭精神，堅持自己的理想去改變現實。這一基本的政治態度，象一條紅綫一樣鮮明地貫串在屈原全部作品里。正由於他處

于一个『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的时代环境里，所以他就必须明辨是非，分清爱憎。他在政治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他认为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表现得是很明确也很坚定。正由于此，所以他坚持品德修养，孳孳不倦的自我教育精神，决不使自己在『芳澤杂糅』中亏损了清白崇高的本质[●]。在『离骚』里他说：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在『涉江』里他说：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这种完全抛开个人利益，积极的对待现实的政治态度，很显然和道家的避世思想背道而驰，而是与儒家『孔席不暇暖』，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有相一致之处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有这样坚强而明朗的政治态度，是建筑在他自己所描绘的具体的政治主张的客观基础上。

● 见『九章·怀沙』。

● 见本書『离骚』本文注。

屈原的作品，固然是抒情詩而不是政治論文。可是他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內容，却非常突出地表現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在用人行政的原則上，他提出了『舉賢才而授能』●，企圖以此來刷新貴族領主的政治制度。如前所述，屈原所生活的時代的楚國，在經濟和文化上雖然有着高度的發展，但政權却仍舊把持在一些腐化沒落的貴族官僚集團的手里。對這，屈原是怎樣的看法呢？在『離騷』里他說：

惟夫黨人之儉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又說：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在『哀郢』里他說：

外承歡之汨約兮，謔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障之。

從上引例句里，我們可以看出屈原不但徹底揭露了那些象子蘭之流的貴族執政者的墮落與無能，而且非常痛恨於一味追逐貨利，朋比為奸的貴族官僚集團的政治現象。這里必

須指出，战国时代是社会阶级关系变化最剧烈的时代。自由民身分的农、工、商、賈各阶级兴起了，一般从沒落貴族分化出来的而在思想意識上代表新兴的商人、地主阶级的『士』登上了政治舞台。貴族領主的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經瀕于解体。处于这样时代潮流里，認為国君應該吸引一部分人才来共圖国是。凡是头脑比較清醒的政論家都有相同的看法。但他們对待这一现实和提出这一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态度却有儒家墨家和法家等等的不同。代表儒家思想的孟軻曾經这样說：

国君进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国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

为什么把『进賢』看成『不得已』呢？他明白地說出他的着眼点是在于『卑逾尊，疏逾戚』阶级地位和关系的变化。孟軻是站在沒落貴族的立場，維護貴族專政制度的。所以他一再強調『君子』与『野人』，『劳心』与『劳力』的区分。認為『故国』必須有『世臣』。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苦惱于新的现实，不得不提出『进賢』之說。而『进賢』又必然引起『卑逾尊，疏逾戚』阶级地位和关系一系列的变化。因此他只有抱着無

可奈何的心情，着重地告誡說：『可不慎歟！』孟軻就是以這樣的階級觀點來提出『進賢』的主張的。

屈原的『舉賢才而授能』的基本立場是和孟軻相同的，他們都是為了維護封建貴族統治，但他的提法和孟軻的提法有所不同，他是從積極方面來提出這個問題的。他在『離騷』里說：

說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用以該輔。

在『思美人』里他也述說了『百里為虜』、『伊尹割烹』、『呂望鼓刀』、『甯戚謳歌』的遭遇。從他所列举的這些事例里看來，他是主張出身於貧賤的人，也應引進到貴族統治集團里來的。在這裡，他和墨翟所強調的『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舉義不避貧賤』，『不避辟（僻）遠』●的思想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他那企圖維護封建貴族領主的政治制度的願望，則基本上和儒家相同的。

其次，屈原的政治理想，也還部分吸收了法家思想。在先秦政治思想發展史上，法

● 均見『墨子·尚賢上』。

家最为晚出。它代表这一时期新兴的商人、地主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屈原在政治上的实践，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则是企图吸收法治的精神来刷新楚国的贵族领主政治制度。

司馬迁在本傳里記載屈原为怀王左徒时的第一件大事是起草『宪令』。接着便叙述上官夺稿，遭讒見疏。上官之所以夺稿，屈原之所以遭讒，而且从这之后，就和楚国贵族官僚集团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当然，这不仅仅是單純地为了『爭寵』的問題，而是意味着屈原所起草的『宪令』在政治上和贵族官僚集团之間有所分歧。『宪令』的具体内容，現在我們看不到了。可是在『惜往日』里屈原曾經回忆說：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秘密事之載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从这，我們可以知道，屈原『受命詔』来『造为宪令』，是为了『明法度之嫌疑』，而且有了『國富強而法立』的成效。他一再強調法度与繩墨的重要性。在他認為『背法度而心治』，那是便于貴族官僚朋比为奸，追逐貨利，而使國家日趨于衰敗与腐朽的。他之所以希望楚怀王延攬賢能，广收才俊，實現其法治的精神，正是为了刷新貴族領主政治制度；他之所以称頌堯、舜、禹、湯、文、武的『聖哲茂行』的真諦，也正在于『循繩墨而不頗』。他所主張的『舉賢授能』，正是希望貴族領主集團吸收一部分新的社會力量来

巩固其統治地位。本来法治精神，直接危害了貴族領主集团的階級利益。这和貴族專政制度是不相容的。吳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遭遇正說明了这一点。但屈原不同于他們，他只取法家『循繩墨而不頗』的一部分精神，却舍去他們追逐貨利的思想的實質。所以在另一方面，他与儒家所标榜的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的賢人政治的思想相結合，不象法家那样的激烈的非儒。这就証明屈原的政治思想仅止于刷新貴族領主政治，而不是要根本否定它。

再次，屈原的『法治思想』是以儒家的进德修身的人生哲学为它出發点的，屈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在人格修养方面。如前所述他那种孳孳不倦、积极进取的对待现实的态度，不但体现了儒家己飢己溺、济人救世的人生觀，特别是处于黑暗环境中，面临着生命的考驗的时候，他所表現的独立不惧的精神，和孔、孟的学說更有着深刻的默契。

孔子主張『杀身成仁』，認為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孟子主張『舍生取义』，認為『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避）也』。屈原在『怀沙』里說：

● 見『論語·述而』。

● 見『孟子·告子上』。

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又說：

知死之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為了理想，不惜殉之以一死，而且把死看成『抒憂娛哀』。這種高度的自覺性，是如何令人惊心动魄啊！這決不是一時義憤的激動，而是建築在長期的人格修養的認識基礎上的。孟軻說：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①

這段話正好從儒家的理論高度上把屈原是怎樣對待人生的問題作了一個確切的說明。

屈原的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諸子雜出，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代表當時『顯學』的儒家和墨家的創始人孔子和墨子都曾來到過楚國，距離屈原時代不遠，法家的先驅者吳起更曾在楚國實行過一次政治改革，屈原再度使齊，對北方文化中心的鄒魯之鄉也曾有過接觸。他的思想受到了多方的影響。我們不能機械地、簡單地說他的政治思想只代表某一學派。由於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有詩人的敏感，而遭放之後又與廣大人民相接

触，深知民間疾苦，这益發激励他刷新政治的願望。然而当时的貴族領主政治制度实际上已瀕于自身潰爛以至于消亡阶段，屈原企圖刷新貴族領主政治制度的政治理想，不能不付之泡影。因之發为詩歌，一方面表达了楚国民族傳統的优良精神和当时楚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楚国貴族政治沒落的挽歌了。

屈原的詩歌，是丰富多采、变化無穷的。其中特別有代表性的，那就是以「离騷」为代表的自叙生平的長篇抒情詩。这一类型詩歌就其性質而言，是后来「咏怀」詩的起源。可是它的規模气魄特为宏偉。在詩歌領域里象这样具有特殊意义的形式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这因为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历史变革时期，正是貴族領主經濟瀕于解体的时期，正是人民苦于連年战争、楚国又瀕于灭亡的时期，屈原以祖国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以人民的心为自己的心，这就使他的長篇抒情詩成为历史时代的一面鏡子了。

四

文学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离地相互联系着的。可是，它們之間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因为艺术形式的創造不是本身的目的，而只是一种表現的方法和手段。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它必然是反映着內容上的特征。在內容和形式的相互联系中，內容起着

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学艺术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时代中最高成就的作品总是形式和内容完全相适应的。从内容来看，它不会有一点不在形式中表现的东西；从形式看，它也不会有一点多余的、与内容不相适应的成分。形式和内容的融合无间，这才能产生全部完善的艺术品。象『楚辞』里屈原的作品就是一个典范的例子。可是当这一形式一经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以后，而作家所要表现的生活未必能用这一形式给以适当表达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不停的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形式本身的能动性也会在天才的艺术家掌握之下不断地有所演变使之适合于新的内容。可是形式的发展往往落后于内容，因而在某些作家的作品里，就难以避免产生一种形式与内容不能够完全相适应的现象。甚至把形式的独立性绝对化起来，胶着于形式的本身，机械地去套用、去模拟。这样，必然导致形式脱离内容，使得他们的作品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结果，这一艺术形式也必然趋于僵化。

『楚辞』导源于民歌，奠基于屈原，演流于汉代。对于屈原以后这些风起云涌的『楚辞』作家和作品应该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评价呢？假如我们就其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加以考察，则许多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

屈原之后，『楚辞』里重要的作家，首先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那就是宋玉。现存宋

玉作品，足以代表宋玉最高成就而又是最可靠的只有『九辯』一篇。可是就在这一篇里，内容和形式的配合已經不能达到那样完全的統一，而显露出一種不够調和的新的矛盾現象。

从文学繼承的关系來說，不容否認，宋玉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之下而出現的唯一的杰出詩人；从政治角度来看，則屈原是有原則、有理想、有斗争实践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而宋玉只不过是一位坎軻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的典型。『九辯』和『离騷』一样，也是自叙生平的長篇抒情詩。从它还没有泯灭的模拟的痕迹里，可以知道它是宋玉有意识地學習屈原，特别是學習『离騷』而完成的制作。『九辯』和『离騷』的内容，从表面看来，同样是抒写个人抑郁牢騷之感。可是两种抑郁牢騷之感，本質上并不一致。屈原在作品里所反复陈說的主要是：通过自身的遭遇，反映出思想领域中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政治路綫上的抗議与控訴。憂憤之深广，决不停留在个人問題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忽忘身之賤貧』[●]。而宋玉的哀愁，則不免是从个人出發的『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心情的反映。对于『無衣裘以御冬』也感到悲嘆不置。虽然，宋玉是屬於統治阶

● 見『九章·惜誦』。

級內部被壓抑的階層，同時，他也是一位有良心的文人。處於黑暗現實中，他有所不滿；對國家難以挽回的沒落的命運，他也抱着深切的隱憂；對廣大人民生活的疾苦，他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同情。這些都不容抹煞。但作為『九辯』的主要內容，則在彼而不在此，這是任何一位『熟讀深思，心知其意』的讀者所能体会的。理解了宋玉的思想和情感和屈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就會在『九辯』中發現內容和形式有著不相適應之處。

『九辯』里有直接襲用屈原作品或接近屈原作品的句子，計有『離騷』十例，『哀郢』四例，『惜誦』、『惜往日』、『思美人』各一例。至於復述屈原論調，規仿屈原語氣的地方更不可勝數。但為什麼這些話在屈原的作品里使我們讀起來感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在『九辯』里則顯得浮聲泛响，軟弱無力呢？從作品的整體來看，這就是外加的、多餘的成分。

這種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如前所述，宋玉的創作『九辯』是有意識地繼承屈原。可是屈原和宋玉無論在思想上和生活經歷上都有所不同，他所需要的在作品中表現的政治內容決不可能有屈原那樣的豐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遷就形式，作者會自覺或不自觉地增添一部分和自己身分不相稱的內容。例如他說：

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鑿。独耿介而不随兮，慕先圣之遗教。处濁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無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

这儼然就是屈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的口气。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充滿在『九辯』里的思緒，虽然渗透着国运沒落的感伤，但和他嘆老嗟卑的心情結合在一起，而且是从这一基点出發的。他何尝忘怀于个人的祿位与荣名，从哪里可以看出『耿介不随』、『处穷守高』独立不惧的精神呢？尽管他說得如此的娓娓动人，但这話在思想上沒有基础，在情感上是不够真实的。

从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九辯』的内容和形式还有其不够协调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九辯』自有其特色，在繼承屈原的基础上它發展了屈原。

貫徹『九辯』全篇的有一定的时令作为背景，所有作者的心情都是通过秋天的季节感受而表現出来的。它从环境气氛的渲染襯托出处于黑暗时代被压抑者的悲哀。除了开头四句成为『千古絕唱』●而外，例如：

沈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憊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怆懷恨兮，去故

而就新。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又如：

燕翩翩而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瀟瀟而南游兮，鵲鷄嗁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蹙蹙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在這些句子里，所有寫景的部分，同時起着抒情的作用。而它所描繪的惆悵不甘的淪落心情，實際上也就體現了蕭瑟寒涼的秋意。正如陸時雍所說：『舉物態而覺哀怨之傷人；叙人事而見蕭條之感候。』●季節性的特征和現實生活的感受，在宋玉的筆底完全是水乳交融，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這一點上，宋玉雖然從屈原的『抽思』和『悲回風』等篇里得到一些啓示，但在藝術境界上的造詣，他確有其獨到之处的。

當然，這不僅表現在某些地方，而是構成整個作品在思想和藝術的特色上的主要的因素。杜甫說，『搖落深知宋玉悲』●，『搖落之悲』正好概括了宋玉時代的和他個人的生活感受，這就是『九辯』的精神實質。

● 見『讀楚辭語』。

● 見『杜少陵詩集·詠懷古迹』五首之一。

宋玉的『九辯』虽然也是『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但足以反映楚国历史傳統的頑强战斗精神，在文学創作的素材上，足以反映楚国地区生活特征的神話故事运用的运用，却找不到。这使得它在文学風貌上和『离騷』有所不同。『离騷』沈雄博大，气象万千；『九辯』婉丽清新，低徊欲絕。作为駕馭長篇抒情詩这一文学形式来说，屈原表現得眞力弥滿，無懈可击；而宋玉則显得有些貧乏和薄弱之处。在这里就显出屈原的时代感受和政治热情，民族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远超过于宋玉了。

和宋玉同时的『楚辭』作家如景差、唐勒等已沒有可靠的作品存留下来，我們無从論述。西汉时代，『楚辭』最为盛行。模仿屈原的体制，以屈原的生平为題材来从事創作，成为文壇的普遍風气。在这些作家和作品当中，賈誼的生平有些和屈原相类似。他的『吊屈原』虽然沒有表現什么新的內容，但凝煉在短短篇幅里的托古伤今的情感極為眞实。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描写山中景物，刻划出一个幽深而惊險的环境形象，有着惊人的艺术魅力。尽管賈誼与屈原不同，他主要的政治思想和主張表現在他的政論文里；『招隱士』的作者和它的本事背景还难作出确切的考証，但在許多沿襲『楚辭』体制的作品里，它們是能够別抒机軸，發揮这一文学形式本身的積極作用，多少还能够表現出作家一定程度上的創造精神的。

其余一些連篇累牘的「騷體」作品，如東方朔的「七諫」、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王逸的「九思」，都是为了模拟屈原而模拟屈原，效顰學步，从內容到形式把它絕對化、固定化起来。事实上，这些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与屈原很少有相通之处，表現在他們作品里的內容，完全离开了生活的真實。正如朱熹所說，「無所疾病，而強為呻吟」^①。這就很自然地變成陳陳相因的一套公式化、概念化的濫調膚詞，而缺乏真實动人的藝術感染力了。這是一種類型。

另一種類型，以揚雄的「反離騷」為代表。揚雄在漢代作家中以善于模拟著稱。特別在「楚辭」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曾仿「惜誦」以下為「畔牢愁」一卷，現已失傳，存在的只有「反離騷」一篇。朱熹說：

若揚雄則尤刻意于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②

我以為，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反離騷」是模拟「離騷」的。揚雄把封建正統文人的典型思想納入于一個和它絕不相容的形式之中，這就使得作品的內容和形式處於完全對立的矛盾，因而作品的藝術價值也就根本談不上了。

① 見「楚辭辯證」上。

② 同上。

文学的内容永远被赋予一定的形式，作品的艺术感人力量在乎形式之适合于思想，伟大的作品永远以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为前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楚辞」的发展历史划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屈原的出现。他完成了「楚辞」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而这多种多样的形式各适应于它们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其中特别是以「离骚」为代表的作为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这一形式更富有独创性，而成为后人学习模拟的对象。第二个阶段以宋玉的「九辩」为标志。它标志着「楚辞」的地方性的特征的逐渐消失；它标志着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长篇抒情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新的变化和發展。在發展变化中，某些地方内容和形式还存在不够协调的现象，但基本上是适合的。第三个阶段是汉人的模拟「楚辞」。除极个别的作家和作品外，作为这一阶段的特色是：在摹拟叙述的思想指导下，使这一产生于斗争实践之中，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意义的长篇抒情诗的形式完全脱离了它的战斗性的内容，或者是填入了一些虚伪的内容而使形式流为公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文学形式的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了。

五

「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两座成就的高峰，同

样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可是『诗经』和『楚辞』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产物。从文学的内部构思和外部风貌来看，『楚辞』在哪些地方发展了『诗经』呢？我以为首先在于它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诗人形象思维的扩大与加深，使得诗歌的表现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楚辞』出现以前，『诗经』里许多优秀诗篇，它们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绝大部分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侧面和片断。形象是优美的，但同时也是比较單純的。可是『楚辞』里屈原的作品则正面地揭露了社会生活各方面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它不但反映了作者的身世遭遇和斗争，而且系统地表现了作为斗争实践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诗篇应该是很『政治化』的。但無論在『离骚』或『涉江』、『哀郢』、『怀沙』等篇里不曾出现过概念化的说教，绝不使读者感到枯燥无味，这是因为作者能够把这些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概括在完整的形象里。

这种完整而巨大的形象在诗人思维活动过程中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是决定于生活的本身，决定于诗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丰富化和深刻化。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我们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的『比』『兴』手法在『楚辞』里的运用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

劳动人民的语言是生动而形象的。构成作品形象性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由于他们善

于联系生活实际。所謂『比』『兴』，實質上就是一个联系生活实际的問題。『比』是以彼喻此，『兴』是因彼及此。無論中外古今，民歌里『比』『兴』手法的运用是数見不鮮，俯拾即是。例如『周南·桃夭』用盛开的桃花兴起及时遭嫁的女郎；从桃花的结实祝福她宜室宜家。又如『魏風·碩鼠』用損害禾稼的田鼠来比喻不劳而获的統治阶级剝削的本質。这种形象是生动而准确的，但同时也是比較單純的。可是我們一翻开『楚辞』，就好象进入了『美人』『香草』『宝玉』『明珠』的另一个世界，所有一切成为抽象意識的象征，都是生活中足以引起美感的客觀事物的形象的匯合。这在構成作品形象性的規模气魄上就显得与一般民歌迥然不同了。特别是在『离騷』的后半段，它用『上下求索』来象征自己的苦悶与追求。在馳騁幻想中展开了壯闊的波瀾。所有『叩閭闔』『游春宮』『求宓妃』『見佚女』『灵氛占卜』『巫咸降神』『旧乡临睨』『僕馬悲怀』一連串的神話題材的运用和故事的虛構，作为形象組成部分的每一个情节过程都反映了思想斗争中复杂的矛盾关系，体现了詩人深刻的構思。而这一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运用着『比』的表現手法的。

不仅長篇如此，例如『涉江』第一段：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

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乎江湖！

和『離騷』一樣，所有這奇偉的服飾，遼闊的神游，都成為詩人特立獨行的性格的象徵；他之所以去國南行的根本原因，更是表現得昭然若揭。而他能够把思想、感情的浩蕩波瀾收攝到這短短篇幅之內，那就不得不令人驚訝于在詩人形象思維的領域中，不但達到博大精深的境界，而且概括能力之強，真是『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了。

劉勰說：

虬龍以諷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

我以為『楚辭』的『比興之義』不僅表現在某些個別事物的比喻上，而往往是在於它集合了許多事物和運用了許多神話故事在詩人形象思維的活動過程中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象徵的體系。『楚辭』的『比興之義』不同於一般民歌，其真諦正在於此。

理解了這點，我們就會進一步認識到洋溢在屈原作品里的濃厚的生活氣息是富有一

● 見『文心雕龍·辨騷』。

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的。

在我国许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里，经常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就作家在创作上的主要倾向而言，这两者也并不是不可以区分。象屈原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色彩鲜明的浪漫主义诗人。

在他的作品里，虽不是没有真实地描写现实的部分，如他所揭露的楚国贵族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等等。但主要的、更多的则是把社会化了的个人理想放在第一位，理想地去描写对象。如前所述，凡属那些驰骋想象的部分，都是从民间神话与传说世界中借取来的具有幻想色彩的内容，创造出一种可以帮助吸收特殊材料的文学形式，运用着辉煌而华美的丰富多样的文学语言以及为表现强烈情感和鲜明形象的其它手法，在读者心中造成深刻的惊人的印象。我们无论读到『离骚』、『九歌』和『招魂』，不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正如高尔基所说，作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宁肯放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可是这种『幻想与梦想』并没有与现实脱离、分开。它不是消极的粉饰现实，

引导人們逃避现实，或者和现实相妥协，墮入个人内心世界罪惡的深淵中去。相反的，它是在『企圖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性』。在屈原的作品里，它那种憤时嫉俗、坚毅执着的精神，是能給处于黑暗中的人們以斗争意志上的支持与鼓舞的。所有他的忧伤太息和孤高自賞，也能增强人們对于一切不合理現象的憎恨和蔑視；而他的幻想与夢想則会唤起人們生活中理想的光輝，激發人們的追求和向往。他不粘着于现实生活本身的描写，但他却不象司馬相如的『大人賦』一样，使人讀了有飄飄然的感觉。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他並沒有忘記檢視客觀存在的现实。象『离騷』最后一段用『临晚故乡』作結，使得詩人一次又一次翱翔在理想世界里的灵魂终于墮入苦难深重，想离开而又無法离开的现实土地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布罗次基主編的『俄国文学史』里，对于浪漫主义的特点有着很詳細的說明，其中有一項認為浪漫主义之产生，乃是由于作者『不滿現狀，渴望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这話用来理解屈原的作品是最貼切不过的了。所有在他作品里再三反复的一个主要内容，無不是为了想『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因而它就更富有說服性和

感染力。这里必須指出屈原的『不滿現狀』，不是为了狹隘的个人利益，或者是一种沒落心情的反映。如前所述，它是建立在进步的政治立場、熾热的政治情感的基础上，因而他的作品里的浪漫主义精神所給予讀者强烈的感染，也就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在我国文学史上主要的文学潮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如果我们考察这两大文学潮流發生和發展的情况，則毫無疑义屈原是第一个出現的偉大的浪漫主义詩人。他的作品从內部構思到外部風貌除了体现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般特征而外，特別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創造性地运用了民歌中最为普遍的『比』『兴』的表現手法，使得我国历代詩論家所侈談的『比兴之义』有了極大的發展与提高。

文学是語言的艺术，語言对文学作品來說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如果我们从这方面加以考察，則『風』『騷』并稱的另一意义，那就是『詩經』和『楚辭』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文学語言的典范。『詩經』以『國風』为主幹。『國風』是民間歌謠，在流傳、写定的过程中，虽然經過一定程度的加工，但仍然保持着人民口头語言朴質而自然的本色。至于『楚辭』，無論是屈原或宋玉的作品，都十分明显地表現出一个作家在語言創造上所独具的匠心，标志着一个作家的在文学語言方面的獨創風格。

『楚辭』的語言風格有哪些特色，从哪些地方可以看見作者的獨創精神呢？归納起

来，約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民口头語言里吸取其生动活潑的精神，加以集中和提高，屈原首先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光輝的榜样。

『楚辞』里特别是屈原的作品，大量运用当时当地的口語，是一般讀者所周知的事。但这并不是沒有原則和标准的。前面說过，楚国在当时是被中原各国看成『南蛮鴟舌』之人，它的語言和当时普遍流行的語言有着極大的隔閡。象把奶汁叫做『谷』，把老虎叫做『于菟』[●]，即其例証。假如把这些方言土語都一齐入入文学作品，則势必象『越人歌』一样，需要經過翻譯才能使人理解。文学是写生活的。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和具体的生活环境。为了表現独特的现实生活內容，在『楚辞』里当地特殊的产物和地名自然是經常被运用着。可是象上述那样帶有極大狹隘性的詞語則并不多見。『楚辞』里吸收方言土語的精神主要是集中在語气詞上面。象『羌』、『謇』、『兮』、『些』之类皆是。这些沒有实义的詞用在句首、句尾或句中，并不造成讀者理解上的困难，相反的使得語言音节和作者的情感更加活躍起来；而且透过这些語气詞的运用，显

● 見『左傳』宣公四年。

示出一种意味深長，帶有地方特征的色彩和情調。这个道理，可以从反复諷誦中去領會，是不待解說而自能明白的。

屈原的作品里有許多內容相近似的句子。如『恐修名之不立』，『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莫好修之害也』，四句均見『离騷』。所往复說明的，大致还是一个意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讀起来并不覺得它的重复，而是感到在紜迴往复之中，讀者的印象随着作者情感的蕩漾而加深。这也是从民間歌謠里变化出来的。人民的語言是朴質而單純的，而他們的情感則是真摯而深厚的。当人們感到單純的語言無法表現深厚的情感的时候，那就只有从『一唱三嘆』的当中扩充其情感容量，于是在民歌里就出現了叠句、叠章的形式。从『詩經』里的『国風』以至現在民間流行的抒情短歌，不都是普遍地存在着这种現象嗎？可是这种有規律的重叠的語言形式不可能适应于內容繁复的長篇，而它『一唱三嘆』的精神則仍然被屈原吸收着。在他的作品里，处处都体现着这种特色。宋玉的『九辯』也还是这样。

在文学史上，有些偉大的作家对民間文学是特別爱好的。他們把人民口头創作看成未經琢磨的天才表現，往往就民間原有的文学形式进行加工。在加工过程中，語言的提炼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凡是讀过『九歌』的人都会醉心于它的語言之优美吧！可是

它的原始面目，据王逸所說是「其詞鄙陋」^①。所謂「其詞鄙陋」，不难想象，在語言上一定有許多偶然性的、不巩固的、粗糙的、含糊而晦澀的雜質。可是經過屈原加工改寫以後，這些完全都不存在。它的一句、一字都被打磨得精緻平勻，發出耀眼的晶瑩光彩。這真使我們不得不驚訝于作者在語言藝術方面的天才了。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向人民語言學習的同時，屈原是怎樣吸收其精華，揚棄其糟粕，提高了語言的藝術質量。

當然，這仅仅是就其一端而言，更重要的是：屈原在創作上重視民間文學的精神給后来的作家指出了一條寬廣的道路。隨便举个例子來說吧，唐朝以後，文人根據西南民歌俗調而改寫出來的「竹枝詞」極為盛行，出現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劉禹錫。劉氏在「竹枝詞」的「引言」里說：

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見聯歌「竹枝」……聆其音，……雖儻傳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聽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歎，知變風之自焉。^②

① 見「楚辭章句·九歌序」。

② 見「劉夢得文集」卷九。

刘氏在诗歌创作上之所以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了新的泉源，是直接受到屈原的启发的。而他的『竹枝词』的语言风格，也能够继承『九歌』的精神，获得很大的成就。

第二，我国古典诗歌的句式最先成熟的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演化，最后定型于五言和七言。在从四言诗演化成为五、七言的过程中，『楚辞』和汉初杂言乐府起着极其重要的过渡作用。

为什么诗歌的句式会从四言演化成为五、七言呢？这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化史教导我们，在人类社会活动精力最充沛的时代里，语言随着新的劳动多样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特别迅速地丰富起来』^①。语言的发展，总是有它由短而长、由简单而复杂的一般规律。但文学语言不是单纯口头语的照录，而是经过诗人、作家的提炼和加工的。

『楚辞』的语言曼长流利，变化特多；这也显出屈原语言艺术的天才。

现存屈原早期作品『橘颂』以及他运用民间有关神话传说的成语而组成的一篇『天问』，基本上都是四言，足证当时的诗歌还流行着四言体。屈原就在这样基础上发展了他驾驭语言的天才，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句式。这里特别值得注意：它不是某种偶然的

① 见『论文学·关于创作技术』。

現象，而自有其規律可尋。例如：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懷沙』）

假如除掉『兮』字，就是四言，可是詩人非常重視語言的自然規律，『兮』字實際上為人們歌頌時的拉長的曼聲，詩人也給寫上而不略去，這就使平板的句式起了變化，我們讀起來和五言詩同樣的感到表情的流暢，聲調的悠揚了。

又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離騷』）

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相同語言，我們可以看出它是將在戰國時代發展起來的散文語言吸收到詩里來了。這也是屈原大胆創造的表現手法之一。

這種句式的運用，到宋玉手里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試以『九辯』開頭四句為例：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憫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四句句式各不相同，句句都有變化。特別是這種參差錯落多样化的組織形式，不但曲盡了纏綿宛轉之情，而且更增強了抑揚頓挫的詩歌的音樂美。

雖然在『楚辭』時代，詩歌的式樣還沒有定型。但屈原的出現，完全打破了四言詩接近僵化的局面，為詩國开拓了寬闊的領域，替五、七言詩塑造了胚模，給後人以無窮

的啓發。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第三，民間詩歌和文人制作在語言藝術上各有其特色。如前所述，屈原是最善于向人民學習語言的。但另一方面，他本身具有高度的文化教養，因此在他的詩歌的某些地方就不可避免地充滿着一種書卷氣息，表現出文人詩歌的語言特色。例如：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離騷』）

用堯舜和桀紂對比，他們本身的历史事實就說明了作者所需要說明的『得路』與『窘步』的問題。這樣不但表現了語言的概括力，而且增強了它的說服性。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可勝舉。

第四，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不僅是一個技巧上的問題。『易經』所謂『修辭立其誠』，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使自己的語言達到高度的個性化。

在屈原作品里，無論選詞或用字，不但精煉、準確，而且是十分富於个性的。例如：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

鸞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余固知譽譽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蒞醢。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六条均見『离騷』，都用有『固』字。就在这个字眼里深刻地透露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徹底認識到客觀環境本來就是這樣的黑暗；二是判斷自身遭遇的必然性。把兩者結合起來，則作者臨難毋苟免的自覺精神，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意志就昭然若揭了。同时，由于一个『固』字的运用，使語气和句勢显得傲岸不群。这和作者的性格是一致的。讀者如果能够举一反三，則对于屈原作品在語言結構上的基本特征就会有所理解。这是問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作家为了表現其不平凡的情感，在創作上就必然注意到語言的华美。屈原作品在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是楚地香花香草在他的笔底都成为裝飾情感的衣裳，給人們以美的滿足。但这和后来作家的堆砌詞藻，却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司馬迁在本傳里引刘安的話說：

其志潔，故其称物芳。

这真是一語破的之論。作品的風格實質上也就体现了作家的人格。作为作品的原料，組

成它的每一个元素，自然無往而不是个性化的。宋玉和屈原不同，但他的作品也同样地体现了他的个性特征。以彼例此，这就不煩詞費了。

屈原和宋玉所处的战国末期，正是封建大一統局面即將出現，社会性質急剧改变的时期。他們在詩歌的語言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显示出嶄新的面目，从短語發展为長語，就其社会意义來說，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是『新的劳动多样化和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决不是偶然的。

『楚辞』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王逸說：

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拟則其仪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窃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灭者矣。●

刘勰更具体地指出：

故其叙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則愴快而难怀；論山水，則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則披文而見时。是以枚賈追風以入丽，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二千年来，屈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确有如上所說的情况。但我們今天整理这分偉

● 見王逸『楚辞章句序』。

● 見『文心雕龙·辨騷』。

大的遺產，決不是為了在藝術上模仿它，或把自己拘囿在它的思想境界里而沾沾自喜；而是為了使我們認識歷史時代的生活面貌，欣賞其藝術的風韻和成就，並為我們創造社會主義文學提供借鑒的資料。

六

本書對屈原作品，除了一般人公認為偽作，而它的本身確實並不高明，如『遠游』、『大招』等篇而外，都保留下來，不加刪汰。其中僅有『天問』一篇，由於它的內容全部涉及古代神話傳說，現存資料不足取征；而我在这方面的知識又極為貧乏，有許多問題無法解決；同時，它的形式較為平板，在藝術價值上，似乎不能和屈原其他作品相提並論，因而暫置不錄。此外還選了宋玉的『九辯』和難以確定其作者的『卜居』與『漁父』，賈誼的『吊屈原』以及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楚辭』的精華大概都包括进去了。

本書就上述各篇做了比較詳細的『注釋』。

『注釋』的範圍：一是解決文字上的聲音訓詁問題，掃除閱讀時的障礙；二是闡明作品的意義，它所表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三是通過詞的用法、句的結構的分析，使

讀者進一步体会作品的艺术特色。

『注釋』的方式：一般都是以一句或數句為單元加以串釋。有的并把它和上下文联系起来，說明兩者之間的关系。不須釋句的，就把一个詞語或有关的几个詞語單獨或并列為一條來解釋。除一般的字音詞義外，采用別人的說法，一一注明出處。引文艰深不易理解的，也作了必要的注解，用括号括在原文字或句的下面。其屬於个人心得者，根据行文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加上按語字樣，有的不加。另有一种情况是：一般地解說文義，或者綜合旧說，連綴成文。既不屬於某一家的專說，也談不上是自己的心得，那就不必要，而且也無法标明了。

『注釋』之外，絕大多數正文的前面有『解題』，篇末有『說明』。

『解題』是解釋題旨，并提出有关作者生平和作品时代背景的資料加以分析。『說明』則綜論全篇的內容及其形式。除極少几篇外，篇中的段落大意，根据原文的長短深淺，也作了詳略不同的述說。

無論『注釋』、『解題』或『說明』，都力求做到深入而能淺出，詳盡而不繁冗。一般地都是以一種說法為主。对存在着分歧的意見，除連类而及者外，不一一列举。其中有流傳最廣、影响最深，而我認為是不妥當的說法，則不得不多費些筆墨，加以辨

析。

上述三个部分，从不同的角落来闡明作品的內涵。它們都不是分离的、孤立的，而是互相配合的有机体。

『楚辞』各本文字不同。本書擇善而从。其有足資參考的异文，擇要注明。至于各篇次第，最理想的是按照作品时代排列。但这确有困难：一是屈原作品的时代，大家的看法極不一致，很难作出定論。我虽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但这只是聊供讀者参考而已。二是大家公認為不是成于一时的『九章』，又不便于打乱原来的体系，把它分散开来，因而只得都按照最古的王逸『章句』本編次。其中只有『招魂』一篇，因断为屈原所作，所以把它移置『卜居』之前，綴于屈原作品之末。

本書的編著，是在整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早在二千年前，第一个为『离骚』作『傳』的刘安就指出了它的『文約』而『辭微』[●]。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关于『楚辞』的專著以及論述『楚辞』的文章，也就汗牛充栋了。其中固然有着許多翔实的考訂，精湛的闡發；但观点和方法各有不同，淆乱紛紜的意見，無法統紀。同

● 見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引。

時，見仁見智，支離曼衍，穿鑿附會的解說也就緣之而生，更使人們看不清這一文學名著的本來面目。在今天，我們研究『楚辭』，固然不可能一空依傍，全憑臆測；但假如局促于旧說之中，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則摆在面前的大批材料，必然變成棘地荆天，無往而不感到障礙重重了。本書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編写的过程，時作時輟，前後經歷兩年多的時間。編著者总希望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以严肃認真態度，把這分寶貴的文学遺產作出初步整理，使它能够為广大讀者所接受。但這仅仅是主觀上的願望而已，在客觀考驗中它將會得到不斷的批評而獲得修正的機會，逐漸使它成為一個可讀的本子。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馬茂元

目次

前言

離騷屈原

九歌屈原

東皇太一

湘君

大司命

東君

山鬼

禮魂

九章屈原

..... 1

..... 1

..... 10

雲中君

湘夫人

少司命

河伯

國殤

..... 116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招魂屈原

一八二

卜居

二四

漁父

二三

九辯宋玉

二七

弔屈原賈誼

二五〇

招隱士淮南小山

二五六

離騷

「離騷」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長篇抒情詩。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游國恩曰：「『楚辭·大招』有『伏羲鵠辯，楚勞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駕辯，勞商，皆曲名也。』」『勞商』與「離騷」爲雙聲字，或即同實而異名。西漢末年，賦家揚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爲疊韻字，韋昭解爲「牢騷」，後人常說發洩不平之氣爲「發牢騷」，大概是從這裡來的。（『楚辭論文集』）這一論證是確切的。屈原的創作是從楚國的民間文學汲取豐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內容，『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翼騷序』），那末作品的名稱襲用民間歌曲的舊題，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這一名詞並非有聲無義。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引劉安的話，說：「『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就是『離憂』，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勞商』『牢愁』和『牢騷』，都是一聲之轉的同義詞，同樣是表示一種抑鬱不平的情感。『史記』本傳說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足見標題是決定於作品的內容，而標題的音樂意義和作品的內容是統一的。『離憂』『離騷』以及『勞商』『牢愁』『牢騷』，都是雙聲或疊韻字所組成的聯綿詞，只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班固『贊騷序』說：「離，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

也。』王逸『楚辭章句』說：「離，別也；騷，愁也。」顯然，他們都是在替司馬遷「離騷」者，猶「離憂」也。這句話做注腳，但却誤會了司馬遷的原意。又，項安世『項氏家說』說：「楚語：『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章昭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也是把「離」和「騷」分成兩個字來講。把兩個字義湊成一個詞義，以致理解不同，紛歧百出，都是由於不明詞性的緣故。

本篇原名「離騷」，到了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却稱之爲「離騷經」。他的解釋是：「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這話的牽強附會，無待辨明。「經」，當然是經典的意思。「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把「離騷」下面加上一個「經」字，正如洪興祖所說，「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楚辭補注』又，本篇也有人簡稱之爲「騷」，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辨騷」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後來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稱之爲「騷體」。這也是原於王逸，因爲他在『楚辭章句』裡，把凡是他的認爲是屈原的作品概題爲「離騷」，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題爲「續離騷」。如『九歌』，題作『離騷·九歌』，『九辯』，題作『續離騷·九辯』。這些名稱，雖然相沿已久，但並不合邏輯。復次，本篇也有人稱爲「離騷賦」。這起源於漢朝，因爲『漢賦』的表現形式是從『楚辭』演化而來，所以漢朝人的眼光裡，屈原的作品無一不屬於「賦」的範疇。司馬遷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本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則更進

一步都稱之爲『賦』。其實，『賦』到漢朝才成爲文學形式上一種專門體製。稱屈原作品爲『賦』，由於受了漢朝人對『辭』『賦』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響，是不恰當的。

關於本篇的寫作時代，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據『史記』本傳記載，是敘述在上官大夫奪稿，『（懷）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但這並不等於說，就是這一年的事；而只是說，『離騷』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這裡所指的時間是廣泛的。但『離騷』作於楚懷王的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遠在二千年前的司馬遷已經感到文獻不足徵的困難，而無法作出絕對的論斷。當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觀的臆測。可是，在司馬遷的提示下，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多少還可以尋找出一點關於這一問題的消息。我以爲『離騷』既然是一篇抒情詩，而它的具體內容又屬於自敘傳的性質，則作品本身有關客觀事件的敘述，個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現的憂憤之深廣，創作上所表現的氣魄之雄偉，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產生的時期，既不可能年少時的作品，也不會是晚年的創製，最適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時期。篇中關於年齡的敘述，處處都證實了這點。我們試把篇首『恐美人之遲暮』，篇中『老冉冉其將至今』，篇末『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其猶未央』等句綜合起來，互相印證，就不難得出一個整體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無論怎樣多愁善感，也不會說出這樣老聲老氣的話；但要把它作爲五十以上的人的語氣也不妥貼，因爲那就談不上『時亦其猶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懷王的末期，當時楚國屢次兵敗地削，懷王主張不定，楚國政府內部親秦派和抗秦派之間的鬥爭非常劇

烈。尋繹「離騷」文義和上述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

路！

【帝高陽之苗裔兮二句】「高陽」，古帝顓頊的稱號。「苗」，植物的莖葉，根所生；「裔」（音曳），

衣裾也。裾是衣服的邊緣部分。「苗裔」，指遠末的後代子孫，是對祖先而言的。楚國始封君熊繹

（周成王時受封），據說是顓頊的後代。屈原這支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受封於屈，因

以屈爲氏。追本溯源，高陽當然是屈原的遠祖。「朕」，古代貴賤通用的第一人稱代名詞，與「我」

同意。秦以後，才成爲帝王自稱的專用詞。「皇考」，對死去的父親（或祖先）的美稱，「皇」，光大

的意思。『伯庸』，屈原父親的表字（他的名字和生平事蹟已不可考）。

【攝提貞於孟陬兮二句】

『攝提』，攝提格的簡稱。古人把天宮劃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等分，謂之十二宮。以歲星（木星）在天空轉運所指向的方位來紀年。歲星指向寅宮（斗、牛之間）的那一年，叫做攝提格。即寅年的別名。『貞』，當也。『陬』（音鄒），即陬月，是夏曆正月的別名。夏曆正月建寅，『孟陬』，孟春正月。『庚寅』，紀日的干支。『降』，古音洪，降生的意思。這二句是說，降生在攝提格之年，當孟春正月的庚寅日。這年大概在公元前三四〇年前後。各家的推算不同，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二句】『皇』，即上文『皇考』

的簡稱，是古代語言中略去主詞而單獨存留形容詞的習慣用法。『覽』，觀察。『揆』，衡量。

『覽揆』，猶言研究。『初度』，初生時的氣度。戰國時，陰陽五行的學說已經很盛行。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被認爲是得人道之正，因爲人生於寅。所以他的父親一研究他初生時的情況，便覺得他的氣度與衆不同。『肇』（音趙），始也，指初生時。『錫』，賜也。『嘉名』，美名。古代貴族男孩一出生，便由父親命名。『左傳』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莊公）生。桓公問名於申繻。即其例證。

【名余曰正則兮二句】屈原名平，字原。『正則』，是闡明名平之義，言其公正而

有法則，合乎天道；高平的地叫做原，『靈均』，是字原之義，言其靈善而均調。這些都和他生年、月、日『得人道之正』有關，也就是下文所說的『內美』。古人二十行冠禮，標誌着已經成年，才有表字。『名余』句，申足上文『肇錫余以嘉名』的意思。『字余』句，是接着說以後的事。字

雖是由外賓提出，但冠禮是父親主持（『孟子』：『男子之冠也，父命之。』）所以這字仍然算是『皇考』賜給的。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二句】『紛』，美盛貌。『內美』，內在的本質的美。『重』，讀平聲，一重兩重的重，與加義近。『能』，古音泥。與態通。『脩能』，美好的容態。一說，『能』，就是指才能。上句就內在的品質而言，下句就外在的表現而言。『能』，無論是作容態或才能解，均無不合。

【扈江離與辟芷兮二句】『扈』（音戶），披也。楚地方言。『離』，一作『蘼』。香草，生於江中，所以叫做『江離』，即蘼蕪。『芷』，即白芷，也是香草。生於幽僻之處，所以叫做『辟芷』。『辟』，同『僻』。『紉』（音人），繩索。這裡作動詞用，貫串聯綴的意思。『秋蘭』，香草，一名蘭。屬菊科。多年生草本，高三四尺，全部有香氣，秋天開淡紫色小花，所以叫做『秋蘭』。蘭有數種，蘭草、澤蘭生水旁，山蘭生山中，但都和蘭花有別（蘭花屬蘭科）。『楚辭』裡所說的芳草的蘭，都是指蘭草、澤蘭和山蘭，而不是指蘭花。只有『九歌·禮魂』中的『春蘭』是說蘭花。『佩』，古音疲。帶也。這裡作名詞用，指佩帶在身上的香草。古代男女同樣佩用，以祓除不祥，防止惡濁氣味的侵襲。

【汨余若將不及兮二句】『汨』（音覓），當作『汨』（音骨或颺），水流疾貌（『汨』『汨』古多通借，但義實有別）。『不吾與』，不與吾的倒文。猶言不等待我。【朝搴阸之木蘭兮二句】『搴』（音愆），拔取也。楚地方言。『阸』（音瑟），小的山坡叫阸，大的山坡叫做阸，是楚國南部的方言。『木蘭』，香木，辛夷的一種。花的形狀似蓮。蘭，蓮，古字通，所以叫做『木蘭』。『攬』，採也。『薜』（古音姥。香草名，即紫蘇。『方言』：『蘇，

芥草也。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宿莽』，指冬天不枯的芥草。這兩句有雙重涵義：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隱喻自己在勤勉的進修中所養成的獨立不移的堅強個性；另一方面，它不但說從朝到夕，而且也包括從春到冬的過程，暗示時間流駛之速，即下文『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之意。

【日月忽其不淹兮二句】『忽』，速也。『淹』，久留也。『代序』，輪換的意思。即代謝。古人讀序爲謝。

【惟草木之零落兮二句】『惟』，思也。與下句的『恐』對舉成文。『美人』，自指。美是壯盛的意思，美人指壯年的人。想到草木的由盛而衰，聯系到人的由壯而老，感到心驚。這兩句是承前『恐年歲之不吾與』而說的。

【不撫壯而棄穢兮二句】『不』，何不的省文，義見下句。『文選』無『不』字，誤。一說，『不』是語氣詞。『撫』，循也。與『懷沙』『撫情效志兮』的『撫』字用法相同。『壯』，古通莊。壯和莊都有美盛的意思。『棄』，揚棄。『穢』，穢政。

『撫壯』和『棄穢』是對偶語，即當時楚國現實的兩個方面。『撫壯』，謂循撫楚國的民心士氣以及其他優越條件，加以利用；『棄穢』，謂揚棄楚國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現行的政治法度。一本『度』下無『也』字。這兩句承上文說出自己對楚國統治者的希望。

【乘騏驎以馳騁兮二句】『騏驎』，駿馬。用以比喻有才能的人。『乘騏驎以馳騁』，是比喻任用賢才，來治理國家。『夫』，讀作扶，語詞。本篇除『僕夫悲余馬懷兮』的『夫』讀作本字外，餘均倣此。『導夫先路』，在前面帶路。一本『路』下有『也』字。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

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鬥性格的基礎。接着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於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鍊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爲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昔三后之純粹兮四句】「后」，君也。「三后」，指楚國的先君熊繹、若敖、蚡冒三人。熊繹是楚國開國的君主，若敖和蚡冒對楚國疆土的開拓，生產的發展，同樣有很大的貢獻。『左傳』昭公十三年右尹（官名）子革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僻）在荊山。篳路（柴車）藍縷（破衣），以

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又，宣公十二年晉欒書說：「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開發）山林。」足見熊繹、若敖、蚡冒三人的名子，同爲楚國人民所普遍紀念而熟悉的。楚人稱他們爲「三后」，正如周人對太王、王季、文王一樣，用不着詳舉其名。「純粹」，指公正無私的君德。「衆芳」，比喻有才能的人，卽下文的「申椒」「菌桂」「蕙」「芷」。「在」，猶言聚集。因爲君德純粹，所以賢才被搜羅無遺。「雜」「與」「豈惟」，是表示求賢的普遍和賢才的衆多。「椒」，香的木實，就是花椒。「申」，義未詳。王逸說：「申，重也。椒，香木也。其香小，重之乃香。」（『楚辭章句』）朱熹說：「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楚辭集注』）按：王說不可通。朱疑是地名，較爲合理。申，春秋時國名，後併於楚。但申地是否以產椒著名，則無法證實。「菌桂」，當作「菌桂」。戴震曰：「以其似菌竹，故名。譌作菌，非。」沈德鴻曰：「菌桂，卽今肉桂也。凡經傳言桂，皆非今之木犀。唐以後，始名木犀爲桂花。」（『楚辭選注』）「蕙」，香草。又名薰草。生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薝蔔。「芷」，同芷。【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耿介」，光明正大。「猖」，狂妄。「披」，借作諛，偏邪也。「猖披」，一作「昌被」。義同。堯、舜乃有道的君主，桀、紂是暴虐的帝王，是盡人皆知的。上面四句，就楚言楚；這四句把徵引史實的範圍推廣一層，來說明問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二句】「黨人」，指包圍楚懷王的一群小人。古人所謂黨，是指朋比爲奸的不正當的結合。所以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見『論語』）和後

來的黨，涵義不同。『偷』，苟且的意思。『偷樂』，猶言苟且偷安。『幽昧』，黑暗。『隘』，狹窄。

『路』，承上文『遵道得路』而言，指政治上的道路。

【豈余身之憚殃兮二句】『憚殃』，害怕

禍患。『皇輿』，君王的車乘，這裡用以代表楚國。『敗績』，先秦軍事上的術語。有廣狹二義：狹義謂作戰時戰車的翻覆；廣義指戰爭的潰敗。這裡的『皇輿敗績』，是說楚國軍事上的失利。按：懷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一年）後，由於楚國改變了聯齊抗秦的國策，軍事上就由優勢轉為劣勢。敗兵割地，史不絕書。這兩句表明自己的愛國心情，追溯當時的政治預見。【忽奔走以先

後兮四句】『奔走先後』，猶言効力左右。是承上文『皇輿』而說的。按：『史記』本傳說，屈原任左徒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可見當時屈原原是効力懷王左右的親近之臣。『前王』，即上文的『三后』。『踵』，腳後跟。『武』，足跡。『及前王之踵武』，猶言繼承前王的事業。『荃』（音詮），石菖蒲一類的香草。又名蓀。用以隱喻懷王。

『齋』（音妻），因忿怒、煩躁而發出一種急遽的、不正常的動作和聲音。『齋怒』，指盛怒，楚地方言。按：屈原被讒的事實，除『史記』本傳所載上官奪稿外，劉向『新序』曰：『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收買）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據『史記』，子蘭在頃襄王時始為令尹，這裡恐有錯誤），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足見這一鬥爭，包涵着極其複雜的重大政治歷史意義。與這裡所說的完全吻合，可以互相印證。【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四

句】『誓誓』（音誓），本義是指口吃難於說話，這裡指無法完全表達的忠貞的語言。『舍』，古音成。同捨，丟下的意思。『九天』，天的總稱，指中央和八方。東方暉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正』，同證。『指九天以爲正』，憑天發誓。意思說，他的『中情』只有天知道，能够爲他作證。『靈脩』，楚人謂神爲『靈』。『脩』，意同賢。這裡用以指懷王，與後來稱君爲神聖，大意相同。一說，『靈』，善也（與『靈均』的『靈』字義同）。『脩』，長也。稱君爲『靈脩』，是希望他行爲良善，祝福他國祚綿長（王夫之『楚辭通釋』），義亦可通。一本『夫惟靈脩之故也』句下有『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兩句。依洪興祖『楚辭補注』校刪。理由是：王逸『楚辭章句』沒有注這兩句，後面才解釋『羌』的字義。足見古本無此二句，是後人所增。【初既與余成言兮二句】『成言』，彼此約定的話。這是古代婚禮中的用語，指媒妁的成言（把男女雙方的話都說好了）。這裡是借用。『悔遁』，由於內心的翻悔表現在言語上的藉故推托。『有他』，有另外的打算。『他』，古音拖。按：據『史記』本傳和『新序』的記載，屈原任左徒時，取得懷王的信任。自從被讒見疏以後，懷王在秦國間諜張儀的誘惑下，聽從了一群小人的慫恿，妄想取得張儀所許許的商於之地六百里，竟和齊國絕交。這兩句所指即此。【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二句】『難』，憚也（見『釋名』）。『不難離別』，是說不害怕離別。屈原既遭讒見疏，就有被排擠出去和懷王離別的可能。這句是就個人的遭遇來說的。『化』，古音訛。『數化』，屢次的變化。按：『史記』本傳和『楚世家』

及『新序』記載，懷王十六年和齊國絕交以後，受到張儀的欺騙。懷王怒，興兵伐秦。丹陽、藍田兩次戰役都失敗了。韓、魏又襲擊楚國的後方，外交上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以上十七年事）。懷王悔悟，復派屈原使齊。正當屈原使齊的當兒，張儀又來到楚國。懷王本來是準備殺張儀的。可是聽信鄭袖和靳尚的話，又把他放了回去。等到屈原回國，揭穿他們的陰謀，懷王派人去追張儀，已經來不及了（以上十八年事）。二十年，懷王和齊國復交。二十四年，楚國又絕齊合秦。二十六年，齊、韓、魏共伐楚。二十七年，楚太子殺秦大夫，楚秦國交又破裂。此後，楚國接連受到秦、齊、韓、魏的圍攻。上述歷史事實，正貫串着屈原和他的政敵親秦派一段曲折而尖銳的鬥爭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於懷王的态度搖擺不定，屢次變更，終於使得楚國的局勢日益惡化。這句就楚國的國運興衰而言，是屈原認為最可傷的。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陳堯舜以示典範。在古代社會裡，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态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鬥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群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纚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四句】『滋』，培植。『樹』，作動詞用。種也。六尺爲步，百步爲『畝』。『畝』，古音米。三十畝曰『畹』(音宛)。這裡的『畹』和『畝』並不是表明固定的面積，『九』和『百』也不表確數。『九畹』『百畝』只是說好多塊。『畦』(音携)，四面有田界的一塊田叫做一畦。這裡作動詞用，是說一塊一塊地種着。『留夷』『揭車』，皆楚地所產香草。『杜衡』，也是香草名。似葵而香，俗名馬蹄香。這四句裡的香草，都是用以象徵賢才，說自己曾經做了這樣廣泛的培植人才的工作。

【冀枝葉之峻茂兮二句】『冀』，希望。『俟』，同俟，等待也。『刈』(音义)，收割。這兩句是說，希望他所培植的人才條件成熟之後，能够團結在他的周圍，爲國效勞，發揮作用。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二句】『萎絕』，因枯萎而絕滅。『蕪穢』，因荒蕪而污穢，猶言變質。『穢』，古音意。就是後面所說『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的意思。芳草萎絕，固屬可傷；但變了質則尤可哀痛。『何傷』『哀』是比較的語氣。這兩句沈痛地表示：他所培植的人才，不但不能和自己一同努力國事，相反地成爲誤國病民的自己的政敵。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四句】『進』，指進仕。『競進』，猶言爭着營謀位置。『以』，一本作『而』。『貪婪』(婪音藍)，貪也。『馮』，古音旁，滿也。作副詞用。楚地方言。一本作『憑』。『求索』，向別人索取財物。『羌』(音槍)，發語詞。楚地方言。『內恕己』，自己寬恕自己。『以量人』，用來衡量別人。『內恕己以量人』，猶言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興心嫉妒』，打主意去排擠別人。

【忽馳騫以追逐兮四句】亂跑叫做『騫』(音務)。『馳騫』，奔走也。『冉冉』，漸漸。『脩名』，美名。這四句和

上文四句對舉而言。

【朝飲木蘭之壓露兮四句】「英」，古音央，花的別名。「落」，始也。「落英」，指初生的嫩的花瓣。下文「貫薜荔之落蕊」的「落」字義同。「苟」，如果的意思。「信」，真誠。「姱」(音誇)，美也。「練要」，猶言精要，是說自己的操守。「顛頷」(音坎函)，因飢餓而面色枯黃的樣子。這四句說飲食的清潔。下四句說佩服的芬芳。

【擷木根以結茝兮四句】「擷」(音覽)，與「攬」同。「木根」，未詳何木。據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說是木蘭的根。「貫」，串連。「薜荔」(音敝例)，是一種蔓生的香草。「蕊」，花心。古音里。一作藥，字同。「矯」，舉也。「胡繩」，香草名，可以作繩。「索」，作動詞用。「索胡繩」，是說把胡繩搓成繩索。「纚纚」(音徙)，糾結纏繞貌。

【晝吾法夫前修兮四句】「晝」，發語詞。楚地方言。與「余固知晝晝之爲患兮」的「晝」意義各別。「前脩」，與前賢意同。「服」，古音逼，指上文的服食和服飾。「周」，意同合。「彭咸」，據王逸「楚辭章句」說，是殷之賢臣。諫君不聽，投水而死。按：彭咸的生平無考，僅屈原作品中一再提到。有人懷疑彭咸可能是彭祖之後，與屈原同爲高陽的後裔，但亦無確據。「遺則」，遺留下來的法則。指彭咸忠君愛國的典範行爲。「依」，依照，即效法的意思。

【長太息以掩涕兮四句】「太息」，即歎息。「涕」，泣也。「掩涕」，猶言掩泣。人哭泣的時候，經常是用手掩着面孔，擦抹涕淚。「艱」，猶文作難，有喜音。與「涕」「替」「茝」爲韻。「哀民生之多艱」，過去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民」，指人民。一說，「民」，人也。自指。是自傷之詞。一說，「民」，指同列的小人。「艱」，言其用心的艱險。按：尋繹文義，以第一說爲是。林雲

銘『楚辭燈』曰：『可憐這些百姓，征戍則危其身，賦斂則奪其財，謀生多少艱難，如何再當得滿朝求索！』據此，則這句與『馮不厭乎求索』相呼應。不但如此，它和前面『恐皇興之敗績』句是相為層次的。就對外的策略來說，屈原之所以反對『黨人』走『險隘』的道路，是爲了『恐皇興之敗績』；就對內的政治來說，屈原之所以反對衆人的『求索』，是爲了『哀民生之多艱』。足見他愛國家和愛人民的思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鞿』（音幾），馬韁繩。『羈』（音絡），馬絡頭。這裡以馬自喻，『鞿羈』，作動詞用，即牽累的意思。『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是說，我雖然好修飾自己，不肯同流合污，但却因此受到牽累。一說，『好』字是衍文，當作『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句法同。『諱』（音粹），誚讓責罵的意思（見『說文』『玉篇』及『增韻』）。『替』，虧損也。凡是被人打擊，都會受到虧損，這裡意指譏毀。『朝諝夕替』，是說一群小人朝朝暮暮在排擠他，不是當面打擊，就是背後暗算。這四句言朝政腐敗，民生多艱。自己雖然同情人民，但却不能見容同列，無法貫徹主張。【既替余以蕙纁兮四句】『替』，承上文而言。『申』，重也，加上的意思。『既』和『又』是關聯詞，表明對方打擊自己一貫的過程。『蕙纁』，是『纁蕙』的倒文。『纁』（音襄），佩帶也。『攬芷』本來是屈原的美德善行，可是現在却變成人們攻擊他的罪狀。但他是不因此而動搖的。『亦』，在這裡有轉折的語氣。『九死未悔』，極言自己不屈服、不妥協的鬥爭精神。【怨靈脩之浩蕩兮四句】『浩蕩』，本義是水大貌，猶言『浩浩蕩蕩』。這裡用以形容人的無思無慮的樣子，與糊塗義近。『民心』，人的內心。『謠

「謠」(音遙卓)，指造謠言，說壞話。是楚地方言。「衆女」，指包圍在懷王左右的一群小人。「蛾眉」，像蠶蛾一樣細長而彎曲的美麗的眉毛。蛾眉本是形容女性的美麗的特徵之一，這裡即用以代表美貌。美貌的女子不一定就淫蕩；但說美貌的女子淫蕩，是容易使人相信的。按：屈原任左徒時，『史記』本傳說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怕)其能。……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誇)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從這段記載裡，可以知道，屈原之所以被懷王信任，正是由於才能的卓越；而上官大夫進讒的藉口，也是說他『自伐其功』。這四句的前兩句是，怨懷王的不明是非，聽信讒言，不加考察；後兩句是，借女性間的爭寵，來比喻上官大夫是怎樣卑鄙地來巧言進讒。

【固時俗之工巧兮四句】『固』，本來的意思。『時俗』，指時俗之人。『工巧』，善於取巧。『偃』(音面)，違背。『規』『矩』『繩墨』，都是匠人用的工具。『規』，用以量圓。『矩』，用以量方。引『繩』彈『墨』，用以畫直綫。『錯』，通措，猶言措施。『偃規矩』『背繩墨』，指違背正常的法則。『周容』，猶言苟合取容。『度』，法度。這裡是借用，意思說，這種善於取巧的方法，就是『時俗』人的『法度』。

【忼鬱邑余侘傺兮四句】『忼』(音屯)，憂愁深沈貌。『鬱邑』，與鬱結意同，謂心情不舒暢。『邑』，一作『悒』，字同。『侘傺』(侘敕駕切，係丑利切)，失意中心情不定的樣子。楚地方言。『溘』(音噓)，忽也。『溘死』，奄忽的死去。『溘死流亡』，就目前遭遇推其終極言之，與上文『雖九死其猶未悔』，下文『伏清白以死直』等句用

意相同。「此態」，指苟合取容之態。與前「競周容以爲度」句相呼應。【驚鳥之不群兮四句】

「驚鳥」（驚音擊），鷹鷂之類的猛禽。「不群」，不與凡鳥爲伍。「固然」，本來就是如此。「何方圖之能周兮」，是說方和圓不能相配合，用以比喻下句「異道」之不能相安。即「不群」之義。

「圖」，一本作「圓」，字同。【屈心而抑志兮四句】「屈心抑志」，指精神上受盡委曲。「尤」，

罪過。「攘」，取也。「垢」，污垢，引申作恥辱解。「禮記·儒行」鄭注：「垢病，猶恥辱也。」一本作「詬」，字同。「忍尤攘垢」，猶言忍辱含恥。這兩句承上「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而言。故下句云：「伏清白以死直」。「伏」，古通服，與行同義。「死直」，謂死於正道。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鬥爭中的客觀遭遇，並分析其原因。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衆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於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鈎心鬥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爲了「恐脩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裡，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鬥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鬥爭中，懷王的昏庸糊塗，「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張，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伏、不妥協的頑強精神，並準備爲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

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鬥爭而終於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悔相道之不察兮二句】「相」，讀去聲，輔也。「道」，字同「導」，卽「吾導夫先路」的「導」。

「相道」猶言輔佐。「察」，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的「察」同意。「相道不察」，言自己一心輔佐君王，而不爲君王所明察。伸着頸子叫做「延」，墊着脚跟叫做「佇」；「延佇」，是盼望的樣子。「反」，同返。上句追悔自己不該積極進取；下句說，懷着無窮嚮往的心情，準備回去尋求另一種理想生活。

【步余馬於蘭皋兮二句】「步」，與「馳」通。解駕使馬散行也。古代練習馬叫做「步馬」。「蘭皋」，長着蘭草的紆曲水邊。「椒丘」，長着椒木的小山。「焉」，猶於是也。指「椒丘」。「且焉止息」，姑且在這兒停留休息。這兩句想像「迴車復路」時的情況。蘭和椒都是美好

的生活理想的象徵。『文選』五臣注曰：『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進不入以離尤兮二句』『進』，指進仕。『退』，指退隱。進和退是相對而言的。『不入』，猶言不得意。按：這裡的『進不入』和前面的『衆皆競進以貪婪兮』，後面的『既干進而務入兮』的『進』字與『入』字，用法相同，但涵義各別。『離』，古音羅，同『罹』，遭受也。『尤』，罪過。『初服』，未仕時之服，即隱士的服裝。這兩句是說，既然進仕不但不能舒展抱負，那就不如退隱以潔一身。

【製芰荷以爲衣兮二句】上衣曰『衣』，下衣曰『裳』。『芰荷』，荷葉。楚地方言。舊說『芰』是菱，『荷』是芙渠（王逸『楚辭章句』）。按：『芰荷』與『芙蓉』對舉，一用以製衣，一用以爲裳；『芙蓉』是一個東西，『芰荷』不應爲二物。而且『芙蓉』與『芙渠』一物而異名，也不應重複。胡蘊玉曰：『漢昭帝『淋池歌』：『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唐人詩言芰荷者甚多，玩其文義，皆爲一物。而『大業記』云：『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爲芰荷。』若芰是菱，菱生必在水中，非剪綵所能爲。近董桂新『毛詩多識錄』引『埤雅』云：『荷，總名也。其的中青爲薏，皆倒生兩芽，一成芰荷，一藕荷也。又生一芽爲華。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卷荷也。與華俱生，出水上亭亭爲繖者，亦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枝旁行爲藕節。一葉一藕。』而『本草』亦云：『嫩者荷錢（象形），帖水者藕荷（生藕者），出水者芰荷（生花者）。』據諸說，荷爲總名，即亭出水面之荷葉也（芰荷有花，故諸詩人詠之）。芰從支，象葉支散之形，故曰芰荷。（見『離騷補釋』）據胡氏說，芰荷是荷的一種，指亭出水面的荷，兼花與葉言之。但在文

學作品裡，說菱荷，有時是指菱荷的花，有時是指菱荷的葉，各視具體情況而定，讀者自能以意得之。例如說桃，有時是指花，有時是指果實，不一定明言爲桃花或桃實也。這裡當是指以葉爲衣，以花爲裳。又『招魂』『芙蓉始發，雜菱荷些。』說荷開時，花葉相間，『菱荷』與『芙蓉』對舉，『菱荷』也是指荷葉而言的（芙蓉爲別名，專指花而不指葉；菱荷爲共名，但因與花對舉，就專指葉而不指花，這是詞性由於用法而變化的問題）。『芙蓉』已開的蓮花（未開的叫做菡萏）。『集』，一本作『纂』，古字同。【高余冠之岌岌兮二句】『岌岌』（音圾），高的樣子。

『陸離』，有三種解釋：一，是形容參差不齊。二，是曼長的樣子。如這裡的『陸離』與『岌岌』對舉。三，凡形狀、顏色美麗而又奇特者，都可用陸離來形容。如通常所說的『光怪陸離』，下文的『斑陸離其上下』，是前面兩者意義的綜合與引申。這兩句裡所說的高冠長佩，用以表明自己行爲的特異；上面的『衣』『裳』，則用以比喻內心的清白。【芳與澤其雜糅兮二句】『芳澤

雜糅』，舊說：『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則『芳澤雜糅』，正如『橘頌』所說『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的句法一樣，是美上加美的意思。但和下句的轉折的語氣不合，顯係錯誤。『澤』，應該解作川澤的澤，指卑下的地方，引申作污濁解。『芳澤雜糅』，是說芬芳和污濁混合在一起。與『懷沙』『同糅玉石』句法相同（據郭沫若說，見『屈原賦今譯』注文）。又，『芳澤雜糅』，除本篇外，再見於『思美人』和『惜往日』，用意均同。『糅』，讀作柔的上聲。『昭』，明也。『昭質』，猶言清白的本質。『虧』，古音義，虧損的意思。這兩句說自己雖然在小

人當道，邪正不分的朝廷裡從事政治活動多年，但並未受到任何不良影響。

【忽反顧以游目兮二句】『反顧』，回頭看看。『游目』，縱目遠望。極遠的地方叫做『荒』。『四荒』，是指四方的邊際。這兩句是說，不能忘情現實，仍然有所追求。

【佩繽紛其繁飾兮二句】『佩』，即前文『綴秋蘭以爲佩』，後文『惟茲佩之可貴兮』的『佩』，用以代表自身的品德和才能。『繽紛』，盛貌。

『繁飾』，繁盛的裝飾。『芳菲菲』，香氣勃勃。『彌』，更加。『章』，明顯。這裡指香氣的放射。這兩句是說，正確的主張，影響總不會不擴大。

【民生各有所樂兮四句】『民生』，泛指人生。『樂』，猶言喜愛。『體』，肢體。『體解』，即肢解。『心』，對『體』而言。指鬥爭的決心。『懲』，懲戒。古音讀若長，與『常』爲韻。這四句是說，仍然應該堅持理想，縱使形體上受盡酷刑，精神上是不可能屈服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爲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鬥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並非事實的敘述。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蓀蓀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

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楚獨而不余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其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女嬃之嬋媛兮二句】『女嬃』（嬃音須），舊以爲人名。或說是屈原之姊，或說是屈原之妹，均無確證。郭沫若譯作『女伴』（見『屈原賦今譯』），較爲恰當。按：『嬃』的本義爲女，楚語謂女爲嬃。因而『女嬃』只能作爲廣義的女性來解釋。『嬋媛』（音蟬爰），由於內心的關切而表現出牽持不捨的樣子。『申申』，重疊不休，卽一遍又一遍的意思。『詈』（音荔），從旁的婉曲的告誡。一本作『罵』。按：罵是正面的斥責，與詈意義各別（見『韻會』）。尋繹下文語氣，以詈爲是。

【鮫婞直以亡身兮二句】『鮫』（音滾），同『鯀』。人名，古王夏禹的父親。『婞』（音幸），同『悻』。很也。『婞直』，猶言剛直。『亡身』，『五百家音註韓昌黎集』三祝注引作『忘身』。『婞直忘身』，是說持正而不顧身。按：舊說把『亡』作死亡解，與下句意複。『然』，語氣詞。『終然』，猶言終焉。『歿』（音夭），死於非命。『羽』，羽山，在山東蓬萊縣東南（據胡渭『禹貢錐指』說）。『野』，古音暑。這兩句是告誡屈原，直道而行，將會和鮫招致同樣的結果。據『帝系』說，鯀是顓頊的第五代孫，與屈原同爲高陽的苗裔，所以女嬃稱引這一事例。按：關於鯀，古代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一說，鯀不善治水，爲帝舜所殺。一說，鯀是一位賢人，因直諫而死。『韓非子·外儲』三十四：『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正可與這裏說的『婞直亡身』相印證。【汝何博謇而好脩兮二句】『博』，多也。『謇』，卽『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的『謇』。『博謇』，猶言過甚的忠貞。『紛』，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的『紛』義同。『婞節』，美好的節操。【蒼葭施以盈室兮二句】『蒼』

（音茲），草多貌。這裡作動詞用，把許多草堆積起來的意思。『蓀』（音綠），又名王芻，有色能染壞人的衣服。『施』（音施），一名臬耳。也是惡草，用以象徵一群小人。『判』，分也，即區別開來的意思。上句說，大家都把蓀施之類的惡草堆積得充房塞戶，只有屈原過於明辨美惡，遠離它們而不佩用。『判』和『蓀』是對偶詞。舊說，把『蓀』解作惡草名（即蒺藜），與『蓀』『施』並列。不妥。

【衆不可戶說兮四句】『戶說』，挨家挨戶去說明，『孰云察余之中情』的『余』，是第一人稱代名詞的複數，猶言我們。女嬃爲了表示親切，說屈原也把自己包括在內，是站在屈原的一邊對其他的人說話的語氣。『並舉』，互相抬舉。『好朋』，習慣於成群結黨。『莞獨』（莞音瓊），孤單。『不余聽』，不聽我的話。這裡的『余』女嬃自指，是她對屈原說話的語氣。『聽』，讀平聲。女嬃勸告屈原的話，到這裡結束。

【依前聖以節中兮四句】『前聖』，指下文的『重華』。『節中』，猶言折中，謂公正地判斷事理的是非曲直。『喟』，歎息。『憑』，憑也。『憑心』，憤懣充塞了內心。『歷茲』，猶言到了現在。『南征』，南行。『重華』，帝舜的名字（舜是諡法）。『陳』，列也。把要說的話一一列舉出來，叫做『陳詞』。『陳』，一作『噉』，古字同。傳說，舜

死於蒼梧之野（蒼梧，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爲了向重華陳詞，就要渡過沅水和湘水向南進發。這是幻想中的聯想。

【啓九辯與九歌兮四句】『啓』，夏代帝王，禹的兒子。『九辯』和『九歌』據說是天上的樂章，被啓偷了帶到人間。『夏』，大也。『康娛』，無憂無慮的娛樂。『五』，古通『武』。『五子』即武觀，人名，啓的小兒子（據『國語·楚語』）。『用失乎』，應該作『用

夫」或「用乎」，其中有一字是錯誤，一字是衍文。錯誤的由來，據郭沫若說，可能是古本一作「用夫」，一作「用乎」，作「用夫」的錯成「用失」，後來合兩本而為一，就錯成這個樣子。「用夫」或「用乎」都是因之的意思。「五子用夫（乎）家巷」與後文「厥首用夫顛隕」「殷宗用之不長」句法相同。「巷」，讀作閑，同關，古音混，門也。「家巷」，內部的爭鬥。「五子家巷」的事實，「逸周書」有「五子忘伯禹之命，胥興作亂」的記載。「竹書紀年」說：「帝啓十年巡狩，舞九招（舞曲名，即九韶）於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又，「墨子·非樂上篇」引五觀的話，也是說：「啓淫佚康樂，……萬舞翼翼，章聞於天。」足見武觀的叛亂和啓的沉溺於音樂有關。這四句是說，啓偷下「九辯」、「九歌」以後，就大大地娛樂放縱起來，不顧到可能發生禍患而為後來的長遠打算，因而招致了「五子家巷」的結果。一說武觀是啓的弟弟，詳見郭沫若「屈原賦今譯」注文。【「羿淫遊以佚敗兮四句」】「羿」（音詣），夏代部落有窮氏的君長。當啓的兒子太康時代，因夏亂奪取政權。「淫」，過甚也。「淫遊」，謂無節制的閒遊。「佚」（音逸），與淫義近，指過分的享樂。「畋」，田獵。一作「田」，古字通。「封狐」，大狐。「鮮終」，少有好的結果。「浞」，人名，即寒浞，羿所親信的國相。「厥」，與其義同，指羿。「家」，古音姑。指妻室，猶後來所說的家小。據「左傳」記載，羿奪取政權後，荒淫佚樂，不理政事。寒浞命令他的家臣有名的射手逢蒙射殺了羿（據「孟子」說，逢蒙的射法是從羿學來的），霸佔了羿的妻子。【「澆身被服強圉兮四句」】「澆」，人名，即過澆，寒浞的兒子。「被服」，

本義作穿戴和裝飾解，引申之，是指思想上的信仰和平素的作風。「強圉」（圉音語），多力也。

「被服強圉」，猶言自恃強暴。「縱欲而不忍」，謂放縱嗜慾而不能節制。「顛隕」，墜落。寒浞霸佔羿妻以後，生子過澆，武勇多力，殺死夏后相，後來他又爲相的兒子少康所殺。【夏桀之

常違兮二句】「夏桀」，夏代亡國的暴君。「常違」，是違常的倒文，言違背了正常的道理。「遂」，安也（見「玉篇」）。「遂焉逢殃」，是說夏桀安於無道而遭遇禍患。「逢殃」，指湯放桀於南巢。

【后辛之菹醢兮二句】「后辛」，即紂，商代亡國的暴君。「菹醢」（音諸海），剝成肉醬（菹和醢同義，「漢書·刑法志」：「菹其骨肉於市。」則菹也是剝碎的意思）。據歷史記載，紂殺比干，醢梅伯。這裡的「菹醢」，是泛指紂對臣民的殘暴行爲，不必拘泥於某一固定事實。「殷宗」，殷朝。

古代把國家看作君主的私產，父子兄弟相傳，所以帝王的宗支世系，就成爲一個朝代的標誌。以上十六句，歷舉啓、羿、澆、桀、紂五個暴君亡國危身的史實，來證明下面所說的「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真理。

【湯禹儼而祗敬兮四句】「湯」，商湯。「禹」，夏禹。「儼」，小心。一作「嚴」。「祗」，與敬義同。「周」，周朝。這裡是指周初的文王、武王和周公。「論道」，議論政治上的道理。「差」，古音磋，差錯的意思。「頗」，古音滂禾切，偏也。這四句歷舉夏、商、周三代開國的史實，來證明下面所說的「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的道理。

【皇天無私阿兮二句】「阿」，與私同義。「錯」，交錯。「輔」，幫助。這兩句是說，上天無所偏私，它要觀察人們的德行來決定幫助的對象。即「天命無常」的意思。【夫惟聖哲以茂行兮二句】

『茂行』，茂盛的德行。『苟得』，猶言乃能。『用』，享有。『下土』，猶言國土。『下』是對上天而說的。古人認為天是宇宙萬物的主宰，而天是在上的。所以稱土地為『下土』，稱人民為『下民』。

【瞻前而顧後兮四句】『瞻前顧後』，猶言歷覽古今。『相』，讀去聲。也是『觀』的意思。本篇動詞多用複字，如下文『覽相觀於四極兮』的『覽』『相』『觀』三字同義。『計』，計算。『極』，終極。計算是衡量客觀事物的手段，終極是衡量客觀事物的標誌；『民之計極』，猶言人類的法則，指歷史上的社會規律。『服』，與行同義。【跼余身其危死兮四句】『跼』（音占），挨近危險的樣子。『其』，推測的語氣，猶言將也。『危死』，隣近於死。『初』，初心。『鑿』（音漕），器物的穿孔。『柄』（音芮），木柄。任何一件器物，柄子的大小粗細必須按照穿孔的口徑製造，才能合得上。『量鑿正柄』，是說量好穿孔來削正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木柄。這裡借以比喻苟合取容只知應付環境的處世的作風。『菹醢』，被菹醢，泛指極端不幸的結果。這四句是『就重華而陳詞』的結束語，重申自己堅定的立場，作為對女嬃的答復。和女嬃的勸告他的言詞（『鮫婞直以亡身二句』），針鋒相對，遙遙呼應，而予以否定。下面四句是敘述『陳詞』後的感慨。【會歔歔余鬱邑兮四句】『會』，『增』的假借字，累也。一本作『增』。『歔歔』（音虛希），悲泣時因氣梗而發出一種抽抽噎噎的聲音。『當』，讀平聲。『時不當』，謂生不逢時。這裡的時，指上面所說的明君在位，舉賢任能的時代。『茹』，柔軟。『茹蕙』，柔軟的蕙草。一說，『茹』也是香草的名字（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浪浪』（音郎），水流不止的聲音。這裡極言淚水之多。

第五段。叙述女嬃的勸告。她指出處於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裡，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於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却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嬃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於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託於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聖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徵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爲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於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係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嬃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覆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於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裡開拓了一個更爲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複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吾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跪敷衽以陳詞兮四句】『敷』，鋪開。『衽』，衣服的前下擺。『耿』，清楚明白。『正』，古音征。『中正』，中正的道理。『駟』（音四），本義是駕車的四匹馬。這裡作動詞用，就是駕的意思。『玉』，代表白色。『虬』（音求），沒有角的龍。『鸞』（音鸞），鳳一類的鳥。『埃』（音哀），當作『埃』，等待也，與『願埃時乎吾將刈』的『埃』同義。作『埃』，是傳寫的錯誤（據王夫之『楚

辭通釋』。按：『溘埃風余上征』，言等待風來就很快的上征。『埃』是塵土，如照本字解釋，則這句很難說通。這四句是說，因陳詞於舜，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既然信心堅定，那末理想是可以追求的了。『埃風上征』，與前文『往觀四荒』遙遙接應；『馳虬乘鸞』以及下面的驅雲使月，都是用以象徵自己品德才能之盛，不同凡俗。【朝發軔於蒼梧兮四句】『軔』（音刃），止

住車輪轉動的木頭。『發軔』，便是將這塊木頭拿開，表示出發的意思。『蒼梧』，因為這是向帝舜陳詞以後的精神活動，所以就以蒼梧為起點。與前『濟沅湘以南征』相呼應。『縣』（音玄），

『懸』的古字。『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圃』，古音博故反。『靈』，神靈。『瑣』，門扇上所刻的花紋，這裡即作為門的代稱。『靈瑣』，指神靈境界中的門。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山海經，崑崙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在，故曰靈瑣。』【吾令羲和弭節兮四句】『羲和』，

太陽神。在古代神話中，天上十個太陽都是她所生，她是太陽的母親；同時，她又是太陽的駕車人。『弭』（音敔），止也。『節』，車行的節度。『弭節』，猶言停車不進。這裡的車是指太陽，因為日輪的轉動，是被羲和把它當車子一樣駕着向前進的。『崦嵫』（音淹茲），西方神山，太陽歸宿的地方。『迫』，古音博，近也。『曼曼』，遙遠的樣子。一作『漫漫』。『脩遠』，長遠。『求索』，追求搜索理想中的女子。與下文『來違棄而改求』、『聊浮遊而求女』的『求』字義同。這四句是承上文『日忽忽其將暮』而說的。日暮則光綫將暗，不便於『上下求索』，所以令日神駐車，不要走近崦嵫山去。【飲余馬於咸池兮四句】『咸池』，神話中的地名，太陽洗澡的地方。『淮南

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這裡的『馬』，並非實指，即上文的『虬』和『鸞』。『總』，整理繫結。『轡』，指『虬』和『鸞』身上的繩纜。『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太陽出在它的下面。『若木』，也是神話中的樹名，生在崑崙山的西極，青葉紅花，光華下照。『拂日』，拂拭太陽，使它放出光明，不要昏暗下去。『聊』，姑且。『相羊』，猶徜徉，指自由自在的遊玩，與『逍遙』義近。【前望舒使先驅兮二句】『望舒』，月神。『飛廉』，風神，即風伯。『屬』，古音注，連也。『奔屬』，在後面追隨，與『先驅』爲對文。按：從『羲和』到『望舒』表示由日到夜的行程，所以下文說，『繼之以日夜』。【鸞皇爲余先戒兮二句】『鸞』，神異之鳥。形似雞，色赤，有五彩。一說，就是初生的鳳凰（見『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經』）。『皇』，字同『凰』，鳥名。雄的叫做鳳，雌的叫做凰。『先戒』，指在前面開路，『戒』，有警衛的意思。『未具』，指旅行時所用儀仗以及前後隨從沒有準備齊全，涵有阻礙的意思。【吾令鳳鳥飛騰兮四句】『夜』，古音裕。『飄風』，忽然吹來的旋風。『屯』，聚也。『離』，讀作麗。依附的意思。『帥』，率領。『覓』（音倪），即虹霓。天上一種雲氣，是日光射入雨點，折而返照所成。出現在天要下雨的時候。『御』，字同『禦』，猶言阻礙。這四句說夜行時遭受到飄風和雲霓的侵襲。【紛總總其離兮二句】『紛』，盛多貌。『總總』，聚貌。『紛總總』，形容飄風和雲霓湧現紛繁，聚散不定的樣子。『離合』，『上下』，都是指飄風和雲霓的動態。『下』，古音戶。『斑』，雜色也。『斑陸離』，指雲霓的五光十色。這兩句寫途中情景，意思是說，就在這樣情況下，戰勝了一切困難，來到天國的門

前。【吾令帝閭闔兮二句】「帝閭」，替上帝守門的人。「闔」，門栓。「開闔」，即開門。「闔闔」，天門。「倚闔闔而望予」，意謂天國的門子靠在門邊望着他，但却不肯爲他開門。「予」，讀上聲。這兩句是說，天門阻隔，無由得入；至於爲什麼他要「帝閭闔闔」，作者並未明言。王逸認爲是：「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楚辭章句』），說雖可通，但和下文語氣不相連屬。聞一多曰：「詳審文義，確爲求女不得而發。」結幽蘭而延佇」與「九歌·大司命」篇：「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九章·思美人」篇：「思美人兮，惝恍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詰。」語意同。結幽蘭，謂結言於幽蘭（詳下），將以詒諸彼美，以致欽慕之忱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與下文「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語意又同。彼爲求有虞二姚不得而發，則此亦爲求女不得而發也。然則此之求女爲何女乎？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以此推之，蓋爲求玉女矣。（『離騷解詁』）按：聞說甚確。引「大人賦」的那兩句話可以證明上天求女是我國古代神話中最常經見的題材，而屈原的作品則往往是古代神話爲背景的。不過在這裡只是泛指，假使把它固定爲「大人賦」裡的「玉女」，那就未免失之主觀臆測，顯然在作品裡是沒有根據的。【時曖曖其將罷兮二句】「曖曖」（音愛），昏暗貌。「罷」（音皮），極也。即完盡的意思。「結幽蘭」，聞一多曰：「蘭，謂蘭佩，結，猶結繩之結。本篇屢言蘭佩，「緝秋蘭以爲佩」。「謂幽蘭其不可佩。」又言以佩結言，「解佩纓以結言兮。」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爲記，以詒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

結繩以記事之遺。已所欲言者，皆寓其中，故謂之結言。」（《離騷解詁》）按：上句言等待之久，下句言寄情之深。由於他所追求的女子是在天國之中，而天門阻隔，寄意難通，只得空結幽蘭，在閨闈外面延佇着。解所佩的芳草贈給所愛慕的人，確是古代男女戀愛生活中一種表情達意的方式，《漢皋解佩》的人神戀愛故事（江妃二女與鄭交甫），見於《魯詩》（載劉向《列仙傳》），可以互相印證。不過這種社會風俗，並不限於楚地。《詩經·鄭風·溱洧》篇說：「士與女，方秉蘭兮。」《蘭》就是蘭。又說：「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鄭玄箋：「贈女以勺藥，結恩情也。」可見以芳草結愛情，就地域言，可能是很廣泛的。【世溷濁而不分兮二句】寫追求天

國女子遭受挫折後的感慨，象徵理想第一次的破滅。【朝吾將濟於白水兮四句】「白水」，神話中一條發源於崑崙山的河流。飲其水，可以不死。《閨風》（閨音郎），神話中的山名，在崑崙之上。《縹》（音薛），繫也。《縹馬》，把馬拴住，表示在這裡停留。《馬》，古音姥。《高丘》，高的山丘，就是指閨風。閨風是神山，「女」，當然是指神女。「無女」，言沒有理想的神女可以追求，指下文求宓妃事。【謫吾遊此春宮兮四句】「春宮」，東方青帝所居之宮。美玉為「瓊」，

「瓊枝」，猶言玉樹。「折瓊枝」，謂折取瓊枝上的花朵，即下句的「榮華」。「縹」，增加的意思。「佩」，古音疲。草本植物開的花叫做「榮」，木本植物開的花叫做「華」。「華」，古「花」字。分言之，「榮」和「華」有專義；合言之，「榮華」就是花朵的通稱。「落」，衰落也。「相」，讀去聲，觀察的意思。「下女」，下界的女子，與「高丘」的「神女」對舉，指下文的簡狄和二姚。

『詒』，與『貽』通，贈予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四句】『豐隆』，雲神。『宓妃』（宓音伏），傳

說是伏羲氏的女兒，溺死洛水，成爲洛水的女神。『佩纓』，佩用的絲帶。『結言』，猶言致愛慕之意，說詳『結幽蘭而延佇』條。『蹇脩』，人名，舊說爲伏羲氏之臣。按：關於宓妃的傳說，現在僅存有屈原『天問』和曹植『洛神賦序』的片段紀載，又，『淮南子·俶真訓』有『妾宓妃，妻織女』的話，但都不够完整。從本篇這句的語氣看，蹇脩可能是以宓妃爲中心的人神戀愛的神話故事當中的人物之一，其詳則不可得而考。舊說雖然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但時代是吻合的。『理』，使者，即提親人。古代提親人和媒人有分別。下文『理弱而媒拙兮』以及『九章·抽思』及『思美人』都是『理』和『媒』對舉成文。【紛總總其離合兮二句】上句指蹇脩去了之後，宓妃所表示的態度，若即若離，不易捉摸。『緯繡』（音微畫），不相投合也。『遷』，改動也，引申作遷就的意思。『難遷』，是說宓妃這種態度難以遷就。這兩句是從宓妃的態度來看，說求愛難以成功；下文進一步分析她的性情行爲，根本就不是理想的對象。【夕歸次於窮石兮二句】『次』，舍也，即住宿的意思。『窮石』，西極的山名，弱水的發源地。『濯』，洗也。『盤』，古音讀若班。『涓盤』，神話中的水名，發源於崦嵫山。『夕次窮石』郭沫若認爲是寫宓妃的淫蕩。『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解除夏民憂困），胡（何以）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雒（洛）嬪』，即宓妃。『左傳』襄公四年，『后羿自鉅遷於窮石』。窮石是后羿所居之地，后羿和宓妃的關係又如上述，則這句決非泛稱，而是確有所指。按：『濯髮涓盤』雖無本事可考，但也是屬於一種炫耀

自己美色，引誘別人的放蕩行爲，即下文『信美無禮』的意思。【保厥美以驕傲兮四句】『保』，

猶恃也。『驕傲』，指不能約束自己。『淫遊』，猶言恣意的遊樂。『來』，乃也。『違棄改求』，丟開

宓妃，改變追求的對象，按：『吾令豐隆乘雲兮』以下十二句都是向宓妃求愛不成的經過，申言

『哀高丘之無女』。【覽相觀於四極兮四句】『覽相觀』，疊字，義同，都是看的意思。『四極』，

指天空的四邊。『周流』，二字同義，猶言廻環。『下』，古音戶。『瑤臺』，用美玉砌的臺，極言其

美麗莊嚴。『偃蹇』，高聳貌。『有城』（城音嵩），即有城氏，古代部落名。『佚女』（佚音逸），美

女。一本作『佚』，字同。指商代祖先棄的母親簡狄。簡狄是有城氏的女兒，嫁爲帝嚳的次妃。

她未嫁時，住在高臺上面。『呂氏春秋』說：『有城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吾令鳩

爲媒兮四句】『鳩』（直禁反），惡鳥。雄的名運日，雌的名陰諧。好食蛇，羽毛紫綠色，有毒。

用以浸酒，能毒死人。『告余以不好』，意指從中破壞。『鳩』，斑鳩。『鳴逝』，邊飛邊叫。『佻巧』

（佻音挑），指言詞的不誠實。這四句說追求對象，而無良媒從中撮合。隱喻政治中所遭遇的種種

阻撓，多半是由於小人的搬弄是非，巧言中傷。【心猶豫而狐疑兮二句】『猶』，小犬。『豫』，

同預，敏感也，這裡涵有主張不定的意思。人帶着犬走路，犬總是預先走在人的前面。當牠跑了

一段路以後，又覺得不放心，跑回來找牠的主人。如此時前時後，來回不息地走着。因此，說人

的行動沒有決斷叫做『猶豫』。狐性多疑而聽覺靈敏，冬天河上剛結冰，狐一定要伏在冰上聽聽，

如果下面聽不到水聲，牠知道冰結得很厚，才敢過河。這是狐的多疑具體表現之一。所以說人的

多疑叫做『狐疑』。『猶豫』『狐疑』相對成文，『猶』和『狐』都是以名詞作爲形容詞。一說，『猶』是鹿一類的獸，善登木。聽到人聲就豫（預）先爬上樹，聽不見人聲又爬下來，如此上下不息，所以叫做『猶豫』。和前說內容不同，而意義無別。一說，『猶』和『豫』都是獸名，『猶豫』在這裡作動詞用，就是不定的意思。說雖可通，但和『狐疑』對舉，在句法結構上是不妥當的。『自適』，自己去。古代認爲男女正當的結合，必須經過媒人的介紹。『不可』，是說於禮不可。【鳳皇既受詒兮二句】傳說，簡狄住在高臺，帝嚳派玄鳥去替他做媒。『受』，古通授。『詒』，贈予也。這裡作名詞用，指聘禮。『受詒』，猶言致送聘禮。『高辛』，帝嚳的稱號。『鳳皇』，一本作『鳳鳥』，就是玄鳥。『天問』有『玄鳥致詒女（指簡狄）何嘉（接納）』的話，又，『九章·思美人』說：『高辛之靈晨兮，遭玄鳥而致詒。』足證玄鳥和鳳皇是一物而異名。按：玄鳥古有二義：一指鳳皇，一指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的『玄鳥』是指燕，這裡是指鳳皇。後來鳳皇之義漸晦，玄鳥就變成燕的專稱。『詩經·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殷本紀』說姜嫄等『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和『楚辭』所說的雖然是傳聞異辭，但簡狄的婚姻總是和玄鳥有關。互相印證，則『詩經』和『史記』所說的玄鳥，當然也是指鳳皇而不是指燕。後人把它說成吞燕卵而生契，是由於不明古義的緣故。這兩句是說，鳳皇已經致送過聘禮，恐怕帝嚳先我而得簡狄了。【欲遠集而無所止兮二句】『集』和『止』同義。『欲遠集』，想到遠處去。『無所止』，又沒有可去的地方。『浮遊』，心情沒有着落。

的漫遊。這兩句寫追求中的彷徨心情。

【及少康之未家兮二句】『少康』，夏代中興的君主。

『家』，作動詞用。『未家』，未成家，指沒有結婚。『有虞』，夏代的一個部落，姓姚。『二

姚』，有虞君長的兩個女兒。據『左傳』哀公元年紀載：『過澆滅夏后相（太康弟弟仲康的兒子），相的兒子少康逃難到有虞，有虞君長把他的兩個女兒嫁給了少康。這兩句是說，趁着少康沒有結婚，像二姚這樣美女還可以追求。前面對宓妃和簡狄的求愛，已經進行，因其他原因而中止。這裡則僅僅是設想而已。』

【理弱而媒拙兮二句】上句是說沒有能够勝任的『理』和『媒』，與前『蹇脩』『鳩』『雄鳩』相聯系。『導』，誘導。『導言』，指媒人撮合的言詞。『不固』，不能使愛情牢固。下句意謂由於這個原因，對二姚的求愛根本就沒有進行。

【世溷濁而嫉賢兮二句】『稱』，

稱贊。『惡』，古音汚。『蔽美稱惡』，即顛倒是非的意思。這兩句是上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的重複和引申，上文只說到『蔽美』，這裡則以『蔽美』與『稱惡』對舉，更進一步說明周圍環境的黑暗。

【閨中既以邃遠兮二句】小門叫做『閨』。『閨中』，女子所居之處，這裡用作女子的代稱，和後來用『閨閣』代替女子義同。『邃遠』（邃音崇），深遠。『哲王』，指

懷王。本篇說到懷王的共有四次。前面都是用『荃』『靈脩』來影射的，這裡是最後一次，所以直接點明。『寤』，覺醒。

【懷朕情而不發兮二句】『發』，抒發。『焉』，何也。『此』，指自己的理想，即『朕情』。『古』，古音故，『終古』，猶言到死。這兩句總結全段，表現出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矛盾中一種無可忍耐的焦灼的心情。意思是說，決不能够讓偉大的理想隨着短暫生命的消

失而消失。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徵自己對理想的追求。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於屈原愛國之深，儘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彷彿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並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於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徵『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於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裡的藝術形象不同於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築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係。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

『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醜惡現實的反映。

索薺茅以筵蓐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珥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薺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旣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櫟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察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以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索薺茅以筵簪兮二句】「索」，取也。「薺茅」，占卦用的茅草。「以」，義同與。「筵」(音廷)，占卦用的小竹片。楚人結草折竹來占卦叫做「筵」(音專)，即指下句的「占」。「靈氛」，卜師之名。「靈」的本義是神，巫能降神，楚人稱巫爲靈。這裡指的是卜師而不是巫，卜師雖不能降神，但能卜知凶吉，具有神異，所以也稱之爲靈。【兩美其必合兮四句】「兩美必合」，是當時流

行的諺語，意思是說，無論男女任何一方面，只要是美，就必然能找到理想的對象。『合』，指遇合。『執』，誰。『信脩』，真正的美好，與前『信芳』『信姱』義近。『慕』，愛慕。『九州』，古分中國爲九州。『尚書·禹貢』、『爾雅』、『周禮』所載各有不同。在習慣用法上，九州就是泛指天下。『是』，這裡指楚國。這四句是問卜之詞，屈原向靈氛提出他的懷疑。說：雖然社會上流行着『兩美其必有合』的話，但在楚國有誰真正的美好而值得去愛慕呢？想到天下這樣廣闊，難道除了這裡就沒有可以追求的女子嗎？『執信脩而慕之』句，郭沫若認爲『慕』字義難通，與『占』不叶韻。當是『莫心』二字合寫爲一的錯誤（見『屈原賦今譯』注文）。按：『孟子·萬章』：『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慕』字作愛慕解，在古書中是最常見見的。郭氏所謂字義難通，不知何指。至於叶韻問題，張德純『離騷節解』曰：『篇中惟此韻（慕），不知所從，考古亦無據。朱熹以爲兩『之』字自相叶，又無此例，今仍缺之。』又，問卜一節，兩用『曰』字，有人以爲都是靈氛一人的話。按：一人之詞非自問自答而中間又用『曰』字之例，在古書中雖不罕見（參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二），但尋繹文義，在這裡是不適合的。『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四句』『勉』，勉。『無狐疑』，一本作『無疑』。『執求美而釋女』，承上『兩美其必有合』而言。『求』，指女方。『釋』，丟開。『女』，同『汝』，指屈原。『芳草』，這裡用以象徵理想中的美女。『宇』，一本作『宅』，不叶韻，誤。這四句是靈氛針對屈原所提出來的懷疑勉勵他努力自奮，指出去則必有遇合；下面十句申論留則難以見容。都是靈氛的話。舊說，靈

氛之詞止此，語意不够完整，誤。【世幽昧以眩曜兮二句】「眩曜」（音街耀），迷亂貌。「余」，

指屈原，是卜者代替問卜者而說的語氣。「善」，一作「美」。「惡」，古音汚。【民好惡其不同

兮二句】這二句有兩層意義：上句的「不同」，是說不盡相同，下句的「獨異」，是說獨異於衆。

上句的「民」，指一般的人們，並不包括下句的「黨人」在內。那就是說，這群黨人的嫉賢害能，超出常情，不可想象。【戶服艾以盈要兮二句】「艾」，野草名，有怪味。「要」，古「腰」字。

「戶服艾以盈要」，是說家家戶戶每人都掛着滿腰的野艾。「戶」字與前「衆不可戶說兮」的「戶」用法相同。「佩」，古音避。【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四句】「得」，指得出正確的評價。

「理」（音程），美玉。「當」，合也。「蘇」，索取也。「糞」，糞便，「壤」，塵土；「糞壤」用以代表最骯髒的東西，並非實指。「幃」（音暉），佩在身上的香囊。按：「覽察草木」二句承前攝後，所謂「草木」，即指前面的「艾」和「幽蘭」，後面的「申椒」。意謂對草木尚且缺乏辨別的能力，寶玉當然更不能鑒賞；因而理儘管再美，也不會適合於他們的需要了。靈氛這樣的措詞，是用以堅定屈原的去志。【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四句】「吉占」，占卦所得的吉利的判斷，指上文所說的

去必有合。「巫咸」，古代著名的神巫。據朱熹「楚辭集注」說，是殷中宗時代的人。「降」，指降神。古代把巫看做人神間的橋梁，巫能事神，人向神的祈求，由巫轉達，巫可以用她的虔誠使神下降，神通過她給人以指示。「國語·楚語」說：「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如此！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祀神一般都在晚上，「夕降」是說在晚

上升神。『懷』，揣在懷裡。『椒』，香草，用以降神，等於後來祭神時所燒的香。『糝』(音所)，
 精米，用以享神，等於後來祭神時所用的祭品。『要』，讀平聲，祈求的意思。【百神翳其備降
 兮四句】『翳』(音瘴)，遮蔽也。形容百神備降時的盛況。『備』，齊也。『九疑』，山名，一作
 『九嶷』，即蒼梧山，注見前。這裡的『九疑』，是九疑之神的略文。『繽』，繁盛的意思。上句的
 『百神』，泛指天上諸神，下句的『九疑』，專指楚國當地山川之神，就神與神之間賓主和尊卑的
 關係來說，當『百神備降』的時候，自然是『九疑並迎』了。『迎』，當作『送』，古音寤，與
 『故』叶韻。『皇』，指百神當中最尊貴的神，可能就是『九歌』裡的東皇太一。說詳後。『剡剡』
 (音琰)，光芒上昇的樣子。『揚靈』，猶言顯靈。『吉故』，吉利的消息，指下文的留以求合。
 【勉陞降以上下兮二句】『勉』，勉強，與前『勉遠逝而無狐疑兮』的『勉』義異。『陞降上下』，
 猶言隨高就低。指屈原的行爲和作風。意思叫他遷就一點，適應環境，縮短和現實的距離。
 『槩』，同『矩』。『矧』(音或)，字同『莢』，量長短的工具。『槩矧』，在這裡用以代表政治上
 的主張。爲什麼要遷就現實呢？是爲了在政治上求同存異。這兩句是巫咸所說的話的中心意旨。
 下面歷舉往古事例，都是爲了證明這一論點。【湯禹嚴而求合兮二句】『嚴』，真心誠意。『摯』，
 伊尹的名字，湯時賢臣。傳說，他曾經做過廚師，五次見湯，五次見桀，初以烹調技術爲湯賞
 識，後被重用。『咎繇』(即皋陶)，古代賢人，曾爲禹臣。『調』，協調。古音讀如重，與『同』
 叶韻。這兩句說，君臣間的合作是雙方面的。即使有了賢明君主像湯和禹那樣的『嚴而求合』，

也必須有像伊尹、皋陶那樣能够適應於『求合』的作風。【荀中情其好脩兮二句】借男女之間的關係來比擬君臣的遇合，與前文『欲自適而不可』相應。下面所舉傳說、呂望、甯戚三人都是無媒而自合的。【說操築於傅巖兮二句】『說』（音悅），人名，即傳說，殷高宗時賢相。『操』，

拿着。『築』，打牆用的木杵。『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的名字。傳說，傳說最初是傅巖一個從事於版築勞動的奴隸。武丁曾經夢見一位賢人和他相似，後來找到他就加以重用。『用而不疑』，就是指這件事。【呂望之鼓刀兮二句】『呂望』，本姓姜，即姜尚。因先代封邑在呂，所以又姓呂。周朝的開國賢臣。傳說他未遇時曾經在朝歌做過屠夫。年老釣於渭水之濱，遇文王，

被重用。『周文』，周文王的簡稱。『舉』，提拔的意思，即前『舉賢才而任能兮』的『舉』。【甯戚之謳歌兮二句】『甯戚』，春秋時衛國的賢士。『齊桓』，齊桓公的簡稱。『該』，備也。

【輔』，輔佐。指大臣。『用以該輔』，是說任用他，使之成為輔佐大臣當中的一員。傳說，甯戚未遇齊桓公時，是一個窮困的小商人。有一次他住在齊東門，桓公夜出，他正在車下餵牛，於是他敲着牛角，唱出一曲懷才不遇的感傷的歌。詞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據『三齊記』，又，『藝文類聚』及『文選』李善注也載有甯戚的飯牛歌，詞句各異）桓公聽了，馬上用他做客卿。【及年歲之未晏兮二句】『晏』，晚也。『央』，極也。『猶其未央』，即『其猶未央』。二句為對文，上句是說屈原的年紀還沒有老，下句是說他來日方長。【恐鵲鳩之先鳴兮二句】『鵲鳩』（音提決），一作鵲鳩。即

紀還沒有老，下句是說他來日方長。【恐鵲鳩之先鳴兮二句】『鵲鳩』（音提決），一作鵲鳩。即

子規鳥，又名杜宇或杜鵑。子規暮春即鳴，到了夏至的時候鳴得更厲害。子規的鳴聲是落花時節的標誌，那時花已開過，百草也都生機茂暢。這種由春而夏的節序推移，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假如子規先鳴，則春天的活力還沒有發舒便已窒息，自然是百花無色，百草不芳了。這兩句勉勵屈原抓緊時機，施展抱負，不要使政權完全落到小人手裡，那時就坐視而無可如何了。「鶉鴒」是用以影射在政治上和屈原對立的「黨人」。

「瓊」是從上文「折瓊枝以繼佩」的「瓊」字而來的。「佩」在本篇裡有兩種用法：「紉秋蘭以爲佩」「折瓊枝以繼佩」的「佩」是裝飾品，佩上面點綴着花、草、珠、玉，用以比擬自己的不斷進修，因而佩只是品德和才能的象徵；「惟茲佩之可貴兮」的「佩」，和這裡的「佩」，則直接用來代表自己。而後一種用法即前一種用法意義的引申。「偃蹇」，繁盛而高貴的樣子。是上文「望瑤臺之偃蹇兮」的「偃蹇」的意義的引申。「薜」(薜荔)，掩蔽也。「諒」，直也。說話可靠爲諒。「不諒」，指「黨人」的顛倒是非。「恐」，作共解，即大夥兒的意思。「折」，古音制，猶言損害。這四句是屈原聽了巫咸談話後的感想。意謂邪正不相容，難於留以求合。下文就此意加以申論。【時續紛其變易兮四句】「續紛」，錯亂而混雜的樣子。與前「佩續紛其繁飾兮」的「續紛」用法有異。「茅」，茅草。古音侔。這四句言當時楚國的情況變化得很快，而且愈變愈惡劣。【何昔日之芳草兮四句】「蕭」，就是野蒿，有怪味的惡草。「直」，簡直，表示一種痛惜的語氣。「芳草」成爲「蕭艾」承前「蘭芷變而不芳兮」二句而言，指一群最初表現得很好的人的中道變

節。『莫好脩』，與前『余獨好脩以爲常』的『獨好脩』相應。意思是說，這些人之所以中道變節，只是由於不自愛重的緣故。【余既以蘭爲可恃兮四句】『長』，多也。『容』，指外表。『無

實容長』，謂多外表而少實際。『委』，棄也。『苟』，苟且。『苟得列乎衆芳』，謂徒有虛名。這裡的『蘭』和下文的『椒』，舊說有以爲是影射楚懷王的小兒子子蘭和司馬子椒，從表面看來，似乎完全吻合，但其實是錯誤的。按：尋繹屈原作品以及有關記載，在當時楚國政治鬥爭中有兩個派系。屈原代表進步勢力，與之相對立的，則是以子蘭、子椒和上官大夫靳尚（一說上官與靳尚是兩人）爲核心的代表楚國腐化貴族的惡劣勢力。這兩派的鬥爭，一開始就非常鮮明而且尖銳。在鬥爭過程中，原來屬於屈原這一派系而爲屈原所辛勤培植引以爲同志的，並不乏其人。可是在個人功名利祿的引誘和不良的思想影響下，他們都一一變而與惡勢力合流了。這裡的『蘭』，就是第三段『余既滋蘭之九畹兮』的『蘭』，『以蘭爲可恃』，是說指望他能够和自己志同道合，經得起考驗。語意非常明白。如果說『蘭』是影射子蘭，則這話根本就談不上了。至於司馬子椒的平生事實雖無考，但根據『新序』的片斷紀錄（引文見前），一開始也就公開站在反對屈原的一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這話用來說他，同樣是不適合的。『余既以蘭爲可恃兮』，即『願俟時乎吾將刈』之意，『又何芳之能祗』，即『哀群芳之蕪穢』之意。前面提出這一事件，這裡進一步具體地分析其原因；前後呼應，處處都有綫索可尋。『蘭』和『椒』以及下文的『揭車』『江離』可能是泛指，也可能是影射具體的人；如果屬於後者，則限於現存資料，無法考證。【椒專佞

以慢慝兮四句』『專』，指專擅政權，作威作福。『佞』（音甯），謂善於諛諂。『慢慝』（音音滔），傲慢，放浪。『椒』（音殺），外形似椒而無香味，是茱萸一類的草。『干進務入』，指鑽營求謀個人的利祿和名位。『祗』，振也。既然『干進務入』，即使有些才能也無法自振了。【固時俗之流從兮四句】『流從』，即『從流』的倒文，言從惡如從水下流，一往而不可返。『化』，古音訛。『離』，古音羅。『揭車』和『江離』是一般的芳草，比喻過去所培植的一般人才，對『椒』『蘭』而言。意謂『椒』『蘭』在芳草中最為名貴，尚且如此；何況一般的『揭車』『江離』，那就更不用談了。【惟茲佩之可貴兮四句】『茲佩』，自指。『委厥美而歷茲』，即『厥美委而歷茲』。這裡和上文『委厥美而從俗兮』的『委厥美』用意各別：一個是說自己拋棄了美德而從俗，這裡是說美德為人們所拋棄而自己始終能夠堅持。『歷茲』，與『喟憑心而歷茲』的『歷茲』義同。『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兩句對舉成文，即『惟昭質其猶未虧』『芳菲菲其彌章』之意。『沫』（音迷），消失也。這四句是屈原聽了巫咸談話以後，從具體情況的分析中得出的一個結論：他知道自己作風非常特出，以致備受攻擊排擠，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可是他的遭遇，也正表明他久經考驗毫不動搖的堅強個性。在另一方面，那些中途變節的人們之所以走向毀滅，『豈其有他故兮？』也只是因為『莫好脩之害也』。失之毫釐，結果『又何芳之能祗』，就差以千里了。因而在這種不可調和的鬥爭中，不此則彼，要想『求槩燼之所同』，是不可能的。【和調度以自娛兮四句】古人身上佩帶玉器，節制着行動有調有度。『和調度』就是使調度和諧的意

思。『壯』，即前『不撫壯而棄穢兮』的『壯』。『余飾方壯』與前『佩繽紛其繁飾兮』意同。『下』，古音戶。這四句是說，留以求合，既不可能；那就不如姑且寬散心懷，聽從靈氣的勸告，即早離開。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複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爲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範圍並不限於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着『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於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爲故國効力。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於靈氛，接着取決於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於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儘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裡呢？結果，靈氣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於是他就衝破了楚國的範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遊求女』的另一幻境。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廉以爲

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四句】『歷』，是遴的同聲假借字，挑選的意思。『行』，古音杭。『羞』，『庶羞』之『羞』，珍異的食品，這裡是指路菜。『精』，搗碎。『瓊蘂』（蘂音糜），玉屑。『糧』（音良），同糧。【爲余駕飛龍兮四句】上句說駕車的是『飛龍』，下句說所駕的車子雜用美玉、象牙以爲裝飾。『同』，指形跡。『自疏』，自動遠走。【遭吾道夫崑崙兮四句】『遭』（音纏），轉向的意思，楚地方言。『脩遠』和『周流』並舉，『脩遠』言其長，『周流』言其實廣。『揚』，

舉起。『雲霓』，指旌旗。因爲在天空飛行，所以把雲霓當作旌旗。『晦藹』，日光被遮蔽而陰翳的樣子。『鸞』，車衡上所掛的鈴，作鸞鳥形。因爲用玉製成，所以叫做『玉鸞』。【朝發軔於天津兮四句】『天津』，天河。『西極』，西方的盡頭。『翼』，翅膀，這裡作動詞用。『承』，奉也。一作『紛』，多也，義亦可通。『旂』（音祈），旌旗的共名。『翼其承旂』，謂張開翅膀在下面撐着旌旗。翅膀一上一下的飛叫做『翺』，張開翅膀不動的飛叫做『翔』。『翼翼』，整齊之狀。【忽吾行此流沙兮四句】『流沙』，遙遠的西方沙漠。望去似水而無水流，故名。『赤水』，神話中發源於崑崙山的水名。『容與』，寬適的樣子。『梁津』，橋梁，津渡。這裡作動詞用，是說把蛟龍當作梁津，指麾它們使之載我渡過赤水。『詔』，命令。『西皇』，西方的尊神，古帝少皞。『涉予』，渡我過去。『予』，讀上聲。【路脩遠以多艱兮二句】『騰』，傳也。『徑』，直也。『待』，據洪興祖『楚辭補注』校當作『侍』，與下文『期』叶韻。『徑侍』，徑相待衛，與『遠遊』『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的『徑侍』義同。由於路遠多艱，所以傳令衆車使之徑相待衛，這樣才能脫險。這兩句所寫的和第六段在『上下求索』過程中所遇到飄風雲霓的侵襲，同一用意。【路不周以左轉兮二句】『不周』，神話中的山名，在崑崙山的西北。『路』，作動詞用，『路不周』，猶言路經不周。『期』，目的地。【屯余車其千乘兮四句】『屯』，聚集。『軼』（音大），車輪的別名，楚國北部方言。『八龍』，即前面的飛龍。『婉婉』，龍在天空飛行一伸一曲的樣子。『雲旗』，即前面的『雲霓』。『蛇』，古音夷。『委蛇』，舒展的樣子。一作『逶迤』，義同。【抑志而弭節兮四

句「志」，讀作幟，「抑志而弭節」，是說放下旗幟，停車不行。「邈邈」（音漠），遙遠而無邊際的樣子。「九歌」，古樂章，注見前。「韶」，即「九韶」，傳說是帝舜的舞樂。「假」，借也。「嫵」（音俞），與樂同義。「聊假日以嫵樂」，是說姑且尋找時日來快樂，足見內心憂悶，實際並無可以嫵樂的時日。【陟陞皇之赫戲兮四句】「陟」與「陞」同義。一本無「陟」字。「陞」，一本作「升」，字同。「皇」，皇天的略文。「戲」，字同「曦」。「赫戲」，光明貌。「臨睨」（睨音詣），俯瞰。「僕夫」，指幻境中所役使的「鳳皇」和「蛟龍」；「馬」，即幻境中爲他駕車的「飛龍」。郭沫若因爲這裡說的是馬，因而把前面的飛龍解爲馬的別名，以求統一。按：這裡所說的是物外的神遊，馬是不可能駕着這幻想之車的。第六段「溘埃風余上征」，也是「馳玉虬以乘鸞」而不是一般馬，足以爲證。至於前面說龍後面說馬，並無矛盾之處：龍是幻想中所產生的意象，馬是從一般概念中聯系到牠的實際用途。「馳玉虬以乘鸞」的後面也說「登閬風而縹馬」，與此同例。「蜺」，（蜺音峯），把身體彎曲起來，表示不肯前進。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後，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後一次的幻想。幻想終於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裡，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愈益錯綜複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複雜的矛盾始終圍繞着一個核心，沿着一條綫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爲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採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儘管

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裡，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假如單純爲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於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後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衝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峯，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雲端裡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裡，極馳騁想像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後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儘管迷離恍惚，空濶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並不是不可捉摸的。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裡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爲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蒙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爲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於以崑崙爲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後期，隨着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爲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爲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後，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爲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着當時的客觀現實，則

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荆。惟秦強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離騷經注》）這話是不錯的。七雄並峙的局面，到了後來，大勢漸趨統一，山東六國必然被強秦所吞併，已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和屈原同時的荀卿在他所著《彊國篇》（見《荀子》）裡就有具體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從這一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而出現在他思想裡暫時的幻境，不但要離開父母之邦，而且是適仇讐之國，這樣就使得矛盾的衝突表現得更為尖銳，更為劇烈。這段一開始，屈原驅役龍鳳，揮斥雲霓，表現得如何的活躍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經超越現實境界，而離開了苦難的深淵；可是當他忽然臨睨到故鄉的時候，血肉相聯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剎那間所呈現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滅裡，放射出強烈的萬丈愛國主義光芒；而這種駿馬注坡，帷燈匣劍的表現手法，和他當時真實心情是完全相適應的。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有兩重意義：就作品的內容來說，亂就是理的意思（亂和理反文為訓）。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為亂，即全篇思想重點的縮約。就音樂節奏來說，亂是終了的樂章，即尾聲。因為樂曲終了

時，繁音促節，交錯紛飛，所以叫做亂。

【已矣哉】「已」，止也。「矣」和「哉」皆語氣詞。

「已矣哉」，猶言算了罷。

【國無人莫我知兮】「國無人」，泛指楚國統治集團內沒有賢明的人。

「莫我知」，莫知我的倒文。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注見前。關於他的事跡，僅見王

逸《楚辭章句》本篇注文，並無其他資料足以參證。「九章·悲回風」有「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的話，則王逸所說的彭咸投水而死，當係事實。這裡雖然與「悲回風」篇字句無甚差別，但由於寫作時代的不同，環境和心情的各異，却包涵着兩種在程度上不完全相同的涵義。

「悲回風」表示將投水自殺，是沒有問題的。但對這句的理解，祇能如錢杲之所說：「從彭咸之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離騷集傳》）因為本篇下距沉湘時間還相當的長，說他在悲觀失望的惡劣處境中，由於堅強不屈的性格曾經設想到自殺則可；說他不但設想到自殺，而且考慮到如何自殺的方式，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這五句是全篇的總結和尾聲，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獨特意義。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內容，簡要而深刻地闡明了屈原以身殉國這一偉大悲劇的真實歷史意義。五句分兩層：龔景瀚曰：「『莫我知』，為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為美政』，為宗社（祖國）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為美政』，而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矣。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後楚日以削，後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言

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離騷箋』）死，在今天看來是消極的，但兩千年前屈原所採取的這種行動其中確包涵着極其嚴峻的積極的現實鬥爭意義。王夫之曰：『原之沉湘，雖在頃襄之世，然知幾自審（預見未來，考慮到自己所應該採取的態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惟極於死以爲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後犧牲的準備），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辭通釋』）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確的人生觀）！豈與匹夫匹婦不忍一時之惛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賦微』序）這些，不但說明了爲什麼屈原在沈湘前二十多年的『離騷』裡會出現『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樣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駁斥了一般封建正統文人們有意誣譏屈原，毀謗屈原，像漢朝班固所說『露才揚己，忿懣沈江』之類的謬論。

本篇是屈原用血淚所凝成的生命輓歌，作品的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正反映了作者豐富而複雜的鬥爭生活，堅貞而熾熱的愛國心情；精神實質的內在聯系，使得它成爲天衣無縫，冠絕千古的名篇。可是後世讀者的欣賞往往停留在音調的鏗鏘，詞藻的瑰麗的上面。甚至有人認爲『古今文章無首尾者惟莊騷兩家』。說它『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陳繼儒語）這種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結果必然陷於不可知論。關於本篇的主題思想及其篇章結構除了上面分段說明外，茲提出下列幾點：第一，本篇以現實的火熱鬥爭作爲通篇的主題思想，它不但說明了屈原和貴族的腐化惡劣勢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樣在殘酷

考驗中戰勝了自己思想裡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種堅強的具有偉大悲劇意義的高尚人格。圍繞着這一核心，層層深入。例如女嬃、靈氛、巫咸三大段談話，本身並非事實，只是表現屈原在現實鬥爭中曲折複雜的心理活動過程。他（她）們同樣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們的身分不同，表現在語氣上的關切程度不同，而且論點也是各異的。女嬃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而說出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她只是勸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計。處於這樣黑暗的政治環境裡，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極逃避之一法；這正符合於戰國時代盛行於南方的道家思想。靈氛回答屈原問卜之詞，是為屈原的事業前途着想而提出的當時士的階層社會意識的普遍誘惑。巫咸的語言表面僅僅是一篇不切實際的大道理，實質上則是以妥協代替鬥爭，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風和行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個防空洞。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動搖的三個方面。對這，屈原都沒有作正面的答覆：聽了女嬃的談話以後，借『就重華以陳詞』從理論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則是從具體情況的分析來粉碎其客觀現實的根據；靈氛的誘惑，雖然引起了他的暫時的動搖，可是偉大的愛國熱情終於使得這種誘惑完全破產；而屈原也就在思想鬥爭中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這樣不但在表現手法上極盡變化之能事，而它主題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組織形式上一個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現實的敘述和幻想的馳騁的互相交織；而這，又是被它的內容所決定的。詩篇一開始是從現實的敘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現實問題加以詳盡的說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於是醜惡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

得他那迷離恍惚的心情進入一種縹渺空靈的幻想境界。隨着幻想的開展，擴張了作者憂憤的深度和廣度，馳騁着人生的熾熱愛戀與追求。可是這幻想是無法脫離現實的，這就決定了幻想最後的破滅，它終於不得不回到現實而結束全篇。本篇的結構，就是這樣統一起來而達到完滿的高度。

第三，儘管幻想和現實交織，全篇的綫索是分明的。作為本篇的具體內容是屈原的自敘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國客觀形勢密切聯系着的。伴隨楚國客觀形勢的不斷變化，屈原所採取的態度是怎樣呢？最初他滿懷信心的提出『願俟時乎吾將刈』，可是現實不允許他實現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佇乎吾將反』；再次，是『吾將上下而求索』；復次，是『吾將遠逝以自疏』；而這都不能，最後是『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了。這五句所標明的是思想發展變化的五個過程，相互之間的內在關係是緊緊相聯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這樣就很自然的劃清了文章的層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貫串全篇的一條主要綫索。從這一主要綫索派生出來的其他各個方面的敘述亦莫不如此。

例如：篇中以男女的愛戀象徵理想的追求，始則曰，『吾將上下而求索』；繼則曰，『哀高丘之無女』；繼則曰，『相下女之可詒』；繼則曰，『閨中既以邃遠兮』；繼則曰，『豈惟是其有女』；繼則曰，『聊浮遊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飾，比喻自己的好脩，遣詞用意，也都是前後一貫，脈絡分明，自成體系的。

九歌

『九歌』原來是楚國南部流傳已久的一套民間祭神的樂歌，經屈原加工改寫而創造出來的獨特體製的抒情詩。

『九歌』的名稱，來源甚古，『離騷』、『天問』和『山海經』都曾提到它。『離騷』說，『奏九歌而舞韶兮』；『韶』，相傳是帝舜的舞曲，『九歌』和『韶』並舉，足見是遠古的樂章。又，『離騷』的『啓九辯與九歌兮』，『天問』的『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與『山海經』所云『夏后開上三嬪（賓）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完全相合。據解說，是啓從天上偷來的。把天上的樂章偷下人間，這本是古代神話，並非事實；但這一神話之所以產生，必然有其客觀現實意義。我的看法，可能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第一，『九歌』的來源，雖然很古，但到了夏啓的時候才流傳開來。啓晚年沈溺於音樂的嗜好，『離騷』說他『夏康娛以自縱』。『竹書紀年』說：『帝啓十年舞九招於大穆之野。』（『九招』即『九韶』，舞『九韶』時以『九歌』伴奏，所以『離騷』說『奏九歌而舞韶』）可見這種音樂舞蹈的場面，是大規模地、公開地舉行的。這樣過去為一部分人欣賞的樂章舞曲，到了夏啓時代才被一般人聽到，看到。由於歌曲本身的美妙，不是經常能接觸到的，於是一種驚奇和贊美的心情就產生了『此曲祇應天上有』的想法，因而把它說成是從天上偷來。第

二，古代的娛樂生活和宗教生活是結合而爲一體的。夏啓公開舉行大規模地歌舞也必然和隆重的祀典同時進行。『墨子·非樂篇』轉述武觀的話，說啓『偷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一再提到『天』，可見與祭祀有關。『九歌』用於祭祀，而人間最高統治者所祭的神主要的也必然是天上最高統治者的上帝，這就更增強了用於這種祀典的樂章的神秘性。因而一般人民把它說成從天上偷來，是非常自然的。楚國民間流行的『九歌』是否爲古『九歌』原調，無從徵信；但它之所以襲用舊名，和上述兩點應該有着密切的關聯：首先，它也是祭祀的樂歌，而且所祀的神祇當中，也是以天上的尊神，在楚國人看來相當於上帝的『東皇太一』爲主。就其性質和用途來說，與古『九歌』有着直接的傳統意義的。其次，『呂氏春秋·修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九歌』既然是楚國民間流行的祭歌，當然是用『巫音』來唱，這樣就更顯示出一種獨特的地方情調。雖然現在不僅『巫音』，就連『楚聲』也失傳，可是『九歌』在韻律上婉轉抑揚之美，是每一個讀者都能體味到的。從這一意義來說，『九歌』之所以襲用舊名，與楚國人民對於自己地區所長期流行的樂歌的一種贊美與喜愛的情感的表現，是分不開的。

像『九歌』這一類型的祭神樂歌之流行於楚國，並非偶然，實質上它標誌着南方的文化傳統，是楚國人民宗教形式的一種巫風的具體表現。所謂巫風，是遠古人神不分的意念的殘餘，指以女巫主持的祭祀降神的風氣。『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神）以舞降神者也。』那就是說，巫的職業是以歌舞娛神降神，爲人祈福的。『尚書』：『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是）謂巫』

風。』巫風起源於遠古，到了殷商時代更大興盛起來，所以伊尹有巫風之戒。周人重農業，崇尚篤實。開國之後，周公製禮作樂，一切祭祀典禮，都有了明白的規定。他並不否認神的存在，可是人神之間的界綫，却劃分得清楚明白。因而在周所直接統治的北方，巫風漸漸衰減，但長江流域，甚至黃河南部地區，則仍然盛行着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生活。『漢書·地理志』說：『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尚巫鬼。』『詩經·陳風·宛丘』：『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持）其鸞羽（巫女跳舞時執在手中戴在頭上的飾物）。』又『東門之枌』：『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舞態）其下。』所寫的雖然是戀愛生活，但却反映了當地流行的巫風。『漢書·地理志』又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可見在南方是一直保存着殷商時代的巫風。不過這種風氣的流行在楚國也不是平衡的，接近中原的北部，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交流，逐漸稀薄；而在沅、湘流域，由於地方的閉塞，因而它所保存的古代巫風也就特別濃厚。巫以歌舞娛神，歌必然有辭，像『九歌』這樣一套完整的歌辭就是在上述的社會生活基礎上產生的。不難想像，當時楚國民間還有不少類似『九歌』這樣的歌辭，可是這種流傳在人民口頭的文學，它的存在，是依從於客觀現實的宗教形式，不一定有文字紀錄。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九歌』，是由於屈原的加工改寫才流傳下來；否則很可能隨着巫風的消失而失傳了。

關於『九歌』的原來面目和屈原加工改寫的創作過程，最早記載，見於王逸『楚辭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

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後來朱熹在『楚辭集注』裡也有相類似的一段說明。他說：

（上略）荆蠻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前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男女愛戀之情），而君子反有取焉。

這和王逸基本上沒有什麼抵觸，而在某些地方是從王說引申出來的，起了補充和注腳的作用。現在把『九歌』原文結合王、朱兩家的說法加以探索，不難就下列幾個方面的問題得出初步結論：第一，楚國民間原來流行的『九歌』的歌辭不是出自一般人民之手，就很可能由職業的巫女編造出來的。歌辭既然是用以娛神，娛神首先要取驗於娛人；因而它的內容必然和人民的現實生活內容密切相聯系着的。所謂『其詞鄙陋』，『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那就是說，原來的歌辭，是以性愛為其主要內容的。為什麼祭神會涉及性愛問題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而又是極其真實的社會生活的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前面說過，楚國的地域，僻在蠻夷，特別是它的南方，仍然存留着濃厚的遠古時期原始生活的意味。在原始生活裡，宗教與性愛頗不易分。古時祭祀神祇時，正是男女發展愛情的機會。『詩經·生民』載姜嫄出祀郊禘，當時就懷孕

而生后稷（所謂『履帝武敏』當然是後來故神其說的一種託詞），就是顯著的例證。而神話傳說中，神與神之間的關係，多少總雜有一些戀愛因素；同時，人與神的界綫不嚴格，人神間的戀愛也數見不鮮。採入『詩經·召南』最早的南方民歌『漢廣』，就是以鄭交甫追求漢水女神（江妃二女）的美妙神話為背景的（見劉向『列仙傳』載『魯詩』遺說）。江、漢之間尚且如此，處在更僻遠的沅、湘流域，則不問可知。而沅、湘當地所祭神祇，多半是不見祀典的『淫祀』，附麗於這種『淫祀』的神祇的身上，必然更多帶有地方色彩的離奇怪誕，『褻慢淫荒』的神話。而這一地區的青年男女性愛生活，也是極為公開而自由；因而『九歌』的原來面目以性愛為主要內容，其中涉及神與神、人與神的愛戀之情，從而擴大了人與人之間愛情的範疇，則是極其自然而現實，不容置疑的。第二，這樣的歌詞，在當地人民看來，固然毫無褻瀆神明之處，可是屈原究竟生長於楚國北方，出身貴族，同時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所謂『更定其詞，去其泰甚』，那就是說，在語言文字上他進行了藝術加工的改寫（原歌詞當然是比較粗糙的低級藝術形式）；汰去了他所認為過於『褻慢淫荒』的成分，把它表現得『雅馴』一些。但仍然是運用原來的題材，並沒有變更其基本內容和特有情調。所以現存『九歌』，還有相當大的一部份糅雜着悲歡離合的愛戀之情；而這，在當時都有着適應於其所祭祀的具體對象的非常貼切的神話故事作為背景。由於我國古代神話保存得不够完整，我們現在讀『九歌』，雖然不是處處都找到着落，但大致還是有綫索可尋的（詳後各篇注文）。第三，『九歌』雖然用於祭祀，但在屈原加工改寫過程中是滲透着他的主觀情

感的。關於這一點，王氏所說，本來不錯。但他却認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則未免拘泥。朱熹則更進一步說成『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因而按照這一主觀概念，強相比附。膠柱鼓瑟，結果弄得文義支離，窒礙難通。其實『九歌』究竟是祭歌，有它實際的用途，它所描寫的內容，會受到它原來題材的限制，不可能與作者身世有直接關聯，和『離騷』、『九章』是不同體制的。『九歌』格調的綺麗清新，玲瓏透徹，集中地提煉了民間抒情短歌的優美精神，顯示出它的特色；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在『九歌』的輕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種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長的感傷情緒。它所抽繹出來的堅貞高潔，纏綿哀怨之思，正是屈原長期放逐中的現實心情的自然流露。正如王夫之所說：『舉無叛棄本旨，闡及己冤。但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苑者其音悲；則不期白其懷來，而依慕君父，怨悵合離之意致自溢出而莫遏。』（『楚辭通釋』）這話是深得作者之用心的。我們試把『嫋嫋秋風』『蕭蕭落木』的季節情感，和『衆芳蕪穢』的現實悲哀，把『時不可兮驟得』『老冉冉兮既極』的心情，和『歲月不淹，春秋代序』的感慨，把『九歌』裡描寫失戀的苦痛，和『離騷』、『九章』各篇追求理想的悵惘彷徨，把『九歌』裡對衛國英雄的熱烈歌頌，和『離騷』、『九章』各篇對人民疾苦的深切關懷，聯繫起來，以及相類似的環境形象的刻劃加以對照，則不難從精神實質上得到更進一層的體會。較之全部都把它說成比體，處處都認爲意有所托，反而感到意味深長了。優美的文學作品，它所構成的形象必然包涵着極其複雜的內在因素。王氏所謂『文義不同，章次雜亂』正是對這一

問題簡單的、機械的理解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九歌』是屈原晚年放逐在沅、湘流域的作品，以作品本身印證王逸舊說，完全可信。王夫之因爲『湘君』篇有『遠謫道兮洞庭』一句，斷爲懷王時代被讒見疏後作於漢北（屈原在漢北是否當懷王時代是另一問題，說詳『九章·抽思』）。郭沫若則認爲是年輕得意時的作品（見『屈原賦今譯·後記』）。先大父據『漢書·郊祀志』載谷永對成帝說：『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軍，而兵挫地削，身危國辱。』因而斷『九歌』是屈原承懷王命而作（見『抱潤軒文集·讀九歌』及『屈賦微』本篇注）。細審文義，皆有未合。因爲戰國後期，巫風在漢北地區還是這樣的濃厚，似乎不大可能；也沒有任何有關記載，可以作爲旁證。假如『九歌』之作，是承懷王之命，爲了向神明祈福來退却秦軍，則祭祀的目的，必然成爲歌辭所明確表現的主題，而且所祭的神祇，也必然和這一目的相適應；可是事實上並不是如此。至於『九歌』裡並沒有表現任何少年得意的心情，而只是隱隱約約地籠罩着一層從生活深處發散出來的憂愁幽思，感傷遲暮的氣息，則讀者是不難以意逆志，從作品本身得到正確理解的。

『九歌』自『東皇太一』至『禮魂』共十一篇。關於它的分章問題，過去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把『山鬼』、『國殤』、『禮魂』合爲一篇，清林雲銘採其說加以闡明。他認爲『山鬼』不是正神，『國殤』、『禮魂』是人新死而爲鬼，也不能算是神，物以類聚，雖名爲三篇，實在只能算是一篇（見『楚辭燈』）。蔣驥則將『湘君』和『湘夫人』、『大司命』和『少司

「命」各合成一篇。他說：「其言『九』者，蓋以神之類有九而名。兩『司命』類也，『湘君』與『夫人』亦類也。神之同類者，所祭之時與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山帶閣注楚辭』）這兩種說法雖然不同，但他們所企圖達到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硬要使『九歌』符合於九的數字。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其錯誤是顯然的。另一種看法，就是承認『九歌』十一篇的原數，自王逸以下，贊成此說者極多。朱熹對此也無異義，可是他在『楚辭辯證』裡說：「篇名『九歌』，而實有十一章，蓋不可解。」他雖沒有因此而作出一種從主觀出發的曲解，但他之以表示懷疑，與黃文煥、林雲銘、蔣驥在基本觀點上也有其性質相同之處。其實『九歌』之所以名爲『九歌』，和它的是否爲九篇，並沒有固定的、不可移易的關係。如前所述，『九歌』係襲用遠古樂章的舊名，它之所以標名爲『九』，只是說，由多數歌辭而組合成爲一套完整的樂章。歌辭實數，並不受到九的限制。九是極數，『素問』說：「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因而九只是表示多數的概念，並非實指。例如『公羊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意思只是說，背叛的國家很多。楚辭裡如『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至今九年而不復』（『九章·哀郢』）『虎豹九關』（『招魂』）的『九』字用法，也都是如此。又，郭沫若說：「九並不是數目字，或許是糾的意思，取其纏綿宛轉。」（見『屈原賦今譯』本篇『解題』）按：釋九爲糾，糾者，合也。則糾也是多數的意思，似不必取義於纏綿宛轉，說亦可通。至於『九歌』究竟應該分成幾篇，雖然和總標題無關，但卻涉及對它的系統的內容的理解。在這一問題上，我認爲

王夫之的看法是正確的。那就是把最後的『禮魂』作為各篇通用的送神曲，『九歌』雖名為十一篇，但實數則是十篇（見『楚辭通釋』）。事實上，從『禮魂』的內容到形式都證實了王氏這一論點（參看本篇注文）。又，聞一多認為不但最後一篇是送神曲，而且第一篇『東皇太一』也是迎神曲（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卷『什麼是九歌』）。這說法是從王氏引申出的，而且使『九歌』符合於九篇的數字。可是有送神曲就得有迎神曲，是聞氏主觀概念上所構成的一般邏輯，對『九歌』來說，並不符合於具體作品的客觀實際。『東皇太一』有專祀之神，把它和『禮魂』相提並論，明明是不恰當的。

東皇太一

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郊祀志』：『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按：東皇太一實際上就是楚人稱上帝的別名。『皇』是最尊貴的神的通稱，這裡以指上帝，因為上帝是天神中最尊貴的神。『太一』，意思是說神道的廣博無邊。『莊子·天地篇』：『主之以太一。』成玄英注：『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名，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囊括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楚人以『太一』稱上帝，正如後來道家稱天尊為『元始』一樣，都是對某一問題所表現的抽象概念。天神本來無所不在，這裡稱之為『東皇』，則因為它的祠宇所在，是就楚而言楚的。至於楚人為什麼要為上

帝立祠於楚東，我想，可能是因爲天從東方破曉的緣故。『九歌』中的神祇多用當地人民所習慣稱謂的別名。下面各篇，除了『河伯』而外，均同此例。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瑤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吉日兮辰良二句】『辰』，時辰。『辰良』，與上『吉日』相錯成文。『穆』，敬也。『愉』（音俞），樂也，與『娛』同義。『上皇』，猶言上帝，指東皇太一。上句說時日的吉利，下句說祭祀的虔誠。【撫長劍兮玉珥二句】『珥』（音餌），劍鼻子，也就是劍把。『撫長劍兮玉珥』，是說撫摸着長劍上的玉珥。『璆鏘』（音求槍），佩玉相撞擊的聲音。『琳琅』（音林郎），美玉名。這兩句寫祀神時祭主的服飾。帶劍佩玉，是用於隆重的典禮。【瑤席兮玉璫四句】『瑤』，『薜』的假借字，香草名。『薜席』，用薜草編成的坐席，設在神座前面。『璫』（音鎖），鎖的別字，即『湘夫人』：『白玉兮爲鎮』的『鎮』。因爲用玉製成，所以從玉，作璫。鎮，壓也。『玉璫（鎮）』，玉製的鎮壓坐席的器具。『盍』，古通合，集合的意思。『將』，拿起。『把』，握持。『瓊芳』，玉色的花

朵。『合將把兮瓊芳』，指在神座前供設許多美麗的鮮花。古人稱整個肘子爲『肴蒸』，『蒸』的正字應作『齊』。『藉』，指墊底用的東西。『蕙肴蒸兮蘭藉』，是說以蕙草包裹着肴蒸，用蘭草來墊底。『漿』，薄酒也。『桂酒』『椒漿』爲互文，指加上香料的酒。『蕙』『蘭』『桂』『椒』取其芬芳。上兩句言神堂陳設之精美，下兩句說祭品的芳潔。『將把』，『奠』，都是承前文指祭主而言的。『揚枹兮拊鼓三句』『枹』（音浮）同桴，鼓槌。『拊』（音府），擊也。『節』，節拍。『疏緩節』，指音樂的節拍疏疏緩緩。『安歌』，謂歌者意態安詳。『陳』，列也。『竽』和『瑟』，都是伴奏的樂器。『竽』有三十六簧，笙類。『瑟』有二十五絃，琴類。『倡』，同唱。『浩倡（唱）』，就是大聲唱。這三句是寫奏樂的三個過程，極言其盛。

【靈偃蹇兮攸服四句】『靈』這裡是指巫女。『九歌』中的靈，或指神，或指巫，各視文義而別。『偃蹇』，舞貌，指儀態之繁盛，與『離騷』中的『偃蹇』義通。『攸』（音狡），美好也。『滿堂』，言舞者的衆多。『芳菲菲』，謂巫女起舞時所散發出來的香氣。『五音』，宮、商、角、徵、羽。『繁會』，音調繁多，互相參錯，即交響的意思。按：『五音繁會』句是承前『浩倡』而言，表明奏樂的最後一個過程，即尾聲，也就是楚人所說的『亂』。『君』，尊稱，指東皇太一。『九歌』裡凡是男性的神，都稱之爲『君』。『欣欣樂康』，是祭者的設想，並非實叙。

本篇是『九歌』的第一篇，因爲所祀的是最尊貴的天神。天，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人們的苦難和幸福都在它的運化之中；對它，誰都是有着崇高的敬意的。可是在另一方面，作爲祭祀對象

的天神來說，它却是至大無外、至高無上的大自然的化身，和風、雲、雷、電其他的一切自然神不同，在人們的認識上是缺乏着明確而具體的概念的。本篇關於神的形象，沒有作任何的描寫，對於神的功德，也沒有作正面歌頌；而只是從環境氣氛的渲染裡表達出敬神之心，娛神之意。這一切都圍繞着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祭神以祈福。神明能否賜福，在祭神者看來，首先決定於人的敬意是否能夠娛神。篇首以「穆將愉兮上皇」統攝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樂康」作結，一呼一應，貫串着祭神時人們的精神活動，從而突出了主題。

雲中君

『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朱熹曰：「謂雲神也。」（『楚辭集注』）按：雲神名豐隆（見『離騷』），「雲中君」是楚人稱雲神的別名，與「東皇太一」「東君」同例。「君」，尊稱；「雲中君」，猶言雲中之神。一說，「雲中」，楚國的大澤名，即雲夢。「雲中君」是水神，與「湘君」同類。細審文義不合。游國恩有「雲中君非祀水神說」一文，辯證甚詳，可以參看（見『楚辭論文集』）。

71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

【浴蘭湯兮沐芳二句】洗身體叫做「浴」，洗頭髮叫做「沐」。古人祭神之前，必先齋戒沐浴。『湯』，熱水。『蘭湯』，言其芳香。『芳』，也是說香的水，與『蘭湯』文異義同。『華采』，華麗的彩色。『英』，古音央，『瑛』的假借字。瑛是玉光。『若英』，是說像玉光一樣的灼爛。一說，『英』是花朵，亦可通。這兩句寫降神的女巫心意之虔誠，服裝之美麗。【靈連蜷兮既留二句】『靈』，指女巫。『連蜷』，廻環宛曲貌。『留』，指降神。是說神留在巫的身上。『昭昭』，明也。『爛』，光明貌。『未央』，猶言無極。上句寫女巫降神時所表現的神秘的意態（廻環宛曲是雲在天空舒曲的形象，在女巫降神時就表現成爲她的意態），下句說神的降臨，確有徵驗。【審將憺兮壽宮二句】『審』，發語詞，楚地方言。一作『蹇』，字同。『憺』（音旦），安也。古人稱寢堂爲壽宮（見『呂氏春秋』注），這裡指供神的神堂。雲與日月同在高空，故云『與日月兮齊光』。上句承前『靈連蜷兮既留』，言神的安享祭祀；下句承前『爛昭昭兮未央』，稱頌神的功德。【龍駕兮帝服二句】『龍駕』，龍車。『帝服』，天帝之服。『聊』，姑且。『翺游』，意同翺翔。『周章』，周旋舒緩的意思。上句說神的儀仗服飾之盛，下句說神暫時在此盤桓，意謂不能久留。【靈皇皇兮既降四句】『靈』，指神。『皇皇』，猶煌煌，光大貌。與前『昭昭』義近。『降』，古音洪。

『森』（音標），去得很快的樣子。『雲中』，神所居的地方，『遠舉雲中』是說它又回到原來的處所。『冀州』，中國的代稱。古代劃中國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州（見『尚書·禹貢』），冀州在黃河北，爲九州之首，是中國民族活動的中心地區，後人因以冀州代表全中國。『四海』，指中國以外。古人不知中國以外的情況，因以四海代表四方的邊極，與『離騷』『將往觀乎四荒』的『四荒』義同。『焉』，何也。『窮』，盡也。『有餘』『焉窮』爲互文，言雲神光輝所照不僅覽中國而有餘，就是橫絕四海也不能知其窮盡。上兩句說神暫來即去，下兩句說去後不知所在。『思夫君兮太息二句』『夫』（音扶），虛字，指君而言。『九歌』裡的『夫君』音義並同，都是對神尊敬而親切的稱謂。『太息』，義同歎息。『懔懔』（音充），一作『忼忼』，字同，心神不定貌。按：『懔懔』是象聲詞，即心臟跳動的聲音。這兩句寫神去後的憂思。

本篇應該是『九歌』的第三篇，次序當在『東君』之後（說詳『東君』解題），所祀的雲神，是具體的自然現象之一。雲和雨有着分不開的概念，在神話中雲神和雨師也是連結糾纏在一起的。本篇王逸注：『雲神，豐隆也。或曰屏翳。』『豐隆』『屏翳』，一神而異名。『豐隆』是雲在天空堆集的形象，『屏翳』則是雲的形象而兼雨的形象。因爲天雨時，雲在太空一定堆集得更厚，更陰暗，以致遮蔽了日光，所以郭璞『山海經·海外東經』注：『雨師謂屏翳也。』在勞動生產過程中一刻不能離開的，除了陽光，那就是雨水。雲行雨施，祀雲也就是祀雨，人們對雲神的深厚情感是包涵着極其現實的生活意義的。本篇一開始寫神的降臨，接着歌頌神的德澤；而這『與日

月齊光」的德澤是遍及於九州四海的。『覽冀州兮有餘』，正說明神靈的普照。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由於祭者對神的依戀又產生了一種矛盾心情。先大父曰：『雲日之神，九州所共有，非楚所能私。故神既降而去，猶思之太息，恐神既之不答（神的賜福沒有徵驗）而禱祀之無靈也。』

（『屈賦微』本篇注）所有篇中曲折細緻的心理刻劃，都是爲了深化詩歌的主題思想。

湘君

『湘君』和『湘夫人』爲配偶，是楚國境內所專有的最大的河流湘水之神。這一神祇最初也和天上的雲日之神一樣，只不過是初民崇拜自然的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現，後來由於人事上的聯系，以及有關的古代傳說漸漸充實了它的內容，這樣神不但和人一樣有了配偶，而且滲透了神與神之間悲歡離合的故事因素。湘神是湘水的化身，到『九歌』產生時代，古代的帝舜和他的妃子娥皇、女英又分化而成爲湘水男神和女神的替身；這樣人民意念中所產生的神就更具體地附麗於歷史傳說中的人物，神的形象更爲豐富，它所表現的人民現實生活情感也就更爲廣濶而親切了。

『禮記·檀弓』：『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注：『離騷』（『離騷』是漢朝人對屈原作品的通稱，說詳『離騷』解題）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夫人與君對舉，既然『湘夫人』是舜妃，當然『湘君』就是舜。酈道元『水經·湘水注』說：『大舜之陟方（巡視四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水，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張華『博物志』說：『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

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又曰：「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傳』，所記略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風，『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之女舜之妻，而葬此。」』綜合上述這些大同小異的記載，可以知道：當時舜的南行，其初二妃並未同往。後來二妃追蹤而至，到了洞庭湖濱，聽到舜死於蒼梧的消息，於是南望痛哭，自投湘水而死。當地人民把她們埋葬起來，立祠祭祀，當作湘水的女神。李白詩：『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遠別離』）韓愈文：『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祭張員外文』）這一生離死別的故事，具有永久動人的悲劇意義；而洞庭湖中煙水微茫，竹林幽翳的自然景象，又適應於這一故事的悲劇氣氛；同時，舜死葬於蒼梧，又是湘水的發源地。於是在人民普遍紀念，普遍流傳的基礎上，構成這一故事情節的兩方面主要人物，就使得原來的抽象的神的概念逐漸凝成兩個具體的形象，體現了故事的完整內容。這樣不但二妃成爲湘水的女神，而且帝舜也成爲湘水的男神了。司馬貞『史記索隱·秦始皇本紀』注：『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這話是正確的。過去由於對故事內容理解不夠完整，把悲劇意義局限在二妃的一方面，似乎二妃既是湘夫人，又可以稱爲湘君，以致把湘君和湘夫人的概念弄得混淆不清。朱熹在『楚辭集注』裡本韓愈說，謂湘君爲娥皇，湘夫人爲女英，理由是：『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正是由於這一概念混淆不清而形成的曲解。這種說法，不但

在稱謂的習慣上沒有確切根據，而且在道理上也是說不通的。娥皇和女英雖然是姊妹兩人，但在這一故事裡所表現的悲劇意義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代表女方的一面。試問，娥皇的悲哀和女英的悲哀在性質上乃至故事情節上有什麼區別？如果以湘君、湘夫人兩位神祇分屬之娥皇、女英二人，則『九歌』裡的『湘夫人』篇完全變成『湘君』的毫無意義的重複了。顧炎武認為湘水二神是配偶神，但却否定了與二妃事有關。（見『日知錄』卷二十五）這樣全篇文義都變成空泛而無着落，也是不足信的。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沅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鼉騁驚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君不行兮夷猶二句】「君」，指湘君。「夷猶」，猶豫不前的樣子。「中洲」，水中之洲。「誰留」，爲誰而留。本篇一開始就是女巫的獨唱，通篇到底都是湘夫人思念湘君的語氣。它的表現形式，可能是在祭祀時，以一個扮湘夫人的女巫爲主，歌舞迎神。這兩句寫久候不至，懷念對方的心情。

【美要眇兮宜修】「要」，讀平聲。「眇」，一作「妙」，字同。「要眇」靜好的樣子，指意態而言，與窈窕義近。「宜修」，修飾得恰到好處。這句是湘夫人自述。【沛吾乘兮桂舟三句】「沛」，船

在水裡走得很快的樣子。「桂舟」，用桂木爲舟，取其芬芳，下面的「桂櫂」「蘭枻」用意均同。

「波」，古音疲。王夫之曰：「沅、湘二水在江水上流，沅、湘不漲，則江水不溢而亦安流。」（《楚辭通釋》）按：這三句承前而言，湘夫人說自己裝飾得很美麗，沿沅、湘、江水在風平浪靜中乘桂舟來會湘君。「令」和「使」是水神的口氣。【望夫君兮未來二句】「來」，古音釐。「參差」，一

作「簌簌」，字同，簫的別名。古代的簫用竹管編排（現在的獨管簫是古代的笛），就是「莊子·齊物論」所說的「比竹」。大的二十三管，小的十六管，按音律排列在木盒裡，所以稱爲排簫。排簫上端平齊可吹，下端兩旁長而中央短，形狀參差不齊，故又名參差。「誰思」，猶言思誰，意謂

思湘君。下面就是她在深沈思念中的所產生的幻想。

【駕飛龍兮北征六句】這六句是湘夫人的

想像之詞，她幻想湘君也可能前來和她相會。湘君從九疑溯湘水北行，故云「北征」。「飛龍」，

意指快船，因為是水神所乘，所以把它說成飛龍。「連」(音纏)，迴轉。「柏」，一作「拍」，是

「帕」字之誤(據聞一多說，見「楚辭校補」)。「帕」，古通「帛」；「帛」是絲、旂、旆、旄的

總名。「綯」，纏旗桿用的。「橈」(音撓)，旗桿上的曲柄，所以懸帛，兼作裝飾。「旌」，旗桿上

頭的裝飾，綴旄羽爲之。「薜荔」「蕙」「蓀」「蘭」，注均見「離騷」。「蘭」，這裡是指蘭草而不是

指木蘭。「薜荔柏兮蕙綯，蓀櫓兮蘭旌」都是說船上旌旗之美。「潯陽」(潯音岑)地名，潯水的

北岸。「極浦」，遙遠的水邊。「靈」，同「靈」，有屋的船。「揚靈」，指揚帆前進。以下是湘夫人

的哀怨。【揚靈兮未極二句】「極」，終極，引申之作爲到達的意思。「女」，湘夫人左右的侍

女。「嬋媛」(音蠅媛)，注見「離騷」。上句說，湘君雖然可能已經動身，但始終沒有到達；下句

說，久候不來，連身邊的侍女都爲之憂傷。【橫流涕兮潺湲二句】涕淚過多，流下來的時候就

會橫溢。「橫流涕」，極言悲傷之甚，是湘夫人自指。「隱思君」，謂思念湘君之情藏在內心。「陴

側」，「陴側」的假借字，內悲也。【桂櫓兮蘭棹四句】「櫓」，字同「棹」(直教反)，船旁撥

水的工具。長的叫做「櫓」，短的叫做「棹」(音洩)。這裡的「蘭」，指木蘭，注見「離騷」。

「冰」和「雪」在這裡都不是實指，而是借以形容水光的空明澄澈。「斲」，斫也。「積」，「擊」

的同聲假借字。「斲冰擊雪」，借指在水光中打槳前進。舊說謂，「冰」「雪」實指天寒，不安。因

爲這不是湘、沅一帶的景象。「葦」(音微)，拔也。「芙蓉」，注見「離騷」。「木末」，樹梢。薜荔緣木而生，芙蓉是水裡的花朵，采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必然是一無所得，比喻所求不遂。這四句是說，乘船來會湘君，但事與願違。【心不同兮媒勞二句】「心不同」指男女雙方中的一方對愛情的不忠實。「恩不甚」，謂恩愛不深。這兩句是久候不至，對湘君的怨望。下面四句申言之。【石瀨兮淺淺四句】「瀨」，沙石間的流水。「淺」，古音箋。「淺淺」，水流疾貌。「飛龍」，即上文「駕飛龍兮北征」的「飛龍」，指湘君所乘的船。「翩翩」，飛行輕快貌。「期」，約會。「不信」，不踐約。「閒」，古音絃。「不閒」，不得空閒。這四句是說湘君乘龍(船)在淺淺的水上飛行，應該很快的來到。他之所以沒有來，則是因爲「交不忠」「期不信」的緣故。【鼉騖兮江皋四句】「鼉」，古「朝」字。「騖」，急走。「皋」，注見「離騷」。「江皋」，指江邊。「弭節」，謂停車，注見「離騷」。「北渚」，北面的小洲，是湘夫人和湘君約會的地點。「次」，棲宿。「周」，環繞。「下」，古音戶。這四句是湘夫人說她來到約會的地點，沒有會見湘君，祇看到「鳥次屋上」「水周堂下」的荒涼景象而已。按：上文湘夫人是乘桂舟而來，這裡說「騖」，說「弭節」，只是泛指行程，不可拘泥於水陸舟車之辨。【捐余玦兮江中四句】「捐」，棄也。和「遺」爲互文。都是丟下的意思。「玦」(音決)，圓形的玉器，似環而有缺口。「佩」，玉佩。「澧」，流入洞庭湖的水名。「芳洲」，生芳草的水洲。「杜若」，草本植物，葉廣披作針形，味辛而香。「遺」，贈予。「下女」，指湘君身邊的侍女。這四句有兩層意思，表

示湘夫人在失望中思想活動的兩個過程：『玦』和『佩』是男子的用物，是湘君送給湘夫人的。最初把它丟在水裡，是爲了表示決絕之意，但是真正的能够決絕嗎？這種深長的怨望，正說明了刻骨的相思，於是仍然不得不折芳草以寄情。爲了表示對對方的尊敬，所以不直接說送給湘君，而說送給『下女』，在這裡與古代交際辭令中的『執事』『左右』這一類詞彙的用法意義相同。『時不可兮再得二句』上句說時間一去不復返，表示悲傷之意；下句是寬慰自己之詞。『容與』注見『離騷』。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

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帝子降兮北渚二句】『帝子』，和下文的『公子』『佳人』都是湘君稱湘夫人之詞。因爲她是帝堯的女兒，所以稱爲『帝子』。『帝子』與『公子』義同，在古代的用法上是不限於男性的。『佳人』，猶言美人。凡理想中的人都可稱爲『佳人』，不一定是指容貌之美。『降』，降臨。『北渚』，卽上篇『夕次兮北渚』的『北渚』。『眇眇』，極目遠視的樣子。『予』，讀上聲。這篇是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語氣，由扮湘君的男巫（觴）獨唱。這兩句上句寫想念的殷切，下句寫遠望的愁思。

【嫋嫋兮秋風二句】『嫋嫋』（音裊），微弱而細長的樣子。『下』，古音戶。這兩句寫季節和環境。是說在秋風吹拂中，洞庭湖面泛起了微瀾，湖岸的樹葉紛紛下落。

【登白蘋兮騁望二句】『蘋』（音頻），秋生草。『登白蘋』，是說站在長着白蘋的地方。一本無『登』字，意同，文略。『騁望』，縱目而望。『與』，數也。『佳期』，約會的時期。『張』，陳設。下句是說計算着在約會那天的

傍晚，做好一切準備，等候湘夫人降臨。這裡的「夕」，與上篇「夕次兮北渚」的「夕」字相應。【鳥何萃兮蘋中二句】「鳥」，指山鳥。「萃」，集也。「蘋」，水草。「罾」(音增)，魚網。鳥不集山林而聚蘋中，罾不放在水裡而放在樹杪，是一種顛倒錯亂的現象。隱喻約人而人不來，與前一篇「采薜荔兮水中」二句用意相同。【沅有芷兮澧有蘭二句】「蘭」，古音蓮。這兩句是即景生情，因看到眼前芬芳的蘭、芷，而聯想到「公子」。「未敢言」，指蘊藏在內心而無法傾吐的深厚情感，與上一篇的「隱思君」意同。【荒忽兮遠望二句】「荒忽」，若有若無的樣子。「潺湲」，

流水聲。這兩句是說，在遠望中只看到沅水和澧水在潺湲聲中不斷地流着，可是他所約會的人卻沒有隨流水以俱來。【麋何食兮庭中二句】「麋」(音眉)，鹿一類的動物，似鹿而大。「食」，

一作「爲」。「蛟」，古人認為是龍一類的動物，能發水。實即蛟，蛇與雉交所生。「裔」，注見「離騷」。「水裔」，即水邊。二句實寫眼前荒涼景象，與前一篇「鳥次兮屋上」二句同意。疊用「何爲」是表示寂寞無聊之感。【朝馳余馬兮江皋四句】「夕」，點明約會時間。「溘」(音逝)，水

邊。「騰駕」，飛騰起車駕。「偕逝」，同去。這四句是湘君自述來到北渚的行程和赴約時的心情。

下面寫的是他所預先設想的和湘夫人會見後共同生活環境。

【葺之兮荷蓋】用草蓋房子叫做

「葺」(音緝)。「之」，應作「芷」(「芷」可寫作「止」，篆體字與「之」字形相近而訛)。「蓋」，古音記。

義同蓋。句意謂以芷爲葺，以荷爲蓋。

【蓀壁兮紫壇四句】「紫」，即「河伯」篇「紫貝闕兮珠宮」

的「紫貝」的簡稱，紫貝是水產的寶物，殼圓，質潔白，有暗青色小斑點及濃褐色斑紋，古時用

爲貨幣。楚地方言謂中庭爲「壇」(音善)；「紫壇」，是說中庭的地面用紫貝做成，取其堅滑而光彩。「播」，散播。一作「邇」或「邇」，古字。「成」，整也。「播芳椒兮成堂」，是說用椒塗在整個堂壁，播散芬芳。「成」，一作「盈」，義通。「棟」，屋梁。「檠」(音老)，屋椽。「辛夷」，香木，花開最早，北方呼爲木筆，南方叫做望春，又名迎春。「楣」，門戶上的橫梁。「葍」，即白芷。【罔薜荔兮爲帷二句】「罔」，古「網」字，這裡是編結的意思。「帷」，帳的四圍。「擗」(音霹)，用手剖開。「擗」(音綿)，一作「擗」。高亨曰：「當作幔，幔是帳子的頂。分布蕙草作帳子的頂。」「既張」是已經這樣陳設起來了。【「楚辭選」】(白玉兮爲鎮二句)「鎮」，壓坐席的東西。「疏」，作動詞用，稀稀疏疎地佈種着。「石蘭」，蘭草的一種，即山蘭，注見「離騷」。【芷葺兮荷屋二句】郭沫若曰：「屋是幌字之省，葺字當是葺字之誤。因上文已言「葺之兮荷蓋」，此處不應重複。蓋因後人不知屋之爲幌，故誤改。葺，蓋假爲褥或衽。」「屈原賦今譯」本篇注按：前面十句是屋的結構和屋內的陳設，這兩句是屋外的裝飾。因爲水裡的屋用荷葉做頂，所以叫做「荷屋」。「芷葺兮荷屋」，是說「荷屋」上面又葺以香芷。這句的「葺」指加蓋，和「葺之兮荷蓋」的「葺」字同而用意各別。「續」(音了)，指繼續繞在屋的四周。「杜衡」，香草名，注見「離騷」。「衡」，古音杭。【合百草兮實庭二句】「合」，集合。「實」，充實。「建」，設置的意思。「芳馨」，作名詞用，泛指前面所說的香草。「廡」(音武)，堂下四周的屋子，就是現在的廂房。「廡門」，指廡和門。「門」，古音民。【九疑繽兮並迎二句】「九疑」，九疑之神，即下句的

「靈」。『如雲』，形容多的樣子。湘君是古代帝王，死於九疑，當然他所在的地方，九疑諸神會圍繞在他的周圍。這兩句是設想湘夫人降臨後在一個新的美好環境中的熱鬧場面。可是「佳人」有約不來，上面的一切都成為空虛的幻想。

【捐余袂兮江中六句】與前一篇「捐余袂兮江中」六句意同。『襟』（音牒），禪衣，即無裏之衣，指貼身穿的汗衫之類。洪興祖曰：「『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楚辭補注』）按：『襟』和『袂』是女子所用之物，是湘夫人送給湘君的。『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袒服』，是貼身穿的衣服，亦即禪衣。足見用自己的衣服送給情人，是古代女子愛情生活中一種流行的習慣。

『袂』，袖（音藝）的或體字。『方言』：「複襦謂之第襖，或作袂。」郭注：「第即袂字耳。」字林：「袂，複襦也。」『複襦』有裏，指外衣。『說文』：「衣不重曰禪。」段玉裁注：「此與重衣曰複爲對。」這裡『袂』『襟』對舉成文，『襟』既是禪衣，則『袂』必然是複襦。舊說，把『袂』當作衣袖解，不妥。『汀』，水中的平地。『遠者』，指湘夫人。『驟』，數也。『驟得』，一次又一次地得到。

『湘君』和『湘夫人』雖然各自成篇，但合起來則是一個整體，所表現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文章結構大體相同，而在語氣上則是針鋒相對的。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兩個方面：第一，二妃的故事雖然只是遠古時期的傳說，但就僅僅從故事的簡單的輪廓來看，這種死生契濶，會合無緣的悲痛，正如李白詩所說的「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是綿綿而無盡期的。這就突出

地構成了這兩篇的共同主題，以及適應於表現這樣主題的獨特形式。兩篇的描寫，始終以候人不來爲綫索，儘管在彷彿悵惘中對對方表示深長的怨望，但自己堅貞不渝的愛情則彼此是一致的。這樣就從兩個方面完整地體現了這一悲劇故事的精神實質。關於湘君和湘夫人的形象，兩篇都沒有作正面描寫，而是通過對方心理活動的刻劃和環境氣氛的渲染，給予人們以完滿而鮮明的真實感覺。溫庭筠詞：「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菩薩蠻』）用來說明這兩篇的表現手法，我認爲是最妥當不過的。第二，民間神話傳說，是「九歌」取材無盡的泉源；而人民的思想情感，則是「九歌」創作唯一的生命。像這篇所敘述的二妃的故事，在人民所經歷的悲歡離合的現實生活中是有着普遍意義的。這就使得人民的歷史的和現實思想情感揉合在一起，從而更豐富了故事的內容，擴大和加深了它的表現力和感染力。瞭解這點，我們就會進一步理解屈原在加工改寫時處理題材的態度：他沒有離開故事的本身，但同時沒有把他的描寫黏滯和局限於故事背景上面；而是高度地概括了人民真誠淳樸的情操，按照這一原則來塑造作品的形象的。篇中所寫的是生離死別的心情，不可避免地籠罩着一層憂傷鬱抑的悲劇氣氛，可是就在這憂傷鬱抑的氣氛裡却滲透着一種愛戀與追求的狂熱，充沛地顯示出一種生命的活力。從這可以看出在苦難的黑暗現實世界裡，人民是怎樣嚮往於美好和光明，怎樣對待自己的未來和理想；而作者當時的思想情感和人民不期然而然的共鳴之處，從而在原有基礎上提高了民間的文學形式，也就不煩詞費了。「九歌」裡像這一類以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作爲題材背景的作品，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正應抓住這總的

一環去深入體會。

大司命

本篇和下一篇所祀的是壽命的神。大司命總管人類的生死，所以稱之爲大；少司命則專司兒童的命運，所以稱之爲少。這兩位神祇的名稱所標誌的涵義和作品的內容是完全相適應的。舊說，這兩位神祇是天上兩顆星宿。洪興祖曰：「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楚辭補注」）按：這話不妥，衡諸初民崇拜自然的意識，人的壽命問題和天上這兩顆星是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王夫之曰：「謂文昌第四星爲司命，出鄭康成周禮注，乃讖緯家之言也。篇內「乘清氣兮御陰陽」，以造化生物之神化言之，豈一星之謂乎？古者臣子爲君親祈永命，徧禱於群祀（列入祀典之神），無司命之適主（專神），而弗無子者（弗通祓，祓除無子即求有子），祀高禩（祭媒神）。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楚辭通釋」）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溼雨兮灑塵。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乘龍兮鱗鱗，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何爲？

【廣開兮天門四句】「廣開」，猶言大開。「吾」，指大司命。「玄雲」，黑裡透出紅色的雲彩。「凍雨」，（凍音東），暴雨。這四句是巫代大司命自述。本篇關於神的稱謂，隨着行文語氣變化極多。稱「君」，是巫用第三人稱的敘述語氣，稱「女」（同汝），是巫對神而言的第二人稱，稱「吾」「予」「余」，是巫代神自述的第一人稱，「吾」和「君」對舉，則「吾」是巫自指。各視具體情況而定。「君」迴翔兮以下二句「迴翔」，本義是指鳥在天空中迴旋地飛翔着。天空寬濶，神由上而下的飛行過程中也必然要打許多盤旋，故借以形容。「下」，古音戶。「空桑」，神話中的山名，見「山海經」。「君」和「女」都是指大司命。上句敘述神的降臨，下句表示自己誠虔迎神之意，對神而言。【紛總總兮九州二句】上句言天下之人衆多，下句言神通的廣大。「紛總總」，注見「離騷」。「九州」，代表天下，注見「雲中君」。「何壽夭」，猶言何者壽而何者夭。「壽」，指老壽，「夭」，謂早死，相對成文，謂人的壽命長短不齊也。「予」，讀上聲，是巫代神自稱。【高飛兮安翔四句】「高飛」，「安翔」，指神的靈異徧周宇內，無往而不在。「清氣」，天空中清明之氣，猶

言天地之正氣。古人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現象得不到科學的解釋，於是統統把它說成是陰陽二氣的運行。「乘」，借用乘車；「御」，借用御馬，都是掌握的意思。「乘清氣兮御陰陽」，言神功參造化。「吾」，女巫自稱。「與」，猶從也。「齊」，同「齋」。「速」，同「邀」。「齊速」，即齋邀，誠虔而恭謹的樣子。「導」，引導。「帝」，上帝。「之」，往也。「坑」（音岡），一作「岡」，字同。「九坑」，王逸說是九州之山（「楚辭章句」）。蔣驥說，就是指九岡山（湖北、湖南皆有九岡山，見「山帶閣注楚辭」）。按：九岡就是九州的代稱。岡是高地，九州對四海而言，也是指無水的高地的。王夫之釋「坑」爲「地」，義可相通。人類的生生不已，新陳代謝，都是上帝造化之功。大司命掌管人類的壽命，則是這種造化之功的具體表現。「導帝之兮九坑」，猶言把上帝的威靈引導到現實的人世。這四句承前「何壽夭兮在予」而言，上兩句申述神的功德，下兩句表示自己願意誠虔奉神，顯示神的威靈。【靈衣兮被被四句】「靈」，一作「雲」。「被被」，同「披披」，飄動的樣子。「陸離」，注見「離騷」，這裡指玉佩光彩的閃耀。「陰陽」，即上文「乘清氣兮御陰陽」的「陰陽」。「爲」，古音讀若與。上兩句形容大司命服裝的瑰異，下兩句說神的一切行爲都是體現陰陽運行的妙理，不是一般世俗人所能知道的。【折疏麻兮瑤華四句】「疏麻」，神麻。「瑤」，「薜」的假借字，草名。「華」，同花，古音敷。一說，「瑤華」是指玉色的花朵，亦可通。「離居」，謂離居之人，指大司命。「冉冉」，漸漸。「極」，至也。與「湘君」篇「揚靈兮未極」的「極」字同義。「寢近」，稍稍親近。這四句述說人對神的情感。人們認爲自己的壽命時刻都操

在神的手裡，特別是年老的人。因而更想和神親近，求得神的福賜，永命延年。以下八句就此義申言之。表現神去後人們的悵惘之思。【乘龍兮麟麟四句】「龍」，指龍車。「麟麟」，車聲。

「馳」，一作「駝」，古字。「天」，古音汀。「延佇」，盼望的形象。「結桂枝」，所以寄情。參閱「離騷」「結幽蘭而延佇」條注文。「思」，指想念大司命。上兩句說神高飛遠舉，一去而不顧，下兩句敘寫人們依戀的情懷。【愁人兮奈何四句】「若」，猶及也。「虧」，虧損也，古音科。「若今無虧」，猶言及時珍重。「當」，正常的意思。「孰」，何也。「離合」，指神與人的離合。「爲」，古音呼。這四句的意思是說，神與人的離合，其權操之於神。但人們自有其正常的壽命，只要能够及時珍重，使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都無所虧損，則神和人的親近與否，也就沒有什麼大的關係了。這是無可奈何中寬慰自己的語氣。

本篇祀司命之神，所表現的正是人們對生命問題的一種看法。人生無常，死亡隨時在威脅着；天下之大，同樣是人而壽夭不齊，這似乎是一個不可理解的問題，司命之神就是在這樣一個不可理解的意念中產生的。但人們是熱愛生活的，爲了永命延年就不得不帶着誠虔而迫切的心情向神祈福，司命之神列入楚國民間祭祀，正是這種普遍的社會意識的反映。可是祈禱永年，僅僅是人們的主觀願望；祈禱的效果，究竟是徵驗無憑。本篇所塑造的大司命的藝術形象，正是冷酷、嚴肅和神秘的化身，它深刻地說明人們在壽命問題上一種矛盾的、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最後以「人命有當」「若今無虧」作結，足見人們對待生活態度仍然是樂觀而現實的。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孔蓋兮翠旂，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秋蘭兮麝蕪六句】「蘭」，指蘭草，菊科植物。秋天開淡紫色的小花，所以叫做「秋蘭」。「秋」，一作「穉」，古字，下同。「羅」，列也。「羅生」謂「秋蘭」與「麝蕪」並列而生。「堂」，指祭祀的神堂。「下」，古音戶。「枝」，一作「華」。「芳菲菲」，注見「離騷」。「襲」，侵襲。這裡是指

秋蘭和麝蕪的香氣在不知不覺中深深地侵入嗅覺。『予』，巫自指。讀上聲。『夫』，發語詞，音扶。『人』，一般的人。『美子』，美好的孩子。『蓀』，一作『荃』，指神。這六句是迎神詞。前四句言神堂景物之美，後兩句說求子的人都已滿足願望，神的職守無虧，可以愉快地降臨人世。

【秋蘭兮青青四句】『青』，『菁』的假借字。『菁菁』，繁盛也。『滿堂兮美人』，指參加祭禮的人們。『目成』，兩心相悅，用目光來傳達情意，是戀愛成功的象徵，所以叫做目成。這四句是巫述說少司命降臨到神堂時別人都沒有看見，神只向他看了一眼，表示了無限的深情。『入不言兮出不辭四句』第一句是說，神進來時不說話，離開時不告辭，承前『目成』而言，指並未與已交

談。第二句寫神去時的情景，後兩句言神去後人的悲哀。【荷衣兮蕙帶二句】『荷衣』，『蕙帶』，指神的服飾。『帶』，古音帝。『儵』，同『倏』，忽有忽無不可捉摸的意思。上句承『乘回風兮載雲旗』言之，下句與『入不言兮出不辭』相應。【夕宿兮帝郊二句】『帝』，指上帝。『帝郊』，

猶言天國的郊野。『須』，等待。這兩句是對少司命表示深切的戀情，說她為什麼忽然而去，孤單地宿在雲際的帝郊，是等待誰呢？【與女沐兮咸池四句】『沐』，注見『雲中君』。『咸池』，神話中的水名，注見『離騷』。『晞』，曬乾。『陽』，太陽。『阿』，曲陵也。『陽之阿』，可能是指神話中日出的陽谷。『美人』，指理想中的人。『美』，一作『媿』，字同。『來』，一作『徠』，字同。

【悅』，同『恍』，失意貌。『浩歌』，大聲歌唱。【與女沐兮咸池】前原有『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二句，洪興祖『楚辭補注』斷為是『河伯』篇錯簡重見的文字，刪去。按：連這四

句也可能是『河伯』篇的脫簡而誤竄進來的。今本『河伯』篇開頭是『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接着便說『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假如中間插進這四句，語意就更爲完滿。『與女遊兮九河』『與女沐兮咸池』同一句法。每兩句話一件事，對舉成文，都是河伯的幻想。所以緊接着說『望美人兮未來』，點明現實的惆悵心情。後面『乘水車』『登崑崙』分承『九河』『咸池』，結構嚴謹，脈絡分明。『河』『波』『阿』『歌』『螭』（古音羅）叶韻，在音節上也是完全適合的。這四句放在本篇，雖然可以勉強說通，但和上下文的聯系究竟不够自然。把它刪掉，通篇的內容更顯得集中而緊湊了。以上論點，僅僅從作品本文的體會出發，因爲缺乏其他足資證明的確切根據，故仍其舊。

【孔蓋兮翠旂四句】『孔』，孔雀的簡稱。『翠』，翡翠鳥的簡稱。『蓋』，車蓋。古人車上張蓋，陰以禦雨，晴以蔽日，圓形，和現在的車蓬形狀不同，作用相似。『旂』，古『旗』字，以孔雀的羽毛爲蓋，以翡翠的羽毛爲旂，極言其儀仗服飾之美。『九天』，指天的最高處，注見『離騷』。『彗星』（彗音穗），就是民間所說的『掃帚星』。掃帚星出現，據說是掃除邪穢的象徵。少司命是兒童壽命之神，手撫彗星，表示爲兒童掃除災難。『竦』，挺出也。『艾』，年幼的稱呼。『幼艾』，泛指少年男女。『擁』，保護的意思。『蓀』，指少司命。『正』，古人稱官長爲正，與主同義。『爲民正』，猶言爲民之主。這四句是對神的贊禮。

本篇的內容，應該從兩個方面去理解：開頭六句和結尾四句遙遙呼應，包舉全篇，是對少司命正面的贊禮。說她時時爲了人們的子嗣問題而『愁苦』；她嚴守住她的崗位，『撫彗星』，『竦長

劍』來保護兒童，從而取得人民的崇敬。這正反映了人民對新生一代的熱愛與關懷，用意是非常明確的。中間幾節描寫人神愛戀之情。從詩歌的主題來看，是駢枝；就詩歌的結構言，是插曲。這兩方面的內容，不可混爲一談；但也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因爲構成少司命這一美麗女神溫柔而又勇敢、灑脫而又纏綿的光輝形象，正是這兩方面內容的結合。

『九歌』中祭祀的神祇，它們在人民心目中所形成的概念，不是某種自然現象就是某種社會人事問題的反映。其中往往有着一些有關的神話傳說作爲它們的具體內容，這就使得祭神的歌辭不僅僅停留在單純的稱頌和祈禱上面；『九歌』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祭歌，而是以優秀的形象顯示民間文學的特色，表現了人民現實生活中極其複雜的真實情感，正在於此。『湘君』『湘夫人』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大司命』篇雖然說來說去都是有關人的壽命問題，但『折疏麻』『結桂枝』的語氣，多少涵有一些人神戀愛的因素。本篇中間幾節，更顯然是一首纏綿宛轉絕妙的情歌。作者這樣處理題材，不難想像也是有着當時在民間廣泛流傳的，而且是與主題有關的神話故事作爲背景。但限於現存的歷史文獻資料，無從作出十分具體的確切不移的說明；可是，它的精神實質，仍然是可以體會的。

大司命是一位嚴肅的男神，少司命是一位溫柔的少女。作品裡所塑造的兩位司命之神的藝術形象，必然有它本身的來源，在豐富而動人的描寫裡，雖然涉及愛情問題，但始終沒有離開司命這一基本特徵。郭沫若強調本篇的戀歌部份，忽略了前後兩節的正面贊禮，因而把少司命說成司

戀愛的處女神，於是在文字上就不得不曲解以求其通；但司戀愛的女神怎麼能稱爲「少司命」，而且與總管人類壽命的「大司命」對舉呢？這似乎值得商榷。至於把「大司命」通篇都譯成大司命追求雲中君的語氣，也覺不妥（均見「屈原賦今譯」譯文和注文）。這類出於懸想的新奇的看法之所以產生，只是由於作品本身所依據作爲背景的神話故事已經失傳，而說者又不肯懷疑的緣故。

東 君

本篇是祭日神的歌辭。「爾雅·釋天」：「日御謂之羲和。」「初學記」引「淮南子·天文訓」：「爰止羲和，爰息六螭。」徐堅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離騷」裡也有「吾令羲和弭節兮」的話。又「山海經·大荒南經」說：「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在上述一些有關古代神話的資料中，都是把太陽神稱爲羲和，不過有男性和女性駕車人和母親的區別而已。稱日神爲東君，當是楚國地方習用的別名（可能也有所本），與「東皇太一」「雲中君」同例。「漢書·郊祀志」有「東君」和「雲中君」，則是其他地區祭神時襲用楚俗的舊名。

聞一多曰：「『東君』與『雲中君』皆天神之屬，其歌辭宜亦相次。顧今本二章部居縣絕（編次的距離相隔甚遠），無義可尋。其爲錯簡，殆無可疑。余謂古本「東君」次在「雲中君」

前。「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索隱」引王逸亦云：「東君、雲中君」見「歸藏易」（今本注無此文），咸以二神連稱，明楚俗致祭，詩人造歌，亦當以二神相將。且惟「東君」在「雲中君」前，「少司命」乃得與「河伯」首尾相銜，而「河伯」首二句乃得闖入「少司命」中耳。（『楚辭校補』）按：聞說甚精確，但爲了不變更相沿已久的篇次，今仍其舊。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馳，夜皎皎兮旣明！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絙瑟兮交鼓，蕭鍾兮瑤簫。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噉將出兮東方四句】「噉」（音吞），猶噉噉，形容初日所放射的溫暖和光明。「出」，指太陽。「檻」，闌干。「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說文」：「榑桑」。

（即扶桑），神木，日所出也。」日出扶桑，當然這顆樹生長在日神居住的地方的關于的前面，每天早晨的陽光也必然首先照耀着這顆樹，再慢慢升起。「安」，安詳。「皎皎」，同「皎皎」。「明」，古音芒。前兩句是太陽將出時的情景，後兩句是太陽神說他準備起身。本篇全部是東君的語氣，篇中的「吾」「余」都是神的自稱。

【駕龍輶兮乘雷四句】「輶」（音舟），本是車輶，這裡借以代表整個的車子。龍輶，即龍車。「雷」，借指車聲。太陽在天空升起，四周圍繞着許多雲彩，故云「載雲旗」。「委蛇」，飄動舒卷的樣子。「蛇」，古音夷。這四句承上文而言，前兩句是實叙，後兩句是虛寫。「太息」「低徊」「顧懷」是神眷戀故居的心情，也就是初升太陽乍升乍降，搖曳多姿的形象。

【羌聲色兮娛人二句】東君在天空裡所看到的和聽到的祭神場面。「聲色娛人」，言聲音顏色使人歡愉，就是下面一節的具體描繪。「觀者」，指看熱鬧的人。「儵」，注見「雲中君」。

【緇瑟兮交鼓四句】「緇」（音根），急張絃也。「交鼓」，相對擊鼓。「蕭」，通「簫」，「簫」的假借字（一本作「簫」，見戴震「屈原賦注」），擊也。「鍾」，字同「鐘」。「瑤」，「搖」的假借字。「簫」（其呂反）懸掛鐘磬的木架。「蕭鍾兮搖簫」是說猛力擊鐘連簫都為之搖動。與「招魂」

「鏗鐘搖簫」句法相同。「鍾」（音馳），字同「簫」。「簫」和「竽」（音于）都是古代竹製的樂器。「靈保」，指巫。王國維曰：「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廟之尸，以子弟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與否，雖不可考；然「晉語」載：「晉祀夏郊（祭天），以董伯為尸」，則非宗廟之祀，固亦用之。「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

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為神之所憑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余疑「楚辭」之靈保，與「詩」之神保（「詩經·楚茨」有「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保聿歸」的話），皆尸之異名。」（說本王夫之「楚辭通釋」，見「宋元戲曲史」）按：「靈」是神和巫的通稱，可以用之於一般的歌舞娛樂之巫，也可以用之於象神之巫，「靈保」則專用之於象神之巫。「賢姱」，溫柔而美好。「姱」，古音讀作枯的去聲。這四句說音樂的繁盛，下三句說歌舞的美妙。【翺飛兮翠會三句】

「翺」（音喧），小飛輕揚之貌。「翠」，翡翠鳥。「會」，通「翺」，舉起翅膀。「翺飛翠會」，指巫女妙曼的舞姿。「展詩」，展開詩章來唱。這裡的「詩」，指配合舞蹈的歌辭。「會舞」，合舞。「律」，指音律。「節」，指節拍。古音卽。

【靈之來兮蔽日】這裡的「靈」，是東君泛指其他的神靈，仍然是他所看到的祭壇上的情景，並非自指。「蔽日」，形容多的樣子。下面一節是東君自述。【青雲衣兮白霓裳四句】以「青雲」爲「衣」，「白霓」爲「裳」，是旭日麗空，雲霓輝映的形象。「天狼」，天上的惡星，在東井南，主侵掠。「矢」，箭。「弧」，木弓。「弧矢」，也是天上的星名。共有九星，形似弓箭，名爲天弓，主防備盜賊。位置在天狼星的東南，朝着天狼。「反」，反射也。「淪降」，散墜。意思是說操弧舉矢，反身一射，而使天狼散墜。「援」，拿起。「北斗」，星名，共有七星，形似盃酒的斗。薄酒爲「漿」，「桂漿」，就是桂酒。按：這裡的天狼，確係影射秦國。秦在當時，號稱「虎狼之國」，專事侵掠，與傳說中天狼星的性質是相合的。天狼星的分野，正當秦地；弧矢星在天狼的東南，而秦國正在楚的西北，星空的位置和秦、楚的地理

環境也是恰恰相當的。屈原创作『九歌』時代，正是楚國遭受侵略嚴重的危難關頭，這四句是人民敵愾心情和作者愛國意志的自然流露。末句『援北斗兮酌桂漿』，是說射掉天狼以後的欣愉心情，用意尤為明顯。【撰余轡兮高馳翔二句】『撰』，抓住。『馳』，一作『駝』，古字。『杳』，

深遠貌。『冥冥』，黑暗也。『以東行』，從東方運行。『行』，古音杭。上句意謂抓緊時間前進，下句是說從東方走向西方，從白天走到夜晚。

在一切自然現象中，人民時刻感受到而一天不能離開的那就是普照大地的陽光。因而人們對日神的崇拜和歌頌是最為熱烈而具體的。本篇祭日神的歌辭，正明朗而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意識。關於它的內容，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去理解：第一，『九歌』中除了『東皇太一』而外，關於祭祀場面的描寫最熱鬧的就要算這篇。足見楚國民間祭日神的典禮是多麼隆重！第二，儘管祀典是如此的隆重，場面是如此的熱鬧，但日神並未降臨，僅僅在高空的俯瞰中表示愉悅之意。難道他不願意歡享人們的祭祀嗎？他明明說，『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連旁觀的人都如此，則他自己的心情更不問可知了。他之所以不能停留，是爲了『撰轡高馳』，不息地運行在地面上，放射光和熱，使人們持續不斷地生存着。不但如此，他還要爲人們除去侵略的災害，顯示出大公無私的神的威靈。第三，和其他各篇一樣，本篇塑造的日神的形象就是太陽本身的形象。它從吐出光明到漸漸升起，從麗影當空到金烏西墜，始終在勤勞不息地運行着，給人以光明的、偉大的、具有永久意義的美感。凡此一切，都是緊緊地圍繞着一個主題，對太陽的禮贊。

河伯

河伯是黃河之神。河爲四瀆之一，是尊貴的地祇。殷、周以來均列入祀典。不過春秋時還沒河伯之名，只稱之爲河神。河伯之名起源於戰國。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傳』載有河伯娶婦事，『莊子·秋水篇』也有河伯之名。『山海經·海內北經』說：『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水夷恒都焉。』郭注說水夷就是馮夷。引『淮南子·齊俗訓』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王夫之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謂非其境內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祀典（按照周朝所規定的祀典，諸侯只能祭其國內的名山大川，當時楚境未及黃河，故云），故已之；而楚國嘗祀之矣。』（『楚辭通釋』）按：王氏所引，見左傳哀公六年，當時楚國所祭的只是河神（稱黃河之神爲河神而不曰河伯，見僖公二十八年傳文）。稱河神爲河伯而且隆加祭祀，大概是戰國時普遍流行的風氣。『九歌』裡所祭的神祇，都用本地的別名，只有河伯是當時通行的名稱。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騖螭。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

乘白鼃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媿予。

【與女遊兮九河四句】『女』，與河伯相戀的女神。『九河』，黃河的總名。傳說禹治河，至兗州，爲了防止河水外溢，把它分成『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濞』、『鉤磐』、『鬲津』九道。『徒駭』在北，爲幹綫，即河道的本身；其餘都在南，成爲並行東注的八條支流，相距各二百里。『衝風』，衝地而起的風，即旋風。一本『揚』上無『水』字。『揚』，一作『橫』。『乘水車』，指河伯在波上往來。『荷蓋』，以荷葉爲車蓋。荷葉形圓，正像一個車蓋，所以荷葉亦名荷蓋。『騶』，周人用四匹馬駕車，兩旁的馬叫做『騶』。這裡作動詞用。『騶騶』，是說以騶爲騶。『螭』（音痴），無角龍。古音羅。本篇全是巫敘述的語氣。【登崑崙兮四望四句】『崑崙』，山名，黃河的發源地。『浩蕩』，本義是水大貌，這裡用以形容心情的開濶。『惟』，思念。『極浦』，遙遠的水邊。『寤懷』，寤寐懷思，極言思念之甚。『懷』，古音回。【魚鱗屋兮龍堂三句】

『龍』，承上『魚鱗』而言，『龍堂』，是說以龍鱗爲堂，取其光采之閃耀。『紫貝』，注見『湘夫人』。『靈』，可能是專指河伯，也可能是兼指河伯和他所愛戀的人。因爲河伯的戀人必然也是水神。【乘白鼃兮逐文魚三句】『鼃』，大鼃。『文魚』，像鯽魚、鯉魚一類有文的魚。『女』，就是『與女遊兮九河』的『女』。『流澌』，即流水。一說，『流澌』是溶解的冰塊。『澌』應作『澌』從夂（夂即古冰字）。『下』，古音戶。【子交手兮東行四句】『子』，指河伯，用親暱的第二人稱，與『大

司命」篇「踰空桑兮從女（汝）」同例。「交手」，以手相交，意指握手告別。「美人」，指河伯的戀人。「鱗」，一作「隣」。古代給人伴嫁的女子叫做「隣」（音孕）。這裡作動詞用，就是陪伴的意思。「予」，讀上聲。

關於本篇的內容，有兩個問題值得研究：第一，歌詞用於祭神，為什麼通篇並未涉及祭祀？既沒有對神的禮贊和祈禱，也沒歌舞娛神的場面的描繪，而只是河伯的愛情生活的敘寫。第二，歌辭的清新宛麗，是任何讀者所能體味到的。但它所寫的河伯的愛情生活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篇中有許多地方却使人感到很模糊，得不到明確的理解，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關於前者，我認為是地域的特色；而後者則是文獻不足徵的問題。

我國北方的農業生產主要是依靠黃河系統的河流的灌溉；但同時古代歷來的水患，也都是黃河的泛濫成災。初民不能克服自然，只得託之宗教祈禱。河神的爲祟，就是在這樣現實的生活意義上產生；也就是在這樣意識中，黃河的祀典一天天地隆重而普遍起來的。「楚人信巫而好祠」，春秋時代，民間即已望祭河神，到了戰國，楚國國境已有一部份北抵河岸，當然對黃河的祭祀更加盛行起來。可是聯系到實際生活來看，黃河究竟在楚國的邊緣，特別是長江以南沅、湘流域的楚國人民，黃河對他們更不發生任何直接影響。他們之祀黃河，正是當地流行的「淫祀」之風的具體表現，並無實際意義和目的。既不可能有任何稱頌，也無所用其祈禱，於是作爲祭神歌辭的具體內容，就自然而然集於神話傳說中的河伯的戀愛故事了。

『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洛）嬭？』『雒嬭』，即神話中的洛水女神宓妃。照『天問』所說，原係河伯妻室。她是一位美麗而放蕩的女神，和后羿曾經發生過一段曖昧的戀愛關係。王逸注云：『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離騷』說她『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騁傲兮，日康娛以淫遊』，也是指她和后羿相戀的故事（詳『離騷』本條注文）。而后羿之所以『射夫河伯』，則是爲了『妻彼雒（洛）嬭』。從上述材料中，互相印證，是不難找出其因果關係的。河伯被羿射了以後，還有這樣的一場餘波。王逸注引『傳』（古書的通稱）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瞎）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辱，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把這些片段紀錄綜合起來，可見河伯一開始在神話裡出現，就是一位戀愛糾葛中的人物；不但如此，所有關於河伯的神話和祭祀，都是圍繞着這個問題，沿着這條綫索向前發展的。『史記·滑稽列傳』載河伯娶婦事，當魏文侯時代，是戰國初期。可是當地人民說這種風氣，『所從來久矣』。又，『史記·六國年表』也說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足見這種風氣不但由來已久，而且相當普遍。祭神是爲了取悅於神。取悅於神的方式很多，而必用婦女作爲祭品，那就是說，要想取悅於黃河之神，就必須從愛情生活上去滿足他，足見歷來普遍流傳的關於河伯的戀愛故事是如何的豐富！這些豐富的民間傳說，正好正爲南楚地區用於『淫祀』的祭歌的內容，屈原『更定其詞，去其泰甚』，在文

藝加工的過程中，鑷括成爲本篇；它所描繪的一切，都是有着本事作爲背景的。例如：關於河伯的形象，說他『駕兩龍兮驂螭』，從表面看來，似乎只是水神的一般描寫；可是儘管是一句無關重要的句子，都是有所本的。『山海經·海內北經』說：『冰（馮）夷人面，乘兩龍。』當然，這並不是說『九歌』本於『山海經』；但兩書之所以有同樣的描寫，必然有着共同源本的民間神話傳說。以『山海經』爲印證，就會覺得這裡的描寫更富於特徵性了。又如：『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二句，我以爲是本篇脫簡之文。（詳見『少司命』篇注文）假如這種看法是不錯的話，則這兩句所敘述的正是『離騷』裡的『朝濯髮乎洧盤』，必然是指宓妃。宓妃和河伯的關係既如上述，則本篇的『女』和『美人』是指誰的問題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過去解說本篇的有的援引比興，穿鑿附會，以求其通，結果還是說不通；有的認爲本篇的內容僅僅是表現迎神送神的情感，結果使全篇的語氣顯得浮泛而支離。至近人郭沫若、游國恩才從探索本事着手，這完全是正確的。可是在具體的理解上，兩人所得出的結論並不相同。郭沫若曰：『女，當指洛水的女神。下文有『送美人兮南浦』，我了解爲男性的河神與女性的洛神講戀愛。』又曰：『河神所追求的大概是洛水之神，因爲洛水是在黃河之南，下游係往北流，故說『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均見『屈原賦今譯』本篇注文）游國恩曰：『竊嘗反復玩索，以意逆志，而後知其確爲詠河伯娶婦事也。夫曰『送美人』，曰『迎』曰『騰』，非明指嫁娶之事乎？所謂『美人』者，非『絳帷』之中，『床席』之上，粉飾姣好之新婦乎？曰『南浦』，曰『波滔滔』，曰『魚鱗鱗』，

非「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之情景乎？」（見『楚辭論文集·論九歌山川之神』）在這兩種看法中，我是贊郭說的。因為游說究不免局限在一部分的文字現象上，有斷章取義之嫌；而郭氏則能觀其會通，基本上是符合於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的。不過尋繹全文，如郭說，也並不能使每句都得到着落，這是因此限於現有資料的緣故。『九歌』中像這一類的情況還很多，但以本篇及『山鬼』最爲典型。

山 鬼

山鬼卽山中之神。稱之爲鬼，因爲不是正神。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嘒陽』，楚人所祀，豈此類乎？」（『楚辭補注』）按：楚人祭山鬼，當然是一種『淫祀』之風的表現，但尋繹文義，篇中所說的是一位纏綿多情的山中女神，必然有着當地流傳的神話作爲具體依據，當非泛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
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
聞。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狹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
憂。

【若有人兮山之阿四句】『若』，語氣詞。『人』，指山鬼。曲處曰『阿』，『山之阿』，指山深處。
『被』，同披。『薜荔』，蔓生植物，注見『離騷』。『女蘿』，地衣類植物，一名松蘿。『帶女蘿』，
以女蘿爲帶。『睇』（音弟），微視也。『含睇』，指眼睛的含情而視。『宜笑』，恰當的笑，指笑得
很自然。『子』，和下面的『靈脩』『公子』『君』都是指山鬼所思念的人。『慕』，愛慕。『予』，指
山鬼。『窈窕』，深遠也。指一種意態上的美。『善窈窕』，承『含睇宜笑』而言。本篇除『余處
幽篁兮終不見天』一節外，其餘都是女巫的敘述。其中『予』『我』等第一人稱，均係代替山鬼

自稱的語氣，與『大司命』同例。

【乘赤豹兮從文狸四句】豹毛赤褐，有黑色斑點，故曰『赤豹』。『狸』，狐一類的動物。『文狸』，指毛色有花紋的狸。『結』，編結。『辛夷』、『石蘭』、『杜衡』，注均見前。『芳馨』，泛指香花香草。『遺所思』，送給所思念的人。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二

句】從這句起是山鬼的唱詞。『篁』，本義是竹的通稱，引申作竹林解。『幽篁』，謂竹林深處。

『來』，古音聲。

【表獨立兮山之上四句】『表』，特也。形容處境的更高幽遠，隔絕人世。『容

容』，通作『溶溶』，水流貌。這裡用以形容雲氣在空中的浮動。『下』，古音戶。『杳冥冥』，注見

『東君』。『晝晦』，白天而光綫昏暗。『神靈雨』，指雨神在下雨。『東風飄兮神靈雨』，是說高山深

處，飄風驟雨來去不定，變幻無端的景象。

【留靈脩兮憺忘歸二句】『留靈脩』，爲靈脩而留。

『憺』（音旦），

注見前。『歲』，年歲。『晏』，遲也。『歲既晏』，猶言年華老大。『華』，光寵的意

思。『孰華予』，猶言有誰愛我呢？『予』，讀上聲。以上八句是山鬼的唱辭。她本來處於『山之

阿』的『幽篁』裡，爲了『折芳馨兮遺所思』而來，但由於路途險阻，來遲了，沒有會見她所思

念的人（從下文看，是對方的爽約）。於是她登高遠望，癡癡地久立在山的頂峯，聊以寄情。可

是在雲霞幻變，風雨交加的當中，一無所見，更增加了她的別離之思和遲暮之感。下面的敘述，

就是把這種心情加以更細緻地刻劃。

【采三秀兮於山間四句】『三秀』，芝草的別名。植物開花

叫做秀；芝草一年開三次花，所以叫做三秀。『磊磊』（音壘），衆石攢聚貌。『蔓蔓』，連結糾纏

貌。『蔓』，讀平聲。『君思我兮不得聞』，這句涵有兩層意思：『君思我』是一層，說對方並非不

想念她；『不得閒』又是一層，是轉折的語氣。意謂君之所以不來相會，是沒有空閒的緣故。下面『君思我兮然疑作』句法相同。『閒』，就是『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的『閒』。『山中兮芳杜若三句』『山中人』，即前『若有人兮山之阿』的『人』，指山鬼。『杜若』，注見『湘君』。『芳杜若』，是說像杜若一樣的芬芳。『石泉』，山石中流出來的泉水。『飲石泉』，言飲食的芳潔。『蔭松柏』，言居處的清幽。『柏』，古音博。『然』，肯定。『疑』，懷疑。相對成文，均指對方對自己的愛情。『然疑作』，猶言疑信交并。【雷填填兮雨冥冥四句】『填填』(音田)，雷聲。『冥冥』，指陰雨時光綫幽暗的景象。『坎』(音又)，即長尾猿。『颯颯』(音撒)，風聲。『蕭』，古音搜。『離憂』，就是憂傷的意思。楚地方言。『思公子兮徒離憂』，是說思念公子，而不能相見，空有憂傷而已。

本篇以山鬼標名，山鬼猶言山神，是一種通稱，和湘君、湘夫人、河伯不同，非有所專屬。楚國境內的名山極多，而篇中所描繪的則是一位女神失戀的悲哀，作品的本身又說明了它決非泛指。那末要理解本篇的真實內容，首先要弄清所謂山究竟是哪一座山。關於這，我們可從『采三秀兮於山間』一句裡尋找出一個總的消息。這牽涉到『九歌』中『兮』字用法的问题。

『兮』，讀若今音的『啊』，是語言音節上自然的延長。這種延長的音節，增加了語言的抒情成分；同時，也就形成了詩歌的獨立生命。『詩經』裡，『兮』字已經經常出現，到『楚辭』則使用更為普遍。像『離騷』『九章』諸篇，間句用『兮』字幾成爲一種固定的格式；不過都用在

句尾，是有聲而無義的。到了『九歌』，則大大躍進一步。『九歌』中的『兮』字間在每句中間。這樣不但透過了這一活的音節，傳達了活的情感，活躍了詩歌的句式；而且除了音節以外，它還起了雙重的文法上的作用，成爲一切職責分明的虛字的總替身。例如：『離騷』說，『遠吾道夫崑崙兮』，『九歌』則變成『遠吾道兮洞庭』（『湘君』）；『離騷』說，『載雲旗之委蛇』，『九歌』則變成『載雲旗兮委蛇』（『東君』）；『離騷』說，『九疑繽其並迎』，『九歌』則變成『九疑繽兮並迎』（『湘夫人』）。從這樣的鮮明對比中，就可看出『兮』的代字作用了（參看聞一多『怎樣讀九歌』，見『聞一多全集』一卷）。『九歌』裡『兮』字具有於字作用的最爲普遍，如『捐余袂兮江中』（『湘夫人』）之類的句子不可勝舉，與『采三秀兮於山間』句法相同。如果『於』照本字解，則和『兮』字重複。郭沫若說，『於山』即『巫山』（見『屈原賦今譯』本篇注文）。因爲『於』古音巫，是同聲假借字。這話是不錯的。

了解『於山』即『巫山』，就可以進一步肯定篇中所寫的女神就是楚國民間神話傳說中的巫山神女。我認爲現在的一些有關巫山神女的資料，和本篇都有一定程度的聯系，可以從其中得到印證。『文選』江淹『雜體詩』李善注引『宋玉集』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嫁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

臺之下。」且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廟，名曰朝雲。」現在『文選』也載有宋玉的『高唐賦』一篇，情節大致相同，文字比較簡單。『高唐賦』雖是托名宋玉，但最遲也是漢朝人的作品（曹植『洛神賦』有『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的話，故知）。篇中所叙，固屬寓言，可是這一作品的客觀存在，它的基本情節，必然有着流傳已久的民間傳說作爲依據，而不可能是憑空臆造出來的。瑤姬是一位未嫁而亡的少女，『高唐賦』裡迷離恍惚的荒唐幽夢，正表現了她孤獨無依中寂寞的情懷和追求的狂熱。這和本篇所刻劃的女神在彷徨悵惘中的失戀憂思，心情上是一致的。

『高唐賦』裡『巫山之陽，高丘之岨』的葬地，『且爲朝雲，暮爲行雨』的自然化身，和本篇的『獨立山上，雲氣容容，東風飄雨』的環境描寫，意境上也是相吻合的。又，『文選』江淹『別賦』李善注：『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曰靈芝。」（按：此處和前引『宋玉集』文字又有出入）『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薔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薔並音遙。然瑤與薔同。」』據此，則薔草之所以得名，由於是瑤姬的精魂所化。在『山海經』裡把它叫做薔草，『高唐賦』裡却又說成靈芝，足見這兩者是二而一的東西。本篇裡的『三秀』又是靈芝的別名。那末『采三秀兮於山間』正所以表現女神纏綿生死終古不化的心情，決不是一般的敘述了。當然『高唐賦』和本篇的主題思想不同，但就題材來源說，則出於楚國民間普遍流傳的同一神話故事，應該是毫無疑義的。

不難想象，當屈原時代，楚國民間關於巫山神女的傳說一定比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更爲豐富，更爲美麗動人，這就成爲他在創作本篇時所直接吸收的營養。可是和其他各篇一樣，他並沒有把他的描寫黏滯在故事本身的某些現象上。一開始，他就用極其精鍊的語言正面描繪這位女神的態度和姿容。她不但具備女性一切的美；而且是寫得這樣的空靈縹渺，儀態萬方，使人感到是自然之美的化身；同時是山中的女神，絕不是自然界中的另一種神祇，更不同於人世間某一類型的女性。通過她的失戀，表現出一種始終不渝堅貞純潔的情操，對心理活動的刻劃是細緻而深微的。『子慕予兮善窈窕』，『折芳馨兮遺所思』，閃耀着青春喜悅的光輝；『歲既晏兮孰華予』，蘊藏着『美人遲暮』的無限哀怨；而『君思我兮不得閒』，『君思我兮然疑作』，『思公子兮徒離憂』，則標誌着心理變化的三個過程。儘管在神魂迷惘的絕望境地中，支配她生命的力量，仍然是愛情。千迴百折，愈折愈深；淒涼與孤獨，只能成爲愛情對她的考驗而已。因而本篇所塑造的女神的藝術形象，它不但局限於所直接描繪的材料，集中地表現了而且提高了人民的情感；從另一角度來看，作者青年時期在政治上的活躍，中年失意的憂傷，放逐以後眷戀故國的情懷，也都很自然的滲透交融在於其中；這是不難求之於精神實質相通之處，而會心於文字跡象之外的。

國 殤

國殤是泛指爲國而戰死的將士。戴震曰：『殤之義二：男女未冠（二十歲）笄（十五歲）而

死者，謂之殤；在外而死者，謂之殤。殤之言傷也。國殤，死國事，則所以別於二者之殤也。歌此以弔之，通篇直賦其事。」（『屈原賦注』本篇注文）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操吳戈兮被犀甲四句】『戈』，古時所用的兵器。吳地所產戈最爲鋒利，故云。與下面的『秦弓』意同。一說，『吳戈』應作『吳科』，是盾的別名。按：戰士身上所配備的武裝，一般地說來，必然包括有進攻和防禦的兩個部份。『吳戈』和『犀甲』相對成文。戈，用以進攻，甲，用以防禦；吳，表明戈的鋒利，犀，表明甲的堅韌，語氣上是極爲合適的。假如把『吳戈』說成盾牌，那就和犀甲在意義上重複了。『犀甲』，用犀牛皮製成的甲。『錯』，交錯。車輪中間橫貫車軸

的地方叫做『轂』（音穀）。『車錯轂』，謂敵我戰車的輪子相交錯。『短兵』，戈、矛一類的兵器，『短』，是對弓矢一類長射程的兵器而言的。『蔽日』，『若雲』，都是形容多的樣子。『墜』，落下。『矢交墜』，謂作戰時雙方流矢交加。這四句言戰況之劇烈。『凌余陣兮躐余行六句』，『凌』，侵犯。『陣』，陣地。『躐』（音獵），踐踏。『行』，行列。古音杭。『騶』，注見『河伯』。『殪』，倒地而死。『刃傷』，爲兵刃所傷。『霾』（音埋），當作『薶』，字通『埋』。『繫』（音執），用繩子繫住。『馬』，古音姥。周時駕車，用馬四匹，在中間夾車轅的兩匹叫做服，兩旁的兩匹叫做騶。『霾兩輪兮繫四馬』，意思是說，兩騶一死一傷，戰車不能前進，兩輪像埋入土中，兩服像被繩子繫着。『四馬』，實際是指剩下的兩服，稱之爲『四』，是就駕車的馬的全部數字來說的。一說，把兩輪埋在土裡，馬頭上的繮繩也不解開，表示必死之心，就是破釜沈舟的意思。『玉枹』，嵌玉爲飾的鼓槌。『鳴鼓』，猶言響鼓，『鳴』是形容詞。『天時』，猶言天象。『慙』（音隊），怨也。『威靈』，神靈。『天時對兮威靈怒』，就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意思。『嚴殺』，猶肅殺，指戰爭的肅殺之氣。『盡』，猶終止，謂戰事結束。『棄原野』，謂戰死者屍體丟在原野裡，無人收葬。『野』，古音墅。一作『壘』，古字。『出不入兮往不反二句』，『反』，同『返』。『出不入』與『往不反』爲互文，弔死者一去而不歸。即『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意思。『忽』，若有若無，指曠野裡風塵彌漫的蕭索景象。『超遠』，義同遙遠。上句言死者的壯烈，下句是憑弔的悲哀。『帶長劍兮挾秦弓二句』，『秦弓』，秦地製造的弓，秦地產堅硬的木材，用以爲弓，射程最遠。『首身離』，謂

身首分離。『懲』，即『離騷』『豈余心之可懲』的『懲』。『心不懲』，謂心不悔。『誠既勇兮又以武四句』『勇』，指精神，『武』，指力量，對舉成文。『終』，到頭。『不可凌』，猶言志不可奪。指寧死不屈的精神。『神以靈』，神靈顯赫，意指精神不死。『魂魄毅兮』一作『子魂魄兮』。『鬼雄』，鬼中的英雄。

本篇是『九歌』的第十篇，事實上也就是最後的一篇。『九歌』是一套自成體系的祭歌，從『東皇太一』到『山鬼』，所祭的都是自然界的神祇。為什麼最後要祭到人鬼的國殤呢？同時，戰爭無論勝敗，雙方面都有死傷，為什麼在本篇裡，描寫戰爭的場面要從敵勝我敗着筆呢？這都具有極其現實的客觀歷史意義。楚國自從懷王的後期開始，就會經和秦國發生幾次戰爭，都是秦勝而楚敗。『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七年，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屈匄，遂取漢中郡。楚悉國兵復襲秦，大敗於藍田。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歸。』『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敗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頃襄王）元年，秦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從上述一連串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強秦不斷的侵襲下，楚國人民爲了保衛國家，所付出的犧牲代價是如何慘重！所以當懷王入關不返，死在秦國之後，強烈的復仇情緒，在民間就出現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堅決口號。因而在祭神時不但最後列入陣亡將士，而且用極其沈痛的心情，歷史地描繪戰爭實況，以示不忘，而資激發，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

篇中不但歌頌在衛國戰爭中英雄們的崇高品質，堅強鬥志；而最後以『魂魄毅兮爲鬼雄』作結，對國耻的洗雪寄予無窮希望，體現了廣大人民的敵愾心情。從這，我們可以看出屈原愛國情感與人民血肉相聯之處。由於所表現的內容不同，因而它的表現手法正如戴震所說的是『直賦其事』（見前引），和其他各篇有所殊異。這種熱烈的禮贊，慷慨的歌聲，所形成的剛健樸實的風格，在『九歌』中是獨標一幟的。

禮魂

本篇是通用於前面十篇的送神曲。魂，也就是神，因爲前面十篇所祭祀的包括天地神祇和鬼，所以言魂而不言神。祭祀是一種典禮，送神是祭禮中最後的一個環節，所以把送神說成禮魂。王夫之曰：『凡前十章，皆各有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章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乃送神之曲也。舊說，謂以禮善終者，非是。以禮而終者，各有子孫以承祀，別爲孝享之辭，不應他姓祭非其鬼（不是自己的祖先）；而篇中更不言及所祭者，其爲通用，明矣。』（『楚辭通釋』本篇注文）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

古。

【成禮兮會鼓三句】『成禮』，指祭禮的完成。祭祀最後的一個禮節是送神，故云。『會鼓』，鼓聲齊作。『芭』(音巴)，初開的鮮花。字同『葩』。『傳芭』，指巫女舞時，把花朵互相傳遞。按：『會鼓』和『代舞』對舉成文。打鼓是一齊打，跳舞則更番代替，『代舞』時以『傳芭』爲信號，可能是楚國民間舞蹈一種獨特的形式。『姮女』，美好的巫女。『倡』，字同『唱』。『容與』，注見『湘君』，這裡指歌者態度的從容不迫。【春蘭兮秋菊二句】意思是說，每年春秋二季，蘭菊花開的時候，祭祀永遠不斷絕。『楚辭』裡的蘭，都是指蘭草(詳『離騷』注文)，只有這裡標明『春蘭』，與『秋菊』對舉，是指蘭花。『菊』，一作『鞠』，古字。

這短短五句送神曲的歌辭，從內容到形式都表現出它的特色。一開頭說『成禮』，就和前面各篇聯系起來，完成了祭祀的過程，足見它是通用於以上各篇，依存於以上各篇而存在的。接着叙述祭祀場面，重申人們祭祀時誠虔的娛神之意。祭祀是有目的，一般地說來，是爲了祈求現實生活更好地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以祀典終古不絕作結，是人們事神之心，也就是神對人的功德。這樣從人神之間的關係突出了祭祀的總的意義。『詩經·大雅·生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周頌·良耜』：『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也都是用這個意思結束全篇，表現出一種淳樸而真誠的樂觀情感。

九章

『九章』是『離騷』、『九歌』、『天問』、『招魂』以外的屈原的九篇作品。它的名稱的涵義，過去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王逸說：『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見『楚辭章句』）朱熹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見『楚辭集注』）按：司馬遷『屈原列傳』錄『懷沙』全文，稱爲『懷沙』之賦，並且在傳贊裡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指屈原）志』。足見在當時尚無『九章』的名稱；現在屬於『九章』裡面的『懷沙』和『哀郢』都是以單篇出現，與『離騷』、『天問』、『招魂』並列的。據此，完全可以肯定，『九章』的總名是後人所加，而朱熹的說法完全是正確的。它和『九歌』不同，各篇之間，並不構成一個有機的總體。『章』，是篇章，『九』，僅僅標明篇數而已。王逸推尊屈原作品，往往不惜故意深奧其詞，企圖提高它的思想價值，對『離騷經』和『九章』迂拘而不近情的解說，都是這一錯誤的思想方法的具體表現。

『九章』之名，雖然爲後人所加，但起源却很早。大概出於西漢末期劉向之手。劉向『九歎·憂苦』云『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這是『九章』名稱第一次的出現。劉向是『楚辭』第一個編輯人，不難想像，這『九章』之名是他加上的。可是在當時這名詞還不

很通行，稍後於劉向的揚雄，據『漢書』本傳說他摹仿『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原作現已不存，它是否包括現在『九章』中的九篇，固不得而知。可是它所標舉的起訖篇目，都在現今的九章之內。但他只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而不說『九章』，足見他還是把這些作品作為單行的散篇來看待的，雖然它們已有因體製相同而被集合在一起的趨向。到了東漢王逸注『楚辭』，沿用劉向舊題，並加上如上的解釋，這樣『九章』之名才被固定下來。

這九篇屈原的作品之所以被集合在一起，並加上一個總名，並非偶然，而是以類相從的。就作品的篇幅長短，以及它們的表現形式和語言風格來說，大致相近似；就具體內容來說，都和作者身世有所關聯。（其中『橘頌』一篇，雖未直接敘述身世遭遇，但通篇都是作者隱以自況，事實上等於一首述志詩）這九篇作品，在屈原的創作中，顯然屬於『離騷』的一個類型，和『九歌』、『天問』、『招魂』等篇是不同性質的。『離騷』為屈原綜合性的自敘傳，『九章』則是更具體的片段的生活記錄和心情反映。它們環繞在『離騷』周圍，某些篇是旁出的支流，某些篇是敘次的延續。雖然這一類型的作品所構成的體系，還是一鱗一爪，不够完整。但毫無疑問，是研究屈原生平及其思想最可靠的主要資料。

關於『九章』的時代，王逸認為全部是放逐以後所作。他說：『屈原放於江南之楚（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復作『九章』。』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還是爲了要把『九章』說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和上述對篇名的解釋，正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其實『九章』第一篇『惜誦』就

明白地說，遭讒見疎，不忍遠離，基本上就粉碎了王氏的論點。同時，作品本身所表現的時間上的距離，也就證明了朱熹『非一時之言』的看法的正確。不過就『九章』的語氣來看，絕大部份是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所謂『非一時之言』，是否包括個別的早年作品在內，則問題的癥結，繫於『橘頌』一篇。但這篇究竟是詠物，它所透露出來的時代消息，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想得到完全肯定的最後結論，是很難的（說詳後）。

王逸本『九章』的次序是（一）『惜誦』，（二）『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這樣地排列，是否沿用劉向舊本，不得而知；列『惜誦』於第一篇，則有所依據。但其中顯然有顛倒年代，不盡恰當之處。後來研究『楚辭』的如黃文煥、林雲銘、蔣驥、游國恩、郭沫若諸家，均有不同的看法。可是由於作品本身僅僅是『隨事感觸』的生活片段；而屈原生平事實，史籍的記載，又略而不詳，互相印證，認識容易模糊；紛歧的意見，就無法取得統一。因為沒有得出定論，所以仍舊照原來的次序排列。

『九章』中有幾篇，有人懷疑不是屈原的作品。最初只集中於『惜往日』一篇，後來逐漸擴大到『懷沙』以下的四篇，以至『惜誦』。像晚清的曾國藩、吳汝綸，近人馮沅君、何其芳等都有這樣的看法。懷疑的原因，綜合起來，不外兩個方面：第一，語氣不像屈原的自述；第二，文字平淺，不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博奧深醇，而且有模擬的痕跡（參看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吳汝綸『評點古文辭類纂』，馮沅君『中國詩史』，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但所謂語氣不像屈原

的自述，在一篇中僅僅是個別的句子。先秦古籍中，很難保證沒有錯簡和後人竄入的文字，雜廁其中。至於文學欣賞，則各人的體味不同，好惡各異，更難據此以定真偽；而況任何一個偉大作家，也決不可能所有的作品，在藝術上都達到同樣高度的水平。因而所謂『九章』中的真偽問題，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惜 誦

『惜』，是悼惜的意思，稱述過去的事情叫做『誦』。『惜誦』，是說以悼惜的心情來稱述過去的事實。本篇作於被讒見疏之後。敘述在政治上遭受打擊的始末，和自己對待現實的態度，基本內容與『離騷』前半篇大致相似。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沍。忘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

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惜誦以致愍】以悼惜的心情，稱述往事來表達憂苦之思。『愍』（音敏），病痛也，指內心的憂苦。一作『愍』，字同。下句『發憤以抒情』的『情』，就是指這種憂苦之情。【所非忠而言之

兮二句】這兩句是誓詞，意思說，所說的話如不忠實，有蒼天可以作證。一說，『所』，義同儻，

可釋作假設。古人往往在誓詞前冠一『所』字。『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即其例證。『蒼』，天的顏色。『莊子·逍遙遊』：『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

極耶？』意謂天空高遠，看去只是一片青白色，所以古人把天叫做『蒼天』。『正』，同證，讀平

聲。【五帝】五方之神。東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顓頊，中央黃帝。【折中】

一件事情，兩種不同的看法，各執一端，有人作出中正公平的判斷，叫做『折中』。【六神】

上下四方之神。【戒】告戒。【嚮服】『嚮』，對也。『服』，事也。對質一件事理，叫做『嚮

服』。『服』，古音逼。【備御】猶言陪審。『備』，算一個的意思。『御』，義同侍。【咎繇】

即皋陶。舜時的士（法官）。傳說是法律和監獄的創立者。爲人公正無私，是司法之祖。【聽

直】『聽』，聽訟。『直』，指辨明是非曲直。『聽直』，猶言斷案。和上面的『折中』、『嚮服』、『備

御』都是古代法律上的用語。【贅疣】多餘的肉瘤。『疣』（音尤），古音讀作怡。【佞媚】

『佞』（音暄），輕佻。『媚』，取好於人。【言與行其可迹兮二句】『迹』，脚印，引申作爲一切

事象。這裡作動詞用『言行可迹』，意謂言行相符，有實際可以考查。『情』，指中情。『貌』，指外

貌。『情貌不變』，意謂表裡如一。

【相臣】觀察一個臣子。

【所以證之不遠】用以證明的

方法，無須遠求。指上『言與行』二句。

【誼】與『義』通。合理的行為叫做『義』。『吾誼』，

我所認為合理的行為。

【惟】思惟。『專惟君』，專為君王着想。

【衆兆】指絕大多數的人。

百萬為兆。

【離】怨恨。

【壹心而不豫兮】專心而不猶豫。

【疾親君而無他兮二句】『疾』，

亟也。上句是說極力親近君王而沒有其他的想法，下句是說，因此為小人妒嫉，招致禍患。

以上訴說自己忠而獲罪的冤屈，就是『離騷』『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的意思。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咥

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謗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

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呼號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忤

忤。

【思君其莫我忠兮二句】意思說，當初以為君王非常信任自己，因而忘記了『賤貧』的身分，勇

於任事。『莫我忠』，在群臣中沒有人像我那樣的忠心。是設想懷王的看法。『元和姓氏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按：屈瑕受封，當春秋初期。屈原爲屈瑕之後，雖然出身王族，但已是疎遠的宗支。這裡的『賤貧』，是對親近的貴族而言的。【寵之門】取得榮寵的門徑，指在君王面前討好的方法。【志】猶知也。『非余之所志』，是說不是我所意料到的。【行不群】行爲不能見容於群小。【哈】（墨哀切）笑也，楚地方言。古音異。【紛】多貌。【離】遭也。【尤】責怪。【釋】解釋。古音燦。【白】表白。古音博。【中情】這裡的『情』和下面的『路』不叶韻。朱熹認爲『中情』是『善惡』之誤。陳第認爲『情』是『懷』之誤。『惡』『懷』均與『路』字爲韻。郭沫若認爲『路』是『徑』之誤，與上『情』，下『聞』『忱』爲韻。【固煩言不可結而詰兮】意謂太多的言語，無法表達出來。『結詰』義詳見『離騷』『結幽蘭而延佇』條注文。【申佗傺】重重的失意。【悶瞢】（瞢音茂），憂悶而煩亂。【忱忱】憂傷貌。

以上述心情的憂苦。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

是而逢殆。懲於羹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鮀功用而不就。』

【杭】字同『航』。指擺渡的船。『中道無杭』，泛指在中途遭遇障礙，無法通行。【厲神】大

神。這裡指附在占夢者身上的厲神。

【極】至也。『有志極』，意謂屈原的心志是有着他所希望

達到的最後目的。『旁』，輔助。『有志極而無旁』，是厲神解釋夢兆。意謂『登天無杭』是象徵一

個人有目的而遭遇困難，無法實現。【終危獨以離異兮】是屈原詢問厲神的感嘆語氣。句前

『曰』字省略。意思是：難道我就終於危險孤獨而離異於君王嗎？下面的『曰』，厲神又曰，是

針對屈原這句話的答復。

『君可思而不可恃』對於君王，雖然思念他，但不能倚恃他。與上文

『思君其莫若我忠兮』句相應。下文申言『君不可恃』的道理。【鑠】（音燭），熔化也。『衆

口鑠金』，極言讒言之可畏。

【初若是】從來就是如此。

【殆】危險。

【懲於羹而吹整

兮】『懲』，懲戒。『羹』，滾湯。『整』（音資），切成細末的菜，是冷食品。這句說，有人被滾湯燙過，存了戒心，吃整時也要吹一口氣，用以比喻凡是吃過虧的人，遇事要分外小心。下句『何不變此志也』，意謂屈原何以不接受教訓而變更這種孤高不群的意志？【階】梯階。『釋階登

天』，用以比喻想取得君王的信任，而又無左右援引的人。

【曩】以往。

【態】古音刺。

【駭遽】驚慌。

【又何以爲此伴也】這句的『伴』，和下句『又何爲此援也』的『援』，係連綿

字拆用。『伴援』，是強項，傲岸的意思。二句爲互文。『伴援』，『詩經·大雅·皇矣』作『畔援』，或作『畔渙』，義同。【極】出也。『同極異路』，意謂屈原和楚國一般貴族出身相同，却

走着不同的道路。

【申生】春秋時晉獻公太子。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把他逼死。『好』，古音

休。

【婞直】剛直。『婞』，同『倅』。

【絃功用而不就】絃治水之功因而不能完成。古代神

話：鯀因平治洪水，盜竊了天上的寶物息壤，爲上帝所殺（見『山海經·海內經』）。

以上占夢者對屈原的勸告。與『離騷』女嬃一節，大意略同。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矰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欲儻何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

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背膺脾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忽】忽略而不介意。

【過言】誇大的話。

【九折臂而成醫】『左傳』：『三折肱知爲良醫。』

這裡的『九折臂』與『三折肱』同意。指積累經驗，都是引用古語。

【信然】真正如此。

【增

弋】（音增翼）帶有絲繩的射鳥的短箭。

【機】增弋上面有機括，一觸即發，這裡作動詞用，

就是安裝的意思。

【罽羅】『罽』（音尉）和『羅』都是捕鳥的網。

【張】張設。

【下】古

音戶。二句相對成文。

【設張辟以娛君兮】『張』，和弧相類似的弓。『辟』，『繫』的假借字，

是一種捕鳥的工具。這句承前兩句而言，意謂許多小人在君王面前討好，娛樂君王，實際上是一種包圍陷害的行爲。在他們周密的佈置之中，正人君子自然不能見容，所以下文說『願側身而無所』。『側身』，猶言置身。

【所】處所。古音讀作數的上聲。

【儻個】（儻音氈），猶徘徊。

留戀而不忍去的樣子。

【干僚】尋求機會。『僚』，當作『際』，指際遇。

【恐重患而離尤】

唯恐再一次遭遇禍患，受人責怪。與前『紛逢尤以離謗兮』句相應。『重』，讀平聲。『尤』，古音怡。

【高飛遠集】猶言高飛遠走。『集』，止也。

【罔】誣罔。

【女】字同『汝』。

【之】

往也。

【橫奔】亂跑。

【失路】不擇正路而行。

【背膺脾以交痛兮】『膺』，胸口。『脾』，

（音判），分裂。『交痛』，同時並痛。

【紆軫】紆曲的隱痛。

【擣】擣碎。

【矯】義同

揉。

【繫】（音作）義同舂。

【播】種也。

【滋】培植。

【糗】乾飯屑。

【芳】香料。

【情】中情。

【恐情質之不信】『質』，本質。『信』，字同『伸』。是說恐怕內心的真實，無以

自白。【重著自明】自己一再明白地申說。『著』和『明』同義。『明』，古音芒。【矯】舉起。【媚】美好。【矯茲媚以私處】『私處』，獨處。猶言擁有這些美好的德行而獨處。【會思】反復思考。『會』，同『增』。【遠身】指抽身而去，不與世俗同流合污。『身』，古音讀若商。

以上是屈原占夢以後的感想。留既不可，去又不忍，惟有潔身自保而已。即『離騷』『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意思。

涉江

本篇是屈原晚年的作品。首句『年既老』可證。篇中叙寫渡江而南，浮沅水西上，獨處深山的情景，故以『涉江』名篇。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湖！

【奇服】奇偉的服飾，指下「長鋏」「切雲」「明月」「寶璐」等，都是用以象徵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衰】懈也。這裡的「不衰」，是說愛好還沒有衰減。

【長鋏】「鋏」（音夾），本是劍把。這裡以局部代表全部，就是指長劍。

【陸離】曼長貌。注詳見「離騷」「長余佩之陸離」條。

【切雲】當時高冠名。

【崔嵬】高聳貌。

【明月】珠名，即夜光珠。因為珠光晶瑩，有似月光，故名。

【璐】（音路）玉名。

【重華】帝舜名。

【瑤之圃】「瑤」，美玉。「圃」，園地。「瑤之圃」即指下句的「崑崙」。因為崑崙是西山最高的山，以產玉著名。在古代神話中，這產玉之區，被說成上帝的園圃。

【玉英】「英」，是花朵。古音央。「玉英」，指玉的精華。

這裡用以代表最精美的非人間的食品，象徵最高尚的真理。所以下面說，「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南夷】楚國本是蠻族，僻處南方，中原各國都稱之為荆蠻。蠻和夷，都是當時對四周圍落後民族的通稱，涵有輕視和侮辱的意思。這裡用以指楚國的統治集團，意思是斥責他們的愚昧無知，係一種憤激之詞。

以上述說自己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渡江遠走的基本原因。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乘】登也。【鄂渚】在今湖北武昌西面。【欷】（音哀）歎息聲。【緒風】『緒』，餘也，指冬末春初的西北風。【步馬】解開駕車的繩子，讓馬散行。詳見『離騷』『步余馬兮蘭皋兮』條注文。【邸車】猶言攔車，指懸車而不用。【方林】地名。大概在長江北岸。【船】（船音靈）小船。【上沅】溯沅水而西上。屈原在長期竄逐中，往來於沅、湘流域，當不止一次。這次從哪裡出發，無法考證。前一段的行程，是由西北走向東南的。到了鄂渚附近的方林（陸路終點），再捨車登舟，橫渡大江，南下洞庭，溯沅江西上。洞庭湖匯集九條河水，以湘水爲主流，因而洞庭和湘水有着分不開來的概念。渡過洞庭湖，也就算渡過了湘江。所以前文說『濟乎江湖』，這裡爲了避免重複，略去江、湘，直接就說『上沅』。從互見的文義中，表現一個完整的旅程。【齊吳榜以擊汰】『齊』，同時並舉。『吳』，『艇』的假借字。艇是船的別名。【吳榜】，就是船櫂。【汰】（音泰），水的波紋。【容與】船行舒緩貌。【淹回水而凝滯】『淹』，停留。『回水』，迴旋的水。『凝』，一作『疑』，古字通。『滯』，古音帶。【枉渚】地名，在辰陽東。沅水流經其地，轉一小灣，再流向辰陽。『渚』，一作『陸』。

以上敘述途中的經歷和心情。

入溁浦余儵徊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溱浦】（溱音叙），地名，在辰陽的萬山中。

【儻個】猶徘徊，指心情的無所着落。

【如】

往也。

【狢】（音又）長尾猿。

【霰】雪珠。

【垠】（音銀）邊際。

【宇】屋簷。『承

宇』，謂連接着屋簷。一說，『宇』是天宇。這句是形容深山之中，雲氣瀰漫，天地相連。

【終

窮】到頭窮困。

以上寫入溱浦後，獨處深山的情景。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髡首】『接輿』，名陸通。春秋時楚國的隱士，即『論語』所說的『楚狂接輿』，和孔子同時。

【髡】（音坤），將髮剃去，是古時一種刑罰，所以當時剃去頭髮的人，是被人認為可恥的。據說，接輿最初披髮佯狂，後來索興將頭髮剃掉（見朱熹『楚辭集注』本篇注文）。這是對統治者堅決不合作的表示。

【桑扈羸行】『桑扈』，古隱士，就是『論語』所說的子桑伯子，『莊子』

所說的子桑戶。『孔子家語』說他『不衣冠而處』，也是一種玩世不恭的行爲。這裡所謂『羸行』，大概只是說不正式穿戴衣帽。『羸』，一作『裸』，古字通。『以』用也。『伍子逢殃』，『伍子』，即伍員。『逢殃』，指他被吳王夫差殺害。『菹醢』注見『離騷』。據說比干剖心而死，這裡所謂『菹醢』，極言其被刑之慘酷。『接輿』六句是通過兩種不同類型的四個事例，來說明一個問題：接輿、桑扈是消極不合作的，結果被時代所遺棄；伍員、比干是積極企圖改變現實的，但又不免殺身之禍，足證『忠不必用，賢不必以』。中間兩句，貫串前後，結構與『離騷』『戶服艾以盈要兮』六句同例。『與』數也。『前世』指前代的人。『皆然』都是這樣。『董道』正道。『董道不豫』，是說守正道而不猶豫。『重昏』重重幽閉的意思。『昏』，幽暗也。

以上就現實遭遇，聯系到整個歷史悲劇，進一步重申自己的正確而堅定的立場。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鸞鳥鳳皇四句】比喻賢士遠離，小人竊位。

【壇】（音善），注見『九歌·湘夫人』。【露

申辛夷】『露』，暴露。『申』，重積。『露申』，就是暴露堆積在那裡無人愛惜的意思。『辛夷』，注見『九歌·山鬼』。【林薄】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並御】『腥』和『臊』

（音騷），都是惡的氣味，這裡是指有腥臊氣味的東西。『御』，用也。『芳不得薄』，『芳』，指有芬芳氣味的東西。『薄』，近也。與上文的『薄』義別。『腥臊』二句與『鸞鳥』四句同意。『陰陽易位』自然界極端混亂的現象，這裡用以比喻當時楚國政府的情況。『時不當』謂生不逢時，即『離騷』『哀朕時之不當』的意思。『懷信佗傺』一方面懷抱着堅定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彷徨。『忽乎吾將行兮』，『忽』，飄忽，恍惚，即上句『佗傺』的意思。『吾將行兮』，是說目前的環境難以久留，但行又行到哪裡呢？這句的涵義，和『詩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相同。

亂詞綜括楚國情況的混亂和個人處境的憂傷，總結全篇。

哀郢

本篇據王夫之『楚辭通釋』斷為頃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年）所作。是年秦將白起攻破楚國的首都郢（在今湖北江陵縣）。這篇的標題以及篇中所敘寫的情況，均符史實。因而本篇的時代，完全可以肯定；而王氏之說應該是不可移易的定論的。吳汝綸懷疑屈原當時不可能還活着，其實這年屈原也只有六十二歲（依照郭沫若屈原生年的推算，其他各家的說法雖有不同，但出入不大），而在『涉江』裡，他已經說到『年既老』了。了解了本篇的時代歷史背景，就不難更進一步認識到本篇標題的深刻涵義。屈原這次離開郢都，是最後一次的永別。郢，無論對屈原和楚

國人民來說，都有着一種特殊深厚的生活情感和政治情感。它是全楚的心臟，是楚國命運的象徵。後來楚考烈王東遷壽春，還把它叫做郢。足見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名城，在楚國人民精神上是有着如何巨大的團結與號召的力量！郢都的淪亡，也就預示着楚國前途的絕望。本篇以「哀郢」名篇，實質上是對危亡前夕的祖國的無窮悼念，其中對人民苦痛的同情，個人沈淪遷謫的傷感，則是彼此交織而成爲一個整體的。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去故都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皇天之不純命兮二句】「天命」，猶言天道。「純」，常也。「不純命」，是說天道無常，即「離

騷』『皇天無私阿』的意思。『震』，震動。『愆』，差池。『震愆』，即下文的『離散相失』，指郢都失陷時，逃難中的人民流離轉徙，骨肉不能相顧的情形。這兩句是說，楚國君臣荒淫失道，召致此次事變，正是咎由自取，顯示了天命的無常，可是無辜的老百姓為什麼要遭受這樣的苦難呢？

【東遷】指楚政府東遷陳城（在今河南淮陽縣）。據『楚世家』記載，秦兵破郢後，『楚襄王（頃襄王的簡稱）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

【江夏】『江』，長江。『夏』，夏水，也就是從石首到漢陽一段的漢水的別名。漢水到了夏天水位高漲的時候，在石首東溢合於江，故漢水又名夏水。流至漢陽，才真正入江，故漢口又名夏口。『遵江夏』，是說沿着這兩條水東行。

即今湖北西南部地區。

【國門】國都的城門。

【軫懷】沈痛的懷念。

【甲之鼃吾以行】古

代以干支紀日，『甲』，指甲日。『鼃』，同『朝』，早晨。『行』，古音杭。這句是說以仲春二月的甲日離開郢都。因為這雖然是屈原最後離開郢都的一天，但同時也就是郢都淪陷的一天，所以大書特書，記載特別詳細，是涵有沉痛的紀念意義的。屈原晚年，在長期流放生活中，行踪遍於

江、漢、沅、湘一帶，往來不定。王夫之認為屈原曾經諫阻頃襄王遷都陳城，雖無史實可證，但郢都被圍時，屈原恰巧回到郢都，郢都城破，他和難民一同逃出，獨自南下沅、湘，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閭】里門，居住的地方。

【招荒忽其焉極】

『招』（音超），遠也。

『荒忽』，遙遠

而無邊際。『焉』，何也。『極』，至也。這句是說，國破家亡，前路茫茫，不知何往。『楫齊揚以容與兮』，『楫』，撥船的槳。『齊揚』，並舉也。『容與』，指船在水中緩緩地前進。這句是描寫依

戀不捨的心情。因為這是屈原最後離開郢都的一次，頃襄遷陳而他南下沅、湘，所以下句說，「哀見君而不再得」。

【長楸】長大的梓樹，這兒是指郢城的長楸。『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喬木與世臣並舉，是說一個有悠久歷史的都城，必然有高大的樹木作為它的標誌的。這和後人用松竹來指故園，用松楸來指先人墳墓，意義相同。

【淫淫】涕淚交流的樣子。『淫』，過甚的意思。

【霰】注見『涉江』。

【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

水口，即夏口。屈原這次流亡的行程，可以分為兩段：從郢都出發，『過江夏』東行，到了夏口，是第一段；由夏口轉入湖、湘，是第二段。第二段的行程，可以說是由東轉西，也可以說是由北轉南，所以這裡說『西浮』，下文轉『南渡』。『南渡』和『西浮』，都是紀述『過夏首』以後的轉折方向；可是總的行程，對郢都來說，則是由西向東的。所以下文又說『來東』和『西思』。敘述錯綜，而文義互見。

【龍門】郢都的城東門。郢都城東關有兩門，就是下文所說的『兩東門』。『龍門』是『兩東門』的總名。這次屈原離開郢都，可能是從東門出城的。

【嬋媛】注見

『離騷』。

【眇不知其所蹠】『其』，一本作『余』。『蹠』（音隻），踐踏也。古音鵠。人踐踏在

土地上，『不知所蹠』，猶言不知托身何地。屈原這次流亡，雜在逃難人民當中。到了夏首，有些難民，停留下來，有的隨着政府再向東北的陳城進發，只有屈原因為是放逐之臣，仍然要獨自走向西南，這句和上文『惘荒忽其焉極』，下文『焉洋洋而為客』，『忽翱翔之焉薄』，『森南渡之焉如』，用意略同。

【從流】順着水流。

【洋洋】飄飄不定的樣子。

【客】古音恪。

【凌

陽侯之汜濫兮二句』『凌』，乘也。『陽侯』，波濤之神，這裡用作波濤的代稱。據說，這位神祇本是陵陽國侯（見『淮南子』注），溺水而死，其神能作波濤。這裡的『陽侯』和下文的『陵陽』都是陵陽國侯的略文。這兩句是說，船隻凌駕着汜濫的波濤，忽上忽下，像翱翔在天空的飛鳥一樣，而無所歸宿。『薄』，迫近也。指靠岸。

『結』，是雙聲詞；『蹇產』是疊韻詞。上下兩字義同。『運舟』轉運船隻。『下浮』指由漢水

入長江，即下句所說的『下江』。『江』古音工。『上洞庭』從夏口回望，則洞庭湖在長江的上流，故云。

【終古所居】指郢都，屈、景、昭是楚國王族三大姓，郢都是他們祖宗丘墓之鄉。據『史記·楚世家』記載，周莊王七年（前六九〇年），楚文王熊貲立，始都郢，至郢都陷落，已歷四百一十二年，故云。

【逍遙】在這裡與飄蕩同義。

以上敘述郢都陷落，自己在國難中遷謫東行。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而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

【須臾】最短暫的時間。【反】同「返」，指反到郢都。【背夏浦而西思】「背」，作動詞用，

即「離鄉背井」的「背」。水邊爲浦，「夏浦」，就是指夏口。「西思」，指西思郢都，與前「來東」相應。因爲離開夏口，轉向洞庭，離郢都就愈來愈遠了。所以下句說「哀故都之日遠」。

【大墳】指水洲。水中的高地叫做「墳」。【舒】舒散。【哀州土之平樂兮二句】「州土平樂」，

指江岸土地的寬濶，人民生活的安定。「江介」，江間。「遺風」，古代遺留下來的風氣。按：楚自建國以來，以漢水流域爲根據地，不斷向東北發展。長江以南，雖屬楚領地，但還是很閉塞的。屈原過江以後，在遠望中所看到的仍然是「平樂州土」的「江介遺風」；而這次強敵侵凌，國都陷落的重大事變，在這裡似乎還找不出一點感受的跡象，因而是可「哀」，可「悲」的。

【當陵陽之焉至今兮二句】「陵陽」，指大的波濤。說詳前「陽侯」條注文。舊作地名解（在今安徽東南部青陽與石埭之間），認爲是屈原這次行程的終點，誤。「焉至」，指波濤不知從哪裡而來。

【淼】（音眇），大水茫茫，一望無際的樣子。「焉如」，言自身不知向哪裡而去。【曾不知夏之

爲丘兮二句】「夏」，廈的假借字，大屋也。「兩東門」，郢都的城門。說詳前「龍門」條注文。

【蕪」，亂草叢生貌。這兩句是說，「江介」的人民既然不會知到郢都的繁華宮闕已經化爲丘墟，那當然更不會想到兩東門能够生長着荒蕪的春草。按：這次秦兵入郢，殘破極多。據「楚世家」的記載，連楚國先王的墳墓夷陵，都被燒毀；則城闕宮室化爲灰燼，自不待言。這裡均係實指。

【怡】快樂。

【接】啣接。

【江與夏之不可涉】江水之北，夏水之西，正是郢都的所在地；

而郢都已經淪敵，「不可涉」，即不堪回首之意。與前「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兩句相呼應。

【忽若不信兮二句】「若」，語氣詞。「忽若」與「涉江」「忽乎吾將行兮」的「忽乎」同義。「去」，若去不信兮二句。一本無「去」字。「不信」，不被信任。下句的「不復」，指不復被信任，對舉見義。「九年」，猶言多年。「九」，不是表確數。

【慘鬱鬱而不通】壓抑在內心的憂悶，無法上通於頃襄王。

【感】（音戚）憂也。

以上寫家亡國破，身遭竄逐的悲哀。

外承歡之汙約兮，謚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

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憎愷倫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踳踳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踳邁。

【外承歡之汙約兮二句】「外」，外貌。「承歡」，指在君王面前討好。「汙約」（汙音綽），美好貌。

【謚荏弱而難持】，指巧言佞色，阿諛奉承的作風。「謚」（音忱），真的意思。「荏弱」（荏音

稔），猶言軟弱。「持」，義同恃。這兩句是說，這群小人雖然表面上討人歡喜，但其實是靠不住的。

【忠】忠貞之士。

【湛湛】（直喊切）厚重貌。

【進】與「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

的「進」字義同。注見前。

【被離】衆多而亂雜的樣子。指當時楚國統治集團裡的一群小人。

「被」，字同披。

【鄣】字同障。指造謠中傷，在君王面前造成障礙。

【抗行】猶言高尚的行爲。

行爲。

【瞭杳杳而薄天】「瞭」（音了），眼光清楚。「薄」，迫近。「天」，古音汀。「薄天」，形容堯舜的德行，高可及天。

容堯舜的德行，高可及天。

【被以不慈之偽名】「被」，加上。戰國時流行着一種不正確的言

論，認爲堯舜禪讓，對他們的兒子來說，是不慈。「莊子」裡就有「堯不慈、舜不孝」的話。這

句是說，像堯舜這樣的人，還遭到毀謗，足見讒人慣於顛倒是非。

【憎】憎恨。

【慍倫】

（音穩論）忠心耿耿的樣子。這裡作名詞用，指這種樣子的人。

【夫人】指那一群小人。「夫」，

讀作扶。

【忼慨】指表面上很積極的樣子。「憎慍倫」兩句意思說，忠直的人是好的，可是被

頃襄王所憎恨，而行爲的小人，反爲他所愛好。下兩句說，邪氣高長，賢人遠引。

【踉蹌】

（音妾牒）奔競貌。

【超遠踰邁】愈走愈遠。「美」和「衆」對舉，分指君子和小人。

以上結合本身遭遇，進一步分析楚國的現實情況，指出遭致這次事變的因由。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余目】放開我的眼睛。「曼」，引也，長也。

【鳥飛反故鄉】「反」，同返。「故鄉」，在這裡

猶言故林或故枝。

【狐死首丘】「首」，作動詞用，頭所朝的方向。據說狐將死時，牠的頭朝向

着生身的小山，以示不忘本之意。「丘」，古音區。本篇以「哀郢」名篇，「民離散而相失」，「哀

見君之不再得」，「江與夏之不可涉」，都是正面說出哀郢的意義。而詩人的心情，則是「何須臾

而忘反』，『何日夜而忘之』。在『眇不知其所蹠』的飄泊生涯裡，他『望長楸而太息』，『顧龍門而不見』，剩下的，祇是對故都一草一木的眷戀深情；可是『一反何時』，在萬分無可奈何中，他所考慮的就不得不是生命最後的歸宿問題了。

亂詞數語，總結全篇，表現了作者曲折而複雜的心理活動過程，深厚而沈痛的偉大情感。

抽思

本篇作於懷王的後期。篇中敘述屢次進諫不聽，中心耿耿，無路自通的憂苦心情。抽是抽繹，思是情思；抽思的意思是說，把蘊藏在內心深處像亂絲一樣的愁緒一一抽繹出來。所以取『少歌』首句『抽思』二字名篇。從『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可以知道屈原當時已離開郢都。

蔣驥曰：『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謫宦於斯，非頃襄棄逐江南可比。故前欲陳辭以遺美人，終以無媒而憂誰告。蓋君恩未遠，猶有拳拳自媚之意；而於所陳耿著之辭，不憚疊疊述之，則猶幸其念舊而一悟也。視『涉江』、『哀郢』、『惜往日』、『悲回風』諸篇，立言大有逕庭矣。』（『山帶閣注楚辭』）司馬遷在『史記』本傳裡說：『屈原雖放流，蹇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幸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所謂『放流』，僅僅指投閒置散，流浪在外，與後來來的『棄逐』，不可混為一談。所謂『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係泛論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後，作

品裡所表現的思想感情，而不是指某一篇。這裡所紀述的和蔣驥的看法是吻合的。因此斷本篇爲懷王後期作品，毫無問題。至於屈原是怎樣出居漢北，究竟是哪一年，則無從考證。我以爲它的時代，可能稍後於『離騷』，因爲『離騷』裡還沒有『放流』在外的痕跡，而這篇則明明說『惟郢路之遼遠』了。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慄慄。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憊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永歎】長歎。

【乎】『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注，張衡『四愁詩』注並引作『而』。

【增

傷】加倍的憂傷。

【蹇產】注見『哀郢』。

【曼】義同曼曼，長的樣子。

【容】指自然界

的面貌。秋風一起，草木枯黃搖落，所以說『秋風動容』。【回極】指風的動態。『回』，回旋。

『極』，至也。意謂秋風回旋而至。一說，『回極』指天極回旋的樞軸。林雲銘認爲『回』字是

『四』字之誤（『楚辭燈』）。『四極』，謂四方的邊極。說亦可通。

【浮浮】動盪不定貌。【數

惟」屢次想到。「惟」，思也。

【蓀】指懷王。

【多怒】指懷王個性的特徵。錢澄之曰：

「『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善怒也。」（『莊屈合詁』）

【優優】（音憂）愁也。

【願搖起而橫奔兮二句】「起」，一作「赴」。「搖起橫奔」，猶言遠走

高飛。「尤」，同「疣」，病痛也。「鎮」，鎮定。讀平聲。這兩句是說，本來準備不顧一切，遠走

高飛，但看到人民的痛苦，又自己鎮定下來。

【結】即「結言」的「結」，注見「離騷」。

【矯】舉也。

【美人】指懷王。

【成言】與「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的「成言」義

同。注見前。「成」，一作「誠」，誤。這裡是以男女間的關係來比喻君臣間的合作的。古代昏

（婚）禮的舉行，是在黃昏的時候。所以下句說，「日黃昏以爲期」。

【回畔】反背也。【橋

吾以其美好兮二句】「橋」，同「驕」。「覽」，在這裡是炫示的意思。「姱」，古音讀作枯的去聲。

上下句互文，言懷王驕矜得意，自以爲是。

【造怒】有意找岔子來生怒。

以上追叙過去的事君不合。與「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一節，內容大致相同。

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

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

光。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

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承間】找個機會。『間』，指空隙。

【察】明也。『自察』，自己把事情說明白。

【冀進】希

望靠攏君王。

【怛】（音姐）傷痛也。

【憺憺】（音宣）義同蕩蕩，言心情的動蕩不寧。

【歷】

列舉。

【詳聾】裝聾。『詳』，同『佯』。

【切人不媚】懇切的人，不會諂媚。

【患】古音瑚

涓反。

【耿著】明白。

【庸】義同遽。『亡』，字同『忘』。『豈至今而庸亡』，是說，難道到現在就忘記了嗎？

【何獨樂斯之審審兮二句】

『獨樂斯』，一本作『毒藥』，誤。『審審』，指忠

貞之情。注詳見『離騷』。『蓀美』，君王的美德。『光』，發揚光大。一本作『完』，不叶韻，誤。

這二句與『離騷』『余固知審審之爲患兮』四句同意。『三五』，三王和五霸。一說，指三皇、五

帝。『像』，榜樣。『儀』，法則。古音俄。『三五』句指君，『彭咸』句指臣。

【夫何極而不至

兮】任何遠的地方沒有走不到的。『極』，指終極的目的地。

【遠聞】遠播的聲名。

【虧】虧

損也。古音科。『遠聞難虧』，意謂聲名遠流，長久不減。

【善不由外來兮二句】上句說，品

德要靠本身的修養；下句說，聲名不是虛假所能够造成。

【孰無施而有報兮二句】意思是說，

任何一件事功，都不可能從僥倖中取得。

以上申述自己忠貞的心情，和諫勸懷王的主要內容。這些話都是有所實指的。先大父曰：

『賈誼「新書」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今觀原所諫語，乃切中其

病。聽張儀詐獻商於地六百里，此正所謂不實而欲有穫也。』（『屈賦微』）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朱熹曰：『荀子·僇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楚辭集注》）按：『少歌』在『楚辭』中僅見於本篇。它的性質和用途，從內容來看，當是一篇當中某一個部份的小結。本篇『倡曰』以下，係獨處漢北的心情，前面兩節，則是追述進諫的始末，『少歌』四句，結束前半篇，詞意非常明顯。【與美人之抽思兮】向君王陳述自己的心情。一本無『之』字。『思』作『怨』。【正】訂正。『并日夜而無正』，意謂從白天說到黑夜，是和非都無法得到訂正。【憍】同『驕』。【敖】同『傲』。這兩句說懷王自恃他的才能，傲慢而不聽自己的話。與前『憍吾以其美好兮』兩句同意。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

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尙不知吾之從容。』

【倡】字同「唱」。始發歌叫做倡，這裡是另行起頭的意思。先大父曰：「倡曰『著』，更端言之。」

【屈賦微】

【有鳥自南】「鳥」，屈原自喻。「南」，指郢都。

【胖】（音判）離異。【惇】

（音瓊）義與獨同。「惇獨不群」的「不群」，與「離騷」「鸞鳥之不群兮」同意，指不能與世俗苟合。【良媒】指能够在君王面前代他表達心情，改善彼此間關係的人。【其側】君王的身旁。

【卓遠】遙遠。

【日忘】言懷王會一天天地忘記了他。

【自申】自己申訴。【北

山】可能是郢都附近的山名。一作「南山」，則係泛指遠望中的南方的山。

【望】指睜着眼

睛，形容失眠。

【晦明】「晦」，指天黑。「明」，指天亮。由晦到明，是一夜的完整過程。「晦

明若歲」，猶言一夜長似一年。上句說「孟夏短夜」，下句說「晦明若歲」，極言心情憂苦，夜不

成眠。按：篇首說「秋風」，說「夜長」，當是紀初來漢北的時令。這裡則是敘述寫作本篇時的心

情。【維】思念。

【魂一夕而九逝】「魂」，指自己夢裡靈魂。「逝」，謂逝往郢都。「一夕九

逝」，言時夢時醒，睡得不安。「九」，表明夢與醒次數之多。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四句】郢在

漢北之南，從天空望去，在月星的光輝照臨下，郢都可以指出它的所在。但在地面上的距離，却

遙遠了，因為路有「曲直」的緣故。意思是說，由於思郢心切，因而在星空的視野裡，並不感到

它的遙遠，也沒有計算到道路的實際距離問題。但事實上道路是有「曲直」的，所以下句說「願

徑逝而未得」。按：這兩句與「詩經·衛風·河廣」所說的「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用意略同，

而尤爲深曲。舊解均誤。

【徑逝】直逝。

【識路】猶言尋找道路。承前『路之曲直』而言。

【營】求謀也。『營營』形容尋找道路時忙碌緊張的情況。一作『營營』，是形容靈魂的孤獨。

【信直】指自己堅定而專一的眷戀君國之情，就是下句所說的『吾之心』。【人】指懷王。這

句與前『日忘』句相應。

【理、媒】注見『離騷』。

【從容】是不變的意思。指前面的『信

直』。『尙不知余之從容』，猶言『不知余之尙從容』。

以上叙寫獨處漢北的心情。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瞫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瀨】沙石雜流的淺水。

【湍】（音象）急也。

【沂】（音素）逆流而上。

【潭】水深處。

楚地方言。古音淫。

【狂顧】急切的回顧。

【軫石歲嵬四句】『軫』，形容石的形狀，言其方

如車軫。『歲嵬』（歲音隈），高聳不平貌。『蹇』，語詞。『吾願』，是我的志願。『回』和『度』相

對成文。回，指廻曲之路；度，指直路。即上文所說的『路之曲直』。『超』，超越。『超回』，猶

言越過一些彎路。『志』，誌也。『志度』，是說記住直路。『隱進』，在不知不覺中前進。『進』，古音薦。這四句意謂從小路抄直，不顧途中的險阻艱難。

【低徊夷猶四句】『低徊』，指體力疲乏時的緩行。『北姑』，地名。大概在漢北之南，郢都之北。『煩冤』，謂心情煩亂而憂苦。『瞽容』（瞽音茂），借作『蒙茸』，亂走貌。『沛徂』，指情緒衝動時的急走。按：這四句承上寫『南行』的情況，並非真的回到郢都，而是欲歸不得的一種神經失常的行動的表現。以『狂顧』二句作領，下貫八句。【靈】靈魂。『靈遙思兮』，就是前面所說的『魂一夕而九逝』。【道思作頌】『道』，言也。『道思』，猶言言志。『作頌』，就是作歌。【救】解也。『自救』，對下文『誰告』而言。『告』，古音穀。【遂】義同達。

『亂辭』重申憂苦之思，自明『作頌』的用意，總結全篇。

懷沙

本篇過去一般都認為是屈原的絕命詞，所謂懷沙，是說懷抱着沙石而自沈。其實，這種看法是由於誤解了『史記·屈原列傳』而得出的結論。本篇確是表示了自殺的決心，但並非屈原作品的最後一篇。懷沙是懷念長沙，和『史記』所說『抱石自投汨羅以死』的『抱石』兩不相涉。關於這，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曾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現在結合我的意見，歸納如下：第一，『史記·屈原列傳』關於事實的敘述非常簡略，特別是頃襄王時代只寫了四件事：一是子蘭使上

官大夫進讒，屈原被逐；二是屈原行吟澤畔，和漁父的問答；三是作『懷沙』；四是抱石沈湘。這四者所表明的時間概念，僅僅是前後的關係；而不是彼此相衡的。『懷沙』之作，叙次在沈湘之前；並不等於一定這樣說，作了『懷沙』以後就立即自殺；更不意味着屈原在作『懷沙』以後，沈湘以前，就沒有寫其它作品。那末究竟哪一篇是屈原最後的絕命詞，應該在可能是的幾篇的當中，加以比較分析。當然作品本身的語氣，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會說明這個問題。如果把屈原的絕命詞屬之於本篇，是不適合的。因為它的情感，還不像『惜往日』表現得那樣的激切；它只提到『知死不可讓』，而『惜往日』則更具體地說，『不畢辭以赴淵』。前後的次序，是顯然的。第二，『史記』明明說『抱石』，這裡是『懷沙』。『抱』和『懷』固然在意義上沒有什麼區別，但『石』與『沙』却不可等同起來。爲了表示自殺的決心，抱石投水，有它實際的作用；至於這散碎的沙粒，怎麼把它揣在懷裡而投水？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呢？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懷沙』的標名，與『涉江』、『哀郢』同例。『沙』是地名，即長沙的簡稱。長沙秦時置郡，但長沙之名則起源甚遠，見於『戰國策』和『山海經』。也有簡稱之爲『沙』的。汨羅在長沙附近。本篇一開始說『汨徂南土』，最後以死自誓，足見屈原之所以懷思長沙，是爲了自己生命的歸宿尋找一個適當的地點。『哀郢』所標明的時令爲『仲春』，這裡則是『孟夏』，而傳說中屈原的沈湘是五月。前後相衡，時間的次序，有綫索可尋。大概本篇作於到達長沙以前，『哀郢』之後。當時死意已決，因而『懷沙』一篇無異於是屈原準備自殺的預告。所以司馬遷把它錄入本傳，用意

是不難理解的。第三，屈原為什麼會懷念長沙，選擇這裡作為生命歸宿之地呢？首先，這是一種垂死時深厚的生活情感的表現。據『史記·楚世家』的記載，楚始封君熊繹居丹陽（今湖北秭歸縣東）。但『方輿勝覽』說：『長沙郡治內有熊湘閣，以熊繹始封之地而名。』唐張正言『長沙風土碑』也說：『昔熊繹始在此地』。大概當時熊繹僻處蠻荒，在開疆拓宇，遷徙不定的當中，江北則以丹陽為中心，江南則以長沙為重點。春秋之後，才正式定都於郢。到了屈原自殺的那年，郢都既已淪陷，要想渡江而北，死於生身之地，事實不可能。於是依戀宗國之情，就自然而然地就近集中於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地區了。『哀郢』說，『狐死必首丘』，又說，『江與夏之不可涉』。這和眷懷長沙的情感，是有着密切聯系的。其次，屈原的自殺，一方面表現絕望的悲哀，但另一方面，則希望通過他的死來振奮楚國的人心，最後一次刺激頃襄王的覺悟。長沙是楚國東南要地，不同於遐荒絕遠之區。就現實政治意義言，死在這裡，是有着較大的客觀影響的。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

【滔滔】陽氣抒發的樣子。『史記』引作『陶陶』，和暖也。音近，義通。一說，字亦作『惛』。『惛惛』是悠久的意思，形容夏天的悠長。【莽莽】草木叢生貌。『莽』，音姥。【汨】當從日，作『汨』。疾速也。『汨徂』，猶言急行。【眇】（音舜）字同『瞬』，看也。【杳杳』，

深遠而無所見貌。『史記』引作『窈窕』。

【孔】甚也。

【默】古音穆。『史記』作『墨』。

王逸曰：『「胸兮杳杳」二句，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

【紆軫】

委曲而苦痛。

【離慙而長鞠】

「離」，同「罹」，遭也。

「慙」，同「慙」，病痛也。

「鞠」，困

窮。

【撫情効志】猶言內省於己。『撫』，循撫。『効』，考核的意思。

【冤屈】『史記』作『俛

誣』。

【自抑】強自按捺。

以上寫南行時的心情。

刊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

【刊】（音阮）義同削。

【圓】字同『圓』。

【常度】正常的法則。

【替】廢也。『刊方以

爲圓』，即下文『變白爲黑』的意思。言小人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但正常的法則決不會因之而改變。

【易初】變易初心。

【本迪】『爾雅』：『迪，道也。』黃孝紆曰：『本，當作下，通變。

本迪就是變道，和易初對舉成文。』（『楚辭選』）

【章畫志墨】意謂守道不移。『章』，明也。

【志』，記也。『畫墨』，即繩墨（匠人引繩彈墨，所以畫直綫，故云）。

【前圖】以往的圖謀。

【改】古音紀。

【內厚】內心敦厚。

【質正】品質方正。

【盛】贊美。

【巧倕不斲二

句】『倕』（音垂），人名，據說是堯時的工匠。『巧』，形容他的技藝。『斲』，砍也。『撥正』，猶言曲直。『淮南子』：『扶撥以爲正。』高誘注：『撥，枉也。』這兩句是說，巧匠不動斧頭，曲直就沒有標準，用以比喻正人不在朝列，則是非無法分清。

以上敘述自己堅持直道，不隨世俗浮沈的節操。

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玄文處幽】黑色的花紋，處於幽暗的地方。【矇眊】瞎子的總稱。有瞳仁而看不見叫做

『矇』；沒有瞳仁叫做『眊』。【章】文彩。『不章』，沒有文彩。【離婁】人名。據說，他的

視力最強。【睇】（音弟）注見『九歌·山鬼』。【明】古音芒。【下】古音戶。【笱】

（音奴）竹籠。楚地方言。【糅】（音木）鴨子。【同糅】義同『雜揉』，混和在一起。

【槩】平斗斛的橫木。「一槩相量」，意謂同等評價。

【鄙固】『史記』作『鄙妒』。

【臧】

字同『藏』，指藏在胸中的抱負。

【任重載盛四句】『盛』，多也。『不濟』，指不能前進。上兩

句是說小人無才而當權誤國。即『哀郢』『謔荏弱而難持』的意思。

『懷瑾握瑜』，指文采內蘊。『示』，拿給人看。下兩句是說正人見棄，無所用其才能。

之群吠兮四句』『怪』，古音記。『庸態』，庸俗的態度。『態』，古音判。意謂小人之非疑俊傑，是

因為習慣於卑鄙庸俗的緣故。與『離騷』『夫孰異道而相安』意同。

內。『文』，指外表。『質』，指實質。『文疏』是說表現於外在的疏疏落落，不炫耀自己。『內』，

字同『訥』，木訥的意思。『質內』，指內心的堅毅倔強。

【采】古音泚。

【材朴委積】有用

的木料叫做『材』。沒有砍斷的木料叫做『朴』。一作『樸』，字同。『委積』，丟在一旁堆集着。這句比喻自己有才能而被人遺棄。故下句云『莫知余之所有』。

以上自傷不能見容於時。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
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重仁襲義】『重』，讀平聲，與『襲』同義，都是積累的意思。品德的完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須平時養之有素，故云。【謹厚以爲豐】『謹厚』，指外在的表現。『豐』，指豐富的內容。【選】字同『迂』（音誤），遇也。【從容】胸有修養，安舒自得的样子。指前面所說的『重仁襲義』。【不並】謂聖賢生不同時，承前『重華不可選』而言。【邈】久遠貌。【懲違改忿】『違』，通『悖』，怨恨也。一作『連』，誤。『懲違』與『改忿』爲對文。即『涉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的意思。【抑心】壓抑着憤怒不平的心情。【自彊】『彊』，字同『強』。意指鍛鍊自己，使自己更加堅強。【不遷】不改變。【像】即『抽思』『望三五以爲像』的『像』。『願志之有像』，是說希望自己的意志有所效法於古人。【進路北次兮二句】『次』，休止。『北次』，猶言北行。按：篇首言『徂南』，這裡說『北次』。『徂南』，向長沙進發，是途程的實紀；『北次』，則轉向郢都，是內心的嚮往。當時郢都已經淪敵，無路可歸。作者不忍明言，所以說『日昧昧其將暮』。日暮則不能前進。這種曲折隱晦的筆法，所表現的沈痛悲哀的情感，與『哀郢』篇『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同意。【限】極限。【大故】死亡。『限之以大故』，猶言要之以一死。理想不能實現，以身殉之。一死而心安理得，故云『舒憂娛哀』。

以上抒寫自己即將就死的悲哀。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

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所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浩浩】水大貌。【汨】當作『汨』（音骨），這裡指水流疾貌。亦可釋作水急流聲，猶言汨汨。【忽】荒忽。形容『道遠』。【懷質抱情】猶言『懷文抱質』。『質』與『情』爲對文。

【質】，指內蘊的實質；『情』，指外現的文采。【匹】比也。一作『正』。【伯樂】人名，即孫陽。春秋時秦穆公的臣子，以善相馬著名。【程】量也。古音秩。『焉程』，何所評量。

【錯】安也。【曾傷爰哀】『曾』，同『增』。『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爰。』『爰哀』，指無休止的悲哀。與『曾傷』爲對文。【人心不可謂】意思是說，別人的心與自己不同，和他們沒有什麼可說的。【知死不可讓二句】『讓』，避免。『爰』，古音讀作花的去聲。指愛惜生命。愛生惡死，是人的常情。但往往由於某種認識，不避死以求生。這兩句和『孟子』所說的『舍（捨）生取義』用意相同。【君子』，泛指懂道理的人。【吾將以爲類兮】承上文『知死不可讓』二句而言，說自己即將把這種認識，付於實踐。意指即將就死。『類』是類別的類。『以爲類』，是說以『不讓死愛生』的志士仁人爲類。

以上申述自己對於捨生就死的認識，總結全篇。

思美人

本篇是頃襄王初期屈原被放逐到江南時途中的作品。篇中所紀途程及追述的往事，均一一可證。以篇首『思美人』三字名篇，『美人』係指頃襄。當時屈原思國之情，還沒有到灰心絕望的境地。他熱烈地希望頃襄王能够翻然改悟，發憤圖強，報仇雪恥。和『悲回風』、『涉江』、『哀郢』諸篇所表現的思想情感，是顯然有所不同的。

思美人兮，惝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而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惝】字同『攬』，收的意思。

【惝涕】是說揩乾涕淚。

【竚眙】（眙音夷）立視。『眙』，字

同『佇』。

【言不可結而詒】意謂無法結言以相詒。『結言』，注見『離騷』『結幽蘭而延佇』

條。『詒』，字通『貽』，贈予也。

【蹇蹇】同『蹇蹇』，忠貞之言。

【陷滯】義同鬱結。

【發】抒發。

【申旦】猶言申明。

【沈苑】（苑音鬱）沈悶而積結。

【豐隆】雲神。

【將】

拿起，指上面所說的結言。『遇豐隆而不將』，意思是說，遇見了豐隆，却不肯爲他帶信。

【高】指鳥飛既高且快。『迅』，一作『宿』，指鳥巢。

【當】值也。

【高辛之靈盛兮二句】

『高辛』，帝嚳的稱號。『靈盛』，猶言神靈。『盛』，一作晟。洪興祖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有神靈。」』（《楚辭補注》）『玄鳥』，即鳳凰。『詒』，通『貽』，指聘禮。『玄鳥致詒』，就是『離騷』所說的『鳳皇受詒』，『天問』所說的『玄鳥致貽』，指帝嚳娶簡狄的故事。

注見『離騷』。這裡也是以求女喻思君。承前而言，意謂高辛能够有玄鳥爲他致送聘禮，表達情意，而自己則無法因歸鳥而致辭。

【媿】字同『愧』。

【易初】改變本心。

【屈志】委曲

意志。『志』，讀平聲。

【獨歷年而離愍兮二句】『年』，指時間。『歷年』，猶言經歷了很長的

時間。『離』，罹也。『離愍』，謂遭遇禍患。『馮心』，憤懣的心情。『馮』，同『憑』。『未化』，未消。『化』，古音訛。

【隱閔】隱忍着憂悶。

【壽考】猶言老死。『寧隱閔而壽考』，意謂寧

可隱忍憂悶以至老死。

【爲】古音乎。

以上言忠貞之情，雖然不得君知；但堅持理想，初衷不變。提出了全篇總綱。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

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轍】車輪所輾的跡印。【遂】猶言順利。『前轍未遂』，指懷王時代倍齊合秦政策的錯誤。

【未改此度】指頃襄王的媚敵忘仇。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據此，則頃襄王的初期，曾一度和秦國絕交。後來之所以復合，是由於無意發憤圖強，明明知道，而重複走上了懷王的錯誤老路的。所以這裡說，『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覆馬顛】指戰爭的失敗。按：楚自懷王十六年以來，和秦國屢次的戰爭都是失利的。詳見『九歌·國殤』注文。【異路】另外的一條道路。按：就當時楚國形勢言，對待強秦的威脅，和既不可，戰亦不能。屈原所『獨懷』的『異路』，即下文所說的發奮圖強，待時而動。【勒騏驎而更駕兮二句】意指重整軍政，任用賢能。『勒』，扣勒住。『更駕』，重新駕起車子。『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於駕車著名。『操』，抓着馬的轡頭。【遷遂次而勿驅兮四句】『遷』，猶言前進。『遂次』，義同遂巡，指緩行。『勿驅』，不要快跑。『假日』的『假』，與『論語』『假我數年』的『假』同義。猶言費些日子。『須時』，等候時機。上兩句是說報仇雪恥，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待機而動，不能急於事功。『蟠冢』，山名。在秦西，今甘肅省境，西漢水所出，又名兌山。是秦國最初的封地。『隈』，山邊。『指蟠冢之西隈』，和後來岳飛所說的『直搗』

黃龍』同意。『與』，數也。『繡黃』，即黃昏。黃昏是一天傍晚的時候，『與繡黃以爲期』，意謂終久必然達到這個目的。

以上是對頃襄王的希望。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攄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儵個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

【開春發歲】『開春』與『發歲』爲對文。『開』，開始。『發』，發端。【悠悠】舒緩貌。

【蕩志】散蕩心情。

【遵江夏】注見『哀郢』。這四句是說，頃襄王初卽位的時候，年紀很輕，局面既然更新，復興應該有望。因而自己以樂觀的心情來對待現實。

【薄】注見『涉江』。

【宿莽】注見『離騷』。『莽』，古音姥。

【惜吾不及古人兮】『不及古人』，意謂不及見古人。

【惜』，是痛惜自己生不逢時的意思。【玩此芳草】猶言賞此芳草。『草』，古音楚。按：『攄芳

茝』『搴宿莽』是說準備爲國家自効其才能。可是頃襄王不是古代那些有大志的中興之主，這才能又有誰來鑒賞呢？

【解篇薄與雜菜兮四句】『解』，猶採也。『篇』（音匾），篇蓄，亦名篇竹，

短莖白花的野生植物。『薄』，就是『林薄』的『薄』。『蕭蕭』，指成叢的蕭蕭。『雜菜』，惡菜也。『備』備置，備辦的意思。『交佩』，左右佩。『佩』，古音避。『繽紛』，言惡草之多。『繚轉』，言其互相纏繞。『萎絕』，指芳草的枯萎絕滅。『離異』，言其不爲人所佩用。王夫之曰：『惡草充佩，則芳草萎而不用。』（《楚辭通釋》）按：『史記』本傳說：『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又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裡的上兩句是指子蘭爲令尹；下兩句是自己遭讒被遷。『吾且儂儂以娛憂兮二句』『儂儂』，猶低徊。『南人』，指楚國的統治集團，就是『涉江』所說的『南夷』。『變態』，一種出乎情理以外不正常的態度。『態』，古音刺。『竊快在中心兮二句』意謂楚國君臣只有歡娛逸樂之心，並無雪恥報仇之意，即上文所說的『變態』。『竊』，私也。『竊快』，指隱藏而不敢公開的歡快。『俟』，等待。古音矣。先大父曰：『淮南』注：『揚，和也。』『揚厥憑』者，和其憤懣之心。『不俟』，言其忘難之速也。』（《屈賦微》）

以上敘述當時的政治現實，和自己被讒遷逐的原因。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

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二句】『芳澤雜糅』，指芬香和污穢混和在一起，用以比喻自己以清白的君子處於惡濁的環境中。注見『離騷』。『芳華自中出』，意謂芬芳的花朵，終能卓然自見，不爲污穢所掩蓋。『出』，古音砌，與上面的『佩』『異』『態』『竢』爲韻。惟文義則與下文相連屬。【郁郁】指『芳華』的香氣之盛，即下句所說的『滿內』。【蒸】蒸發。『遠蒸』，即下句所說的

『外揚』。

【情與質信可保兮二句】『情』和『質』相對而言，『情』指表現出來的心情，『質』指蘊藏在裡面的本質。『情質可保』，意謂沒有喪失原來的清白，與『離騷』『惟昭質其猶未虧』

同意。『居蔽』，謂處境的偏僻，指遠遷江南。『聞』，聲聞，即聲名。『章』，字同『彰』，明也。

【令薜荔以爲理兮四句】『薜荔』『芙蓉』『理』『媒』，注均見『離騷』。『舉趾』，提起腳步。

『憚』，害怕。這裡可解作不願意。『緣』，循也。『緣木』，循樹而上。『褰』(音愆)，提起衣服。

『濡』，沾濕。薜荔緣木而生，芙蓉長在水裡，故云。這四句意指可以請托在朝之臣在君王面前

替自己說合，但又不願意這樣做。

【登高】和下句的『入下』對舉成文，分承前面的『緣木』與『濡足』，意指委屈自己，遷就別人。

【說】字同『悅』。

【能】古音泥。

【形】指形

於外的一個人的作風。

【不服】不習慣的意思。

【然】乃也。

【廣遂前畫】『廣遂』，猶言

多方以求現實。『前畫』，指前面所說任用賢才，發憤圖強的策劃。

【命則處幽三句】包涵兩層

轉折的意思。『願及白日之未暮』，承上文而言，意謂自己願意抓緊時機，『廣遂前畫』。『白日未

暮』，象徵國事尚有可爲，與前『白日出之悠悠』相應（因爲所象徵的時期不同，故前面說『日

出』，這裡說『未暮』）。可是，這僅僅是主觀願望，客觀現實的遭遇則是『命則處幽』。『處幽』，

指遷謫遠行，與前『居蔽』相應。『罷』（音皮），完盡的意思。『吾將罷兮』，是說自己屢經打

擊，生命中已有沒落的預感。這種理想和現實無法統一的矛盾，要其終極言之，只有誓之以一

死，所以下文以『思彭咸之故』結束全篇。與『離騷』：『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

居』，同一用意。『故』，故迹。指彭咸諫君不聽而自殺的故事。

以上申述自己如何對待現實。

惜往日

本篇以首句『惜往日』名篇。綜括敘述生平的政治遭遇，痛惜自己的理想和主張受到讒人的破壞而未能實現，說明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並希望以一死刺激頃襄王的最後覺悟。通篇語意明切，可以肯定是作於『懷沙』以後的絕命詞。蔣驥曰：『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此世所謂孤注也。默默而死，不如其已；故大聲疾呼，直指讒臣之罪，深著背法敗亡之禍，危辭以撼

（震動）之，庶幾無弗悟也。苟可以悟其主者，死輕於鴻毛。故略子推之死，而詳文君之悟，不勝死後餘望焉。「九章」惟此篇最淺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飾，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曉也。」

（山帶閣注楚辭）

惜往日之會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恐壅君之不昭。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障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會信】指曾經爲楚懷王所信任。

【命詔】即詔命，君王對臣民所頒發的號令。

【昭時】

『昭』，明也。『時』，時代。『昭時』，猶言使時代光明，即下文所說的『國富強而法立』的意思。

按：『史記』本傳說屈原『爲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熟習）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其時當在懷王十六年許秦絕齊以前，楚國內政修明，外交上也處於優勢，故云。『時』，一作『詩』。舊說，謂教王以詩，以耀明其志。王夫之曰：『原未嘗爲王傅，自當作時。』（『楚辭通釋』）【功】功業。【奉先功】指繼承發揚先王的功業。【照下】照耀下民。【嫌疑】指法度中含糊的地方。【屬貞臣而日娛】『屬』，付託。『貞臣』，忠貞之臣，是屈原自指。『娛』，字同嬉。林雲銘曰：『委任最專，君祇觀成而自娛，所謂逸於得人也。』（『楚辭燈』）【載心】放在心裡。【治】治罪。『過失弗治』，是說小的錯誤，能得到懷王諒解，不加責罰。【心純龐而不泄兮】『純』，純潔。『龐』，樸厚。一作『厖』，字同。『泄』（音薛），字同『洩』，漏也。『讒人』，指上官大夫。按：『史記』本傳說：『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

上官奪稿，屈原不給他看，是爲了不敢泄漏國家機密。上官造謠進讒的原因，並不是單純爲了這一事件，據本傳記載，是因爲和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所以這裡說『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二句】『激』，字同『澄』，清也。『清激』，這裡作動詞用，指弄清一件事情的真相，義同明察。『然否』，是這樣或不是這樣。『否』，古音胚。按：據『史記』本傳記載，上官大夫的進讒，是說：『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

爲也。』這本是一句捕風捉影的無根之談，可是懷王聽了之後，不加考察，就一怒而疏遠屈原，故云。

【蔽晦君之聰明兮二句】『蔽晦』，掩蔽真實，模糊別人的認識。『君』，這裡是指頃襄王。把無說成有叫做『虛』；把假說成真叫做『惑』；『誤』，指誤人。『虛惑誤』，疊字義近，與『離騷』『覽相觀於四極兮』的『覽相觀』同例。按：懷王死於秦國之後，『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瞻顧楚國，繫心懷王』更爲殷切，可是却引起了令尹子蘭的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也沒有加以辨察，屈原就被遷逐。這是上官大夫又一次用『虛惑誤』的言詞來欺騙君王，譏毀屈原，故云『又以欺』。【參驗考實】比較證明，考察事實的真相。

【遠遷】指遠遷江南。【盛氣志而過之】指大怒。『過』，責罰。『被離』，兩字同義，都是遭遇的意思。【尤】古音怡。【慙光景之誠信兮二句】『景』，字同『影』。『光景』，指太陽的

光和影。『誠信』，真實。『備』，收藏的意思（見『國語』注）。這兩句是說，陽光真實，無所不照。但自己則將一身收藏在幽隱的地方，感受不到，深覺可慙。意指生意已盡。【玄淵】深淵。【流】古音僚。【壅君】被壅蔽的君王，指頃襄王。『壅』，一作『壅』，古字。下同。

【不昭】不明白。

【無度】沒有標準。

【藪幽】大澤的幽暗處。『使芳草爲藪幽』，意謂使芳

草隱沒於幽暗之處，而不爲人所見。

【焉】於是。

【信】指真實的心情。『抽信』與『舒情』爲

對文，同義。

【恬】安也。『恬死亡』，謂安於死亡。

【不聊】謂不聊於生。『聊』，樂也。

【獨障壅而蔽隱兮二句】『障壅』與『蔽隱』爲對文，指謔人在君王面前造成障礙，蔽隱賢才。

『貞臣』，這裡是泛指。意謂自己一死不足惜，而讒人當道之可憂。屈復曰：『獨是壅蔽之姦人在側，卽有貞臣，無由使矣。』（『楚辭新注』）

以上追述遭讒放逐的始末，表明沈湘自殺的原因。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何芳草之早殒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婁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

【百里爲虜】『百里』，卽百里奚。『虜』，俘虜，也就是奴隸。百里奚，春秋時賢人，原爲虞國大夫，虞晉戰爭中被俘。晉獻公把他當作陪嫁女兒的奴隸送給秦國。後來因爲逃走，被楚國守邊的人抓住。這時秦穆公才知到他的才能，用五張羊皮把他贖回，任爲大夫，成就了霸業。【伊尹、

呂望、甯戚】注均見『離騷』。

【湯武】『湯』，商湯。『武』，周武王。按：呂望（卽姜尚）遇周文王而被重用。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業，則是輔佐武王滅商，所以這裡舉武王而略文王。【桓

繆】『桓』，齊桓公。『繆』，秦穆公。『繆』，同『穆』。

【吳信讒而弗味兮二句】『吳』，指吳王

夫差。『信讒』，指聽信太宰嚭的讒言。『味』，是『有味乎其言』的『味』。『弗味』，是說不能理解伍子胥的忠言。吳王夫差打敗越國之後，兩次興兵伐齊，伍子胥認爲越國是心腹之患，極力勸阻。夫差不聽，反而聽信太宰嚭的讒言，將他殺死。不久吳國就爲越所滅。【介子忠而立枯兮

六句】『介子』，介之推，春秋時晉國賢臣。『文君』，晉文公。文公沒有做晉國國君時，遭受驪姬的讒毀，流浪在外十九年，介之推從行。曾經因途中乏食，割了自己的股肉給文公充飢。文公回國以後，大家都爭功求賞，介子推獨奉母逃隱到綿山山中。後來文公想起了他，派人去找。他堅

決不肯出山。文公想燒山誘他出來，結果他抱木燒死。死後，文公換了素服親自去哭他；並把綿山改名爲介山，禁止人民去山中採樵，永遠供奉介子推的祭祀。『立枯』，指抱樹燒死。『優游』，形容大德的寬廣。『久故』，猶言故舊。『思久故之親身兮』，是說文公追思過去不離左右親近的人。一說：『親身』是指割股肉事。【縞素】白色的喪服。【訑謾】（音移瞞）義同欺騙。

【申旦】注見『思美人』。【殀】字同『夭』，死亡。『芳草早殀』，指芳草的凋謝。【戒】戒備。『微霜降而下戒』，是說微霜初降的時候，即須戒備。意指芳草經不起風霜的摧殘，用以比喻貞臣受不住小人的譏毀。【諒】猶言誠然。【聰不明】一作『不聰明』。【得】得志。讀去聲。

【蕙若】蕙草和杜若。

【佳冶】作名詞用，指美麗的人。

【蓼母】（蓼音模）傳說是

黃帝的妃子，容貌最醜陋。

【好】當作『媚』。先大父曰：『廣雅』：『媚，好也。』疑校者旁注

其訓，因譌爲正文。遂至失韻，不可讀矣。【屈賦微】

【西施】春秋時越國著名的美女。

【自代】以自己的醜惡代替別人的美好。『代』，古音地。

【不意】謂出於意外。【情冤見之

日明兮二句】『情』，情實。『冤』，冤屈。『列宿錯置』，列星在天空羅佈。這兩句是說：是非曲直，總有一天可以弄得明白清楚，像天空裡羅列的星辰一樣。【轡銜】都是駕馭馬的工具。

【轡』，馬韁繩。『銜』，勒住馬口的鐵。

【載】乘也。

【汜】字同『泛』，浮起。

【汜】

（音敷）木筏。

【汜汜』，指浮在水面的木筏。

【舟楫】划船的槳。

【自備】意指不用船槳

而自恃人力。

【心治】對法治而言，指離開法度繩墨而憑自己的意志來辦事。

【辟】字同

『譬』。【此】指上述無轡乘馬，無楫汜汜事。【禍殃】就楚國整個的形勢而言。屈原自殺的那年，秦國已破郢都。『恐禍殃之有再』，意思是說，如果不及早自裁，可能會遭遇到更慘痛的再一次的禍患。朱熹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箕子之憂，蓋如是也。』（『楚辭集注』）『再』，古音至。【不畢辭】沒有把話說完。【識】讀去聲。

以上歷數古人的遇合無常，聯系到本身的政治遭遇；痛惜自己的法治主張未能實現，闡明垂死時對國家前途無窮的憂慮和深切的悲哀。

橘 頌

『橘』是楚地特產的嘉樹，『頌』是稱頌、贊美，與『抽思』篇『道思作頌』的『頌』義意各別。通篇就橘的特性和形象細緻地作出擬人化的描寫，實際上就是作者完整人格和個性的縮影。它不黏滯於所歌頌的事物的本身；但同時也沒有脫離所歌頌的事物。這樣就使得在本篇中作者的主觀心情滲透了客觀事物，而凝成了一個完滿的藝術形象，爲後來的詠物詩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樹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本篇基本上是四言，句法少變化，當是屈原在文學生活中創造性還沒有發揮出來少年時期的作品。王夫之和姚鼐說『閉心自慎』一句是辨釋上官大夫進讒的詛罔，針對『每一令出，平伐其功』而言，認爲是初被讒見疏時所作。但也有人以爲篇中沒有悲憤情緒，可能作於政治上失意以

前。由於作品本身沒有正面透露出寫作時代的消息，因而也就很難得出確切不移的結論。游國恩認為『從「生南國兮」一語看來，似乎這橘樹就是屈原在江南途中所見。』（《楚辭論文集》）屈原遷逐江南，是頃襄王時代的事，則本篇成為屈原晚年的作品了。這樣看法，顯然是不妥當的；第一，所謂『南國』，是泛指南方，包括當時整個的楚國。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南國』的涵義僅局限於江南。第二，朱熹曰：『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楚辭集注》）王夫之曰：『李衡言，江陵有千頭木奴，則楚之宜橘舊矣。』（《楚辭通釋》）據此，則屈原不一定到江南才看到橘樹。所謂『似乎是江南途中所見』，這話毫無根據。第三，本篇所表現的情緒，和屈原遷逐江南以後的其他作品，有着極大的懸殊，這更是任何讀者所能體味到的。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后皇嘉樹】『后』，后土。『皇』，皇天。『嘉』，美好。意謂橘生天地之間，在樹木中是美好的品種。【徠】字同『來』。【服】習也。『徠服』，是說一生下來就服習於當地的氣候和土壤。

【受命不遷】『受命』，謂受命於天地。『遷』，遷移。『考功記』：『橘踰淮而化為枳。』橘樹一移植就會變質，故云。【南國】指楚國。『國』，古音域。【深固難徙】橘樹是多年生的灌木，根

深蒂固。『難徙』與『不遷』爲對文，義同。【壹志】『壹』，專一。橘是楚地特產，只宜於

南，而不宜於北，故云。【素榮】橘樹初夏時開五瓣的白色小花。木本所開的叫做華，草本的

叫做榮。這裡的『榮』，是花的通稱。一本作『華』。【紛】美盛貌。【喜】讀去聲。【會

枝】一重一重的樹枝。『會』，字同『厓』。【剌棘】『剌』（音琰），銳利也。『棘』，指橘枝上的

刺。【圓】字同『圓』。【搏】字同『團』。【青黃雜糅】橘子熟時，由青變黃。『雜糅』，

指將熟和已熟的果色間雜在一起。【文章】猶言文采，指橘子的顏色。【爛】燦爛。【精

色】鮮明顏色，指橘的表皮。【內白】指橘的白色內瓢。【類任道兮】『類』，似也。『任

道』，任道的人。橘不但有鮮明的外表，而且有甘美的內容，正如表裏通達的君子一樣，可以擔

負重任，所以拿來相比擬。一本作『類可任兮』。【紛緼】義同氤氲。指橘的香味。王夫之曰：

『剖之而香霧霏微也。』（《楚辭通釋》）【宜修】猶言美好。【醜】古音窳。

以上從各方面頌橘。下面就橘的特性引申言之，重點在於述志。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

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

兮。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嗟爾幼志】『嗟』，歎美詞。『爾』，指橘。『幼志』，是說橘一生下來就具有這種特性。【異】不同於一般樹木。【喜】讀去聲。【廓】曠遠而無牽累貌。【蘇】蘇醒。『蘇世獨立』，意謂清醒地獨立在世界上，指下文的『橫而不流』。【橫】橫絕。指特立獨行的性格，與『流』爲對文。【流】水向下，叫做『流』。『不流』，不隨波而逐流。意指不因時俗的好尚而變更自己的意志。【閉心】凡事藏在心裡。就是『自慎』的意思。【失過】即過失的倒文。『過』，讀平聲。【秉德無私二句】天地以公正爲心，故云。『參』，合也。『地』，古音沱。【願歲并謝二句】『歲』，指歲暮。『并謝』，猶言並謝之時，指百草百卉同時凋謝的時候。屈復曰：『橘不彫，故願於歲寒並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楚辭新注》）『友』，古音以。【淑離不淫二句】『淑』，善也。『離』，麗也。『梗』，正直，指橘的枝幹。『理』，文理，指橘樹的纖維。先大父曰：『梗謂不淫，有文理謂淑麗。』（《屈賦微》）【年歲雖少】這裡的『少』，與前文『嗟爾幼志』的『幼』用意相同，指橘樹初生之時。【可師長】猶言可效法。這裡的『師長』與下文的『像』同義。『長』，讀作『長者』的『長』，上聲。【行比伯夷】『伯夷』，人名，殷末孤竹君的長子。周滅殷，伯夷恥食周粟，飢死於首陽山。在古代聖賢中，是一位個性堅強，獨行其志的典型。橘的特性是，『受命不遷』，『蘇世獨立』，所以用來相比擬。【置以爲像】『置』，植也。『像』，榜樣。意謂把橘樹種在園中，朝夕相對，作爲榜樣，來勉勵自己。

悲回風

本篇寫秋冬季節的生活感受。通篇是純粹的抒情，沒有什麼事實的敘述。所表現的感情，極為深沈、憂鬱。蔣驥斷為沈湘前一年的作品（見『楚辭餘論』），固然不一定可靠。但這種垂死的哀音，它的產生年代，必然距沈湘不遠。篇中多用富有音樂美的雙聲疊韻聯綿詞傳達出一種低徊往復的情思，增強了詩歌的感染力，在『九章』中，和其他各篇的風格是微有不同的。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回風】旋風。

【冤結】冤苦而鬱結。

【物有微而隕性兮二句】『物』，指蕙。『性』，通作

『生』。指生機。『聲』，風聲。『隱』，指初起時聽不見的聲音。『倡』，字同『唱』。本義是始發歌，引申作開始的意思。這裡讀平聲。上句說，在回風震盪之中，凋隕了蕙草的微弱生機；下句

說，這回風的初起，是有隱微的聲音倡之於先的。與『惜往日』：『何芳草之早殒兮，微霜降而下戒』同意。『悲回風』四句是即景生情，托詞以起興的。錢澄之曰：『秋風起，蕙草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莊屈合誼』）王夫之曰：『風之初起，生於蘋末。已而狂飈震盪，芳草爲之摧折。讒人之在君側，一倡百和，交蕩君心，則國是顛倒，誅逐無忌；貞篤之士，更無可自全之理。故追原禍始，而知己之不可復生也。』（『楚辭通釋』）

【造思】追思。『夫何彭咸之造思兮』，猶言無端而追思到彭咸。

【暨】讀作冀，希冀。

【志介】猶言志節。『暨志介』，是說自己企慕彭咸的志節。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二句】『蓋』，掩蓋。這兩句是說自己這種忠貞之心，出於至誠，而非虛偽。

【鳥獸鳴以號群兮四句】『號』，讀平聲。『號群』，就是求群的意思。『草苴』（苴音祖），草的總稱。生草叫做『草』，枯草叫做『苴』。『比』，挨在一起的樣子。『葺』，整治。『葺鱗自別』，朱熹曰：『整治其鱗，以自別異。』（『楚辭集注』）『文章』，文采。指蛟龍的鱗甲。『隱其文章』，謂潛入深淵。按：這四句寫秋冬實景，但都是意有所指。『鳥獸鳴以號群』，『魚葺鱗以自別』是說物以類聚，不相雜廁，用以比喻君子和小人之不能共處。『草苴比而不芳』，象徵邪佞在朝，同惡相濟。『蛟龍隱其文章』，比喻賢人遠引，文采不彰。兩兩相對，交錯成文。

【荼薺不同畝】『荼』（音徒），苦菜。『薺』，甜菜。『不同畝』，不能種在一起。

【蘭茝幽而獨芳】『幽』，指幽僻之處。這句比喻賢人處亂世，雖無人知，但不因此而改變其芬芳的節操。

【佳人】猶言君子。

【都】美也。

【更統世以自貶】『統世』，統觀萬世。『更統世』，猶言歷覽古

今。『睨』，通作『況』。讀平聲。『自睨』，猶言自許。這句是說，放開眼界，以古人自期，即思慕彭咸之意。

【眇】遙遠貌。

【相羊】同『徜徉』。是形容浮雲在天空飄流不定的形態。

『浮雲之相羊』，是用來比喻『遠志之所及』。言其孤高而無所依傍。

【介眇志之所惑兮二句】

『介』，耿介。『眇志』，深微的意志。『惑』，對『明』而言。意謂自己深微的意志所不爲別人理解的地方，正是這首詩裡所明白說出來的道理。『明』，古音芒。

以上因回風搖蕙的季節氣氛，聯系到忠賢見斥的現實悲哀，申述自己終不改悔的堅定心情。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泣涕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糺思心以爲纓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歲習習其若頽兮，豈亦冉冉其將至。蘋蘩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爲此之常愁。

孤子唸而拭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芳椒】一本作『若椒』。『若』，謂杜若。『椒』，指花椒，即『離騷』『惜誦』所說的『申椒』。『自處』，安排自己。『折芳椒以自處』，即獨抱幽芳的意思。

『漫』，指夜長。

【掩此哀而不去】『此哀』，指上述的哀愁。『掩』，掩抑，掩蔽的掩，謂哀愁無

處申訴，無從發抒。『不去』，不能去懷。

【寤】覺醒。

【周流】指四面遊蕩。

【自恃】猶言

自遺。『恃』，依靠的意思。孤獨之中，無人安慰，只有依靠自己來抒遺愁懷。『恃』，讀上聲。

【於邑】（於音烏）氣急促而不舒展。

【紕】（音趙）字同『糾』。紕結的意思。

【思心】義同

思緒。

【纊】帶。

【編】編結。

【膺】王逸曰：『絡胸者也。』（『楚辭章句』）按：膺的本

義是胸，所謂『絡胸』，指護胸的衣，是引申義，即『釋名』所說的『心衣』。王先謙曰：『蓋即今俗之兜肚。』（『釋名疏證補』）『紕思心』二句，意謂思緒縈繞，愁苦填胸。

【折若木以蔽光兮二

句】『若木』，神木。注見『離騷』。『蔽光』，謂遮蔽日光。這句是用以象徵自己力求韜光養晦。

『仍』，因也。義同引。下句是說隨着飄風的牽引，任從它把自己吹到哪裡，意指心情的空虛。

先大父曰：『蔽光，自晦其明也；隨風，任運無心也。』（『屈賦微』）

【存髮鬢而不見兮二句】形

容極端愁苦的心情，有時陷入不見不聞，萬念俱灰的枯寂狀態，但有時又激動起來。『存』，指四周圍客觀存在的事物。『髮鬢』，似乎看見而又看不清楚的样子。『踊躍』，跳動。『湯』，沸水。

【撫】撫摸。

【佩】佩帶的飾物。一作『珮』。

【衽】（音稔）衣襟。

【超】遙遠而渺茫

的樣子。

【歲留留其若頽兮二句】『留』，字同『忽』。『頽』，墜落的意思，指一年的將盡。

『皆』，字同『時』，這裡是指生命的時限。上句就季節言之，下句就生命言之，意思是說，都到了垂垂向盡的階段了。

【蘋蘩藁而節離兮二句】『蘋』和『蘩』都是香草。注見『九歌·湘夫人』。『藁』，枯槁。『節』，指草身上的節。草枯則節斷。『歇』，消散也。『比』，讀去聲，聚合的

意思，與『歇』爲對文。按：這兩句承上文而言，從己身的感受，進一步說到時代的悲哀。先大父曰：『天地閉，賢人隱，所憂非止一身之故。』（『屈賦微』）

【憐】自憐。【思心之不可懲】

指自己百折不回的孤獨心情。

【證】明也，在這裡是表白的意思。

【此言】指上面所說的這

些話。【不可聊】謂無聊之極。意思說，連這都是多餘的。『聊』，古音劉。

【寧溘死而流亡

兮】注見『離騷』。『溘死』，一作『逝死』。『逝死』，意謂死去。

【噏】古『吟』字。

【攬】

（音吻）攢也。

【放子】被棄逐的兒子。

【還】古音旋。

【隱】痛也。『孰能思而不隱』，

是說誰能想到這裡而不悲痛呢？

【昭彭咸之所聞】『昭』，明也。『彭咸之所聞』，是說彭咸爲後

人所仰慕的地方，也就是指他的『遺則』。

以上抒寫放逐中孤獨的憂思。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石巒】就是石山。山狹而高曰巒。

【眇眇】言其遠。

【默默】言其幽。

【入景響之無應

兮二句】『入』，進入。『景』，字同『影』。影隨形，響應聲；『景響無應』，極言境界的寂寥。

【省】，深思。『想』，冥想。王夫之曰：『登高山而回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鬱戚愈不能堪。』（《楚辭通釋》）這句極言心情的空虛。【居】指居住在屋

子裡的時候，對前『登石巒』而言。

【解】古音記。

【鞿羈】義同束縛。注見『離騷』。

【開】一本作『形』。

【續轉】猶言續繞。

【締】結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二句】承上

文，意謂自己的心情有時因愁思而糾結在一起，有時則陷入空虛而無所着落的狀態。『穆眇眇』，

言其遙遠而幽微。『莽芒芒』，言其廣濶而空曠。『芒芒』，同『茫茫』。『儀』，古音俄。象也。『無

儀』，猶言無邊。

【聲有隱而相感兮二句】與篇首四句相應。『聲』，指風聲。『隱』，尚未顯著

的跡象。回風一起，意味着肅殺的秋冬的來臨，生物都將枯萎，使人感慨生悲。上句用以影射國

運的沒落。下句與『物有微而隕性』同意，用來比喻自己大命的將傾。『物』，指惠。『純』，言其

稟性的純潔，經不起回風的摧殘。『不可爲』，沒有挽回的辦法。『爲』，古音乎。

【邈漫漫之不

可量兮二句】上句指客觀形勢的發展，猶言來日大難。『不可量』，意謂無法估計。下句說自己的主觀心情。『縹緲縹緲』，言愁思的縹緲而綿長。【翩冥冥之不可娛】『翩冥冥』，指神魂的飛逝。

『不可娛』，言形體雖存，而無可娛樂。【淩大波而流風兮二句】意思是說準備效法彭咸，投水而死。

以上言生意既盡，死志已決。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條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

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

【雌蜺】雨後或日出日沒之際，天空中呈現出一種美麗的彩色圓弧，叫做虹蜺。虹蜺常有內外二環，通稱為虹。分別言之，則內環為虹，外環為蜺（字亦作霓）。古人認為虹色鮮明，是雄性；蜺色陰暗，是雌性。

【標顛】指山的頂點。『標』，杪也。『顛』，古音眞。【青冥】猶言青空。

【攄】舒也。指噓氣。『攄虹』，猶言吐氣成虹。【條忽】迅速。『條』字同『倏』。【天】古音汀。

【湛露】濃厚的露水。【漱】（音瘦）漱口。【霧霧】向下飄落貌。古音軒。【風穴】風聚處。據古代神話說，在崑崙山上。蔣驥曰：『淮南子』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即『天問』所云『西北辟啓』者也。【山帶閣注楚辭】

【嬋媛】注見『離騷』。這裡指牽戀上述的情景。從『上高巖之峭岸兮』至此，寫神遊太空，遠離塵世；下面寫西登崑崙，俯瞰人寰。【馮】字同『憑』。【瞰】俯視。【隱】就是『隱几』的『隱』，義同『憑』，依據也。

【岐】字同『岷』。岷山為江水發源之山。【江】古音工。『隱岐山以清江』，猶言隱岐山以瞰清江。『瞰』字省略，義見上句。【憚】心驚。【涌湍】急流。

【礧礧】（音湊）水石相撞擊的聲音。字一作『礧』。【洶洶】（音匈）波濤聲。

【紛容容之無經兮二句】『容容』，變亂貌。『茫茫』，同『茫茫』，廣濶貌。『無經』，『無紀』，言波濤的泛濫。【軋洋洋之無從兮二句】『軋』，傾軋。指波濤相互傾壓。『洋洋』，水盛大貌。與

『詩經·衛風·碩人』『河水洋洋』的『洋洋』義同。【馳】，奔馳。『委移』，同『逶迤』。水流曼長而宛曲的樣子。『無從』與『焉止』為對文。言不知從何而來，流到哪裡才是終極。【漂

翻翻其上下兮二句】『上下』，指波濤的立體。『漂』，字同『飄』。『翻翻』，一上一下，互為起伏的樣子。『左右』，指波濤的平面。『翼』，兩翼。水的衝力，有時側重在左，有時側重在右。遙遙望去，時有變化，故云。『右』，古音以。【汜濞濞其前後兮二句】指潮汐。『汜』，字同『泛』。『濞濞』(音決)，水聲。『伴』，借作『判』，判別的意思。『張弛』，猶言漲落。『信期』，潮汐的信期，即上句的『前後』。『期』，讀上聲。按：『紛容容之無經兮』以下，寫江濤上下左右前後的動態；同時，也是反映作者在俯瞰中恍惚不定的心情。【炎氣】夏令鬱蒸之氣。【相仍】相因不已。【煙】雲煙。【液】上昇的地氣所凝成的水液，即雨水。『炎氣』二句寫春夏的氣象；『霜雪』二句寫秋冬的氣象。【借光景以往來兮二句】『光景』，指上面所寫的四時的光景，即雲雨霜雪之氣。『往來』，謂神遊於天地之間。『借光景以往來』，與『莊子·逍遙遊』所說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用意相近似。『施』，用也。『黃棘』，神話中的木名。蔣驥曰：『《中山經》：『苦山有木，名黃棘，其實如蘭。』《山帶閣注楚辭》『枉策』，灣灣的馬鞭(策的本義是箠，與鞭有別，後來借作鞭的通稱)。這句是說鞭着神遊之馬前進。一說：黃棘是地名，枉策謂錯誤的策略。指楚懷王二十五年與秦昭王盟於黃棘事。與上下文不相連屬，於義未妥。【介子】注見『思美人』。【伯夷】注見『橘頌』。【放迹】猶言放迹，與上句『所存』義近。【調度】猶言考慮。【刻著】猶言牢著。【無適】與『弗去』義同，指念念不忘介子、伯夷的高節。

以上承『不忍長愁』，決於一死而言。設想精靈不泯，神遊天地的境界。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遯遯。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曰】上當脫一『亂』字。

【冀】希望。『怨往昔之所冀』，謂怨恨往昔的希望落空。

【遯】

同『惕』，警惕的意思。『來者遯遯』，謂來日可危。

【浮江淮而入海兮二句】指伍子胥事，意

謂準備投水而死，追隨子胥。洪興祖曰：『越絕書』云：『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騰，

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

【申徒】即申徒狄，殷末賢人。諫紂不聽，抱石投水

而死。

【抗迹】與『懷沙』『堯舜之抗行兮』的『抗行』義同。『迹』，指行迹。

【驟】屢

次。

【任重石】指申徒狄的自殺。按：『望大河之洲渚兮』四句承前『從子胥』而言，意思是

說，申徒狄以身殉國，其情固屬可悲。但他的死並不能挽救殷商的覆亡，則死又何益？聯系到自

己的處境，雖然死志已決，但就整個楚國言，未來的危機，也不是自己一死所能遽了的。故以

『心絀結』二句作為全篇的終結（二句注見『哀郢』）。屈原在政治鬥爭過程中，雖然早已作了

最後犧牲的思想準備（參看『離騷』『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條注文）。這種念頭，儘管在悲哀失

望的當中，時常出現，但不到萬分無可奈何的時候，決不付諸實踐。本篇似乎還不是絕命詞，從

最後幾句的轉折語氣裡可以看出。蔣驥曰：『子胥申徒，皆其同類。而忽感二子之死，不能救商與吳之亡。故躊躇徘徊，卒又不忍遽死；而其愁思益縈迴而不能解釋也。』（『山帶閣注楚辭』）所論深得原意。一本無末二句，誤。郭沫若則將『望大河之洲渚兮』以下六句一併刪去，謂係別處竄入的文字，更覺不妥。

招魂

本篇舊題宋玉所作。王逸曰：『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散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楚辭章句』）他說得這樣的具體，是否有所根據，不得而知；但這一說法的本身，就值得懷疑：首先，屈原的『忠而斥棄』，包涵着極其複雜而尖銳的政治鬥爭意義。假如本篇的寫作動機真的爲了這點，則作者所企圖表現的主觀思想，必然成爲貫穿全篇的一條綫索。可是事實上並不是如此。透露在字裡行間的，作者對所招的魂的『憐哀』之意，似乎別有所寄，而不是一個『忠而斥棄』的問題；更看不到『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的意思。其次，像這一類作品的表現形式和所描繪的材料，雖然沿襲有自，有它的源頭，但在作者處理題材上，他必然使之適合於被招的對象的身分。本篇正如郭沫若所說：『所叙的宮庭居處之美，飯食服御之奢，樂舞遊藝之盛，不是一個君主是不够相稱的。』（見『屈原研究』。郭氏以前，吳汝綸卽有此說）假如作爲宋玉招屈原之魂，在這一點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司馬遷『史記』本傳『贊』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與『離騷』『天問』『哀郢』並列，則司馬遷斷『招魂』爲屈原所作，當毫無問題。宋孫志祖却曲爲之解，他認爲屈原和宋玉各作有『招魂』一

篇，司馬遷所讀的屈原的『招魂』乃是現在『楚辭』裏的『大招』。後人爲了把它區別於宋玉的『招魂』，所以改名『大招』；現在『楚辭』裏的『招魂』，係宋玉所作，又名『小招魂』（見『讀書勝錄』）。『大招魂』『小招魂』之說，是演繹張載『魏都賦』注的錯誤看法來立論的。游國恩說：『張載的注文只能表示他把『招魂』同『大招』區別開來，而不能證明『史記』所稱的『招魂』即是『大招』；何況事實上『大招』本是後人模仿『招魂』而作，文辭拙劣，極爲顯然。』（見『楚辭論文集·屈原作品介紹』）不僅如此，梁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摘引本篇『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士女雜坐，亂而不分』爲例，認爲是屈原作品中的『譎怪之談』，『荒淫之意』，『異乎經典』之詞，『辨騷』一篇，評量屈原作品的得失，摘引例句甚多，事實上不可能而且他也沒有闖入別人的作品，這就更進一步說明『招魂』非宋玉所作。王氏之說，是不符合於作品的客觀實際的。

『招魂』爲屈原所作，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所招的魂是誰。關於這，有着兩種不同的看法：林雲銘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認爲是屈原自招。他說：『是篇千數百年來皆以爲宋玉所作。王逸茫無考據，遂序於其端。……後世相沿不改，無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興，亦不嫌其爲自招也。』（見『楚辭燈』）生人自招其魂，現在江西、湖南一帶，民間還存留着這種風俗的殘餘。招魂可以用於死後，同樣可以施於生前，原無足置疑。但假如真如林氏所說，本篇爲屈原自招之詞，是他『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用以『借題寄興』；那末他滿腔牢騷鬱抑的不平之感，憤世嫉俗

的憂深思遠之情，無論通過怎樣曲折隱晦的形式，必然有所表現。可是，按照這一概念去索解，却會遇到許多不可解決的困難；而且和把它當作宋玉的作品一樣，篇中所陳多王者之事，身分不合。這一帶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並不因為是屈原自招而有所改變。因而林氏之說，是不能成立的。另一種看法是吳汝綸。他認為『懷王爲秦虜，魂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深痛其在秦之苦也。……時懷王未死，故曰『有人在下』。『魂魄離散』，蓋入秦不返，驚懼憂鬱而致然也。』（見『古文辭類纂校勘記』）斷所招之魂爲楚懷王，立論確切不移。可是說本篇作於懷王的生前，細審文義，則有未合。和他同時的張裕釗就修正了他的意見。他說：『招魂，招懷王也。屈子蓋深痛懷王之客死，而頃襄宴安淫樂，置君父仇恥於不問，其辭至爲深痛。』先大父『屈賦微』徵引其說，以之貫串全文。不但使過去一些認爲是困難的問題，得到了接近於事實的解答，而且作品的現實意義也都因之而軒豁呈露了。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

【朕幼清以廉潔兮四句】『朕』，屈原自指。『服』，猶行也。與『離騷』『孰非善而可服』的『服』字義同。『汨』（音寐），本義指光綫昏暗。洪興祖曰：『《易》曰：「日中見汨。」注云：「微昧之明也。」一云：「日中而昏（昏）也。』（《楚辭補注》）按：『汨』是『昧』的假借字，『服義未汨』，是說義行彰著，沒有迷失方向。『主』，君主的主，作動詞用。『盛德』，謂盛德之人，指懷王；『主此盛德』，是說以此盛德之人為君主。『牽』，牽累；『牽於俗』，意謂被時俗所引誘。『俗』，指包圍懷王的一群小人。『蕪穢』，猶言敗壞。這四句的意思是說，自己修身潔行，竭忠事君，君主本來是位有盛德的人，應該可以輔佐他做出一番事業；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為世俗所牽累而敗壞了。【上無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為牽累於俗，所以盛德無成。『長』，長遠。『離』，字同『罹』，遭也。『殃』，禍患。『離殃』，指懷王被秦國所扣留。『愁苦』，指懷王被扣留以後的心情。其時懷王已死，生還無望，故云。按：『史記·楚世家』載懷王三十年與秦昭王會於武關，『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屬國的君主），不與亢禮（平行的禮節）。……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帝】上帝。【巫陽】古代神話中的女巫，『陽』是她的名字。『山海經』：『開明東，有巫抵、巫彭、巫陽、巫凡、巫相、巫履。』【有人在下】『人』，指懷王。『下』，下界。【魂魄離散二句】古時把人的精神叫做『魂魄』；魂魄必須依託軀體，如果魂魄離開了軀體，這人就不能繼續活下去。『筮』，字同『逆』。『爾雅』：『逆，逮也。』捕捉的意思。『予』給予。讀

上聲。意指懷王被虜於秦，因愁苦驚懼而『魂魄離散』；上帝爲了想輔佐他，因命巫陽捕捉他已經離散的精神，還給他的軀體。所以下面巫陽的招詞一開頭就說：『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掌寢三句】『寢』，字同『夢』，即雲夢的簡稱，楚大澤名。洪興祖曰：『爾雅』曰：『楚有雲夢。』……『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楚昭王寢寢（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也。』（楚辭補注）寢是楚國的具有代表性的名山大川；『掌寢』，是掌管雲夢的人，也就是楚王的別稱。『從』，字同『蹤』。『難從』，難於蹤跡。『其』下，一本有『命』字。上面上帝告訴巫陽，只說『有人在下』，雖然意有所指，但並未明言。這裡巫陽首先問一問是不是掌寢的楚王。語氣停頓一下，再答覆說：上帝，這掌寢的人的魂魄，恐怕不容易尋找。【恐後之謝二句】『後』，指『筮予』的時間。『謝』，謝落。『用』，讀平聲。這兩句暗示懷王可能已經死去。承上『若必筮予之』而言，意思是說，假使上帝一定要招回掌寢人的魂魄，雖然難找，巫陽表示也可接受命令；不過恐怕時間來不及，可能這掌寢的人，身軀已經謝落，即使找回他的魂魄，也沒有用了。先大父曰：『二語蓋微言也。此必懷王已死於秦，屈子憫之，不忍質言其死。』（見『屈賦微』本篇注）

以上叙招魂的緣由。

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舍君之樂

處，而離彼不祥些！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螳若象，玄蠁若壺些。五穀不生，藟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往恐自遺賊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僦僦些；懸人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胙血拇，逐人駢駢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縣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焉乃】猶言於是。『焉』語氣詞。

【恒幹】固定的軀體。『恒』，常也。人有身軀和四肢；

『幹』，對肢而言，指軀體。

【些】語尾收聲詞，是巫術中的一種專門用語。沈括曰：『今夔、

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夢溪筆談》）

【舍】字同

『捨』，丟開的意思。

【樂處】快樂的處所，指楚國。

【離】字同『罹』，遭遇也。

【不祥】

指四方上下險惡的事物。按：『去君之恒幹』四句，是招詞的總綱。下文分承言之。

【託】寄

託，謂寄居其地。

【長人千仞二句】『仞』，八尺，一說七尺。洪興祖曰：『《山海經》云：『東海

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楚辭補注》）蔣驥曰：『《大荒經》，有神名赤郭，好食鬼』，

『神異經』，「東方有食鬼之父」，即長人之類也。」（『山帶閣注楚辭』）『索』，尋求。意思是說，這千仞的長人專門找魂來吃。

【十日代出二句】『代』，更替，輪換的意思。『流金』，熱度太高，把金屬都曬鎔化了，變成液體。

『莊子·逍遙遊』：「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所說的『金石流』，與這裡的『流金鑠石』同意。『鑠』，銷毀。蔣驥曰：「大荒東經：『湯谷上有扶木，十

日所浴。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註云：「言交會相代也。」即代出之意。」（『山帶閣注楚辭』）『代

出』，一本作『並出』。是說十個太陽同時而出，義亦可通。『莊子』：「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

照。」『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彼皆習之】『彼』，指當地的人。『習之』，

謂習慣於這樣的炎熱。

【釋】熔解的意思。

【止】停留。

【雕題黑齒三句】『雕題黑齒』，

指南方的野蠻人。『題』，額的別名。在額上雕刻花紋，塗上顏色，叫做『雕題』。即『莊子·逍

遙遊』所說『越人斷髮文身』的『文身』。『黑齒』，用漆把牙齒染黑。『雕題』和『黑齒』都是南方

野蠻人一種特殊的生活裝飾，在一般人看來，是奇異而可怕的。『祀』，祭祀，讀上聲。『醢』，肉

醬，古音喜。蔣驥曰：「南方俗多厭鬼魅，多有殺人以祭鬼者。」（『山帶閣注楚辭』）朱熹曰：「得

人肉則用以祀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也。」（『楚辭集注』）

【蝮蛇】（蝮音腹）南方所產的一種大的毒蛇。體灰黑，有黑褐斑紋。【藁藁】積聚在一起

的樣子。【封狐千里】『封』，大也。『千里』，指封狐的往來出沒。王夫之曰：「言能爲妖怪，

倏忽千里也。」（『楚辭通釋』）【雄虺九首三句】『虺』（音毀），毒蛇名。一般的長二尺餘，土色

無紋。這裡指能吞人的大蛇。『九首』，言其形狀之特異。『條忽』，迅速貌。『條』，一作『倏』，字同。『益其心』，意謂補益其毒汁。『淫』淹留。『流沙』神話中的地名，實際就是指沙漠，大風一起，沙動如水流，故名。

【旋入雷淵】『旋』，旋轉。『雷淵』，神話中的水名。『懸』

（音糜），破碎。人被風沙轉入雷淵，身體便破碎而不可收拾。【幸而得脫二句】『脫』，逃

脫。『曠字』，無入之地。按：『旋入雷淵』以下四句，係影射當時史實。秦在楚西，號稱虎狼之

國，崇尚機詐，不守信義。懷王三十年武關之會，本來是秦昭王來書邀約的。可是一入秦境，就

上了他的圈套（詳前引）；以致魂魄散佚，身死不歸，這豈不是『旋入雷淵，繫散不可止』嗎？

又，『史記·楚世家』載頃襄王二年，『楚懷王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

求歸。趙父王（即趙武靈王。其時已傳位給他的兒子惠王，自號主父）在代，惠王初立，行王

事，恐，不敢納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幸而得脫』，是指懷王在秦逃亡

一事；逃出了秦國而沒有人敢收留；秦國居然能從別國把他追回，這說明了當時的各國都在強秦

的威脅之下，喪失了一個獨立國家應有的權力，而楚國已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了。這裡說『其外

曠字』，用意極為深刻沉痛。『西方』一節，措詞和前後各別。最後說『恐自遺賊些』，也是暗示

懷王的入秦，是自投虎口的。『史記』本傳載懷王入秦之前，屈原曾經諫阻，可相證印。【赤

蠃若象二句】極言蠃、蠃之大。『蠃』，字同蟻。『蠃』，字同『蜂』。『壺』，乾瓠。古音瓠。蔣驥

曰：『八紘譯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五侯鯖』：『大鱸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

象。」蓋卽此類。『山帶閣注楚辭』

裂，故云。

【彷彿無所倚二句】王夫之曰：『彷彿』，廣大，皆曠杳無可棲泊之意。『楚辭通釋』按：這裡是用以暗示懷王孤身在秦，欲歸不得的愁苦心情。

【增冰】就是指冰山。『尸子』曰：『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增』，字同『層』。『峨峨』，高聳的樣子。

【久】古音几。

【君無上天些】『無』，通作『毋』，不要的意思。下同。『天』，

古音汀。

【虎豹九關二句】『九關』，指天門。天門九重，極言其深邃。『虎豹九關』，是說虎

豹在守着天門。『山海經·大荒西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之獸守之。虎身人面。』用口吃叫做『啄』，並不限用於鳥類。

【一夫九首二句】『九首』，極言其形狀的怪異，與上文『雄虺九首』，下文『土伯九約』意同。『拔木九千』，是說他的力大無窮，能拔起這許多的樹木而不倦。『九』，代表多數。『千』，古音親。

同『縱』。

【僂僂】（音莘）衆多貌。

【懸人以娛四句】『娛』，字同『嬉』（一本作『嬉』），

玩耍的意思。

『淵』，水深處。古音因。『瞑』，閉着眼睛，指人的死去。先大父曰：『此言豺狼或

以人爲娛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於天也。傷不卽死，痛苦之甚。』（『屈賦微』）

【幽都】地下的城府，因爲地下不見天日，所以稱之爲『幽』。

【都】，古音豬。

【土伯九約】『土伯』，地下的魔怪之王。『九約』，舊說是其身九曲。按：

『呂氏春秋·本味篇』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旄（犛牛）象之約。』據此則『約』當是肉

體中一個部份。蔣驥曰：「約」，尾也。」（《山帶閣注楚辭》）高亨曰：「約」，讀做「脬」，肚下的肉，如牛乳一般。」（《楚辭選》）【贅贅】（音疑）銳利貌。【敦肱】隆起的背肉。「敦」，厚也。「肱」（音梅），背肉。【血拇】染着血的指爪。「拇」（音母），手足的大指，這裡泛指指爪。蔣驥曰：「以利爪攫人，嘗多血也。」（《山帶閣注楚辭》）【駢駢】（音丕）跑得很快的樣子。【參】字同「三」。【牛】古音疑。【此皆甘人】「此」，指土伯。「甘」，美味，這裡作動詞用。「甘人」，是說把吃人當作嘗美味，就是歡喜吃人的意思。【災】古音齋。【修門】郢都城南關三門之一。「門」，古音民。【工祝】有本領的巫人。「工」，巧也。「祝」，男巫的別名。【背行先些】「先」，前導。人平常走路時，面向前，背向後。這裡工祝爲了怕魂靈迷失方向，在前引導時，背身却行，面向後，所以叫做「背行」。【秦篝齊縷四句】「篝」，就是篝竿，竹籠的一種，上天下小而長（見《類篇》），形狀和籠相類似。「秦篝」，謂產於秦地。古代招魂的方法，無論生前死後，都用一個竹籠裝着被招者的衣服，使魂魄有所棲止依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家人遠而歸者，止於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迓，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魂歸也。」（《文獻通考》三百三十引）招死者的亡魂，叫做皋（同噪）復。鄭玄《儀禮》注：「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復。招以衣，受用篋。」「篋」，竹器如笥者。這裡用的是篝竿而不是一般的竹籃，當係招死者之魂。「齊縷」，齊國製的細綫，繫在篝竿的上面，作爲提挈或裝飾之用。「縷」，精細的絮。「絡」，編織。古音路。「鄭縣絡」，指貯在篝竿裡的招魂之

衣。『招具』，招魂用的工具，即『秦篝』『齊縷』『鄭絛絡』。『該備』，齊備。『永嘯呼』，長聲嘯呼。『呼』，讀去聲。朱熹曰：『「嘯呼」，即所謂皋也。』

以上招魂於四方上下，是招魂的第一部份。先大父曰：『以上言懷王魂羈於外之愁苦，以下則盛陳楚宮室服御之崇麗娛樂。凡所陳者，皆生人之趣也，死則無此樂矣。縱招魂歸來，已不能復用。此蓋諷諫頃襄，動其哀死之心，而激其不共戴天之恨，故又以射獵終之。自來解者，皆失其旨。』（『屈賦微』）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笑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

『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蒨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夕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謩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

理，遺視縣些。離樹修幕，侍君之間些。

『翡翠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輶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賊姦】指上面所說的一切險惡的事物。

【像設】就是想像的意思。王夫之曰：『以意象而設』

言之。自此至「反故居些」皆像設之詞。（『楚辭通釋』）

【靜閒安】言楚國宮庭裡生活環境的

寧靜安適，與上文的險惡相對比。

【邃宇】深遠的屋宇。

【檻層軒些】『軒』，走廊。『檻』，

欄杆。這裡作動詞用，是說長廊的下面有欄杆圍繞着。

【層臺累榭二句】有屋的臺叫做『榭』。

『層』和『累』都重疊的意思。臺榭依山建築，『臨高山』，是說高出山上，而下臨其山。

【網戶朱綴二句】『網戶』，刻着許多方格像網一樣的門扇，就是下句說的『刻方』。『綴』，指

門上的櫺，方格和方格交錯連屬的地方。『朱』，櫺上所塗的顏色。朱熹曰：『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楚辭集注』）

【突廈】（突首要）結構重深，不受外間寒氣侵

襲的煖房。大屋曰『廈』。

【川谷徑復】王逸曰：『流源爲川，注谿爲谷。』（『楚辭章句』）『川』，

一本作『谿』。直曰『徑』，曲曰『復』；『徑復』，指川谷流水的曲折縈迴。【潺湲】流水聲。

【光風轉蕙二句】『光風』，日光和風氣。『轉』，轉動。『汜』，義同汎汎，搖動貌。『崇』，聚也（見『廣雅』）。通作『叢』。『崇蘭』，指叢生的蘭草。『蘭』，古音蓮。按：『高堂邃宇』八句是屋的結構，『川谷徑復』四句寫屋外的風光。【奧】屋的深處。就是內室，對『堂』而言的。

【朱塵筵些】『塵』，承塵的簡稱，就是現在的屋頂棚。因為它的作用是承接屋頂上的灰塵，故名。吳汝綸曰：『筵』，借爲『延』。（見『屈賦微』引）『延』，延續。『朱』，塵上所塗的顏色。這句是說，從堂到奧，屋上面都有朱塵連接着。

【砥室翠翹二句】『砥室』，用砥來砌牆、鋪地的屋子。『砥』，磨平的石板，取其光潔。『翠翹』，翠鳥尾上的毛，大概是插在壁上的裝飾品。『說』是拭拂屋內塵灰的用具，像後來的雞毛撢子一樣。『挂』，字同『掛』。『瓊』，美玉。古音旋。『曲瓊』，用美玉製成的鉤。玉鈞掛在壁上，以懸衣物。【翡翠珠被二句】『翡翠』，鳥名，形如燕。雄的毛色赤，叫做翡；雌的毛色青，叫做翠。『翡翠珠被』，是說被上雜綴以細小的明珠（和『史記·春申君列傳』所說的『珠履』相似），用翡翠的羽毛作爲裝飾。『爛』，光明貌。

【齊光』，謂鳥毛的色彩和珠光交相輝映。【蕝阿拂壁二句】『阿』，繪的別名，也就是帛，絲織品的通稱。『蕝』，字同『弱』，細軟的意思。『蕝阿拂壁』，是說以細軟之阿爲壁衣。『幃』（音儔），帳的別名（見『爾雅』）。『張』，張掛。【纂組綺縞二句】『纂』『組』『綺』『縞』（音稿），指四種不同顏色的絲縷：純赤色的叫做纂；五色相雜的叫做組；素色的叫做綺；花的叫做

縞。『琦』（音奇），美玉。『璜』，半璧（半圓形的玉器）。這兩句是說，『羅幃』的四圍繫着許多絲縷，絲縷的末端結以美玉，使之下垂，就是後來的流蘇帳。按：『砥室翠翹』以下八句，承『經堂入奧』而言，寫內室的佈置裝飾。【室中之觀二句】『觀』，作名詞用，指眼中所看到的一切，兼括上下。『珍怪』，珍貴而奇異。『怪』，古音記。【蘭膏明燭二句】『膏』，油脂。以油脂爲燭。『明』，指光燄。『蘭』，指氣味。『蘭膏』，泛言有香氣的油脂，並不是真的以蘭鍊膏。與『九歌·雲中君』『沐蘭湯兮浴芳』的『蘭湯』相似。『華容』，華麗的容顏，這裏借作美人的代稱。『備』，齊備。這兩句是說，夜間燃點蠟燭的時候，侍宿的美人都來齊了。【二八侍宿二句】『二八』，『八』是行列，以八人爲行，二八十六，指美女的人數。在宮庭裏，君王的妾媵甚多，侍宿的人彼此更替，輪到誰的那一晚，叫做『當夕』。這裡的『夕』就是指當夕。『遞代』，即輪換的意思，『代』，古音地。『夕』，原作『射』，於義難通。王逸曰：『或曰：『夕遞代』。』（『楚辭章句』）則古本有作『夕』者，今據改。【九侯淑女二句】『九侯淑女』，指出身於貴族的女子。『九侯』，猶言列侯。戰國時，楚國境內已有列侯之封。『史記·張儀列傳』說，秦楚戰於漢中，『楚列侯、執珪死者七十人。』據此，則『九侯』不一定是指國外而言。『淑』，品德良善。『迅』，古音宗。『洵』的假借字，眞也。『多迅衆』，猶言眞正的衆多。【盛鬋不同制二句】『盛鬋』，豐盛濃密的鬚髮。『鬋』（音翦），鬚的別名。『制』，這裡指鬚髮梳粧的式樣。『實』，充實。【容態好比二句】『好』，美好。『比』，並也。『順』，借作『洵』。『彌代』，猶言蓋世。這兩句

是說，美女們容態的美好，彼此相同，個個都是第一流人物。

【弱顏固植二句】『弱顏』，柔嫩的容顏。『植』，『志』的假借字。『固』，堅定。『審』，語詞。『意』，情意。這兩句說淑女們心志貞潔，情意深厚。

【姱容修態二句】『姱』和『修』都是美好。『洞房』，深邃的房，指臥室（後人把新婚的房叫做洞房，源本於此，也是取深邃之義）。『紆』（音互），本義是繩索。繩索由幾股搓成，互相糾繞，引申之為交錯之義。這兩句是說，『姱容修態』的女子，交錯於洞房之中。

【蛾眉曼睩二句】『蛾眉』，像蠶一樣細長的眉毛。『曼』，長也。『睩』（音祿），眼珠的轉動。『騰光』，放射出光彩。這兩句寫眉、目的美。

【靡顏膩理】

『靡』，細緻。『膩』，光滑。『理』，皮膚的紋理。

【遺視瞻些】『遺』，投贈；『遺視』，含情地一視。『瞻』（音縣），深長貌。這句是說眼睛偷偷一看，能傳達深長的情意。按：『二八侍宿』以下十六句寫宮庭裡的美女。

【離榭

修幕二句】『離』，是『離宮別館』的『離』。『離榭』，指宮外的臺榭。『修幕』，長大的帳篷，在外遊覽時用以張設。『閒』，閒暇的時候。古音弦。蔣驥曰：『離榭』二語，承上啓下，言非徒深居洞房，凡有遊覽，靡不隨從也。』（『山帶閣注楚辭』）

【紅壁沙版】紅泥塗的牆壁，丹沙塗的戶

版、窗台版等。

【玄玉梁】屋梁以玄玉為飾。『玄』，黑色。

【仰觀刻桷二句】『刻』，雕刻。

方的屋椽叫做『桷』。桷上雕刻着龍蛇，塗上彩色。『蛇』，古音夷。

【坐堂伏檻二句】坐在高

堂，伏在欄杆上；欄杆的下面就臨着紆曲的水池。

【芙蓉始發二句】指池荷的花葉相間。『芙

蓉』，蓮花的別名。『菱荷』，亭出水面的荷，荷的品種之一。這裡與『芙蓉』對舉，是專指荷葉。

說詳『離騷』『製芰荷以爲衣』條注文。

【紫莖屏風二句】『屏風』，即水葵，又名鳧葵，莖紫

色。『文』，字同『紋』，指水面所縐起的浪花。風起水動，水中的葵葉就緣波而泛起了一個個的浪花。『波』，古音疲。

【文異豹飾二句】『豹飾』，以豹皮爲飾，是古代侍衛武士的一種特殊裝束，豹是猛獸，又有斑斕的文彩，用來裝飾武士，取其勇健無前，兼壯觀瞻。『詩經』：『羔裘豹飾。』足見戰國以前就有這種服裝，漢代的豹尾車（跟隨皇帝的屬車），隋代的豹騎（護衛

皇帝的軍隊），也都是取義於此。『文異』，文彩奇異。這兩句是說，君王的所在，有『文異豹飾』的武士散佈於四週圍陂陲之間，擔任警衛。『陂陲』（音皮移），高下不平的山坡。

【軒轅二句】『軒轅』，指君王所乘的車輛。『軒』，有篷的轎車。『轅』（音涼），就是輶輶，可以臥

息的安車。車有窗牖，可以調節溫度，開之則溫，閉之則涼，所以叫做輶輶車（後代專作喪車之用）。『低』，通作抵，到達。『步』，步兵。『騎』，騎兵。『羅』，羅列。古音離。這兩句申足上

意，是說君王所到的地方，不僅有隨身侍衛的武士，而且有各種不同兵種的隊伍隨行。【蘭薄

戶樹二句】草叢生曰『薄』，『蘭薄』，就是蘭叢。『樹』，種植。『瓊木』，泛指名貴的樹木。『籬』，

藩籬。這兩句是說，門前種着一叢叢的蘭草，四圍用瓊木紮成籬笆牆。從『翡翠翠帳』至此十八句，承『離騷』二句而言，敘遊覽侍從之樂。【何遠爲些】『何爲遠些』的倒文。『爲』，古

音與。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穠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

肥牛之臄，臄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脯鼈炮羔，有柘漿些。酸鵠臄鳧，煎鴻鶩些。露雞臠鰻，厲而不爽些。炬救蜜餌，有餒餒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居，敬而無妨些。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瑱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菰蔽象棊，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適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箏，楔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

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室家遂宗】『宗』，聚也。全家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是故鄉而不是異地。【多方】，猶言多種多樣。【粢】（子夷反）稷的別名，就是小米。【穉】（音如），糝雜。『黃粱』，一種有香味的黃米。【大苦醎酸二句】言做菜時五味並用。『大苦』，有正味的苦。『醎』，字同『鹹』。『辛』，辣味。『行』，與用意同，古音杭。【臠】（音建）筋上的肉，特別鮮嫩。【臠若芳】又爛又香。『臠』（音儒），爛也。『若』，在這裡與而同意。【和酸若苦二句】『和』，調和。『若』，義同與。『陳』，陳列。『吳羹』，吳地的羹。『羹』（音庚），用肉和蔬菜製成的濃湯。古音郎。【肺臠炮羔】『肺』（音而），煮也。『炮』，連毛用火烤熟。『羔』，小羊。【柘漿】甘蔗榨出來的汁。『柘』（音蔗），通作蔗。尋繹上文，『柘漿』當也是用來調味，其法不詳。王國運曰：『或者柘漿酸漿，其色如柘耳。』（『楚辭釋』）【酸鵠臠臠】『酸』，用醋烹。『鵠』，即天鵝。『酸鵠』，原作『鵠酸』。聞一多曰：『梁章鉅曰：「以上下句例之，當是『酸鵠臠臠』。」按：梁說是也。王注曰：「言復以酸酢烹鵠爲羹，小臠臠臠。」是王本不誤。『類聚』二五引亦作『酸鵠臠臠』，尤其確證。』（『楚辭校補』）今據改。『臠』（音響），也是煮肉的一種方法，湯不多，大約等於現在的燉。『臠』（音扶），水鳥，即野鴨。【鴻鵠】『鴻』，大雁。『鵠』（音倉），鳥名，形似雁，蒼黑色。【露雞臠臠二句】『露』，烹調的方式之一，其法不詳。『露雞』，郭沫若譯作瀘雞（見『屈原賦今譯』本篇譯文）。高亨曰：『露可能借做

烙字。烙是用火烤，烙雞如同現在的烤雞。『楚辭選』『臠』（音霍），不加蔬菜，純粹用肉製成的羹。這裡作動詞用，指用這種方法來烹調。『鰾』（音攜），大龜。按：龜肉是古代楚地重要的肉食之一。現在湖南人每到夏季，就用龜羊肉合和爲羹，叫做龜羊湯，可能還是傳統的生活習慣的遺留。『厲』，濃烈。『爽』，敗也。楚地方言。濃烈的肉味，吃起來很好，但却傷敗胃口；這裡說『厲而不爽』，極言烹調技術之精。

【粬妝】（音巨女）一種用蜜和米麵熬出來的食品。【蜜餌】（音耳），用米粉蒸出來的餅；因為裡面糝有蜜，所以叫做『蜜餌』。【餠饅】（音張皇）古又名寒具，就是現在的饊（音散）子的一種，用糯米和麵扭成環釧等形的油煎食物。

【瑤漿蜜勺二句】『勺』，字通『酌』。『瑤漿』和『蜜勺』都是美酒。『瑤』，言品種的名貴（並不是真的用玉製成，下文『瓊漿』同）；『蜜』，言酒味的甘芳。『實』，裝滿。『羽觴』，酒器名，就是爵。『爵』，古雀字，製爵象生雀形，有頭尾羽翼，所以叫做羽觴（見『漢書·外戚傳』孟康注）。

【挫糟凍飲二句】『凍飲』，就是凍醪，春酒的別名。冬天釀酒，所以叫做凍醪；春天酒成，所以又名爲春酒。『糟』，酒滓。『挫』，榨壓。『酎』（音紂），醇酒也，就是指上句的凍飲。這兩句是說，榨去酒糟，以爲凍飲，這醇酒的味很清涼。

【華酌既陳二句】『酌』，酒斗。『華酌』，酒斗上有華美的雕刻或裝飾，與下面的『華燈』義同。『陳』，陳列。【敬而無妨些】這句承前『室家遂宗』而言，意謂魂『歸反故室』以後，家裏的人都會敬謹地奉事他而無妨害。這裡說飲食肴饌之盛，下面列舉歌舞賭博的快樂，都是酒飯以後的餘興。【肴羞未通】意指肴羞還沒有上齊。

肉類叫做『肴』，肉類和蔬菜統稱為『羞』。『通』，遍設也。【女樂】女子組成的音樂隊。

【按鼓】擊鼓。【涉江、采菱、揚荷】都是楚地流行的歌曲名。『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

阿。』『陽阿』就是『揚荷』，一作『陽荷』。按：歌曲之名，往往有音無義。『揚』與『陽』音同，

『荷』與『阿』一音之轉，故一歧而為三。【朱顏酡些】著色叫做『酡』（音駄）。這句是說酒

醉之後，面泛紅色。【娛光眇視二句】『娛光』，眼珠流動送光。『眇視』，偷偷的看。『會』，字

同『厓』。『目會波』，是說眼睛裡含着重重疊疊的波浪，指眼光的澄澈空明，流利靈活。【被文

服纖二句】『被』，字同『披』。『文』，文繡。『纖』，羅綺之類的細軟絲織品。『奇』，義同邪。

【曼鬋】曼長的鬢髮。【艷陸離些】『陸離』，注見『離騷』。這裡指美人容顏服飾梳粧的艷

麗，光彩照人，給人以多方面的美感。【二八齊容二句】女樂以八人為一隊，兩隊的美女，容

飾相同。『鄭舞』，鄭國的舞法。【衽若交竿二句】舞時迴旋離合，美女們腰支偃仰，一隊人的

衣襟像交叉在一起的竹竿一樣，這樣用手勢按着節拍，慢慢地走下來。『衽』，衣襟。『案』，字同

『按』。『下』，古音戶。【狂會】猶言競奏。【填】（音田）與『填』通，鼓聲。這裡作動詞

用，指用力打鼓。【激楚】楚地歌曲名。下文說『激楚之結』，『結』是尾的意思，大概是一種

大合唱，奏於衆樂之後，伴奏的樂器很多，竿、瑟和鼓聲並作，音節急促，聲調高昂，故名。

【吳歎蔡謳二句】『歎』（音俞）和『謳』都是歌的別名。『大呂』，六律之一。古樂分十二律，陰陽各六，六陰都叫做呂，其四為大呂。這二句是上文的補充，意謂所奏的樂調，不僅限於楚國的

歌曲。【放陳組纓二句】『放陳』，猶言放散。『組纓』，衣帶和帽纓。『班』，坐次。『紛』，紛亂。『班其相紛』，就是上句所說『士女雜坐』。【妖玩】不常經見的令人玩好的事物，這裡指

樂曲。【陳】古音田。

【激楚之結二句】『秀』，優秀。『先』，先奏的樂，承上句鄭、衛的歌曲而言。王夫之曰：『結』，曲尾也。曲終而奏『激楚』，秀於先作之樂也。』（《楚辭通釋》）

【菑蔽象棊二句】『六博』（博音博），古代奕棋的一種。用六支籌碼十二個棋子以決勝負，兩人對下，每人掌握六個棋子，所以叫做六博。『菑』（音昆），『琨』的假借字，玉類。『蔽』，下棋用的籌碼，用玉製成。『棊』，棊子，用象牙製成。

【分曹並進二句】『曹』，伴侶。奕棋時以二人爲曹對下，分開來各自進子。『進』，緊急。緊急地彼此相迫以求勝。

【成梟而牟二句】寫奕棋時雙方爭勝的情況。先秦時代的博法，現已失傳。無法作確切考證。高亨曰：『大概是一個長方形的棋盤，狹面畫六格，寬面畫十二格。十二格正中間有一格叫做水，水中擺三個魚。十二個棋子，六個白的，六個黑的。五個骰子，方形，六面，有相對的兩面是尖頭，其餘四面都是平的。』

一面刻一畫，一面刻二畫，一面三畫，一面不刻畫。六支籌碼。二人對坐在狹面的兩邊，一人掌握六個白子，一人掌握六個黑子，都放在自己那一方靠棋盤邊的六個格上，擲骰成彩，才得走棋（如何算成彩，不詳）。棋走到水邊，便豎起來，叫做梟棋。再擲骰成彩，便入水牽魚；牽一個魚得兩支籌碼。二人的棋相對叫做牟，牟讀做伴，相等之意。所謂『成梟而牟』，就是這樣。當『成梟而牟』的時候，擲骰得到五個骰子都是不刻畫的一面在上，叫做『五白』。擲得五白，便

可以殺對方的梟棋，所以下棋的人要喊五白（五白也可能是同樣畫數的一面在上，如今人擲骰所謂『抱子』）。』（《楚辭選》）

【晉制犀比二句】『制』，字同『製』。舊說，『比』，是集合的意思；『晉制犀比』，意謂晉國工人所製的一種籌碼，比集犀角以爲裝飾。有人認爲『比』是一種帶鉤，『犀比』，在這裡是用作賭勝負的彩注。按：細繹上下文和本句的語言結構，這兩種說法，均不妥帖。『犀比』，可能是用犀角製成的另一種賭具。這兩句是說，除了六博而外，還有這種玩意；大家玩起來，費了整天的時光。『費』，消磨的意思。

【鏗鐘搖箴二句】『鏗』，撞擊。『箴』，掛鐘的架子。因爲撞擊的猛烈，所以連掛鐘的架都搖動起來了。『揳』（音甲），彈奏。『梓瑟』，用梓木製成的瑟。

【娛酒不廢二句】『娛酒』，以飲酒爲娛樂。『不廢』，猶言不已。

【夜』，古音豫。『沈日夜』，謂沈溺於飲酒作樂，夜以繼日，承上文『費白日』而言。【蘭膏明燭二句】『燭』和『燈』所指的是一事。洪興祖曰：『燈，錠也。徐鉉云：「錠中製燭，故謂之燈。」』

（《楚辭補注》）『燈』就是後來的燭臺。『錯』，錯落。夜間各處的燈燭齊明，錯落輝映。【結撰至思二句】『結撰』，結構撰述，指酒後賦詩。『至思』，猶言盡思。『蘭芳』，形容詩篇詞藻之美。王夫之曰：『藻思中發，若蘭蕙之芳相假借也。』（《楚辭通釋》）『假』，古音故。【人有所極二句】人人各盡其心思之所至極，同心賦詩。【樂先故些】『先故』，祖先。這句的意思是說，故居的生活不但生者盡歡，祖先的靈魂也得到安樂。【居】讀去聲。

巫陽的招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萋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皇蘭被徑兮，路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獻』，進也；『獻歲』，猶言進入新歲。『發春』，春氣發動。『吾』，屈原自指。【萋蘋齊葉】『萋』，『綠』的假借字。『蘋』，水草。『萋（綠）蘋』與『白芷』相對爲文。『齊葉』，葉子已經長齊了。【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貫』，通也。『廬江』，地名。一說，卽今青弋江，安徽省東南地帶。『長薄』，雜草叢生的大澤。一說是地名。這句承『南征』而言。由北向南，循着水路前進，水的兩邊，向右有一條可以貫通廬江的橫路，左邊則是叢薄相依的大澤。【倚沼畦瀛兮遙望博】『倚』，依也。『沼』，像池塘一樣的小水。『畦』，一塊塊的水田。『瀛』，像海洋一樣的大水。『博』，寬廣。這裡作名詞用，指曠野之地；卽上文所說的『長薄』，也就是下文『與王趨夢兮課後先』的『夢』。『沼畦瀛』指湖沼地區，地勢低平，可以望遠。

『獻歲發春』以下四句，屈原自叙放逐南行時，經過『沼畦瀛』地區，縱目遙望；下文所寫頃襄王的夜獵，就是望中的情景和想像。【青驪結駟】『駟』，駕車用的四匹馬。『驪』，純黑色。

『結』，連也。

【懸火延起兮玄顏蒸】古人打獵時，用火焚燒樹林，使鳥獸驚駭逃散，無所隱藏，以便射逐。『懸火』，即墳燭（見『周禮』），焚林用的火把。『玄』，黑裡透紅的顏色（一指黑色，如前『玄玉梁』的『玄』）。『蒸』，火氣上昇。這句是說，焚林獵火的延燒，把天變成玄色。

先大父曰：『遙望雲夢，但見懸火蒸天，知其爲獵也。』（『屈賦微』）【步及驟處兮誘騁先】徒

行曰『步』。馳馬曰『驟』。『誘』，導也。這裡作名詞用，打獵時在前面指揮引導的人。朱熹曰：

『誘』，蓋爲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衆，若『儀禮·射儀』之有誘射也。』（『楚辭集注』）這句是說，引導的人跑在前面，步行而追及驟馬所至之處。【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抑』，止也。『驚』，馳

也。『若』，順也。『抑驚若通』，猶言進退自如。『還』，回轉的意思。古音旋。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夢』，雲夢的簡稱，澤名。注見前。雲夢澤範圍甚廣，跨大江南北，這裡所指，當在江南。

『課』，考察品較的意思。先大父曰：『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群臣功績之先後，此想望之辭，非事實也。』（『屈賦微』）【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君王』，指頃襄王。『親發』，親自射箭。『憚』，

『殫』的假借字，與斃同義。『青兕』，一種青色的大野牛。寫夜獵止此，下面是作者的感慨。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朱明』，指太陽。朱是顏色，明指陽光。『承』，接續。『朱明承夜』，猶言日夜更代。『淹』，久留。先大父曰：『日月迅邁，蓋警其忘仇耳。』（『屈賦微』）【皋蘭被徑兮

路斯漸』『皋蘭』，澤中所生的蘭草。『被』，覆蓋。『漸』，荒蕪淹沒。『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湛湛』，深厚貌。『楓』，先青的江樹。古音方。『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這句承前『遙望博』

而言，是說看到頃襄在雲夢射獵之後，更目極千里，由楚望秦，想到懷王的死而爲之傷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這句有兩層意思：『魂兮歸來』，招懷王之魂，歸結本題；『哀江南』，猶言可哀的江南，指頃襄荒於遊畋，國勢不振。『江南』，泛指楚國。『南』，古音尋。

本篇由三個部份組成：前爲引言，後爲『亂辭』，中間爲招魂的正文。『亂辭』句中用『兮』字，句式與屈原他作相類似；引言因爲是敘事，所以中間雜有散行句；只有本文間句用『些』字爲收聲詞。不但在一篇之中和前後兩個部份判然各別；而且在『楚辭』裡也是僅見的。可知這正文是屈原沿用楚國民間流行的招魂詞的形式而寫成；而這『些』字則是古代盛行於南方的『巫音』唯一的殘存。

民間文學的運用，不僅體現在這一『些』字上，篇章的結構形式和表現手法同樣貫徹着這一基本精神。原來流行於楚國民間巫覡所唱的招魂詞，固不可考；但由流溯源，從本篇裡不難尋找出它的一個輪廓和藝術上的特徵：第一，招詞從兩個方面着筆，即王逸所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目的是爲了誘導靈魂返其故居。這種基本內容和結構形式，看來雖然很簡單，但却符合於民間文學的特徵，是有着極其普遍的意義的。馮沅君說：『「招魂」是一篇很奇怪的作品。半開化的民族常有招魂的事。人們常以爲靈魂可能從身體有孔的部份逃走，如口、鼻等。靈』

魂可以在人們睡着時走開，也可能在清醒時走開，病的時候靈魂也會離開身子，有些病還是由失了靈魂起的。有時靈魂並不是自動願意走開，是魔鬼所奪走的；而術士們也能驅走或看守住靈魂。靈魂是常被認為是鳥兒一般，飛走時可以撒米來誘回。弗拉杜 James George Fraser 曾記緬甸的招魂詞如下：「緬甸的加倫人 (Karens) 不斷的爲他的靈魂而焦慮，只恐怕靈魂遠離人身而陷入於危險。如果有人猜疑自己的靈魂將要離開了，於是便舉行個留住它或召回它的儀式，全家人都得參加。人們預備好一頓筵席，內有一公雞、一母雞、米、一把香蕉。於是家長拿着泡米的碗，在引到屋內去的階梯的最高級上打三下，念道：『啊！回來呀，我的靈魂，別在外面停留呀！天若下雨，你便要淋濕了。太陽若出來，你便太熱了。小蠅們將刺你，螞蝗們將咬你，老虎們將吞你，雷電將劈你。啊！回來呀，我的靈魂。這兒恰相反，你將異常舒適。你什麼都不會缺少。來吃罷，狂風暴雨都不會襲你。』以後全家都吃這種菜，而儀式便完結了。每人在腕上繫着術士所施過法的綫。」(《金枝簡編》Le Rameau d'or, édition abrégée 第十八章第二節，弗拉杜夫人法譯本頁一七二至三)……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事：這段本文與緬甸的招魂詞同樣的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份述楚以外各處的危險，……正如加倫人以小蠅、螞蝗、老虎等威嚇靈魂一樣。第二部份述楚以內的各種快樂，……即加倫人所謂「你什麼都不會缺少」。(見『中國詩史』：卷一，第三篇)這裡所徵引，非常確切地給我們說明了一個問題：像這類招魂詞是廣泛流傳於民間的一種通用的口頭的文學形式，它的基本內容和結構形式必須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對象；無論中外古今

沒有例外，而且往往是不謀而合的。本篇正表現了這一特徵。第二，對照、對稱和排比鋪敘是民間文學習慣運用的一種表現手法，也是民間藝術的基本特色，這和他們豐富的生活感受，明朗而單純的審美觀點是分不開來的。本篇招詞『外陳四方之惡』和『內崇楚國之美』兩大段正是明朗的對照。『外陳四方之惡』，用上下四方相對稱，『內崇楚國之美』，把居處、飲食、歌舞、遊戲各個方面排比起來，都是鋪敘的手法。不難想像，這也是源本於民間的招魂詞的。先大父曰：『古有皋復之禮，北面三號。』『禮』疏云：『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故本此義，作為『招魂』之篇。』（見『屈賦微』本篇注文）我以為本篇之作，不一定直接取義於皋復；但這北面三號之禮，必然以長遠而普遍流行的民間風俗習慣為依據，緣情定制，從宜從俗，是有着現實生活意義的。魂魄亡失，要去召尋，必然上窮碧落，下及黃泉，楚國民間的招魂，當然也是這樣的形式。本篇的上下四方正是上中下的擴大。單就這一點來說，也可以看出它從民間文學演化出來的痕跡。至於篇中所運用的一些神話材料，劉勰所譏為『怪譎之談』的，更是來自民間，毫無疑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像這一類的招魂詞，在巫風盛行的楚國的民間，原來就有着一套完整的形式，沿襲已久的傳統的表現手法和適用於各類不同對象的共同內容。屈原之招懷王，則是在吸收民間文藝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揮了這一形式的作用。了解了這一點，本篇的精神實質就不難有進一步的體會；而過去一些人所以認為值得懷疑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屈原之作『招魂』，不僅是悼念故君；而是藉哀死之心激動生人雪恥復仇、發憤圖強之念。本篇創作上的現實意義，在此而不在彼。

司馬遷在『史記』裡一再強調『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項羽本紀』）『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楚世家』）懷王本是一個昏庸急躁主張不定的人，在他統治楚國三十年當中，弄得民困國危，兵敗地削，照說不應該博得這樣的同情。可是當他被騙入秦之後，却拒絕了秦國割地的要挾，在一定程度上還能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表現出堅強的一面和悔悟的決心；最後就這樣忍辱含悲，囚繫以死。因而激起了人民對他普遍的哀思，燃起了楚國人民強烈的復仇火炬；甚至後來楚國人起義抗秦，他的名字還能成爲一種精神上的號召力量。當時楚國人思念懷王的情感，是深深地滲透着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的。這對屈原來說，當然有着更深刻的哀感。頃襄嗣位以後，其初在人民的悲憤和國際輿論（『楚世家』說『諸侯皆不直秦』）的壓力下，秦楚邦交斷絕了幾年，可是後來禁不起強秦的威脅，竟然媚敵忘仇（『楚世家』載頃襄六年，秦遣書楚王，『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宴安淫樂。屈原的被放逐，當在此時（參看郭沫若『屈原研究』）；這也就是本篇的時代背景。

篇首的引言和篇末的『亂辭』，就形式來看，它是以從屬於正文的序幕和尾聲；可是就在這序幕裡，引出了一個思想綫索，貫串正文，而在尾聲裡，歸結了通篇用意之所在。是作者用自己的語言正面表現主題思想的部分。引言裡他敘述了懷王『離殃愁苦』的原因和經過，以及他和懷

王之間的關係，他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以怎樣的心情來寫這篇文章。『亂辭』一開頭就敘述自身的放逐南行，途中的歷程，沿途所見的景物。眷懷故國，一往情深。在長林豐草，湖沼縱橫的曠野，遙望以寄離思。遠遠的雲夢澤裏，懸火蒸天，他知道又是頃襄在夜獵了。於是在他腦海裡就浮現了一個『鳥驚獸駭爭馳逐』的射獵打圍場面。他極力描寫車騎之強盛，侍衛之矯健，君王之武勇。這一切，聯系到當時的政治現實，都使作者感到痛心。『戰國策·楚策四』莊辛說頃襄『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又，『史記·楚世家』載楚人以弋說頃襄王，也是以射獵爲題來進行諷諫的。足見頃襄特別荒於游畋，而這裡所寫的確係事實。屈復曰：『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閭之所以極目而傷春心也。』（『楚辭新注』）『朱明承夜』以下，突然從熱鬧的氣氛中來一個急轉直下的當頭棒喝。不難理解，作者用意之所在，是警告他們以時光的易逝，不要苟安於燕巢危幕的生活；而『皋蘭被徑』更進一層透漏出一種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預感。宋辛棄疾詞：『春且住，天涯芳草無歸路』（『摸魚兒』），正是從這裡胎息而來。在敘寫客觀景物裡所注入的主觀色彩，千迴百折的纏綿悱惻憂深思遠之情，讀者必須是得意言中，而後才能會心言外的。國內的情況如此；而目極千里之外，敵人又正在虎視眈眈。撫今追昔，觸事興懷，自然會想到被敵人騙去，最後尙能堅強不屈的懷王；於是最後他沉痛喊出『魂兮歸來哀江南』，與正文裡巫陽的呼聲遙遙相應，歸結全篇。『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哪裏都不是好處所，可愛的只有楚國。死者已矣，希冀他歸來的，祇有流散在異鄉的魂魄；而國仇未復，來日大難，

楚國的現實是可哀的。應該怎樣對待這現實呢？作者以自己思念故君之情，來激發頃襄發憤圖強之志，言意所寄，和當時楚國人民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是息息相通的。『亂辭』的描寫，以頃襄夜獵雲夢為背景，引言裡用『掌寢（夢）』來影射懷王。先大父曰：『以「掌夢」發端，以「趨夢」作結，以崇極孝養，振武刷恥，為其通篇微旨之所寄。』（『屈賦微』）

至於招詞正文，因為它的性質和引言『亂辭』略有不同，因而作者沉痛心情的表現，就更為曲折隱晦。

前面說過，招詞正文『外陳四方之惡』和『內崇楚國之美』兩大段，是一個明朗的對照。『外陳四方之惡』，目的無非是威嚇魂魄，使它不敢留滯他鄉。因為不能準確地知道靈魂的所在，必須上下四方都說到，民間通用的招魂詞原本就是如此。本篇所招的是懷王之魂，懷王客死於秦，秦在楚西。作者一方面為了不破壞原來的表現形式的完整，分成上下四方六個方面去描寫；同時，又在西方的一節突出重點，暗示懷王死地之所在（詳見注文），用筆絲絲入扣，用意是細緻深微的。正因為他善於運用這一優美的對稱形式，所以他按照不同的方位，吸收提鍊有關各方面民間神話傳說的精華，展示出一幅怪誕離奇、豐富生動的畫面。自『像設君室』以下，所謂『內崇楚國之美』，目的無非是召喚靈魂歸返故居，因為所招的是懷王，自然要按照王者的身分去描寫。它形象地集中地反映了楚國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高度成就。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窮極奢華的刻劃中，却偏重於腐化享樂的一面。正如劉勰所謂雜有『荒淫之意』。為什麼作者

要從這方面去着筆呢？我認爲這不僅是一個排比鋪敘，誇張描寫的問題，而是作者毫無掩飾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真實。當時的宮庭生活本來就是這樣的腐化；而這種現實是足以發人深省的。作者沉痛的心，掩藏在艷麗詞藻的外衣的裡面，更有待於我們深入體會。總之，招詞正文，雖然沒有正面說出痛斥敵人，思念故主的話，但在借哀悼死者來感動生人這一點上，和前面的引言後面的『亂辭』是一致的。

卜居

本篇和下面一篇『漁父』是同一類型的作品。舊題爲屈原所作。但其實不然，過去已有人表示不同的看法。崔述說：『周庚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將軍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見『考古續說·觀書餘論』）按：『假托成文』，固然是『詞人常事』；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所有類似這樣的作品，都是後人的『假托成文』。作者爲了抒發自己的感慨，闡明他對現實遭遇的看法，在文學作品中往往採用一種對話的形式，通過一問一答，正反相形，達到表現其主觀思想的目的。屈原『離騷』後半段和女媭、靈氛、巫咸的對話，卽其例證。後來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韓愈的『進學解』等文都是沿用這種形式的。但也確有爲後人『托古人以暢其言』的。兩者之間，單就現象來看，頗易混淆；可是假如從作品的語言風格，聯系到這一作家在創作上的藝術特徵，結合有關資料，加以全面的細心體

察，也並不是不可辨別。本篇應該屬於後者而不屬於前者。崔氏所提出來的論據，其理由雖不夠充分；但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符合於作品的客觀實際的。第一，所有『楚辭』裡屈原的作品，無論篇幅的長短，它所表現的思想情感，無不蘊藉深厚，曲折而複雜。本篇和『漁父』篇則通體氣機流暢，明朗而單純。儘管它的藝術性很高，但在思想深度上，只是第三者設想屈原處境，對屈原心理一般的揣測與綜合的表現；和屈原自抒憤懣之情，顯然是有所區別的。第二，詩歌和散文體製不同，語言各異。『左傳』和諸子文在不同程度上也含有詩歌的抒情因素，但它們是散文而不是詩歌；『楚辭』中屈原的作品，特別是『離騷』一篇，其中陳述政治見解部分，上下古今，馳騁議論，表達了和散文同樣的內容，但它却完滿地活躍着詩歌的生命，它是詩歌而不是散文。本篇和『漁父』篇情況可就不同了。兩篇開頭和結尾的敘述，完全是散文的寫法，中間用駢偶和散行句參錯組成，用韻也較為自由，它是介乎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新的體裁，是『不歌而誦』的漢賦的先導，是從『楚辭』演化為漢賦的過渡期間的產物。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在屈原時代還不會出現這樣的文學形式，事實上，屈原其他的作品也沒有與之相類似的地方。第三，本篇和『漁父』，王逸都說是『屈原之所作也』，可是在『漁父』篇他又接着說：『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漁父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楚辭章句』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前面的提法和後面的結論的自相矛盾。所謂『辭』，當然是指漁父和屈原的應答之辭，事實上它就是『漁父』篇的全部內容；既然『叙其辭』的是

『楚人』，那末王逸本人就已否定了『屈原之所作』的說法了。同時，司馬遷在本傳裡錄『懷沙』和『漁父』全文，於『懷沙』則標明爲屈原所作，而於『漁父』則把它當作有關屈原生平的紀錄直接引用，更可證明，司馬遷根本上就沒有把『漁父』看成屈原的作品；『漁父』和『卜居』性質相同，當然是可以以彼例此的。

綜上所述，完全可以肯定，這兩篇是以屈原生平爲題材來從事創作的。兩篇是否出諸一人之手，作者爲誰，已無法考證。郭沫若認爲『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作品』（見『屈原賦今譯』本篇注文），這話極爲合理。又，本篇以『長』『明』『通』相叶，『漁父』篇以『移』『波』『鵲』『爲』相叶，都是先秦古韻，也證明了它不是漢代的產物。

本篇以『卜居』名篇。蔣驥曰：『居，謂所以自處之方。』（『山帶閣注楚辭』）所謂『自處之方』，也就是篇中所說的『何去何從』的問題。古人以卜決疑，卜居的意思是說，通過問卜來解決自己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來對待現實。但如前所述，這僅僅是文學作品中的一種藝術手法，可能有一些傳說作爲依據，並不一定就是事實。司馬遷在本傳裡把『漁父』的問答作爲一個情節過程來敘述；王逸也把這兩篇都作爲事實看待，則未免過於執着了。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

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煥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太卜】替國家掌管卜筮的官。

【端策拂龜】『策』，蓍草。『龜』，龜殼。筮用策，卜用龜；

『端策』，把蓍草擺端正，『拂龜』，拂去龜上的灰塵，都是卜筮前表示虔誠的準備動作。【悃悃

款款」誠實而無保留的樣子。

【送往勞來】即送往迎來的意思，指社會上的人事應酬。「勞」，

「慰勞」的「勞」，讀去聲。

【斯無窮】就這樣長遠地下去。

【誅鋤草茅】「誅鋤」，猶言開

闢。「草茅」，指荒蕪的土地，因為沒有開闢的土地上是雜生着草茅的。

【遊大人】「遊」，遊

說。「大人」，猶言貴人，是古代對最高統治者的通稱。戰國時代的策士，主要是靠遊說諸侯以求進身，往往立談之間，可以取得卿相之位，故云「遊大人以成名」。

【媮生】可恥地活着。

「媮」，同「偷」。

【保真】保全自己真實的本性。

【呶訾栗斯，嚄訥儒兒】「呶訾」（音足

質），即趑趄，想前進又不敢前進的樣子。「儒兒」（兒音倪），一作「嚄訥」，即嚄嚄，想說話又

不敢說話的樣子。「呶訾」「栗斯」兩詞同義，「嚄訥」（音握伊）「儒兒」兩詞同義，都是用以形

容一種屈己從人的可恥作風。

【婦人】這兒是指楚懷王的寵姬鄭袖。詳「離騷」注。

【突梯

滑稽】「突梯」，圓滑貌。「滑」（音骨），亂也，「稽」，同也；「滑稽」，是指一種似是而非，能够

混淆別人視聽的不良作風。一說，「滑稽」是一種酒器，後來叫做酒過龍。它能「轉注吐酒」，終

日不已（見崔浩《漢紀音義》）。這裡借以形容應付無窮，善於迎合別人的言詞。按：兩說義可相

通。【如脂如韋】「脂」，油脂。「韋」，是熟牛皮。像油脂一樣的光滑，像熟牛皮一樣的柔軟，

都是指善於應付環境。

【絜（潔）楹】就是「九章·懷沙」所說「刊方以爲圓」的意思。測量圓形

叫做「絜」。「楹」，屋的柱子。戴震曰：「凡度直曰度，圓度曰絜，莊周書所謂「絜之百圍」，賈

誼所謂「度長絜大」是也。」（《屈原賦注》）匠人度絜楹柱，是爲了把它刊圓；這句所說的「突梯

滑稽，如脂如韋』的作風，也是爲了使自己能够圓順隨俗，取得富貴，故用以作比。【昂昂】

特出貌。

【千里駒】指日行千里的良馬。小馬曰『駒』，讀平聲。

【汜汜】（音汎）浮遊無定

貌。一作『泛』。

【鳬】（音扶）水鳥，飛時出沒水面。

【亢輓】就是並駕的意思。『亢』，

同『伉』，並也。『輓』，車轅前套牲口用的橫木。這裡作動詞用，指負輓前行。

【黃鵠】善飛

的大鳥。

【比翼】猶言並飛。『翼』，作動詞用。

【鷺】（音木）就是鴨。這裡以『鷺鷥』與

『黃鵠』對舉，用以代表最平凡的禽鳥。

【蟬翼】蟬的翅膀極薄，指份量最輕的東西。

【千

鈞】代表最重的份量。三十斤爲一鈞。

【黃鐘】古樂中十二律之一，是最響亮最洪大的音調。

【瓦釜雷鳴】『瓦釜』，瓦做的鍋子。本來不能做樂器的，這裡用以代表最鄙俗的聲音。『雷鳴』，

是說這種聲音，爲世俗所好，像雷一樣的響，到處都可聽到。

【謝】辭謝。

【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這可能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成語。尺寸是長短的標誌，可是名義上是一尺，實際可能要

短一點；名義上是一寸，實際可能要長一點。意思是說，尺寸也不一定完全準確。用以比喻卜筮

是替人決疑的，但並不是所有的疑都能決。

【明】古音芒。

【數有所不逮】『數』，卦數；

『逮』，及也；言卦數有所不及知。

【通】古音湯。

屈原的生平，是一幕歷史悲劇。他的沈湘自殺，深深感動了廣大的楚國人民和一切愛國志士。屈原死後的五十五年（前二二三年），楚國終於在強秦的侵凌下滅亡了。楚國人民對詩人的悼念和當時的敵愾心情結合起來，在全楚範圍內展開了有關屈原生平的種種傳說，是可以想像

的。這些傳說，無論有一定的事實根據或完全出諸虛構，但在某種程度上它都說明了楚國人民對這一偉大的愛國詩人的看法、情感和態度等等。像梁宗懷『荊楚歲時記』，唐沈亞之『屈原外傳』所載，即其例證。本篇和『漁父』的作者固不可考，但這類作品必然是在上述情況下產生的。篇中所敘述的關於兩條道路的選擇，完全決定於屈原主觀的取捨；孰吉孰凶，現實的情況擺在這裡，更無待卜筮而知。作者之所以設為這一段問卜之詞，主要的是為了表現屈原的堅強鬥志，反映出楚國當時政治環境的黑暗。最後通過鄭詹尹答覆屈原的兩句話『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非常明確地突出了全篇的主題。屈原是為了祖國，為了理想，為了人格而犧牲；所謂『求仁而得仁』，他的死是自覺的。屈原自己在『涉江』裡曾經這樣說過：『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這篇文章正好作為它的注腳，體現了楚國人民對於屈原的正確理解；而這種偉大的精神，又是多麼富於感召力量啊！作者這樣地運用題材，正如郭沫若所說：『在思想上是表現屈原是一位不信上帝，不信卜筮的理性主義者。』（『屈原賦今譯』本篇注文）和『離騷』『天問』等篇是一致的。

本篇在一開始敘述屈原問卜時，說他『心煩慮亂』，問卜詞裡又有『何去何從』的話，似乎屈原在思想上有另走一條道路的想法。可是細審語氣，正反兩面的對比，十分鮮明，它已說明了屈原主觀上在肯定什麼，否定什麼。結束屈原問卜之詞的，不是一般問卜人殷切期待決疑的心理的表現，而是對黑暗現實的無窮憤慨（『世溷濁而不清』以下九句）；因而作品本身所提出的『何

去何從』的問題，根本上是不存在的。蔣驥曰：『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詞也。』（『山帶閣注楚辭』）王夫之曰：『君子之所以處躬，信諸心而與天下異趨。澄濁之辨，榮（明）如分流；吉凶之故，輕若飄羽。人莫能爲謀，鬼神莫能相易。……故託爲問之著龜（按：王氏謂本篇爲屈原本入設爲之詞），以旌（表明）已志。……而王逸謂其「心意迷惑，不知所爲，冀聞異策」，其愚甚矣。』（『楚辭通釋』）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江潭】『潭』，水深處。『史記』作『濱』。本篇『史記』所載，文字多有異同，可能是司馬遷的潤飾。『史記』用古書，除標明引原文外，文字上都做了加工。現擇其足資參考的加以注明。這裡的『江』，有人認為是漢水支流的滄浪（平聲）江，與漁父所唱的『滄浪之水』相應；有人說是指沅江。按：本篇雖不一定有任何事實根據，但作為文學作品來說，它必然有着一定的時間、地點作為背景；作者處理題材，必然使它們之間的關係儘可能合乎客觀實際；在一篇之中，必須得到統一的。本篇所寫，是以屈原放逐江南為背景。最後他由沅入湘，自沈汨羅（參看『涉江』、『懷沙』、『惜往日』各篇注文）。下文既然明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則這裡所指的是沅江，較為合理；如果說是滄浪江，則在時間和環境的概念上都無法啣接起來了。『滄浪』之歌，在楚地久已廣泛流傳，孔子就會經聽到孺子的歌唱，見於『孟子·離婁』上篇。這裡因歌寄意，是不受到地理環境的局限的。【漁父】打漁的老人。『父』，楚地對老年人的尊稱。『方言』：『凡尊老，南楚謂之父。』【三閭大夫】屈原最後所擔任的官職。據舊說，是掌管楚國王族屈、景、昭三姓的官。【何故至於斯】『斯』，這裡，指江潭。沅江在楚國西南僻遠之地，屈原是朝中大官，照說不應來到這裡，故云。『史記』作『何故而至此』。【舉世皆濁】『史記』作『舉世混濁』。【醒】讀平聲。【凝滯於物】凍結不解叫做『凝』，停留不前叫做『滯』；『凝滯』，指主觀意志的執着。『物』，謂客觀事物。『不凝滯於物』，謂適應客觀，即下句所說的『能與世推移』。【淪其泥】『史記』作『隨其流』。『淪』（音谷），攪亂的意思。【波】古音疲。

【鋪】(音浦)食也。

【糟】酒滓。

【飲】(音吸)飲也。

【薄】(音離)薄酒。『淵泥揚

波』，則清濁難分；『鋪糟飲醕』，則醉醒莫辨。

【深思高舉】『史記』作『懷瑾握瑜』。『舉』，

本義是以手舉物，引申為行動之意；『高舉』，指高出於時俗的行為。

【爲】語助詞。

【新沐

者必彈冠二句】『沐』，洗頭髮。『浴』，洗身體。『振』，抖起來抖抖。『衣』，古音讀若殷(見『儀

禮』鄭註)。『彈冠』『振衣』都是爲了除去它上面的灰塵，因爲新沐浴的人怕弄髒了他清潔的身

體。

【察察】潔白也。

【汶汶】昏暗貌(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古字與『昏』通。這裡讀

昏聲，與『衣』叶韻。『察察』『汶汶』是承上『沐』『浴』而言的。

【皓皓】(音昊)白也。字

亦作『皓』。

【白】古音博。

【塵埃】『史記』作『溫蠖』，義同昏憤。『蠖』，於郭反，與

『白』叶韻。

【莞爾】『莞』(音皖)，微笑貌。『爾』，語助詞。

【鼓枹】『鼓』，拍打。『枹』

(音曳)，船旁撥水的工具。

【水清，水濁】初夏水漲則濁，秋末水落則清。清水濯纓，濁水

濯足，因時而異，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意思。『濁』，古音獨。

【纓】繫結帽子用的繩帶。

和『卜居』一樣，這篇也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它通過對話形式，從兩種不同思想意識的對比，表現了人們對於屈原沈湘自殺這一歷史悲劇的深刻理解。屈原所生活的戰國時代，政治混亂，階級矛盾和階級內部的傾軋非常劇烈。看清了時代黑暗的一面，這就產生了道家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他們徹底否定一切，不捲入政治旋渦，佯狂玩世，盡量隱沒自己的才能來保全性命於

亂世。這種思想在楚國是最流行的。『莊子·人間世』篇說：『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如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就事業）；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保全生命）；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算了罷）已乎，臨人以德；殆（危險）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有刺的野草）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退縮）曲（彎曲），無傷吾足。」』接輿名陸通，其事見於『論語』，當實有其人。他的歌辭（『論語』所載，大同小異），正說明了這種人生觀，對現實的態度等等。本篇所寫的漁父的身份，當然是避世的隱者，而不可能是真正以捕魚為業的漁翁。王逸把本篇看成事實並認為是屈原所作，固不可靠；但他說，『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這話却是說對了的。他所唱的『滄浪歌』，他所說的『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正是『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的意思（『畫地而趨』，即『凝滯於物』）。他認為『舉世皆濁』，就應該『溷泥揚波』；『衆人皆醉』，就應該『鋪糟歠醢』。所以這樣做，是爲了韜晦自己，不要『臨人以德』，避免危殆；當然不是指喪失本性，真正的同流合污而言。因而這一人物之出現於本篇，是代表這種思想的典型；而屈原則代表另一種思想典型。一方面主張『和光同塵』，黑白不要分清，一方面認為『芳澤雜糅』，是非必須明辨；一方面從個人出發，意圖在於全生，一方面從社會着眼，目的在於濟世，這種對立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作爲本篇時間和環境的背景，是沈湘前的一幕。最後說，『遂去，不復與言』；不難理解，作者的用意所

在，是以『道不同，不相爲謀』來歸結全篇的。漁父的去，去到哪裏呢？當然他還是『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而屈原則明明說，他準備『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異途殊趨，各行其是；於是屈原堅強不撓的意志，『伏清白以死直』的精神，也就昭然若揭了。

九 辯

本篇是宋玉所作自叙性的長篇抒情詩，是一篇在屈原直接影響下而產生的性質與『離騷』相類似的作品。

先秦的楚辭作家，據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所載有宋玉、景差、唐勒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但不見於『楚辭章句』；景差賦則未見著錄，大約都早已亡失了。僅『楚辭』中『大招』一篇，王逸說，有人懷疑可能是景差所作，但經後人考訂，一致認為是偽託。在宋玉、景差、唐勒三人中，現在存留有作品的，僅宋玉一人。

宋玉的作品，『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十六篇。王逸在『楚辭章句』裡題為宋玉作品的，除本篇外有『招魂』一篇。蕭統『文選』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古文苑』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嚴可均『全上古文』據『文選』江淹『雜體詩』注所引『宋玉集』的一段文字增輯為『高唐對』一篇。這些作品，無論就其風格和體製來說，能够使人確信為先秦時代的僅有本篇和『招魂』。『招魂』為屈原所作，說已詳前；大家所公認的真正是宋玉的作品，只有這一篇（明焦竑、清吳汝綸也曾懷疑本篇非宋玉所作，但理由不够充分。游國恩『楚辭論文集』有『楚辭九辯的作者問題』一文，

辯證甚詳，可參看）。

關於宋玉的生平，現存歷史資料中沒有完整的紀錄。像『韓詩外傳』、『新序』、『漢書』、『文選』、『襄陽耆舊記』、『水經注』等書裡偶而出現零星的片斷。其中有些太簡單，有些只是作為遺聞軼事來述說，而不是徵實考信之詞；並且彼此互相抵觸；甚至連時代也無法統一。我認為真實扼要完全可以依據的還是司馬遷在『屈原列傳』末尾所說的幾句話。他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裡就他們三人的共同點給我們說明了一個輪廓：第一，他們是稍後於屈原的楚人（據『襄陽耆舊記』說，宋玉是鄢人。關於他的時代，各書所載，多半集中於頃襄王時代，但也有闖入威王和懷王時的），是直接受到屈原影響的文學流派。但他們在文壇上的活動時期，是在『屈原既死之後』。第二，他們的作品風格和體製與屈原不盡相同。第三，他們都曾經入仕，但位置並不高（王逸說宋玉是楚大夫，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說他是楚王的小臣，劉向『新序』也說他『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政治上也沒有什麼表現。唐勒、景差的作品已無法看到；就宋玉來說，以司馬遷之言印證本篇，大體是適合的。

王逸說，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而本篇是『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楚辭章句』）則通篇都是代言體。但這話並不可靠。先秦時代，文學創作是不是有像司馬相如『長門賦』那樣全部代替別人抒情的體裁，姑且不論（就是『長門賦』，它的前面也有一段說明原

委的序言)；而宋玉和屈原的師弟的關係，不但司馬遷不載，同時也不見於他書(『襄陽耆舊記』所載，本諸王氏)。王氏可能出諸傳聞或臆測，是難以置信的。宋玉雖不是屈原弟子，但在文學創作上，如前面所說，受到屈原很大的影響，毫無問題。因而在本篇裡，有許多地方，模擬『離騷』、『九章』而痕跡未化，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王逸大概是『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

『九辯』之名，見於『離騷』和『天問』，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樂調。王夫之曰：『辯，猶遍也，一闕謂之一遍。』(『楚辭通釋』)『辯』，大概是音調的一個組成部份；『九辯』是說由多數音調而組成的樂曲，像後來散曲中的套數一樣。本篇以『九辯』標題，是從音樂意義上取其曲調之名。王夫之曰：『蓋亦效夏啓九辯之名，紹古體爲新裁，可以被之管絃。其詞激宕淋漓，異於風雅，蓋楚聲也。』(同前)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淒淒兮收潦而水清。懽懽兮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愴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哳而悲鳴。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哉秋之爲氣也四句】『秋之爲氣』，秋天所形成的氣氛。『蕭瑟』，草木被風吹動的聲音。『搖落』，動搖，脫落。『悵悵』（悵音流，又音了），義同悵悵。『若』，語助詞。『在遠行』，在遠行之中。『登山臨水』，謂縱目上下遠望。『將歸』，即將完盡的一年的時間。『送』，在這裡是送別的意思。秋天到來，登山臨水，極目蕭條，這意味着一年的時間又在向人們告別了。這四句是全篇的總冒：首句是秋天給予人們的季節感受；二句寫秋天景色；三句悲異鄉的孤獨；四句悵時序的遷移。下文都是就這四個方面來發抒自己感慨的。舊說，『送將歸』是送將歸之人；而這句的意思是說，因離別之情，更觸動了自己思家之感。一說，『若在』，好像在。『遠行』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都是比喻，形容秋意的悵悵，而非實叙（見屈復『楚辭新注』）。細審語氣，都不够圓滿；和上下文的聯系也不緊密。【沈寥兮天高而氣清二句】分承『登山』與『臨水』而言。『沈寥』（沈音血），空曠的樣子。『宋』，字同『寂』。『寥』（音聊），一作寥。『宋寥』，清澄平靜貌。『潦』（音老），積蓄的雨水；『收潦』，水潦退盡。夏天水漲，故濁，入秋水退，則清。『氣清』的清，古本作『澹』。屈復曰：『清，當作澄，斷未有連句重韻理。』（『楚辭新注』）【懔懔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懔懔』（懔音慘），義同感傷。『欷』，歎息聲。『薄寒』，輕微的寒氣。

『中』，讀去聲，侵襲的意思。因『薄寒中人』更感到悲傷而發出不斷的歎息聲。【愴愴憤憤】

兮去故而就新二句】『愴愴』（音愴恍），失意貌。『憤憤』（音曠朗），義同『愴愴』。『坎廋』，不

平貌，指遭遇的不順利。『廋』，一作『塹』。從這兩句結合下文來看，宋玉當時是受到別人讒毀

而失去官職，但因家境貧困，不得不飄泊到遠方去謀生。【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廓落』，空

虛，孤獨。『羈』，一作『繫』，字同。本義是馬被韁繩所控制，引申作牽絆的意思；『羈旅』，指

留滯異鄉。古代稱知心的朋友爲『友生』。『詩經·小雅·棠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燕翩翩其辭歸兮四句】『翩翩』，飛得很輕快的樣子。『辭歸』，辭北歸南。『宋漢』，字同『寂

寞』。『應』，字同『雍』。『應應』，和諧的鳴聲。『鷓鴣』，鳥名，似鶴，黃白色。『啁』（音嘲），

大聲。『嘶』（音折），小聲（均見『說文』段玉裁注）。『啁嘶』，大小相間，雜碎而急促的叫聲。

這四句都是秋季所見景物，有兩層意思：燕和雁是候鳥，春天北去，秋日南來，而自己則在羈旅

之中，欲歸不得；蟬的『宋漢無聲』、鷓鴣的『啁嘶悲鳴』，是季節氣候的感應，用以興起自己失

意中的悲傷。【申旦不寐】通宵睡不着。『申』，義同到。『旦』，天亮的時候。【哀蟋蟀之宵

征】聽到深夜裡蟋蟀的鳴聲而更增哀感。『征』，本義是行，這裡指蟋蟀的跳動。蟋蟀的鳴聲，是

從兩翅的摩擦而發出來的，跳動時，翅膀振動發聲。『蟋蟀宵征』，就是說蟋蟀夜鳴。【時臺臺

而過中兮二句】『臺臺』（音尾），前進不息的樣子。『過中』，超過中年。『蹇』，字同『蹇』，發

聲詞，楚語。『淹留』，久留。『無成』，事業無所成就。中年落拓的人，分外感到時光易逝，這兩

句和上文『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緊相呼應。

以上第一段，因秋興感。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其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智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忼忼兮諒直。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二句】『悲憂』，指心情；『窮蹙』，猶言窮困，指處境。『蹙』，無路可走的意思，一作『戚』，一作『感』，古字通。『廓』，空曠之地。『有美一人』，即有一美人，句法本『詩經』。『美人』是作者自指。『詩經·齊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釋』，『憚』的假借字。古音鐔，愉快的意思。【去鄉離家兮徠遠客二句】『徠』，一作『來』，字同。『來遠客』，來爲遠客。『超』，遙遠。『逍遙』，閒散而無着落的樣子。『薄』，止也。上句說，離開家鄉來到郢都供職，是追溯過去；下句說，失職之後飄泊而無所依，是敘述現在。據此，則宋

玉寫作本篇時正在失業之中。第一段說『去故就新』，所謂『就新』，只是一種願望與圖謀，並未實現。

【專思君兮不可化】

【君】，大概是指頃襄王。『化』，古音訛。『不可化』，無法可以解

開。

【心煩懣兮忘食事】『煩懣』，因憂煩而發愕，指一種沈重的憂思。『食事』，吃飯和做事。

【車既駕兮竭而歸二句】

『竭』(音竭)，去也。這兩句是設想之詞，意謂駕車回去並不難，但不得見君，又有什麼用呢？

【結轡】(轡音零)

古代車的前面和左右都有箱，用木條交錯結成，所以叫做結轡。

【涕潺湲兮下霑軾】『潺湲』，流水聲，這裡借以形容涕淚下流之多。

【霑』，字同『沾』，沾濕。『軾』，車前可以伏人的橫板。

【忼慨絕兮不得】『忼』，一作『慷』，字同。『忼慨』，憤激不平的心情。這句是說內心的矛盾狀態，想和楚王斷絕而不可能。

【私自憐兮何極二句】『極』，終了。『忼忼』，忠誠貌。『諒直』，忠誠而正直。這兩句是說，自己雖沒有人同情，但內心無愧。

以上第二段，敘述自己的遭遇。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

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歛僚而沈

臧。葉菸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
 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擘駢
 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遁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倥傯。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
 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平分四時】「四時」，指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都是三個月，各佔一年的四分之一，故云
 「平分」。

【漂秋】寒涼而淒清的秋天。「漂」，一作「廩」，字同。

【奄離披此梧楸】「奄」，

奄忽。「離披」，分散貌。梧桐和楸梓都是早凋的樹木。【去白日之昭昭兮二句】說自己的處
 境。在沒有盡頭的黑暗中，看不見光明。就是「長夜漫漫何時旦」的意思。「昭昭」，光明貌。

「襲」，進入。「悠悠」，遙遠無盡的樣子。

【離芳藹之方壯兮二句】「芳藹」（藹音霽），芳菲

而繁盛，形容人的壯年。「萎約」，枯萎而約縮。這兩句是說，壯盛之年已過，剩下的只是萎縮的
 體貌，悲愁的心情。【秋既先戒以白露兮】「戒」，警戒。「戒」下一有「之」字。「申」，重也。

白露的下降，警告人們秋天已經降臨；秋天過去，又是冬天的嚴霜。霜露都是自然界肅殺之氣，
 使草木凋殞。【收恢台之孟夏兮二句】「恢台」，廣大而潤澤的樣子。孟夏是草木生命力發舒得

最充暢的時期，故云。「然」，義同乃。「歛」，字同「坎」，陷落。「縈」（音際），停止。「臧」，字

同『藏』。這兩句是說，秋冬一到，孟夏的生發之氣完全停止，這繁盛的景象，不知被收藏到那裡去了。

【荏苒】（音於邑）黯淡的樣子。『苒』，一作『邑』。

【煩挐】撐拒貌，形容葉落後的

的空枝。

【顏淫溢而將罷兮二句】『淫溢』，過甚。『罷』（音疲），完盡。植物到了秋天，生命

力發舒的盛時已過，即將凋落。

『柯』，枝的別名。『彷彿』，猶言模糊，指不鮮明的枯黃顏色。這

兩句分別由足上兩句的意思。

【荊櫟櫟之可哀兮二句】『荊』，字同『梢』。『櫟』，空禿上聳

貌。『銷鑠』（鑠音樂），銷毀。凝滯的敗血叫做『瘀』（音於）；『瘀傷』，指秋氣肅殺之中植物內部

所受到的損傷。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二句】『惟』，思也。『落』，殞落。『失時』，失去了壯盛之

時。『當』，遇合。『失時而無當』，王夫之曰：『因今之已衰，恨昔之未能乘時而玩其芳藹。』（『楚

辭通釋』）兩『其』字都是指前面所說的植物。

【擊騏驎而下節兮二句】『騏驎』（音霏），車兩旁

的馬。古代駕車的馬，在中間的叫做服，在兩旁的叫做騑，也叫做騏。『下節』，即『離騷』的

『弭節』。下句本『離騷』，注均見前。

【道盡】迫近完盡。

【將】長也。一作『長』。

【攘】（徂音旺）匆遽而混亂的樣子。一作『趨讓』。

【澹容與而獨倚兮】『澹』，枯寂的心情。

【容與』，閒散貌。『獨倚』，獨自靠立在戶外楹檻的旁邊。

【所憂多方】就是百憂齊集的意思。

【多方』，許多方面的憂思。

【仰】一作『印』，義同。

【步列星而極明】這句是說，因憂愁

而徹夜不眠，在星光之下一直徘徊到天明。『極』，義同至。『明』，古音芒。

以上第三段，承第一段，申言悲秋。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漘！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四句】『華』，古『花』字。『敷』，開放。『曾敷』，曾經開放。『旖旎』（音漪蟻），繁盛貌。『都』，美也；『都房』，猶言華屋。『曾華』，一重重的花朵。『會』，字同『層』。『實』，果實。『颺』（音揚），飄散。從這四句來看，宋玉大概是頃襄王的文學侍從之臣。『蕙華曾敷』，是說自己曾經被用；『旖旎都房』，比喻文采的照耀宮庭；『曾華無實』，意謂君王只把他當作有詞華而無實際政治才能的人，並不想真正地重用他；因而一遭讒毀，也就似蕙花一樣，禁不起秋風的吹動而飄颺了。朱熹說：『責蕙無實，亦猶『騷經』責蘭之意』（『楚辭集注』）按：『離騷』『余旣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的『蘭』，是指那些在政治上中途變節的人（參看『離騷』本條注文）；這裡的蕙，是作者自指。用義各別，不能相混。【以爲君獨服此蕙兮二句】

『服』，佩用。最初以爲君王專心信任自己，那知他也把我作一般人才看待。【閔奇思之不通

兮】『閔』，字同『憫』，傷念。『奇思』，曲折的心思。『不通』，不通於君。【有明】有以自明。

『明』，古音芒。【重無怨而生離兮二句】『重』，一次又一次地想着。讀平聲。『無怨』，猶言無

罪，謂無取怨於君王之道。『結軫』，鬱結而沈痛。【鬱陶】（陶音遙）精神憤結積聚的意思。

【九重】舊說，天子之門有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皇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按：這裡極言其深邃，不一定是指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二句】借以比喻小人的從中

間阻。『狺狺』（音銀），犬吠聲。『關』，門闕。『梁』，橋梁。【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四句】天上

下着過多的秋雨，地下老是潮濕。『漑』，字同『乾』。『塊』，塊然孤獨貌。『無』，古通『蕪』。

低下的地方叫做『澤』。『永歎』，長歎。陰雨連綿，處於荒蕪的大澤裡，分外苦悶。仰頭看到浮雲遮蔽太陽，聯想讒邪蔽君，爲之長歎。這兩句寫秋雨連綿中失意的愁悶。

以上第四段，承第二段，申言事君不合。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驚駘而取路。當

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驅跳而遠去。鳬雁皆

唼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

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云何賢士之不處？

騏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何時俗之工巧兮二句】句本『離騷』，惟『背繩墨』，『離騷』作『循規矩』。注見前。【卻】

拒絕。【策驚駘而取路】『策』，馬捶。這裡作動詞用，謂以策捶馬前進。『驚駘』，劣馬。與上

句『騏驥』對舉，一喻賢士，一喻小人。『取路』，猶言上路。【見執轡者非其人兮二句】『轡』，

馬韁繩。『執轡者』，拿着馬韁繩的駕車人。『非其人』，沒有駕馭的才能的人。『騏跳』（騏音局），

義同躍跳。這兩句是說，執政非人，則賢才遠引。【鳬雁皆唼夫梁藻兮】喻小人食祿。『鳬』

（音扶），野鴨。鳥食物叫做『唼』（音翌）。『梁』，梁米；『藻』，水草。都是鳥類食物。【圓

鑿方枘】注見『離騷』『不量鑿而正枘』條。『圓』，字同『圓』。【鉏鋤】（音苴語）彼此不相

合的意思。

【衆鳥皆有所登棲兮二句】鳥升木叫做『登』；『登棲』，猶言止息。『遑遑』往來不定的樣子。鳥停在樹上叫做『集』。上句說群小得位，下句說賢才失職。

【銜枚無言】猶言閉口

不說。『銜枚』，本爲軍事上的術語，這裡是借用。『銜』，義同含。『枚』，像筷子一樣的木桿。古代行軍時，爲了防止喧嘩，每個士兵的口裡橫銜着一枚枚，兩端用繩繫在頸項，使不能出聲，叫做『銜枚』。

【渥洽】深厚的恩澤。

【太公】即姜尚。『顯榮』事，見『離騷』『呂望之鼓刀兮』

條注文。

【今之相者兮舉肥】承上文『騏驥安歸』而言。『相』，相馬，借以比喻觀察人才。

【舉】推舉。朱熹曰：『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義也。』（『楚辭集注』）馬的優劣，不在肥瘦，但相馬的人往往容易忽略了瘦馬；士的優劣，不在貧富，但用人的人往往容易忽略了貧士。『舉肥』，是說只知道挑選肥馬。這樣，即使有騏驥也會被埋沒，借以比喻貧士的不被人看中。這是『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原因，與第一段相呼應。所以下句說『騏驥伏匿而不見』。

【下】古音戶。

【鳥獸猶知懷德兮二句】『鳥』，指鳳皇。『獸』，指騏驥。『不處』，不處於朝廷

之位，指君臣的遇合。鳥獸還知道懷念有德的人而依歸，爲什麼賢士反無所遇合呢？

【驥不驟

進而求服兮二句】比喻一個有操守的人，決不肯遷就別人來營求祿位。『驟進』，急進。『服』，作

動詞用，拉車。『餒』，字同『餒』。

【寂】一作『宋』，字同。

【絕端】丟開不想。『絕』，斷

絕，『端』，思緒，指自己對君王的眷戀之情。

【馮】字同『憑』，內心的憤懣之情。

【何

極】那有終極。

以上第五段，結合自己遭遇，慨歎於賢才遇合之難。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檿草同死。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俗之不固。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處窮而守高。

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

【霜露交下】隱喻在內憂外患中，楚國的國運日趨沒落。【幸】，希望，一本作『倖』，古字

同。【濟】成功。【霰雪雰糅】比喻禍亂的加深。『霰』，雪珠。『雰』（音分），雪盛貌。

【遭命之將至】所要遭遇到的命運即將到來。意謂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願微幸而有待兮二

句】『莽莽』，野草無邊貌。『塋』，古『野』字。王夫之曰：『泊，疑泊字之誤，及也。坐而儉安，日就危蹙，幸不可微，勢終萎敗，此楚君臣平日苟且之情也。』（《楚辭通釋》）上面六句，有人解釋爲宋玉自述身世遭遇，霜露和霰雪都是用以比喻小人的讒毀。說雖可通，但和後面『申包胥』句義不相屬。下面十句，說自己雖有救國之心，但無法自効。【願自直而徑往】一本作

『願自往而徑遊』。

【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按』，一作『按』。『學誦』，指學詩，

就是後面所說『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意思是說，在國家危難的時候，自己無可奈何，只有壓抑着憤激的心情去學詩，做到不素餐而已。文義與下文互見。【竊美申包胥之氣

盛兮二句】『美』，贊美。『申包胥』，春秋時楚大夫。吳伐楚，破郢，楚昭王逃亡在外。申包胥到秦國去求救。站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纔肯發兵，終於恢復了楚國。『氣盛』，志氣壯盛，指申包胥的愛國行爲。『盛』，一作『晟』。『固』，當作『同』，與『通』『從』『誦』『容』叶韻。

大概是因字形相似而誤。這兩句似乎是針對頃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而言。宋玉說自己贊美申包胥也想倣效他，但恐怕時世不同，求助也沒有能够幫助的國家。【樂】古同『矩』。【改鑿】

『鑿』（音漕），穿孔。這裡讀去聲。器物穿孔必須與木柄相適合；改去適當的鑿，就是胡來的意思。【耿介不隨】『耿』，光明。『介』，正大。『隨』，順從世俗。【樂】古音要。【高】讀

去聲。【食不媮而爲飽】『媮』，字同『儉』。隨便，亂來的意思。一個人行爲不儉，就無愧於心。儘管生活再困難，但他的精神却很愉快，也就等於吃飽了。下句意同。【竊慕詩人之遺風

兮二句】『詩經·魏風·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君子』，指在位的統治者。『素餐』，即白吃飯的意思。這裡『慕詩人之遺風』，就是指『不素餐』而言。下句『素餐』是『不素餐』的略文。『餐』，一作『飧』（音孫），熟食。『伐檀』第二章也說『不素飧兮』。作『飧』與『溫』『垠』『春』等字叶韻。【蹇充偈而無端兮二句】『蹇』，同『蹇』，發聲詞。『偈』，字通『詘』。『充詘』，自滿的樣子。『禮記·儒行』：『不充詘於富貴。』『泊』，無定貌。『垠』（音銀），邊際。上句說在朝小人們志得意滿，下句說自己飄泊而無所歸宿。【禦】一作『御』，古字通。【溘死』淹忽死去。

以上第六段，有感於楚國國運的岌危，自己處境的窮困。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憊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事臺臺而覲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靚】字同『靜』。

【杪秋】木末曰『杪』；『杪秋』，就是暮秋。

【遙夜】長夜。秋天日短夜

長，故云。

【縹緲】（候音戾）纏繞而鬱結。

【春秋】指年歲。

【遑遑】愈走愈遠的樣子。

【高】義同老。

【然】義同乃。下並同。

【四時遞來而卒歲兮二句】『遞來』，更迭而來。

『卒歲』，過完一年。『陰陽』，指運行不息的時光。『儷偕』，猶言比並。上句因秋深而感到一年的即將完盡；下句慨歎於時光易逝，無法追及。即第一段『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的意思。【晚】（晚音宛）日落昏暗貌。

【銷鑠】指月缺。『鑠』（音爍），義同銷毀。

【遁盡】迫近。

【老冉冉而愈弛】『弛』，鬆懈。古音使。年紀漸漸地老，心情也就愈來愈鬆懈，即下文所說的『無冀』。

【心搖悅而日幸兮二句】『搖悅』，一時動搖，一時喜悅。『冀』，希望。讀上聲。『日幸』和『無冀』相對成文。這兩句是表現由希望到絕望的心理變化過程。

【歎】讀上聲。

【洋洋】廣大無邊貌。

【寥廓】空曠而無着落的樣子。『寥』，一作『寥』，與『寥』通。【無處】無所托身。

【事塵塵而覲進兮二句】『事』，國事。『塵塵』（音尾），前進不息的樣子。

『覲』（音冀），希望。『躊躇』，想前進而又不能前進的樣子。『躊』，古音暑。這兩句是說，在時勢急遽變化之中，想進身為國効力而不可能。

以上第七段，歎時光之流駛，悲事業之無成。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晞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默點而汙之。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愷惓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踳踳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今脩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淡而無光。

【何汜濫之浮雲兮二句】『汜濫』，本義是指大水的橫流漫溢，這裡用以形容浮雲的層層湧現。

【森】（音標）走得很快的樣子，指浮雲的往來不定。『壅』，一作『塵』，字同。『浮雲』，喻讒臣。

『明月』，比君王。【露】（音陰）遮蔽太陽的陰雲。一作『霧』。【遠】（音意），陰沈貌。

【皓日顯行】比喻君王的明察。『皓日』，指君王。『顯行』，光明顯耀，在太空中運行。【濛

濛】雲氣霏微貌。一作『蒙蒙』。【不自料】猶言不自量。『料』，一作『聊』。【耽點】『耽』

（音統），滓垢。『湛』的假借字。『點』，也是汗的意思。【汗】古音媚。【堯舜之抗行兮四

句】語本『九章·哀郢』。惟『冥冥』『哀郢』作『杳杳』，『何險巇』作『衆譏人』。注均見前。

【黠黠】（黠音禪）不明貌。

【膠加】猶言膠葛，糾纏不清的意思。

【被荷裯之晏晏兮二句】

『被』，字同『披』。『裯』（音刀），單被。『晏晏』，鮮明貌。『潢洋』（音晃養），不着身的樣子。王闓運曰：『以單被爲衣，故必以帶繫之，而荷不可帶。喻言徒外廣大，不可用也。』（『楚辭釋』）

【既驕美而伐武兮二句】指楚王的行爲。『驕美』，自驕其美。『伐武』，自誇武勇。『負』，倚恃。

『左右』，身邊的人。『耿介』，本義是光明正大，這裡引申之，猶言剛勇。

【憎慍倫之脩美兮

四句】語本『九章·哀郢』。注見前。

【農夫輟耕而容與兮二句】承前『驕美伐武』而言，由

於剝削過重，所以農夫輟耕；由於生產破壞，所以田野蕪穢。『容與』，本義是遊戲貌，這裡用以形容『輟耕』。【事繇繇而多私兮】『事』，國事。『多私』，指群小的以私害公。『繇繇』，長遠。

意指這些積弊，由來已久。一作『綿綿』，音義並同。

【雷同炫曜】雷聲一發，山鳴谷應，彼

此相同，叫做『雷同』。這裡借以比喻小人唱和，衆口一辭。『炫曜』，迷惑。由於群小雷同，所以使大家的視聽迷惑。

【毀譽昧昧】沒有明白的是非。『昧昧』，光綫幽暗的樣子。

【今脩飾而

窺鏡兮二句】『脩飾』，修飾容貌。這裡借以比喻整飭內政。『窺鏡』，人要照鏡子才能看見自己，

用以比喻正確估計國內情況。『今』，一本作『余』。『竄藏』，猶言潛藏，指謹慎自保。這兩句是

作者對當時楚國局勢的看法和策劃，也就是下句的『寄言』。

【願寄言夫流星兮二句】『寄言』，

托人帶信。『倏忽』，指流星在天空裡來往的疾速。『儵』，一作『倏』，字同。『當』，值也。『難

當』，難以遇到。這兩句是說，自己的忠誠之意，找不到適當的人來轉達於君王。語本『九章·思美人』『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而略變其詞。

【壅蔽此浮雲】爲此浮雲所壅蔽。『壅』，一作『塵』，字同。

以上第八段，痛斥讒人蔽君，敗壞國事。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驎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遭翼翼而無終兮，忼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忼忼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障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騞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茷茷兮，右蒼龍之躍躍。屬

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推遂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舉任】舉賢任能。

【高枕自適】猶言高枕無憂。

【諒】義同信。

【乘】一作『乘』，

古字。下同。

【瀏瀏】（音柳）義同溜溜，順行無阻的樣子。

【馭安用夫強策】『強策』，硬

而有力的馬捶。策，所以捶馬前進，駕馬遲滯不前，駕馭牠的時候，就不得不用強策；至於駿馬，那就用不着了。用以比喻有才能的臣子，不待君王的督促，自然能把國事搞好。『策』，一作

『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二句】王夫之曰：『介，甲也。賢不用而失保國之圖，城郭之固，

兵甲之堅，奚足恃耶？』（『楚辭通釋』）

【遑翼翼而無終兮二句】『遑』（音纏），廻轉而不前進。

『翼翼』，謹慎貌。『無終』，沒有結果。『屯』（音屯），憂貌。『惛惛』（音昏），沈悶。一作『惛』，

字同。『愁約』，義同窮困。『約』，古音要。

【生天地之若過兮】時光易逝，人生一世，好像經

過某一個地方一樣。

【願沈滯而不見兮二句】『願』，志願。『見』，字同『現』，顯現的意思。

『布名』，猶言流名。『布』，字同『佈』。『下』，古音戶。這兩句是說，志願不能實現，還談得上

顯名天下嗎？

【潢洋】（音滉養）形容無所遇合的樣子。

【恟愁】（音寇茂）心情憤亂。

【莽洋洋而無極兮二句】言一身飄泊，無所棲止。下句本『九章·哀郢』，注見前。

【皇皇】

往來不定的樣子。『皇』，字同『遑』。

【索】尋找。

【寧戚謳於車下兮二句】詳見『離騷』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用以該輔』條注文。『謳』下或有『歌』字。

【譽】一作『譽』（音贊），思

也。【罔】字同『惘』，悵惘的意思。

【聊慮】姑且抒發自己的思慮。『慮』，古音錄。

【惟著意而得之】『著意』，猶言注意。只有存心求賢的君主才能得到賢臣。『得』，古音篤。

【紛饨饨之願忠兮】『饨饨』，專一的样子。一本作『純純』。

【妬被離而障之】語本『九章·哀

郢』。注見前。『障』，古音工，與『忠』叶韻。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猶言乞身而去。『不

肖』，沒有才能。

【精氣】陰陽之氣。

【搏搏】聚集貌。『搏』，字同『團』。

【湛湛】深厚

貌。【習習】飛動貌。

【靈】一作『神』。

【豐豐】多的樣子。

【朱雀】南方之神。【茝

茝】（音飾）華盛貌。

【蒼龍】東方之神。

【躍躍】（音躍）行貌。

【屬】在後面跟隨。

【閶闔】（音田）雷聲。

【通】在前面開路。

【飛廉】風神。

【衙衙】（音語）行貌。

【輕輶】『輶』，輕車名。詳見『招魂』『軒輶既低』條注文。『輕』，一作『輕』。

【輜乘】

輜重車。

【從從】連接貌。

【載雲旗之委蛇兮】語本『離騷』。注見前。

【扈】護衛。

【容容】盛貌。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二句】『計』，思考。『臧』，善也。前面寫遺世神遊，精神

上超脫了現實的苦痛。這裡說，想到了思君戀國的心情，專一而不可化解，還是願意推廣自己，

與人爲善。

【還及君之無恙】

『恙』（音漾），本是虫名。入腹食人心。古代草居野處，人們經

常受到這種蟲的毒害。大家見面時，都用『無恙』來詢問對方是否安全。後來這一詞義引申爲沒有

一切病痛。這裡的『君』，指楚王，實際也就是指楚國。王夫之曰：『國勢垂危，恐不及待，故仰祝皇天，使楚祚得延。』（『楚辭通釋』）

以上第九段，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對待現實的態度，總結全篇。朱熹曰：『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伸，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籲天以正其君，文意方足；而舊本誤分「願賜不肖之軀」以下爲別章，則前段無尾，後段無首而不成文矣。』（『楚辭集注』）

弔屈原

本篇是漢人賈誼追悼屈原的作品。王逸『楚辭章句』未收，朱熹『楚辭集注』才把它補進去。他說：『賈傳之詞於西京（西漢的別稱）最爲高直，且『惜誓』已著於篇（按：『惜誓』不能確定爲賈誼的作品），而二賦尤精（指本篇及『服賦』），乃未見收，亦不可曉。故今並錄以附焉。』（『楚辭辯證』上）按：『楚辭章句』所選錄的漢人作品，除了『招隱士』一篇而外，大都陳陳相因，正如朱熹所說，『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同上）像本篇這種情真語切，是不多見的。

賈誼的政治遭遇，和屈原有相類似之處；因而本篇雖然是弔古，實際上也就是傷今。司馬遷把賈誼和屈原合傳，並將本篇著錄在本傳裡，而且特地指出他寫作時的心情，也就是這個意思。本傳說：『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同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地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同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正因爲賈誼對屈原有了真正的情感共鳴，這就使得本篇和其他漢代摹倣楚辭的作品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司馬遷在『屈原列傳』的結尾說：『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不但深深慨歎於屈原身後的寂寞，同時也可看出，屈原的『憂愁幽思』，只有像賈誼這樣的人才能有所會心，而不是一般封建文士所能理解的。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鵂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嘉惠】指皇帝的詔命。

【竢罪】賈誼因遷謫而往長沙，隨時可能遭受到更嚴重的處罰，所以說『竢罪』。『竢』，等待的意思。

【仄聞】義同傳聞。『仄』，字同『側』，『史記』作『側』。

本篇『史記』、『漢書』、『文選』所載，文字多有出入。這裡以『楚辭集注』為主，其足資參考的異文加以注明。

【湛】字同『沈』。『史記』作『沈』。

【造託湘流】『造』，往也。屈原沈湘而死，

所以託湘流以致哀弔。

【罔極】沒有終極。指政局的紛亂，是非的混淆。

【康】字同『乎』。

『史記』作『乎』。

【鴟鵂】是一種惡鳥，俗呼貓頭鷹。『鴟』，『史記』作『梟』。

【闕耳】

（音闕戎）細小而亂雜的樣子。這裡作名詞用，指沒有才能的小人。『新方言·釋言』：『闕爲小戶，茸爲小草，故並舉以狀微賤也。』

【逆曳】不順的意思。

【倒植】義同倒置。指方正的

君子屈居下位。

【隨夷】『隨』，下隨，夏代賢人。據『史記·伯夷列傳』說，是一位辭讓天下

的隱者。『夷』，伯夷。詳見『九章·橘頌』『行比伯夷』條注文。『史記』作『謂伯夷貪』。

夷貪』。

【跼蹐】『跼』（音隻），即盜跖；『蹐』，莊蹠。都是古代著名的大盜。『史記』作『盜

跖』。

【莫邪】吳國所造的寶劍。

【鈍】『史記』作『頓』。

【鈇】（音纖）銳利。

【于】

字同『吁』。

【生之亡故兮】『生』，舊說是『先生』的略文，指屈原（『漢書』和『文選』均作

『先生』）。『亡』，字同『無』，『史記』作『無』。『亡故』，是說他無故遇禍。按：『生』，是泛指人

生的遭遇，『亡故』，猶言不可究極。生逢亂世，是非沒有標準，一切的遭遇是很難說的，那只有

『于嗟默默』了。這樣和上下文的啣接，語意自然而妥帖。如照舊說，則與後面『獨離此咎』於義爲複。這句語尾的『兮』字，『史記』在句中。下同。【幹】（音莞）轉也。【康瓠】瓦盆底。【罷牛】沒有氣力的牛。『罷』（音疲），完盡的意思。【蹇驢】跛驢。『蹇蹇驢』，以蹇驢爲驢。【驥服鹽車】古代拉車用四馬，中間的兩匹叫做『服』。這裡作動詞用，義同駕。『驥』，是良馬；用良馬來拉鹽車，埋沒了牠的才能，不能發揮牠善走的作用。這話本於古代流行的一個故事。『戰國策』說：『驥服鹽車，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章甫薦屨】『章甫』，殷代的冠名。『薦』，藉也，就是墊的意思。『屨』（音句），用麻或皮革製成的鞋子。帽子本來應該戴在頭上，現在拿來墊鞋，上下顛倒，用以比喻賢愚易位。【漸】銷蝕。【嗟苦】義同嗟乎。『苦』，當作『若』，因字形相似而誤。『若』，語氣詞。【離】讀做『罹』，遭遇。

以上哀悼屈原的生不逢時。

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偃蟪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乎螳螻。」

【詠】（音碎）尾聲，相當於『亂』。『史記』作『訊』。【吾】『史記』作『我』。【子】指屈原。【壹鬱】『史記』作『堙鬱』，義同。【縹縹】義同飄飄，輕快貌。『史記』作『漂漂』。

【引】『史記』作『縮』。【襲九淵之神龍兮二句】『襲』，深藏。深水曰淵；『九淵』，極言其深。

『沕』，（音物又音密），潛伏貌。『深』，原作淵，依『史記』校改。『自珍』，指神龍深自潛藏，不與其他水族爲伍，即下句『偃螭獵』的意思。【偃螭獵以隱處兮二句】『偃』（音面），離開，

違背。『螭獵』（音臬闔），害魚的水中動物。『偃螭獵』，『史記』作『彌融燭』。『彌』，遠離。

『融燭』，光明。『蝦』，『史記』作『螳』。『蛭蟻』（音質引），水蟲。『蟻』，字同『蚘』。讀平聲。【臧】字同『藏』。【般】原作『殷』，依『史記』校改。王先謙曰：『經典，「般」「班」

「班」皆通用。『離騷』：「班陸離其上下」，注：「班」，亂貌。與此般字同。』（『漢書補注』）【尤】

罪過，原作『郵』，依『史記』校改。【夫子】指屈原。【故】古音孤。『史記』作『辜』。

【歷】『史記』作『躋』（音痴）。【相其君】『史記』作『相君』。『相』，讀去聲，觀察、選擇的意思。【此都】指楚國的都城。按：『般紛紛』以下四句，深深慨歎於屈原的受到小人打擊，

所謂『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與司馬遷所說的，『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

若是』（見『史記』本傳贊），用意相同。乃是一種憤激之詞，並非真的責備屈原。【鳳皇翔于千仞兮二句】古人認為鳳皇不同於一般的鳥，必須有聖主在位，牠才出現。八尺為『仞』。『仞』下，『史記』有『之上』二字。『焉』，義同乃。【細德險微】『細德』，苛細之德，指小人的行為。『險微』，姦險的徵驗。『微』，原作『微』，依『文選』校改。【搖增翮】『增』，字同『層』。『翮』，羽毛上的翎管，這裡指翅膀。鳥高飛時，要搖動牠重層的翮。『搖』，原作『遙』。『翮』，原作『擊』。均依『史記』校改。【彼尋常之汙濁兮四句】八尺曰『尋』，一丈六尺曰『常』。『汙濁』，沒有泉源的積水。『豈』下，原無『能』字，依『史記』校增。『吞舟之魚』，最大的魚，可以把舟吞下去。『鱣』（音連），大魚名，就是鱣鯉魚（見李時珍『本草綱目』）。『鯨』，『史記』作『鰲』（音尋）。『鰲』，字同『蟻』。『鰲蟻』，原作『螻蟻』，不叶韻，依『史記索隱』本校改。司馬貞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按：此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史記索隱』）

以上因屈原的遭遇而發抒自己的感慨。

招隱士

王逸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劉）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有「小雅」「大雅」也。』（《楚辭章句》）這是有關本篇最早的資料。據此，僅知作者是淮南王的賓客；至於小山是否為作者的別名，抑或是作品體製的名稱，他說得極為含糊。按：『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都已亡佚，這是僅存的一篇。說『群臣』而不標姓名，足見早在班固時代，屬於這一文學集團裡的作家的名姓就已湮沒不彰；因而本篇的作者究竟是誰，已經成為不可考證的了。

關於本篇寫作的背景，說法也極不一致。王逸以為是『閔傷屈原之作』。屈原並不是隱士；『閔傷屈原』，為什麼要以『招隱士』名篇呢？他解釋說：『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同上）這話的牽強附會，不能自圓其說，無待辨明。所以朱熹在『楚辭集注』裡對這就抱着懷疑的態度；但他又提不出新的看法，只得轉述舊聞而又不肯肯定的說：『說者亦以為託意以招屈原也。』王夫之『楚辭通釋』斷本篇『義盡於招隱，為淮南王招致山谷潛伏之士，絕無閔屈子而章之之意。』雖

然有力地駁斥了王氏的臆說，但同樣也是一種揣測之辭；而且篇中有『王孫遊兮不歸』的話，似乎專對某一個固定的對象而說的語氣，並非泛指。因而王氏之說，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金柅香曰：『小山招隱，何爲而作也？詳其詞意，當是武帝猜忌骨肉，適淮南王安入朝，小山之徒，知讒釁已深，禍變將及，迺作此以勸王亟謀返國之作。』（《漢代詞賦之發達》）又，詹安泰、容庚、吳重翰合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樂府晉『拂舞歌』有『淮南王』篇，崔豹『古今注』：『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王服食求仙，徧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念不已，乃作『淮南王歌』』（《音樂第三，末句據『樂府詩集』引『古今注』）我想，『招隱士』和『淮南王歌』一樣，都是思念劉安而寫作的。』又說：『招隱士』的寫法，全用比喻。描寫山中景物，驚心駭目，象徵着劉徹王朝一切險惡殘酷的現象，從而暴露劉氏宗室互相殘害的那種統治集團內部尖銳的矛盾。』按：武帝初年，因爲沒有太子，繼承權的窺覷，引起了皇族內部劇烈的矛盾；據『史記』記載，淮南王劉安正處於這一矛盾的焦點上。他時常到長安去，交結大臣，探聽消息。樂觀的幻想充滿了他的頭腦，就使得他無視於處境的複雜和危險。作爲他的臣下和賓客，看清了這種現實，希望他能够早日從虎口裡抽身；而他又是一位愛好文學特別是愛好『楚辭』的人，因而就通過他所喜愛的文學形式來打動他，啓發他，這是很自然的事。如金氏所說（詹引『淮南王歌』也可作爲旁證），雖然論證不足，但無論如何是比較近於情理的。

儘管本篇的背景，限於資料，我們知道的不够詳確；可是所有篇中一切描繪，都是危險環境

的象徵，而不是一般山中景物的敘寫，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美學意義上，作者善於捕捉深山裡某些孤獨而恐怖的特徵，加上濃厚的主觀色彩來渲染氣氛，塑造形象，表現出一種纏綿幽怨的鬱抑情思，驚心動魄的藝術魅力；和屈原的『涉江』『山鬼』，宋玉的『九辯』，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在短短篇幅裡，音節的諧美鏗鏘，句調的參差變化，從繼承屈、宋的優良傳統中，更顯示他的獨創性。漢人擬騷的作品，到了後來，陳陳相因，每下愈況。本篇的出現，正如沙漠裡的奇葩，荒丘上的瑤草，使人耳目爲之一新。王夫之曰：『其可以類附「離騷」（廣義的，泛指屈原的作品）之後者，以音節局度，瀏亮昂激，紹「楚辭」之餘韻，非他詞賦之比。雖志事自殊，自可嗣音屈、宋。而「七諫」以下，無病呻吟，蹇澀膚鄙之篇，雖託屈子爲言，其漠不相知，徒勞學步。正使湘纍（屈原的別稱）有靈，實應且憎；曾不如此篇事異詞同之步餘芳於別徑也。』（『楚辭通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籠嵒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群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塊兮軋，山曲轔，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

嶽岑碣磳兮，礧礧磳礧。樹輪相糾兮，林木茂馥。青莎雜樹兮，蘋草露靡。白鹿麇麇兮，或騰或倚。狀兒嶮嶮兮峨峨，淒淒兮澌澌。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鬥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歸來兮！山中不可以久留！

【桂樹叢生】洪興祖曰：「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峯，冬常青，間無雜木。』」（『楚辭補注』）

【偃蹇】與『連蜷』（蜷音拳）同義，屈曲貌。

【續】義同紐結。古音留。

【巖嵒】（音聶竦）

雲氣湧出貌。

【嵒峨】高聳貌。

【嶮巖】險峻貌。『嶮』，字通『巖』。

【曾】一作『層』，

字同。

【猿狖】『猿』，字同『猿』。『狖』（音又），即長尾猿。

【噪】古音休。

【王孫遊兮

不歸四句】寫相思之情。

從『春草生』到『蟪蛄鳴』，王孫遠遊不歸，已將一年了。『王孫』，

指所思念的人，也就是所招的『隱士』。按：淮南王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孫子。『史記·淮南衡

山列傳』：『王曰：『吾高帝孫，親行仁義。……』』稱劉安爲王孫，身份極爲適當。『不自聊』，

言相思之情，不自聊賴。『聊』，古音留。『蟪蛄』，蟲名，蟬的一種。

【塊兮軋三句】『塊軋』

（塊音央），雲氣鬱蒸貌。

『曲曲』（曲音弗），曲折盤紆貌。『恍惚』，義同『恍惚』。王夫之曰：『山

紆曲，則雲嵐聚而不散，久處而心爲迷亂也。』（『楚辭通釋』）

【罔兮沕四句】『罔沕』（沕音物

又音密)，憂疑貌。『罔』，字同『惘』。『慄栗』，恐懼貌。『栗』，一作『慄』，字同。『穴』，作動詞用。意思是說，虎豹以『叢薄深林』爲窟穴，人上山經行其間而感到憂疑、恐懼。『上』，一作『之』。聞一多曰：『「穴」，疑是「突」之壞字。』虎豹突與上文「虎豹噪」，下文「虎豹門」句法同。「虎豹突」，叢薄深林今人上慄者，謂虎豹奔突，人懼而登樹木以避之也。……「上」，猶升也。謂人攀登樹木之上則惴慄而懼也。「淮南子·齊俗訓」：「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楚辭校補』）【嶽岑、碣磈、磈磈、磈磈】（嶽音欽、岑音吟、碣音綺、磈音蟻、磈音困、磈音增、磈音傀、磈音偉）都是形容石頭的樣子。【輪】樹的橫枝。【葭】（音耿委）盤曲貌。【青莎雜樹兮二句】『莎』和『蘋』都是秋草。『蘋』，一作『蘋』。【樹』，立也。『雜樹』，猶言叢生。『蕭蕭』（蕭音隨），凌亂貌。王夫之曰：『言草卉彌漫，徑路絕也。』（『楚辭通釋』）【白鹿麋麇兮四句】『麇』（音君），一作『麇』，就是麇。『麇』（音加），一作『麇』，牝鹿。『騰』，跳躍。『兕』，古『貌』字。『嶮嶮』（音吟）與『峨峨』同義，頭角高聳貌。『淒』，字通『妻』。『淒淒』和『漉漉』（音蓰）同義，毛色潤滑的樣子。王夫之曰：『禽獸縱橫，不避人而行立自如以相逼也。』（同上）【熊】（音皮）熊一類的野獸。【慕類兮以悲】思慕同類而悲鳴。【攀援】一作『攀折』，一無『援』字。【禽獸駭兮亡其曹】『駭』，驚駭。承上句『虎豹門兮熊羆咆』而言。『曹』，同類。『亡其曹』，意指失群奔散。【歸來】一作『來歸』。